武侠世界



第32年

1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

靈芝

（野生萬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注册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尙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複方

片仔癀

軟膏（外用）

治療皮膚病良葯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癀」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複方「片仔癀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癀爲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龍江牌
LONG JIANG BRAND

適應：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病種，如痤瘡、暗瘡、脂性皮炎、單純疱疹、瘡癤及凍瘡、痔瘡、燒傷、蚊蟲咬傷等，均有特佳療效。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經銷處：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1-4

編者話

本期的巨型小說乃隆中客先生所著「三劍客故事集」之「第三十七計」，故事主角勞福之和女神捕龜劍秋接受了兩件十分棘手的案件，勞福之奉皇命去辦理接收埋藏的火器，以免落入江湖人物的手中，這件事牽涉到快樂宮與八王爺的微妙關係，弄得不好會發生宮廷政變，而龜劍秋處理民間的偷盜案，他們均能運用機智的頭腦、巧妙的手法，使犯人折服，甘心認罪……其中情節迂迴曲折，高峯迭起，打鬥場面激烈緊張，雙方鬥智、鬥勇，別具風格，使讀者耳目一新，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梁應鐘先生新作「塵封的霸刀」由今期起刋出，故事內容新穎，文字精鍊，結構嚴謹，閱後包你拍案叫絕！

石中蓮所著一期完短篇故事「陰陽判」也在今期刋出，喜閱石中蓮佳作的朋友，今回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所著「異能」。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第三十七計(三劍客故事集)
勞福之和龜劍秋接手偵查兩件棘手的案件，費盡心思，終於……隆中客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塵封的霸刀(兩期完短篇故事)◀上▶
驚聞家中遭劫　悲怒湧上心頭……梁應鐘 35
取成都(三國演義之廿八)◀二▶……徐正 46
陰陽判(一期完湖海恩仇錄)
惡丐難消舊恨　名宿出面斡旋……石中蓮 5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雪蓮情(俠情倫理連載故事)◀二▶
遭偷襲難有生望　提眞氣慨贈功力……陳瑜 63
惡江湖(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妙計避開毒氣　鋼棒再懲惡少……辛棄疾 71
劍氣九重天(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技藝驚世駭俗　劍招出神入化……卧龍生 81
溫柔鄉是英雄塚(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愛在搖籃滋長　人從夢鄉醒來……巴彥 87
狐步歲月(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匿居遭逢狙殺　驅犬力敵奸徒……東門白 97
四君子(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但求知眞相　服毒表忠誠……卧龍生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東風傳奇(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變貌各有千秋　易容另唱反調……東方玉 114
血劍屠龍(新派武俠長篇)
黃泉府暴君稱霸　血魔王挨揍受傷……歐陽雲飛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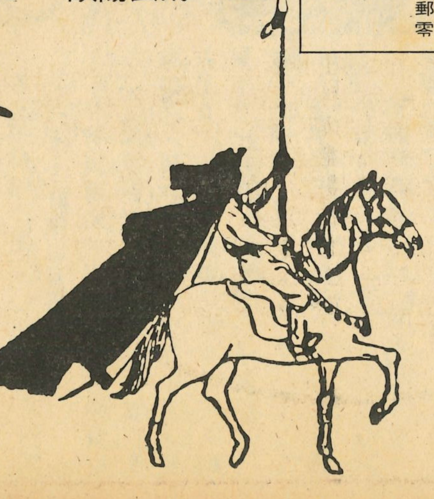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1期

(總號160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二元·
H.K.$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國藥學家最新成就
全球醫學界高度重視

TRADE MARK
注册商標

青春減肥丸

純植物提煉，無腹瀉，無副作用。
英國、西德、日本、台灣、美國深受歡迎。

Keepfit Reduce Obesity Pill

(主要成份：EVENING PRIMROSE OIL)

應用範圍：
肥胖症、降脂、降胆固醇、
除暗瘡、美容顏、
收腹減肥、延緩衰老。



30粒裝

〔青春減肥丸〕係採用中國長白山所獨有的野生植物Oenothera Biennis L.的成熟種子用最新的科學方法提煉精製而成。其作用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動員和消耗體內多餘脂肪組織，糾正體內的脂質代謝紊亂，使超常的體重下降。
由於其減肥的作用是通過改善體內的脂肪代謝而形成的，所以是自然的減肥。沒有其它減肥藥的腹瀉及削弱身體抵抗力等弊端。而且它能顯著地使皮膚變得嫩滑和富有彈性使體態美更青春健美，它並且能阻碍細胞的衰老過程，是一種優良的抗衰老保健食品。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
宜利葯品公司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眞：(852)0-6918344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Sole Agent : M&A Co.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N.T., Hong Kong
Tel.No (852) 0-6015715
Fax.No (852) 0-6918344

三劍客故事集／隆中客·文 可飛·圖

第卅七計



劍客行事 涉及朝野

北京城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新開了一家「勞氏關係企業超世紀時裝店」。

三開間大門面，斗大的黑底金字招牌！

新款，豪華，一切的一切，都是見所未見，令人眼界大開。

除了所展示的服裝，匪夷所思，千奇百怪之外，所有的「模特兒」都是眞人，所有的店員，都是俊男美女。

男裝部的店員全是美女。

女裝部的店員全是俊男。

進門處最顯眼的位置，還豎立着一面特大的銅鏡和一片「大看板」。

特大銅鏡供顧客試衣之用。

「大看板」上紅底金字，寫着十二個海碗大的字兒：兼售「勞氏減肥丸」和「勞氏服虎丸。」

下面還有一行小字：勞氏葯房精心研創最新產品，保証神效、速效。

「大看板」旁正站着一位年約四十，頗有書卷氣息的青衫文士。

這，也是全店中唯一一位年紀較大的店員。

這家時裝店開張已經半個月。

據說：生意奇佳。

據說：幕後老闆是三劍客中的勞福之。

據說：由開張那天起，一直到今天，却沒誰見到過三劍客的俠踪。

* *

今天，艷陽普照，天氣奇佳。

「勞氏關係企業超世紀時裝店」的生意也格外奇佳。

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川流不息。

大門處，分立兩旁的八名俊男美女，不斷地鞠躬，不斷地含笑說着：

「歡迎光臨。」

「多謝惠顧！」

* * *

店內，女裝部中，一位嬌艷如花的美姑娘，正站在一名眞人「模特兒」前仔細地端詳着。

這位美姑娘就是珍珠郡主。

一名俊男店員立即超前哈腰諂笑道：「這位小姐好眼光。」

珍珠笑問：「何以見得？」

俊男店員道：「因爲，這是今天才展示出來最流行的時裝。」

「可是，我不一定要買。」

「小姐今天不買，明天一定後悔。」

「才不會哩！穿上這樣的衣服，尼姑不像尼姑，巫婆不像巫婆……」

「不不不，不是尼姑裝，也不是巫婆裝，是八百年以後才流行的日本和服。」

珍珠掩口媚笑：「是勞福之敎你說的？」

俊男店員垂手恭應，「是！」

珍珠抬手一指另一名眞人「模特兒」道：「那又是甚麼裝？」

那名眞人「模特兒」展示的衣服，倒並不標新立異，只是質料奇差，而且，還東一個補丁，西一個補丁，如非是很乾淨，又是新衣，穿上它可眞像一個乞丐。

俊男店員含笑答道：「那叫『乞丐裝』。」

「這樣的衣服也很暢銷？」

「是的，現在的人太有錢了，平常穿膩了綾羅綢緞、嚐嚐乞丐裝的味道，不也很鮮嗎！」

「唔……好像也有道理……」

她背後傳來一串很熟悉的語聲道：「不是『好像也有道理』，是實實在在有道理，現在，是太平盛世，人民豐衣足食，銀子多得很，做生意的人如果不多出點子，把他們銀子掏過來，豈非是混蛋、臭蛋，外加王八蛋……」

毫無疑問，說這話的人一定是勞福之。

珍珠不等他說完，就笑問：「你，怎麼也來了？」

勞福之道：「我是這裡的老闆呀！怎麼不能來？」

「可是，據說，你從來沒來過。」

「今天特殊哦！」

「此話怎講？」

「因爲，今天郡主殿下芳駕光臨，我這個做主人的怎敢不前來伺候。」

珍珠倩笑如花：「嘴巴上好像抹了蜜糖，可是，你這顆心哦……」

勞福之截口笑道：「心是至誠無僞，馬上給妳証明。」

珍珠笑笑問：「如何証明法？」

勞福之抬手一指另一名眞人「模特兒」道：「這套最適合妳的時裝，免費奉送。」

那是套玫瑰紅的裙裝，質料是最好的綢緞，但樣式却怪得出奇。

上裝兩邊肩頭高聳，使那眞人「模特兒」好像有三個腦袋。

下面的裙子，既寬又長，長達地面，寬得還可以藏下另一個人。

珍珠蹙眉笑問：「這叫甚麼裝？」

勞福之道：「這是八百年以後最時髦的『橄欖球員裝』和『鴛鴦一體裝』的混合體。」

「爲甚麼最適合我？」

「比方說。」勞福之貼着她的耳邊悄聲道：「當妳正跟某一位小白臉幽會時，偏偏妳的父王八王爺趕了來，那時候，小白臉就可以躲在裙子裡面，不會『穿梆』……」

話說完時，勞福之的肩頭，已挨了一記粉拳。

那是眞正的粉拳，不含殺機，完全是「打情罵俏」式的粉拳。

勞福之看準珍珠不會再對他暗下殺手，所以，坦然接受了那一記粉拳，並「喲」了一聲道：「怎麼？不領情？」

「領你的頭！」珍珠仍然是嬌嗲地道：「還是留着給你未來的老婆去穿吧！」

勞福之點點頭道：「唔……這建議倒也頗有意思。」

珍珠模仿着他方才的語氣道：「不是『頗有意思』是實實在在的很有意思。」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勞福之，勞老闆，當有一天，發覺你老婆的野老公躲在裙子中時，你如何處置？」

勞福之一本正經地道：「最好的處置辦法，就是向那位仁兄鄭重致謝。」

「致謝？」

「是哦！人家辛辛苦苦地幫我代勞，不到謝，豈非太沒有人情味了？」

俊美男店員強忍笑意。

眞人「模特兒」却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珍珠却苦笑道：「不跟你胡扯。」

勞福之心中暗笑着：「不跟我胡扯，就早點滾蛋，越快越好……」

「對了。」珍珠含笑接問：「今宵，何伯平的家宴，你去不去？」

「怎能不去，今宵，何大人的家宴，我是首席貴賓哦！」勞福之笑意盎然地道：「現在，我勞福之不但是武林中響叮噹，叮噹響的大人物，也是日進斗金的商界大亨，再加上今宵何尚書大人府中，首席貴宴的身份，可眞是錦上添花，風光得一塌糊塗，連生辰八字都忘記了。」

珍珠也意味深長地一嘆以傳音功夫說道：「生辰八字可以忘記，可別忘了八月十五中秋佳節的大事。」

中秋佳節的大事是甚麼？就是天心谷跟快樂宮的正邪大決戰。

原來自大同返京途中，勞福之跟珍珠有過一次懇談。

勞福之坦誠表示：他已經確定八王爺的第四個小老婆丁紅玫是快樂宮的高手，而且還是懷了珍珠一個月之後才成爲八王爺最寵愛的四位王妃之一。

快樂宮宮主要丁紅玫嫁給八王爺，其居心叵測不難想見。

由於珍珠的出生只比正常的生產早個把月，這情形，不是沒有前例，所以，八王爺也深信珍珠是自己的親骨肉。

王府範圍大，庭院深深，丁紅玫却在暗中把一身所學傳給珍珠而沒人知道，也不足爲異。

至於珍珠的生父，是一位目前已經封刀歸隱的一代大俠伍雲。

伍雲之所以封刀歸隱，是由於練功不愼，走火入魔而癱瘓。

伍雲是賈斯文的好友，有賈斯文這樣醫稱雙絕之一的好友，而沒法治好他的癱瘓，是由於賈斯文獲得消息的時間太晚了。

目前，伍雲還健在，不久之前才把這一秘密告訴賈斯文，希望賈斯文能對丁紅玫母女設法加以援手。

這是快樂宮的人開始重入江湖的消息傳開之後的事，於是，賈斯文將這一任務交給勞福之。

於是，在由大同返京的旅途中，勞福之才在珍珠身上着手進行。

有關八月十五，快樂宮要向天心谷展開決戰的消息，就是珍珠向勞福之透露出來的。

勞福之也傳音說道：「我不會忘記，關於令堂方面呢？」

「目前，家慈還在擧棋不定。」

「再多下點工夫。」

「我正在全力以赴……」

龜劍秋忽然出現在他們身前笑問道：「郡主也想趕『流行』？」

珍珠含笑答道：「是哦！可是，我還不知道要買哪一件才好。」

龜劍秋道：「沒關係，慢慢挑吧！」

勞福之道：「我建議她買那件『鴛鴦一體裝』。」

「別胡扯！」龜劍秋苦笑道：「我又接下一件很痲煩的案子。」

勞福之道：「龜伯伯派專人請妳，我就知道不是甚麼好事。」

珍珠也接問道：「又發生了甚麼大案子？」

龜劍秋苦笑道：「大倒未必，但很痲煩，也很棘手。」

珍珠道：「沒關係，有妳這位女神捕出馬，再棘手的案子也會迎刃而解。」

龜劍秋笑笑道：「郡主有沒有興趣聽聽？」

「謝啦！我這個人最怕用腦子，耳不聽，心不煩。」珍珠含笑揮手，告辭。

＊　＊　＊

現在，勞福之、龜劍秋、常含笑都在「勞氏關係企業超世紀時裝店」後進的密室中。

常含笑是早已等在那裡的。

所以，首先發言的是常含笑：「二哥，賈伯伯說，今晚何大人府中宴會過後，要你立即啓程趕往青島海邊，而且要乘靈鶴去。」

勞福之點點頭道：「我知道。」

「如此急如星火地趕去青島海邊，難道是以前被地震埋於山腹中的火器又有了問題？」

龜劍秋道：「小妹有沒有任務？」

常含笑道：「我的任務還不一定，可能趕往青島協助二哥，也可能協助賈伯伯收拾由天心谷逃出來的那批老魔頭。」

「天心谷逃出來的那批老魔頭」，必然是一甲子之前被禁制於天心谷的「十大」中的雙怪和四煞。

被拘禁於天心谷的老魔，本來是一共七個。

其中的「不老邪神」莫邪，早已逃出就任血劍門的第二副門主了。

龜劍秋接問：「那麼，我和玉姊呢？」

常含笑道：「大姊留下來協助龜伯伯辦案，玉姊則坐鎭排雲山莊。」

＊　＊　＊

坐鎭排雲山莊的柴如玉，正跟四名鬚髮如銀的老頭兒對峙着。

那四名白髮老頭，就是「十大」中「四煞」。

「四煞」是同胞兄弟，複姓宇文，以「天、地、玄、黃」排名——老大宇文天、老二宇文地、老三宇文玄，老四宇文黃。

這四個老魔，不但是同樣的鬚髮如銀，也同樣是胖嘟嘟的五短身材，同樣紅潤有如嬰孩的膚色。

其實，說柴如玉是跟四個老魔對峙着，是不大恰當的。

因爲柴如玉俏立大門內，而四個老魔都併肩立于大門外。

而且，柴如玉還是往過「千呼萬喚」才出來的。

四個老魔心知莊內陣法的厲害，不敢硬闖，經過好一陣子的叫嚷，才見到這麼一位美如天仙的俏姑娘，不由全都一下子楞住。

這，也就是他們雙方形成「對峙」狀的原因。

柴如玉首先發話道：「方才，像一羣瘋狗一樣的鬼叫，現在，姑奶奶出來了，怎麼不說話了？」

宇文黃搶先笑道：「妙極，妙極，這小妞不但美得冒泡，連說話也比唱歌還要好聽。」

柴如玉冷笑道：「姑奶奶殺人的手法，也比殺雞還要俐落。」

話聲中她已亮出了量天尺。

宇文天一怔道：「量天尺？妳……妳是丁老怪的徒弟？」

「丁老怪」就是「十大」中「雙怪」之一的丁玲，也就是此番進出天心谷的六個老魔之一。

柴如玉雖然是邪魔外道的徒弟，却出汚泥而不染，如今已是白道中年輕一代中可以跟三劍客併駕齊驅的頂尖高手。

柴如玉傲然點頭道：「不錯。」

宇文天冷笑道：「妳知不知道老夫兄弟是甚麼人？」

柴如玉道：「知道，難道你們不是才由天心谷逃出來的老魔頭的『四煞』？」

宇文天道：「好一個臭丫頭，連妳師傅也一起駡上了。」

「天心谷逃出來的老魔頭」，當然也包括她的師傅丁玲。

柴如玉言出無心，却不由爲之一怔，才訕然一笑道：「我師傅不算，她老人家會改邪歸正的……」

宇文地道：「歸正個屁，邪魔外道就是邪魔外道，永遠歸不了正。」

柴如玉道：「我師傅是個正邪之間的人物，一定可以棄暗投明的。」

宇文地道：「可惜丁老怪去了青島，否則，讓她教訓教訓自己的徒弟，倒也蠻有意思的。」

宇文黃道：「丁老怪不在，我們替她教訓她的寶貝徒弟也一樣。」

「且慢。」宇文天注目接問：「丫頭，這裡總還有別的當家的人吧？」

「沒有，」柴如玉冷冷地接道：「目前，排雲山莊就由姑奶奶我坐鎭，只要你們能殺得了我，排雲山莊就是你們的了。」

宇文玄點頭笑道：「對對對，先取下排雲山莊，做爲加盟血劍門的小禮品。」

柴如玉不由爲之嬌笑道：「好主意，進來呀！」

宇文玄道：「妳出來！」

柴如玉道：「我爲甚麼要出來？」

宇文玄道：「妳以爲奇門陣法一定可以保護妳？」

柴如玉道：「我不一定要奇門陣法來保護我，不過，如果你們四個老而不死的不願意進來，姑奶奶我倒有個好辦法。」

宇文玄道：「甚麼好辦法？」

柴如玉仰臉悠悠地道：「你們四個乾脆跳入陰溝中淹死算了。」

四煞背後傳出一串朗笑道：「妙極，妙極，玉丫頭連小福子那一套也學會了。」

能用這種口氣說話的，當然是賈斯文。

不過，如果是勞福之，一定把「跳入陰溝」說成「自己撒泡尿」的。

但柴如玉當然不便說那樣的粗話。

「誰？」

四煞同時轉身，也同時發問。

賈斯文卓立他們身前約莫十丈處，含笑接道：「在下賈斯文。」

大白天，人家已欺近自己背後十丈處而不曾察覺，這，對四煞來說，這個人可丟大了。

因此四煞老羞成怒之下，同聲怒叱：「一齊上……」

四個人像四頭怒豹，同時向賈斯文飛身撲射。

人未落地，八掌齊揚，一股令人窒息的掌勁，凌空壓向賈斯文。

凌空合擊中，宇文天並冷笑道：「聽說你很了不起，所以咱們四人聯手……」

「不能算以衆凌寡，也不能算以老欺少……」

接口的是賈斯文，但語聲却來自四煞的背後。

賈斯文說話之間，同時也傳出一聲「轟」然大震，他原先所立處，出現一個徑約一丈，深達八尺以上的大窟窿。

那地面上有厚達尺許，堅如石頭的三合土，下面則是很粘性的黃土。

在那樣的地面，造成那樣的結果，四煞那聯手一擊的威力之强，不難想見。

但造成那樣結果的四煞，却一齊怔立當場，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賈斯文却哈哈大笑道：「勁力萬鈞，石破天驚，果然不愧是『十大』中的前輩高人……」

賈斯文的本意，應該是眞心讚美，也沒甚麼語病。

但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之下，聽在四煞耳中，却實在不是滋味。

賈斯文話聲未落，站在大門口觀戰的柴如玉截口喝道：「賈伯伯當心……」

本來背向他們的四煞，突地一個倒翻，化成四支「怒箭」激射而來。

四支「怒箭」中，三支射向賈斯文，一支射向柴如玉。

柴如玉緊接着冷笑一聲，揮尺迎頭痛擊。

賈斯文同時喝道：「玉丫頭沉着應戰，不可輕敵。」

就這說話之間，賈斯文已經跟對方三人交手十五招。

柴如玉也跟對方交手了十五招。

柴如玉的對手是四煞中的老三宇文玄。

由於柴如玉已由大門內到了大門外，離開了奇門陣法的禁制區，所以，四煞中才分出一個來對付這位後生晚輩的柴如玉。

但柴如玉這個後生晚輩，對付跟她師傅丁玲同列於一甲子之前的「十大」中的宇文玄，却是有攻有守，一點也不含糊。

這也就是說，柴如玉跟宇文玄十五招的硬拚，未分高下。

柴如玉使量天尺，宇文玄是徒手，表面上看來是不公平，但以他們雙方的年齡，輩份來說，那是談不上「不公平」的。

宇文玄心中當然老大的不是滋味，而且是越打越心驚。

因爲，柴如玉不但內力不在他之下，而且還好像未盡全力，同時，尺招也不是丁玲所傳的那一套，尺招中並夾雜着劍招和刀招。

改良過的尺招固然無比玄妙，夾雜其中的刀招、劍招則更爲神奇。

宇文玄成名于一甲子之前，加上十多年的軟禁，苦練之後，竟然連一個黃毛丫頭也收拾不了，而且，對方還顯然手下留了情，心中的那一份窩囊，自不難想見。

但硬拚十五招之後的柴如玉，却忽然嬌喝一聲：「停！」

喝聲中，柴如玉一個倒翻，又回到大門內。

宇文玄訝問道：「爲何叫停？」

柴如玉嫣然一笑道：「這樣不公平。」

「不公平？」

「是哦！我用量天尺，宇文前輩却是徒手。」

「妳的意思是要老夫亮兵器？」

「不錯，不過，咱們最好是先看看那邊的結果再開打……」

「那邊」當然指的是賈斯文獨戰另外「三煞」。

賈斯文獨戰另外「三煞」，已激戰了一百招以上。

雙方都是徒手。

這回，賈斯文取的是不閃避，不反擊，不硬接的「三不政策」。

像這樣的「三不政策」，當然只有挨揍的份兒。

賈斯文就是在挨揍，一百多招中，他至少吃了「三煞」五百記以上的拳掌。

憑「三煞」的功力之高，就算是一個鐵球，也該給打扁了。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挨揍的賈斯文仍然是夷然無損地有如生龍活虎，而揍人的「三煞」却反而臉色煞白，額頭上冷汗直流。

因爲，賈斯文的如意神功已到達收發自如，剛柔互濟之境界。

「收發自如」不足爲奇，因爲如意神功的本身就具有「自動攻防」的妙用。

「剛柔互濟」就大有「學問」，也大有妙用了。

「三煞」打在賈斯文身上的拳掌，不是像打在棉花堆上無從着力，就是像打在銅板上震得自己手臂發麻。

三煞都是大行家，都心知這還是對方手下留了情。

否則，如果賈斯文同時使出「粘功」和「反震力」，那他們所吃的苦頭，就更爲「夠看」了。

站在「三煞」的立場，像這樣的打法，他們還好意思打下去嗎？

不但「三煞」內心難受已極，連一旁觀戰的宇文玄也爲之臉色一變、再變。

柴如玉倩笑着向宇文玄低聲說道：「宇文前輩，是否該勸勸你的兄弟了？」

柴如玉已經是第二次稱宇文玄爲「前輩」了。

開始時，柴如玉對「四煞」的態度是很不客氣的。

現在，她爲甚麼改變了呢？

答案是賈斯文曾以傳音功夫給過她指示，連她於交手時沒有給宇文玄太難堪，也是由於得到賈斯文的指示。

他獨戰一甲子之前的「十大」中的三位，應付得揮洒自如中，並還能分神以傳音功夫向十多丈外的柴如玉指示機宜，像這樣的功力，當代武林中，絕對找不出第四位來。

這也就是說，當代武林中，只有三個人具有這樣的功力。

這三個人中，賈斯文是其中之一，另二位是天心谷谷主武揚，快樂宮宮主上官可人。

宇文玄一楞道：「勸勸他們？」

「是的，」柴如玉正容接道：「前輩看得出來，賈伯伯並未爲之已甚。」

「我……我的勸解有效嗎？」

「應該是有效的，你們是同胞兄弟，是不是？」

「……」

「另外三位前輩已經騎虎難下，由

你這位親兄弟一勸，他們就可以『順梯下台』了。」

「看情形，你們好像沒存敵意？」

「本來就是。」

「那……爲甚麼糊裡糊塗就打了起來？」

柴如玉嬌笑道：「糊裡糊塗就打了起來的是你們四位哦！想想看，方才，賈伯伯一到，二話不說就開打的是誰？」

宇文玄苦笑了一下，道：「方才，妳不是這種態度？」

「不錯，方才我是有敵意的。」

「爲甚麼要改變？」

柴如玉徐徐地道：「是由於賈伯伯臨時的傳音指示。」

「啊……」

由於這一番說明，情況急轉直下。

宇文玄叫停。

「三煞」「順梯下台」。

賈斯文懇切開導，宇文兄弟幡然悔悟，承諾隱林泉，復匆匆離去。

目送四煞匆匆離去的背影，柴如玉蹙眉問道：「賈伯伯，他們眞有誠意會退隱嗎？」

賈斯文道：「就算他們沒有誠意，經過方才的教訓，也不得不多加考慮了，當然，我是希望他們眞的退隱……」

＊ ＊ ＊

龜劍秋才回到她的香閨中，她的侍女也是助手之一的小梅就向她說：「小姐，王老總才來過。」

小梅口中的「王老總」就是新任京兆尹衙門的總捕頭王哲。

王哲本來是龜振的副手，自從龜振榮昇主管全國刑案的刑部總捕頭之後，王哲經龜振的提拔，也高昇了。

龜劍秋一怔道：「王叔叔到這兒來過？」

小梅道：「是的，王老總說，有些話，由婢子向小姐轉稟比較方便。」

龜劍秋道：「是有關那個綁票案的案情？」

「是的。」

「好，說吧。」

小梅徐徐地道：「王老總說，綁票案中的肉票救回來了，但這個案子只算是破了一半……」

「此話怎講？」

「因爲，綁匪仍然逍遙法外，而且……」

「而且怎樣？」

「王老總說，綁匪的綁票，可能只是一種手段，必然另有更重大的目的。」

「何以見得？」

「因爲，被勒索的朱記酒坊，又發現遺失了一個非常珍貴的秘方。」

「哦……」

那個失竊的秘方，是製造「福壽回春酒」的秘方。

顧名思義，那是男人專用的壯陽補酒。

希望自己永遠具有龍馬精神，具有征服女人的超人精力，可以說是每一個男人夢寐以求的願望。

所以，朱記酒坊的「福壽回春酒」上市之後，男人們都趨之若鶩。

據說，功效奇佳，對於「力不從心」的男人，具有「起死回生」的力量……

像這情形，如果要身爲叔叔的王哲自己向龜劍秋說，當然不大方便，只好由小梅轉告。

小梅一向口沒遮攔，有男人氣概，沒甚麼顧忌，這也是王哲看中小梅傳話的主因。

朱記酒坊是京都地區兩大酒坊之一，另一家是白記酒坊。

這個綁票案，就是朱記酒坊的十歲獨子被綁票，勒索五十萬兩銀子。

朱記酒坊的老闆朱大有雖然業大財大，獨生子也珍如自己的性命，但五十萬兩銀子，也是很令人心痛的一個大數目。

案發之後，朱大有一方面滿口答應付銀子贖票，一面却暗地向王老總報案求援。

强將手下無弱兵。

王老總不愧是龜老總所賞識的得力助手，在他的精心策劃下，雖然銀子是付出了，肉票却安然無恙地找了回來。

綁匪指定要四海錢莊千兩一張的銀票五百張包成一個小包，指定時間、地點，一手交錢，一手交人，並限定朱大有一人前往，報案即「撕票」。

王老總很小心，他只派一頭經過調教的獵犬陪同朱大有前往綁匪所指定的地點，他自己和手下却遠遠地暗中跟踪。

但綁匪很狡猾，那指定交銀子的地點沒有人，只有一頭小狗。

那小狗顯然也是經過特別調教的。

小狗對朱大有好像很友善，牠的口中啣着一張紙條，紙條上有一行歪歪斜斜的字：把銀票包交給小狗，回家後就可以看到你兒子。

小狗啣着銀票包轉身疾奔。

王老總的獵犬啣尾追踪。

王老總本人和手下也亦步亦趨。

終於在郊區的一間無人居住的破屋中找到肉票，但綁匪和小狗都已鴻飛冥冥，杳無踪影……

這是小梅向龜劍秋所做的本案前段的「案情簡報」。

由於綁匪沒緝獲，並又衍生案外案，王老總無奈之下，只好向他的「女神捕」侄女求援。

龜劍秋聽完小梅的「案情簡報」之後，接問道：「王叔叔呢？」

小梅道：「王老總臨走時交代說：小姐回來時，請去朱記酒坊找他。」

＊ ＊ ＊

朱記酒坊。

現在，龜劍秋已成爲朱記酒坊老闆朱大有的貴賓。

坐在她對面的，就是朱大有和王哲。

王哲，三十五六年紀，一副精明幹練的樣子。

朱大有約莫四十出頭，長得胖嘟嘟地，標準富商模樣。

經過一番客套之後，龜劍秋向朱大有開門見山地道：「朱老闆，我首先要了解，那個『福壽回春酒』的秘方失竊之後，對貴寶號有多大影响？」

「影响很大。」朱大有徐徐地接道：「至少每年要損失百萬両以上銀子。」

「這是說，應該是你的同行盜走的？」

「是的。」

「朱老闆心目中，是否有假設的嫌犯？」

「這個……不便亂講。」

王哲插口道：「賢侄女，據愚叔的研判，以白記酒坊的嫌疑最大。」

龜劍秋道：「有沒有甚麼証據？」

「沒有」，王哲苦笑道：「有証據就好辦了。」

朱大有接口道：「不過，據說，白記酒坊也在研製這種補酒，但一直沒有成功。」

龜劍秋沉思着道：「貴寶號的『福壽回春酒』，有沒有向官府申請商標（即現代的專利憑証）？」

「正在申請中。」

「這麼說來，如果秘方確爲白記酒坊所盜，即使製成了同樣的補酒，也不能銷售？」

「可以的，他們可以申請用另一個商標。」

「那秘方既然那麼珍貴，收藏的地點，一定也很秘密。」

朱大有點點頭道：「是的，是收藏於地下室的一口大鐵箱中。」

龜劍秋注目接問：「那地下室和大鐵箱的鑰匙，當然是朱老闆親自保管？」

朱大有道：「是的，但賬房手中也有一份。」

龜劍秋道：「那麼，朱老闆是不是認爲賬房先生有吃裡扒外，監守自盜的嫌疑？」

王哲插口笑道：「賢侄女，不是賬房先生，是一位文君新寡的小寡婦。」

「哦……」

「朱老闆和愚叔都認爲那小寡婦有嫌疑，但問不出甚麼名堂來，又沒甚麼証據，只好請她另謀高就。」

「……」

「賢侄女的意思，是……」

龜劍秋沉思着道：「我想，先跟那位賬房女士單獨談談，然後……」

* * *

何尚書何伯平的官邸。

華燈初上，何公館中衣香鬢影，綺筵盛開。

這是何伯平由大同府回京之後，正式收木巧娘爲義女的家宴。

所謂家宴，當然是一家人的宴會。

但何伯平今宵的家宴，却例外地有兩位外人。

這兩位人同時也是家宴的特別貴賓——勞福之、珍珠。

珍珠是郡主身份。

勞福之則除了江湖上「响叮噹，叮噹响」的大人物身份之外，更兼具有連欽差大人也不敢不賣賬的特殊身份。

所以，這兩位特別貴賓，眞的算是實至名歸的特別貴賓。

由於三劍客中，今宵勞福之放了單，跟他併肩坐在首席的珍珠，更是得其所哉地，嘻着一張小嘴，「吱喳」個不停。

木巧娘本來就是天生的美人胚子，今宵，經過刻意的打扮，更顯得艷光照人，使得所有的女眷都暗淡無光。

對於木巧娘，勞福之不但幫她平反冤獄，而且還促成她成爲何尚書的義女，這一份恩情，眞的算得上山高海深。

所以，席間頻頻向勞福之敬酒。

珍珠、何伯平夫婦也頻頻向勞福之敬酒。

勞福之對喝酒是海量，來者不拒，酒到杯乾，而且妙語如珠，引起一堂歡笑。

就在這時候，一名家丁模樣的人匆匆走來，在何伯平耳邊低語了幾句。

何伯平臉色大變，霍地站了起來，一名錦袍漢子已大步走了進來，並邊走邊笑道：「好啊！這場面可眞有意思……」

所有的人，除了勞福之外，全部矮了半截。

勞福之抱拳含笑長揖：「草民勞福之見過皇上。」

原來是皇帝私行。

這位當今皇帝，年約二十四五，比勞福之大不了幾歲，看樣子，倒也很隨便的。

皇帝一把拉住勞福之的手臂，咧嘴笑道：「你向我作揖，那我該向你下跪了。」

皇帝說這樣的話，好像很好笑，但知道勞福之身上懷有皇帝御扇的人，一定了解皇帝爲甚麼要說這樣的話的。

皇帝左手一擺，含笑說道：「起來，起來，這裡不是朝廷，朕暫時算是一位半途闖席的不速之客。」

何伯平和他的家人以及珍珠方站起身來，皇帝又道：「何伯平，朕要借用你的書房，單獨跟這位小金剛聊聊。」

何伯平垂手恭應：「臣遵旨。」

然後，誠惶誠恐地把皇帝和勞福

之二人導入書房，倒退着出去，並順手把房門帶攏。

別瞧這位官居一品的尚書大人，平常威風八面，但在皇帝面前，却比惡婆婆身邊的小媳婦還要可憐百倍、千倍。

「伴君如伴虎」，「天威難測」，何伯平目前所表現的，就是最好的詮釋。

但這兩句話，也有例外的時候，目前的勞福之就是極少見的例子。

勞福之沒有被天威所懾，皇帝也隨和得沒有一點架子。

兩人就座之後，皇帝首先含笑問道：「小金剛，猜猜看，今宵，我爲甚麼要半途闖席？」

勞福之笑笑道：「大概是想看看先皇所賜的那把御扇吧。」

「還有。」

「那……一定是爲了瞻仰一下我這個小金剛的丰采啦。」

皇帝一掌拍上勞福之的肩頭，呵呵大笑道：「好小子！妙極、妙極，理當連浮三大白……何伯平，送酒來！」

何伯平深知這位皇帝的德性，來到書房之前，就已經交代下人備酒，退出書房之後，也一直侍立在門外。

妙的是，皇帝嚷着要酒時，執事人員也剛好將酒菜送到。

「是。」

何伯平恭應着，親自托着托盤，送進書房中，並小心地擺好酒菜，斟上兩杯美酒。

「很好，」皇帝含笑接道：「何伯平，你也坐下來聊聊，熱鬧一點。」

何伯平一驚道：「臣不敢。」

「你這種人，眞乏味得很，」皇帝佯嗔地揮手道：「去去去……」

「是……」

何伯平再度退出之後，勞福之含笑舉杯道：「草民敬皇上一杯……」

皇帝搖手制止道：「不！我們先把稱呼弄清楚再喝酒。」

「該如何稱呼法？」

「我叫你小金剛，你該叫我甚麼？」

「我叫你皇上，沒錯哦！」

「是沒錯，可是，總覺得好像還少了一點甚麼。」

「那……叫皇帝大哥如何？」

「對！就這麼說定，記着，以後不許再在我面前稱甚麼草民。」

「以後，我們見面的機會，恐怕也不會太多。」

「此話怎樣？」

「因爲，」勞福之一本正經地接道：「我小金剛是江湖上的大忙人，滯留京都的時間，實在不多，這是原因之一。」

皇帝扭頭笑問：「原因之二呢？」

勞福之道：「原因之二是皇帝大哥日理萬機，晚上則有逛不完的三宮六院，不可能抽出時間來跟我見面閑聊。」

「好小子。」

不難想見，勞福之的肩頭又挨了一下子。

皇帝倒也很認眞地接道：「你說的倒也是實情，不過，憑你我一見如故和兩代的交情，無論如何，我都會抽出時間，跟你見面的。」

「莫忘了君無戲言。」

「不會忘記的，對了，先皇所賜御扇，在不在身上？」

「在。」

「請出來讓我瞧瞧。」

「遵旨……」

勞福之半正經半玩笑地「請」出先帝御扇，雙手遞了過去。

皇帝接過御扇，反覆審視着，顯得不勝感慨地嘆了一口氣道：「父皇駕崩時，我才八歲，沒有聽到父皇提過這件事。」

「這次何伯平由大同返京覆命之後，我也曾問過太后，可是，太后也居然不知道，好奇怪哦！」

勞福之含笑接道：「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此話怎講？」

「皇帝大哥，先皇常常微服私行及遊山玩水，你知不知道？」

「知道，是太后說的。」

「比方說，你皇帝大哥也喜歡先帝那一套，而在某一次的遊玩中，遇到生命危險，請問皇帝大哥，回京之後，會不會告訴皇后？」

「不會，告訴皇后之後，以後就不方便微服出宮了，」說到這裡，皇帝忽有所悟地「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勞福之道：「明白了甚麼？」

皇帝道：「這御扇就是由於先皇私行途中遇險，適爲令尊所救，才特別贈送的？」

「不錯。」

「還好，我這個皇帝不是昏君，否則，給你小金剛揍上一頓，那可吃不消。」

勞福之笑道：「以後，你皇帝大哥，可得格外小心。」

皇帝道：「用不着，我知道，你不忍心揍我，要揍也一定是高高擧起，輕輕落下。」

「那可不一定哩。」

「一定的，何況，我不是昏君，不會給你揍人的藉口，我這個人雖然好玩，但玩歸玩，對於軍國大事，却一點也不馬虎。」

「這才是萬民之福，」勞福之說過一句正經話之後，接下來的又不正經了：「這麼說來，先皇御扇上的『上打昏君』四字，好像是多餘的了。」

「備而不用，又有何不可。」皇帝雙手遞還先皇御扇，含笑接道：「我也該送你一點紀念品才對。」

勞福之笑道：「好哦，皇帝身上的東西，既然具有無上權威，自然是多多益善呀！」

皇帝取下胸前的一塊漢玉玉佩遞給勞福之道：「這玉佩雖然沒有『上打昏君』的權威，但對文武百官的功效，還是跟先皇御扇一樣的。」

勞福之道：「這樣一來，我的責任，可更加加重了。」

皇帝道：「是的，眼前就有一件很重大的而又緊急的事，非請你出馬不可。」

「哦……」

「日前獲得密報，青島海濱前次所發生的外國火器案子……」

勞福之忍不住截口笑道：「皇帝大哥的消息很靈通哦！」

皇帝得意地笑道：「這，是不是足以証明我不是一個昏君？」

勞福之道：「對，足以証明，大大的足以証明，而且……」

「而且怎樣？」

「更足以証明，你是一位非常精明而又能幹的好皇帝。」

「多謝誇獎！」

「不是誇獎，是言出由衷。」

「那麼，青島之行，幾時啓程？」

「待會，二更鼓响啓程，黎明時分就可到青島。」

皇帝一怔道：「怎會這麼快？」

勞福之道：「我會飛……」

「你會飛？」

「我不會飛，但千年靈鶴會飛呀！」

「這是說，你是乘鶴飛行？」

「不錯。」

皇帝不勝欽羨地道：「我也好想過過那出入青冥，瞬息千里的癮。」

「不可以，」勞福之含笑接道：「皇帝大哥是萬乘之尊的天子，豈可冒那種險。」

外間傳來二更的更鼓聲。

勞福之話鋒一轉道：「二更已到，我不奉陪了。」

「你……眞的二鼓啓程？」

「皇命在身，豈敢延誤。」

「那……你是早就預定好的？」

「不錯。」

「你的消息，怎會比我還要靈通？」

「因爲，」勞福之含笑起身道：「我是三劍客中的小金剛哦……」

皇命在身　托收火器

龜劍秋並不是親自去訪問朱記酒坊那位已經被「炒魷魚」的女賬房，而是交代小梅代勞。

小梅是她的侍女，也是她的得力助手，名雖主僕，實際上却情如姊妹。

以往，很多大案子，小梅都在暗中建過不少的汗馬功勞。

她深信，憑小梅的精明，快速反應，和敏銳的觀察力，這回也一定能不負所託。

當然，她自己也並未閑着，是突出奇兵，問朱記酒坊老闆朱大有的老婆于珮和被綁過票的兒子朱紹袞。

當她訪問過于珮母子、回到她的香閨之後不久，小梅也趕了回來。

小梅一進門就笑問：「小姐，此行有甚麼收穫？」

瞧這小妮子滿面春風，一定有甚麼新的綫索被她發現。

龜劍秋笑笑道：「還談不上有甚麼大的收穫，先說妳的。」

「談不上有甚麼大的收穫，這是說，小的收穫還是有的。」小梅含笑接道：「我的情形也差不多。」

「說說看？」

「那位女賬房，姓尤，名金英，年約二十七八，生得不算美，也不醜，很有女人味。」

「唔……」

「她的景況應該算是小康，雖然被『炒魷魚』，生活還過得相當舒服。」

龜劍秋接問：「對於她的被『炒魷魚』，她是怎麼說的？」

「她說，她很寃枉。」小梅徐徐地道：「沒有理由，更無任何証據，只由于她是外人，又保有一副鑰匙，就斷定她有監守自盜嫌疑。」

龜劍秋道：「那秘方被盜當夜，尤金英在甚麼地方？」

小梅道：「她說，她在隔壁的王姥姥家中玩牙牌，一起玩牙牌的還有王大嫂，劉大嫂，胡小妹，這些人都可以給她証明，而且……」

「而且怎樣？」

「秘方被盜的當晚，也就是酒坊中全體人員，爲了追尋小主人的下落而一起出馬，偌大的酒坊，空無一人，深更半夜的，她一個小婦人又哪有膽子進去行竊。」

「唔……」龜劍秋沉思着道：「尤金英所提出的那些証明她不在現場的人，妳有沒有訪問過？」

小梅道：「訪問過，而且，還訪問過左鄰右舍的其他鄰居。」

「那些人怎麼說？」

「玩牙牌的人都說，那天晚上，他們一直陪同尤金英玩通宵，第二天，尤金英因而午後才去『上班』，也因此被『炒魷魚』。」

「其他的左鄰右里又怎麼說呢？」

「那些人，都隱約地暗示，尤金英這個小寡婦，行爲不太檢點。」

龜劍秋笑道：「寡婦門前是非多，那些左鄰右里對尤金英的蜚短流長，倒也不足爲奇。」

「可是……」

「可是怎樣？」

「那些人所說的，暗中跟尤金英來往的那個人，却頗堪玩味。」

「難道那個人就是朱大有？」

小梅笑道：「對對對，小姐眞了不起。」

龜劍秋道：「別替我戴高帽子，我之所以一猜就中，是有根據的。」

「甚麼根據？」

「是朱大有老婆所說的一句話。」

「哦……」

「方才，當我提到酒坊中的女賬房時，于珮很不屑地說：『那個浪蹄子』。」

小梅問道：「于珮就是朱大有的老婆？」

龜劍秋道：「不錯。」

「聽于珮那樣的語氣，好像早就知道她的丈夫跟尤金英有了不正常的關係？」

「唔！」

「現在，是不是該小姐接着說下去了？」

「我已經說了呀！」龜劍秋徐徐地接道：「大致說來，于珮溫婉而木訥，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她的兒子朱紹袞也聰明伶俐，非常可愛。」

小梅雖然聰明，但一時之間却還不明白龜劍秋所說的「朱紹袞聰明伶俐，非常可愛」，跟案情到底有些甚麼關聯。

龜劍秋好像看透了小梅的心思，含笑接問：「小梅，如果妳是被綁架的肉票，在被綁票的全部過程中，綁匪對妳特別關心，並照顧得無微不至，妳會有怎樣的聯想？」

小梅訝問道：「這是說，朱紹袞在被綁的過程中，就是受到那樣的照顧？」

「不錯。」

「世間會有這樣好心的綁匪？」

「妳說呢？」

小梅沉思着道：「照這樣的情形，只有在兩種情況之下……」

龜劍秋截口道：「別說出來。」

小梅楞住。

龜劍秋含笑接道：「我們各自用紙筆寫出來，看看有沒有差異。」

「好呀！」

小梅嬌笑着，替龜劍秋備妥文房四寶之後，才笑道：「小姐先寫，我去我自己的房間寫。」

少頃過後，小梅拿着一紙寫好了的便箋走了過來。

兩人互相交換審視之後，都禁不住露出會心的微笑。

龜劍秋並點頭讚許道：「好，眞是英雄所見略同。」

小梅含笑接道：「不！是英雌所見略同。」

龜劍秋道：「怎麼？小金剛那一套油咀滑舌，妳也學會了？」

小梅道：「雖然是油嘴滑舌，却也油得很可愛的。」

龜劍秋道：「小丫頭既然這麼欣賞他，到時候，我讓他收妳做偏房。」

「才不哩！」小梅俏臉一紅道：「有妳們四隻母老虎，已經夠他受的了。」

龜劍秋笑道：「妳這麼體諒他，我更加非要促成這宗良緣不可，到時候，五虎臨門，那才夠熱鬧哩！」

小梅頓足嬌嗔道：「小姐，還要不要說正經事？」

「誰敢說這件事不正經。」龜劍秋向小梅招招手道：「附耳過來……」

＊　＊　＊

對於由於地震而埋沒於距青島百餘里處的那批火器，武林中人始終沒放棄挖掘的企圖，朝廷也不敢掉以輕心而一直派兵駐守，並不定時地在那附近地區巡邏。

最近，由于情況緊急，連駐防山東省的將軍丁治平也親率五千名大軍，駐於附近，一面監視江湖人的活動，一面向朝廷請旨，以兵士挖出那批火器，既可絕江湖人的野心，又可替朝廷增強軍備。

可是，丁治平這一舉兩得的建議，却一直沒有下文。

更要命的是，丁治平最近派出的密探，一直是有去無回，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情況，已持續了半個月，總共已失踪了一百零六個得力幹部。

那地方，週圍數十里杳無人跡，丁治平的大軍，就駐紮在距那地方二十多里的一個叫劉莊的小鎭甸旁。

夜盡天明。

本來一片寂靜的兵營中，又恢復了活力。

丁治平在他的虎帳中剛剛盥洗完畢，帳外傳來衛士的朗聲稟報：「啓稟大人，有一位北京來的勞公子求見。」

緊接着，又傳出勞福之的朗笑道：「不是求見，我勞福之一向不求任何人，包括當今天子在內。」

話落人現，勞福之也大步進入丁治平的虎帳中。

丁治平老臉一沉道：「年輕人好大的口氣。」

「小意思，小意思……」

勞福之邊說邊在丁治平的那張虎皮交椅上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

那是一位軍中統帥發號施令的寶座，如今被一個來歷不明的年輕「草民」鵲巢鳩佔，那還得了。

丁治平臉色大變地沉聲怒喝：「來人，拿下這小子！」

「是！」

暴喏聲中，四名身材高大的衛士，一齊向勞福之快步逼近。

勞福之翹着二郎腿，隨手一揮道：「去去去，這兒沒你們的事。」

那四名衛士可眞聽話，隨着勞福之一揮之勢，一齊跌跌撞撞地退出了中軍虎帳。

丁治平臉色一變再變，虎目圓睜，盯着勞福之欲言又止。

勞福之笑問：「這就是丁大人的待客之道？」

丁治平冷笑道：「本帥不接待惡客。」

勞福之道：「我這個惡客既然來了，丁大人就格外破例一次吧！」

「……」丁治平沒接口。

「其實，接待一位像我這樣的惡客，是你丁大人的光榮，也對你丁大人有太多太多的好處。」

「……」

「說來，你丁大人一定不相信，昨宵二更之前，我還跟當今皇帝把酒話家常，但二更一到，我這個惡客說走就走，連皇帝也留不住。」

丁治平臉色陰晴不定地道：「你……你到底是甚麼人？」

「三劍客中的小金剛勞福之。」

「很抱歉，沒聽說過。」

「丁大人身為朝廷方面大員，不知道江湖人物，我不會介意。」

「……」

「不過，有一件事情，丁大人一定聽說過。」

「是甚麼事情？」

「就是目前丁大人為之束手無策的案子，不久之前，曾有兩次被江湖中人代為解決的紀錄，丁大人應該聽說過？」

「啊……」

「現在，丁大人想起來了？」

「不過，你說得太玄了，本帥還是不敢相信。」

勞福之苦笑道：「看來，我是非請出証明來不可了。」

勞福之亮出了當今皇帝所贈的玉珮。

丁治平臉色大變，即待跪將下去。

勞福之抬手虛空一托，道：「我不過是皇帝的代表，不用這一套。」

丁治平搓手苦笑，尷尬之極。

勞福之笑問：「現在，丁大人相信了？」

丁治平苦笑道：「勞公子為甚麼不早點亮出皇上的信物來？」

「這，有兩個緣因，第一，」勞福之含笑接道：「我不想隨便以皇帝的信物壓人。」

「……」丁治平苦笑無言。

「第二，聽說你丁大人是一員很好的虎將，唯一的缺點是鋒芒太露，盛氣凌人，所以，我特別借這個機會殺殺丁大人的驕氣，這，對丁大人今後的為人處事，是有很大的好處的。」

「下官知罪了。」丁治平行了一個軍禮道：「多謝勞公子的金玉良言。」

「在下方才也過于冒失，請多包涵。」

「勞公子言重。」

「不言重，這是禮。」勞福之站起身來道：「這座位還給你這位將軍大人。」

「不不不，下官另有座位。」

「我這算是喧賓奪主，不太好哦！」說歸說，他還是又坐了下去。

丁治平洪笑道：「不是不太好，是太好了，勞公子是皇上代表，理當坐那個位子。」

丁治平不愧是身經百戰的虎將，經過一陣子的緩衝之後，又恢復了他的豪邁。

他，自己拉過一把椅子，坐在一邊笑問：「勞公子方才說過，昨宵二更之前，還在北京……」

勞福之截口道：「我是乘靈禽飛來的。」

「啊！」

「丁大人不信？」

「信信信！」丁治平正容接問：「勞公子就是為了此間事情，夤夜飛來！」

「不錯。」

「就勞公子一個人？」

「是的，」勞大公子笑問：「丁大人擔心我一個人辦不了事？」

丁治平截口道：「不不不，下官不是這意思。」

不等對方接口，又嘆了一口氣道：「有本事的人，一個人可以抵一萬個人用，像下官我，親率五千大軍，却是連番損兵折將，一籌莫展，相形之下，我這批人都成了酒囊飯袋了。」

勞福之道：「丁大人千萬別這麼說，這不是正規作戰，丁大人所面對的，是有特殊武功的武林中人。」

一頓話峯，又道：「我不是神，我了解，我一個人力量太單薄了，所以，今宵天亮之前，還有一位助手由北京趕來。」

「也是飛來的？」

「是的。」

丁治平憂形於色道：「勞公子何以教我？」

勞福之笑道：「目前，丁大人甚麼都不用管，只等我解決這批武林敗類之後，運用兵士，把那批火器挖出來就行了。」

「就這麼簡單？」

「不太簡單，但也不太困難，挖出兵器之後，丁大人就建了一次大功，所以，我方才說，此行會對丁大人有太多太多的好處。」

「下官先謝了！」丁治平正容接問：「勞公子要不要先行了解一下此間的情況？」

「不必。」勞福之笑笑道：「我自信對此間情況的了解，比丁大人會深入得多。」

「啊！」

「丁大人不信？」

「勞公子說的話，下官想不信也很難。」

「那個被歹徒所發現的秘密通道，在甚麼位置，丁大人知道嗎？」

「知道，那通道的入口處，位於由此往東約八里，距埋藏火器的位置約五里。」

「那通道的內容呢？」

「不知道。」丁治平苦笑道：「為了探查那通道的內容，最近半個月中，下官損失了一百零六名得力幹部。」

勞福之一挫鋼牙道：「那批狗雜種的手段，太殘忍了！」

丁治平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這都是下官無能，才禍延手下。」

勞福之道：「丁大人無須自責，從現在起，那批歹徒的末日已經開始了。」

「但願如此。」

「一定會的！」

「勞公子，那通道的內容是……」

「那是一個天然石洞，蜿蜒曲折，可以通到埋藏火器的地方。」

丁治平臉色一變道：「那……那批火器是不是有可能被運走了一部份？」

「不可能，」勞福之含笑接道：「不但不可能整箱運出，連化整為零運出也不可能。」

「哦……」

「因為，那通道中有好些地方，只能容許一個人勉強通過。」

「這是說，必須用人工鑿開才行。」

「是的，更重要的是，那通道接近火器的一段，連一個人也通不過，可望而不可及。」

丁治平長嘆一聲道：「這真是天意，否則，痲煩可大了。」

「是的，這是天意。」勞福之含笑接道：「天意不容許歹徒得逞，天意也促成丁大人建一件不世奇功。」

「……」丁治平苦笑。

「到目前為止，那通道已打通十分之九，最多十天之內就可大功告成了。」

一頓話鋒，又道：「現在，這剩下的十分一，就得由丁大人去完成了。」

「下官當全力以赴，勞公子……」

丁治平欲言又止。

勞福之笑道：「丁大人有甚麼話，請儘管問。」

丁治平尷尬地一笑道：「其實，下官不過是一時好奇，想問個究竟。」

「到底是甚麼事？」

「勞公子人在北京，剛才才到此地，怎會對這裡的情形，知道得這麼深入？」

「其實，說穿了可平凡得很。」

「哦！」

「因為，我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師傅，半個月之前，才離開這兒。」

丁治平嘆了一口氣道：「好像這也是天意。」

勞福之一怔道：「此話怎講？」

丁治平苦笑道：「如果令師沒有離開，這半個月之內，下官就不會損失一百零六個手下。」

勞福之也苦笑道：「是的，這叫作在劫難逃。」

一頓話鋒，又道：「丁大人，在下的肚子在『抗議』了，有沒有甚麼吃的？」

丁治平抬手敲了一下他自己的額頭道：「該死！下官糊塗，下官糊塗……來人！」

隨從人員很快送來了早點。

軍中的早點雖然談不上精美，但熱騰騰的饅頭、豆漿，倒也相當可口。

勞福之不但吃得津津有味，而且，還大有「狼吞虎嚥」之勢。

正當勞福之大快朵頤之間，虎帳外忽然傳來一陣打鬥，慘呼聲。

丁治平臉色大變之間，勞福之却含笑站起道：「生意送上門了，咱們出去瞧瞧！」

他說得滿不在乎，但丁治平但覺眼前一花，已失去勞福之的踪影。

當丁治平以最快速度趕到帳外時，打鬥和慘叫聲都已停止。

勞福之和一個白髮皤皤的青衣老嫗對峙着。

丈遠外，橫屍五具。

五丈外，血劍門的第一副門主劉媚娘，第二副門主莫邪併肩站立一起，臉色陰晴不定。

更遠處，是丁治平手下兵勇，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地，團團圍住。

而且，聞聲而來的兵勇越來越多。

勞福之神態安祥含笑卓立。

青衣老嫗精目中寒芒一閃，怒聲叱道：「小子年紀輕輕，手段何其惡毒！」

聽這話意，眼前的橫屍五具，都是勞福之的「傑作」。

站在虎帳門的丁治平，跟勞福之可以說是「前後脚之差」到達帳外。

但丁治平到達帳外時，勞福之却已經殺了五個入侵歹徒。

這種快速殺人的手法，使得這位在戰場上殺人如蔴的虎將，也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勞福之淡然一笑道：「我本來是不嗜殺的，但這回奉有嚴命，殺惡就是行善，對血劍門的人，一律殺無赦！」

青衣老嫗道：「你，奉誰的嚴命？」

「當然是奉我師傅的命令。」勞福之笑笑道：「除了我師傅之命，誰又夠資格命令我。」

「你師傅是誰？」

「賈斯文賈大俠。」

「你……你就是勞福之？」

「不錯。」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不知道。」勞福之含笑接道：「方才，妳能接下我一掌而不死也不傷，顯然是一位前輩高人。」

青衣老嫗道：「『十大』中『雙怪』之一的丁玲，聽說過嗎？」

原來此人就是柴如玉的師傅丁玲。

勞福之「哦」了一聲，抱拳長揖道：「勞福之見過丁老前輩。」

丁玲得意地一笑道：「小子為何前倨而後恭？」

勞福之笑道：「不是小子前倨後恭，只因前輩是小子未婚妻的師傅。」

「你說甚麼？」

「小子說，老前輩是小子未婚妻的師傅。」

「你說的柴如玉那丫頭？」

「是的。」

丁玲扭頭問道：「莫老邪，像這樣的大事，你怎麼不事先告訴我？」

莫邪笑道：「我也是現在才知道呀！」

勞福之插口笑道：「老前輩，這問題還是由小子來解答比較實在。」

丁玲冷哼一聲：「好！你說！」

勞福之道：「莫老邪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不事先告訴老前輩，是別有用心。」

「甚麼用心？」

「如果事先把這件事情說明了，老前輩還會替他們賣命嗎？」

莫邪奸笑道：「好小子眞有你的，胡說八道不用打草稿。」

劉媚娘道：「別跟他胡扯，咱們乘機聯手宰了這小子。」

丁玲訝問道：「對付一個後生小輩，還用得着聯手？」

劉媚娘道：「這小子扎手得很。」

丁玲道：「可是，方才他那一掌，可並不怎麼特別呀！」

劉媚娘道：「老人家有所不知，如果我的觀察不錯，方才他對妳的那一掌，最多只用了五成功力。」

丁玲轉向勞福之道：「小子，眞是那樣嗎？」

勞福之正容答道：「不瞞老前輩說，是的。」

丁玲臉色一沉道：「好小子，你膽敢輕視我老人家？」

勞福之連忙截口道：「老人家請莫誤會，小子有下情上稟。」

「說！」

丁玲雖然還是聲色俱厲，但那種要拚老命的態度却已緩和下來。

因此，足以証明一個人說話的語氣和神態，具有不可思議的影响。

勞福之徐徐地說道：「方才，老人家已經看到，小子連殺五個追打官兵的武林敗類，是於瞬息之間完成。」

「唔……」

「對付那些不入流的角色，小子的確只用了半成不到的功力。」

「唔……」

「然後，老人家飛身攔截，小子那一掌，已用上了七成功力……」

「爲甚麼只用七成？」

勞福之笑道：「老人家，在方才那急迫情況之下，小子能將半成不到的功力提高到七成，幾近一倍，小子認爲，這種應變的成就，已可以自豪了。」

丁玲也笑問：「然後呢？」

勞福之道：「然後，看到老人家的外貌，想起了一位前輩奇人，就不敢再來第二掌了。」

「想起了誰？」

「當然是小子那未婚妻的師尊呀……」

勞福之突然轉向莫老邪笑道：「你們小兩口請稍安毋躁。」

聽到勞福之稱莫邪、劉媚娘爲「小兩口」，丁玲不禁爲之咧嘴一笑。

劉媚娘冷笑道：「你的廢話有沒有完？」

「不是廢話，也還沒說完。」勞福之侃侃地朗聲接道：「等我向丁老前輩稟明必須要說的話之後，絕對不讓你們失望，而且，不論你們有多少人，都由我一個人接下，絕對不借用丁大人麾下一兵一卒。」

氣吞河嶽，語聲擲地有聲。

別瞧他平日玩世不恭，油腔滑調，目前的干雲豪氣，却鎮懾得全場鴉雀無聲。

接着，又轉向丁治平沉聲說道：「丁大人，現在，我已了解，血劍門是由於看到我座下靈禽，知道我的行踪，想乘我落單時，合力加以翦除，一定還有後援高手趕來，爲免誤傷無辜官兵，請大人吩咐部屬，退到百丈之外去。」

「是！」丁治平恭應聲中，令旗連揮，所有圍觀官兵，立即退往百丈之外。

劉媚娘、莫邪「小兩口」在低聲密談着。

勞福之不再理會他們，又向丁玲笑道：「老人家，現在，再回到前頭的話題。」

丁玲點點頭道：「我在聽。」

勞福之正容接道：「老人家，他們不將小子跟玉姊文定的事告訴您，並不讓您留在北京而支使您到這兒來，可以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丁玲沒接口。

「老人家，跟您一起由天心谷脫困的『四煞』的情況，您知不知道？」

「知道，他們是被安排去攻打甚麼排雲山莊。」

「是的，排雲山莊是小子這三劍客的根據地，目前正是由玉姊在坐鎭。」

丁玲臉色大變道：「由玉丫頭去對付『四煞』，豈不是要吃大虧？」

「老人家請放心，」勞福之含笑接道：「在天心谷武谷主成全之下，目前的玉姊，已可跟咱們三劍客並駕齊驅了。」

「……」丁玲默然無語。

「事實上，玉姊不但沒吃虧，而且，還在小子師傅的協助之下，讓『四煞』知難而退，並承諾永不再履江湖。」

丁玲臉色微變道：「眞的？」

勞福之道：「小子有幾顆腦袋，膽敢欺騙老人家。」

「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昨天……」

劉媚娘截口問道：「昨天才發生的事，你怎麼知……」

話問一半，就自行噤了回去。

很顯然，劉媚娘的話是脫口而出，問出之後，才想到對方是飛來的。

才由北京飛來的人，當然會知道昨天發生在北京的事。

「妳總算想明白了。」勞福之冷冷地向劉媚娘掃過一眼之後，又向丁玲正容說道：「老人家，小子斗膽，有個不情之請。」

丁玲含笑反問：「是要我老人家也急流勇退，不再過問江湖中事？」

「正是。」

「不行！我老人家還沒玩夠哩！不過……」

「不過怎樣？」

「目前，我老人家暫時保持中立。」

勞福之暗中吁了一口大氣道：「很好，有妳老人家這句話，小子可放心了。」

莫邪冷笑道：「丁老怪，妳怎能半途變卦？」

丁玲漠然地道：「我高興。」

「高興？」劉媚娘接口冷笑道：「待會，妳一定後悔。」

勞福之冷笑道：「後悔的是妳自己，可惜妳已經沒有後悔的時間了……」

「鏘」地一聲清越龍吟，已亮出一支紫光耀目的寶劍。

劍名「紫郢」，本來是峨嵋派第三代祖師李英瓊的佩劍。

李英瓊道成，白日飛昇之後，幾經流轉，成爲天心谷的鎭山之寶，才於半個月之前，由天心谷新任谷主贈予勞福之，到目前爲止，江湖上還沒人知道。

勞福之平常很少用兵器。

此刻，他主動亮出寶劍來，足証他儘管藝高人膽大，却也並未輕敵。

金色朝陽下，紫郢寶劍幻出萬道紫色金芒，壯觀之極。

「紫郢劍！」

是兩個人同時發出的驚呼。

那兩個人一個是劉媚娘，一個是正由營區大門快步前來的中年文士。

中年文士也就是血劍門的門主第五仁(第五是複姓)。

第五仁本來是天心谷谷主武揚的師侄，由于爭取天心谷谷主的繼承人不遂，憤而叛離天心谷，跟劉媚娘同組血劍門。

由于第五仁、劉媚娘二人都是天心谷的叛逆，所以一見到紫郢劍就驚呼出聲。

跟第五仁一起前來的，還有一位鬚眉全白，身材高大的黃袍老人，荀百里。

荀百里就是「十大」中跟丁玲一同稱爲「雙怪」的荀老怪。

現在，勞福之面對的是兩個「十大」中的前輩高手，和兩個天心谷的高手。

四大高手中，可以說，任何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而勞福之却只有一個人。

但孤身獨對四大强敵的勞福之，却顯得一派安詳，了無怯意。

倒是自稱暫守中立的丁玲微感不安地傳音問道：「小子，要不要我老人家助你一臂之力？」

勞福之也傳音答道：「不必，只請老人家維護丁大人的安全，不至被他們劫持……」

這時，第五仁、荀百里已到達劉媚娘、莫邪二人身邊，第五仁沉聲問道：「你就是勞福之？」

勞福之傲然點頭道：「不錯。」

「你已經投入天心谷？」

「沒有。」

「那麼，天心谷的紫郢劍怎會在你手中？」

「當然是天心谷武谷主所贈送。」

第五仁訝問道：「武揚會把天心谷的鎭山之寶送給外人？」

勞福之道：「那是有條件的。」

「甚麼條件？」

「代他清理門戶。」

「憑你也配！」

「配不配，馬上有事實証明，來吧！單打羣毆，率聽尊便。」

勞福之這一副狂勁，足夠令人氣爆肚皮。

雄心萬丈，想在江湖上闖出一番大事業的第五仁，想不到第一次出馬，就碰上這種場面。

試想：憑他自以爲一派宗主的身份，好意思說要「羣毆」嗎？

因此，他一怔之下，才冷笑着沉聲說道：「你小子眞是老鼠上天秤，自稱自。」

接着，又沉喝一聲：「有請荀老人家代本座拿下這小子！」

「是！」

荀百里應聲飄落勞福之對面，丁玲却揚聲說道：「荀老怪，到我這邊來！」

荀百里一怔道：「妳這是甚麼意思？」

丁玲正容說：「我已決定，暫時保持中立。」

「爲甚麼？」

「你我都是入土三分之二的人了，何苦垂暮之年還替別人火中取栗。」

荀百里笑道：「對對對，有道理，有道理。」

邊說邊快步走向丁玲身邊。

勞福之一臉得色，目注一臉怒容的第五仁笑道：「眞掃興，又少了一個。」

第五仁向劉媚娘悄聲詢問了幾句之後，才向丁玲、荀百里二人冷笑道：「很好，本座收拾了勞福之這小子，再跟你們算賬。」

一頓話鋒，才沉聲喝道：「上！」

首先應聲而上的是劉媚娘，跟踪而上的是莫老邪。

他們兩人當然都知道紫郢劍厲害，所以，索性不用兵器而徒手出擊——劉媚娘用掌，莫老邪用拳。

拳掌之外，另一隻手還同時發出歹毒暗器。

拳、掌都是凌空擊出，憑這兩人功力之高，凌空的拳掌威力，足以達到五丈之外。

至于暗器，姑且撇開它的歹毒、技巧不談，十丈之內都具有絕對的威力。

像這情形，紫郢寶劍的威力雖然無與倫比，却也對他們無可奈何。

這是劉媚娘，莫邪二人的如意算盤。

他們日夜相處，心意相通，深知第五仁之所以要他們打頭陣具有雙重的用心。

——借此機會看清勞福之的實力和武功路數。

「一石二鳥」，成功，可以除掉一個强敵，失敗，也可以借對方之手，剷除自己的眼中之釘，因爲，劉媚娘本來是第五仁的老相好，但劉媚娘水性楊花，又跟莫邪勾搭上，當第五仁閉關的時間中，劉、莫二人更是公然雙宿雙飛。

所以，劉媚娘、莫邪二人，是盡全力的孤注一擲，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萬一失敗，就只好脚底抹油，溜之乎也。

按正常情况，他們的如意算盤，有八成以上成功把握。

但不幸的是：對他們來說，目前的情况，太不「正常」了。

因爲，在當代武林中，勞福之絕對不是一個「正常」的人。

所以，他們那雷霆萬鈞的聯手攻勢，都在勞福之護身「如意神功」反震之下，以更凌厲之勢，回攻他們自己。

這是大出他們意外的結果，手忙脚亂之下，雙雙騰身而起，分向疾射。

這也是他們如意算盤之一——勞福之只有一個人，要追殺的人中也有一個可以逃生。

但這檔子如意算盤，還是打不通，勞福之是追向劉媚娘，但追向劉媚娘的同時，左手却以方才抓住的一枝暗器打向莫邪。

紫虹閃處，劉媚娘身首分家，「不老邪神」莫邪却于慘呼聲中「砰」然跌斃十丈之外。

這些，說來雖嫌繁瑣，但實際上却是劉、莫二人發動攻勢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劉、莫二人才伏誅，緊接着，另一道人影又飛身而起。

那是血劍門主第五仁。

第五仁不愧是要爭取天心谷主寶座的絕頂高手，儘管臨危不戰而逃不太光彩，但他那身法之快，有如天馬行空，漂亮已極。

「留下命來！」

勞福之朗聲沉叱中，也飛身而起。

勞福之展示出武林中極難見到的御劍術。

只見劍光不見人。

一道紫虹、像長虹飛天似的一晃而前。

在尖銳刺耳的破空銳嘯襯托之下，百多丈外洒下一蓬血雨。

血劍門有如曇花一現，就此烟消雲散。

一時之間，全場一片死寂。

包括丁治平手下的官兵在內，全場數以千計的眼睛，都集中投射在昂首闊步、正往回走的勞福之的身上。

丁治平目瞪口呆，像中了邪。

荀百里精目中異彩連閃，霜眉也爲之連連掀動。丁玲滿臉眉飛色舞地向荀百里笑問：「荀老怪，你該如何謝我？」

荀百里一怔道：「謝妳？」

丁玲道：「想想看，要不是我把你叫到這兒來，你的狗頭還能在脖子上嗎？」

荀百里啞然失笑道：「對對對，應該謝，應該謝……」

丁玲截口笑問：「怎樣謝法？」

荀百里精目一轉，涎臉笑道：「我……我現在正式向妳求婚。」

丁玲「啐」了一口道：「快百歲的人了，也不怕年輕人笑話。」

另一邊，丁治平緊緊地握住勞福之的手，激動得說不出一個字來。

勞福之却扭頭笑道：「妙極，妙極，二位老人家如果肯爲武林留一段佳話，小子我跟丁大人倒可以做一個現成的媒人。」

丁玲佯嗔地道：「小子沒大沒小的，該打屁股！」

勞福之伸了一下舌頭道：「老人家，馬虎一點，暫時記賬如何？」

丁玲好像餘「怒」未熄，「哼」了一聲道：「不行！我一定交代我那個乖徒兒代爲執行。」

勞福之悠悠地道：「玉姊嘛！才捨不得打我哩！」

荀百里察言觀色，已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不由咧嘴笑道：「好啊！不讓年輕情侶專美於前，可是佳話中的佳話哩！」

丁玲輕輕「哼」了一聲。

荀百里正容道：「丁老怪，妳我都打了一輩子的光棍，在進棺材之前，有一個互相扶持的老伴，不是很有意思嗎！」

「對對對，」勞福之打鐵趁熱地道：「擇日不如撞日，決定今天成禮，兵營做禮堂，營帳做洞房，有勞現成大媒丁大人馬上佈置。」

丁治平嘻着一張大嘴，哈哈大笑道：「孩兒們，聽到沒有？」

「聽到了……」

數千兒郎滙成的回應，足以震撼大地。

丁治平朗聲接道：「聽到了就分頭辦事，今天喜事一定要辦得風風光光，熱熱鬧鬧，本帥決定專案報請朝廷加發恩餉一個月。」

勞福之也朗聲說道：「我小金剛也奉敬白銀四千兩，做爲兄弟們的加榮金。」

邊說邊掏出四張千兩的銀票，雙手遞與丁治平。

刹時之間，廣場上歡聲雷動。

「妙啊……」

「新郎新娘萬歲！」

「小金剛萬歲！」

「丁元帥萬歲……」

丁玲向勞福之笑道：「小子，你這麼熱心，一定沒安甚麼好心眼？」

「是的。」勞福之含笑說道：「八百年以後有人說『世間沒有白吃的午餐』，兩位老人家受了數千官兵的無限熱情，當然要有所回報。」

「怎樣回報？」

「有請二位老人家，協助丁元帥完成一宗大功德。」

「你說的是那批火器？」

「是的。」

「你自己呢？」

「我怎樣？」

「你不送佛送到西天？」

勞福之苦笑道：「老人家，小子是勞碌命，今宵必須趕返北京。」

丁玲接問：「那邊有甚麼緊急大事？」

「是有關天心谷跟快樂宮的事。」

「幾時啓程？」

「只等靈禽飛返，一個時辰之內就啓程，」勞福之苦笑道：「本來，黑豹是趕來給我幫忙的，但現在，她已經沒戲可唱了。」

荀百里接口笑道：「不唱戲，可以多喝喜酒。」

勞福之也笑道：「黑豹是野丫頭，酒喝多了，她很會鬧洞房哩！」

丁玲有意岔開話題，道：「那隻老白鶴也夠嘔的了，長途飛行之後，只有一個時辰歇息，又要載你這小子回飛。」

勞福之點點頭，道：「老人家說得很有道理，到時候可以讓牠多休息一個時辰。」

精明神捕　處理專案

北京城。

深夜。

夜雖然寂靜，但在由塞外吹來的狂風沙肆虐之下，整個北京城好像在發出萬般無奈的呻吟。

沉沉夜色中，出現一道幽靈似的人影。

人影進入一條小巷，停在一扇朱漆大門前。

這位仁兄一身短裝，整個頭部都用布巾包住，只露出一雙眼睛。

在風沙蔽天的日子，像他那樣的裝束，並不稀罕，稀罕的是夜太深，而且，他停下來之後，還特別前後左右探視了一陣子才舉手敲門。

敲門的聲音很輕微，一下，連續兩下，又連續三下。

裡面的人反應很快，就好像等在那兒似地，門立即輕輕地開了。

不過，只開了一道僅容一個人進入的縫兒。

那位仁兄又回頭向四週打量了一下，立即鑽進門縫中，而大門也立即關上了。

那位仁兄可能自以爲他的行踪神不知鬼不覺，其實却早已落入一個暗中監視者的眼中。

那個就是龜劍秋的得力助手小梅。

毫無疑問，那位仁兄就是朱記酒坊的老闆朱大有；朱漆大門內住的就是被「炒魷魚」的小寡婦尤金英。

小梅本來是藏身於對面的屋脊上的，現在，她不能不作進一步的行動了。

只見她長身而起，像一縷輕烟似地越過小巷，飄落尤金英的屋頂上，而且，還是尤金英卧房的屋頂上，伏身、貼耳、默察下面的動靜。

「怎麼那麼猴急？」是尤金英的嬌嗔聲。

朱大有的語聲道：「消防員救火，怎能不急？」

「啪」地一聲脆響，顯然是朱大有甚麼部位挨了一記不輕也不重的巴掌。

「酒菜都準備好了，不先吃點東西？」

「不用，我只想欣賞妳的騷勁。」

又是「啪」地一聲脆響，然後是尤金英的一聲驚呼。

然後，是「悉悉索索」的脫衣聲。

然後——

小梅幾乎不敢聽下去了。

但尤金英的呻吟聲，朱大有的濁重喘息聲，和一些更撩人的聲音，却深深地把她吸引住。

何況，她還另有任務——希望能聽到有關案情的對話。

所以，小梅對於下面那撩人的「樂章」，是在矛盾的心情下，不得不繼續聽下去。

好不容易挨了半個時辰以上的工夫，下面那奇異的「樂章」終於譜出「休止符」。

少頃過後，才傳出朱大有的語聲道：「起來，現在可以喝點酒了。」

尤金英的語聲顯得格外嬌慵：「我……我不想吃，全身的骨頭都好像被拆散了。」

「方才，誰教妳那麼貪！」

「你……」

「我？我要回去啦！」

「不！我有很重要的話要說。」

「好，說吧！」

「昨天，女神捕曾經派人訪問過我。」

「妳是怎麼說的？」

「你說，我能怎麼說呢！」

「妳明白就好，我只擔心妳說錯了話，會惹上麻煩。」

「放心，我又不是三歲娃兒，怎會說錯甚麼話。」

「那才好，其實，龜大小姐還親自訪問過我老婆。」

「哦！」

「像這樣子的辦案方式，我眞搞不清楚，她那『女神捕』的招牌，是怎麼建立起來的？」

紅屋頂上竊聽的小梅，對於這些對話，似有所悟，也好像有點兒失望。

她幾乎想就此離去。

但在既來之，就安之的原則下，又不得不耐着性子聽下去。

* * *

同一時間。

另一條小巷中。

那是北京城中的風化區——不高級、却也不低級的中等風化區。

儘管時已深夜。

儘管風沙蔽天。

自小巷中狂歡中的男女，却一點也沒受到影响；甚至小巷外半里處都可隱約地聽到女人的鶯聲燕語，和男人的粗獷歡笑聲。

一名年輕人由小巷中踉蹌地走出，還邊走邊哼着小調。

這情形，當然是喝了酒，而且還是喝了過量的酒。

走出巷口，暗影中閃出一名中年漢子，一把將他扶住，道：「小王，你喝醉了。」

「沒醉，笑話，憑我小王，怎會喝醉？」

「我知道，你小王是海量。」

「是哦！老實說，我至少還可以喝下一斤燒刀子。」

「我知道，我知道……」小王打了一個酒呃，道：「咦……這地方怎會高低不平起來了？」

那中年漢子道：「沒關係，我扶着你，送你回去。」

他心中在暗笑：「這地方沒有高低不平，是你小子醉得太厲害，要不是我扶着你，早已趴下了哩！」

「我是老王呀！」

「老王？我是小王，你……你小子想佔我便宜！」

老王笑道：「你小子能想到這一點，頭腦還很清醒哦！」

「你以爲我喝醉了？」

「沒有哦！只是，這地方太混帳，突然之間，變得高低不平起來。」

「對對對，你……你要送我回去？」

「不錯。」

「你知道我住在哪裡？」

「你不是住在朱記酒坊嗎？」

「是啊，你也住在朱記酒坊？」

「不！我住在朱記酒坊的後面，我們是好鄰居呀！」

「怪不得我好像在哪兒見過你，」小王停下來，向老王注視着道：「老王……嘻……一個老王、兩個老王、三個老王……哈哈哈……」

小王掙脫老王的扶持，踉蹌地衝到街道邊的屋簷下趴了下去。

老王跟上去，蹲在他身邊，笑問：「小王，方才你一定玩得很痛快？」

「對，痛快極了，值回票價還有餘。」

「那地方，一定要花很多銀子吧？」

「也不算多，十兩銀子就可以獲得像他們祖宗一樣的侍候。」

「小王，你發財了！」

小王連忙搖手，道：「沒……沒有發財，我……我最近花的銀子是……是……是偷取我母親的私房錢……」

老王漫應着：「是嗎？」

小王已發出重濁的鼾聲。

老王冷冷地一笑，起身揚長而去。

* * *

老王是京兆尹衙門總捕頭王哲的手下，他姓王是眞的，也是貨眞價實的捕快。

目前的老王是受女神捕龜劍秋的派遣。

* * *

當老王向龜劍秋覆命時，龜劍秋剛好聽完小梅的「簡報」後，在蹙眉沉思。

老王一進門就「哇哇」大叫：「了不起，了不起，小姐眞是神機妙算。」

龜劍秋眉頭舒展，笑問：「有甚麼好消息？」

「好得很，也妙得很。」老王口沫四濺地道：「小姐不是要我暗中打聽，朱記酒坊中，最近有沒有突然闊綽起來的員工嗎？」

「已經發現這樣的人了？」

「是的，而且是兩個。」

「請說下去。」

「兩個中，一個是倉庫管理員高明，一個是工人小王。」

「唔……」

「這兩個人中，高明好賭，小王貪色，高明揹了一屁股的債，但最近幾天都還清楚了，據說，是在兩家賭場中，連續贏了五千兩以上的銀子。」

「有沒有去賭場查証過？」

「附近幾家賭場都暗中查証過，他們都異口同聲說，高明名爲高明，實際上一點也不高明，在賭場是長敗將軍，到目前爲止，從來不曾贏過大把銀子。」

龜劍秋點點頭，道：「很好，那位小王呢？」

老王將方才跟小王糾纏的經過，詳細地說了一遍。

老王不但辦案很精明，口才和表演功夫也是一流，當他並不怎麼誇張地復述方才跟小王的對話時，聽得龜劍秋和小梅都笑了。

然後，龜劍秋神色一正，道：「到目前爲止，就我們所掌握的情況，可以說，我們所追查的方向沒有錯，尤其關於綁匪方面，已有八成以上可以確定，是高明和小王奉命執行，目前所欠缺的，只是証據而已。」

老王道：「只要把高明和小王抓起來，不怕他們不承認。」



勞福之施展御劍術揮向兩名敵人。

「你打算用刑逼供？」

「是的，這是最直接而又有特效的辦法。」

「我不贊成，我已有比刑求更有效的方法。」

「小姐能不能透露一點？」

「其實，我的方法很簡單，當我們審問高明和小王時，要朱大有的兒子朱紹裘在隔壁聆聽，由口音方面就可確定高明、小王二人是不是綁匪。」

朱紹裘在被綁票期間，雖然沒有看到綁匪的面目，但他感到綁匪待他很好，也聽過綁匪說話的口音，所以，此刻龜劍秋的研判，是很合情理的。

老王連連點頭道：「對對對，現在就可以把那兩個抓起來。」

「不！」龜劍秋正容接道：「在我的忖測中，綁票和秘方失竊，是二而一的案子，由於秘方失竊案方面仍有待突破，所以，對於高明小王二人暫時不能抓，以免打草驚蛇。」

「那……要不要派人暗中監視？」

「要，這件事就由你老王負責。」

「得令。」

「記着，只能暗中監視，千萬不能『穿梆』。」

「我知道。」

龜劍秋轉向小梅道：「小梅，有關小寡婦方面，還得繼續努力。」

小梅苦笑點頭：「我知道。」

龜劍秋蹙眉道：「關於秘方失竊方面，我懷疑朱大有、尤金英二人串通監守自盜，而且已有若干跡象顯示我的判斷沒錯，但也有說不通的地方。」

小梅訝問：「是甚麼地方說不通？」

「妳說，朱大有是不是朱記酒坊的老闆？」

「當然是的。」

「身爲老闆，對自己重要產品的秘方，是否應該知道？」

「是應該知道。」

「退一步說，就算是不知道自己產品的秘方，他費盡心思，把秘方盜出來，對他又有甚麼好處？」

小梅苦笑道：「這的確是一個費解的謎。」

老王接問：「小姐是不是已有甚麼構想？」

「目前還談不上甚麼構想，」龜劍秋沉思着道：「我想先訪問一下白記酒坊。」

* * *

白記酒坊。

白記酒坊的老闆白羽年約三十八，一副精明幹練的樣子。

現在，龜劍秋就坐在白羽的對面，開門見山地道：「白老闆，對於朱大有秘方被竊的事，我想聽聽你白老闆的高見。」

白羽含笑反問：「龜小姐也認爲我白羽有嫌疑？」

龜劍秋道：「這是市井傳言，傳言

中也有另一種說法，說是朱大有串通女賬房監守自盜。」

「龜小姐認爲那一種傳言較爲合理？」

「應該說是前者較爲合理。」

「那麼，龜小姐是認爲我白羽是揹定這個黑鍋了？」

「我了解，商場即戰場，在案子未破之前，是以你白老闆的嫌疑最重。」

「……」白羽苦笑無言。

「不過，官府辦案，首重証據，自不能憑市井傳言就抓人。」

「……」白羽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至於朱大有監守自盜的傳言，雖也不無可能，但嚴格說來，却說不通。」

白羽笑問：「是甚麼地方說不通？」

龜劍秋含笑反問：「比方說，如果你白老闆是朱大有，有甚麼理由要盜取自己的秘方？」

白羽神秘地一笑，道：「是自己的秘方，當然沒理由盜取，可是……」

「可是怎樣？」

「要是這個秘方不是自己的，那就不一樣了。」

龜劍秋目光爲之一亮，道：「此話怎講？」

白羽徐徐地道：「據我所知，朱記酒坊不是朱大有獨資經營的。」

「還另有股東？」

「是的，是四人合股，四人中有兩位不管事，酒坊的一切分由朱大有和一位叫朱斌的股東分工合作，全權處理。」

「哦！」

「由於朱大有長袖善舞，八面玲瓏，酒坊的業務就由他負責。」

「這是說，朱大有負責營運，朱斌負責釀酒，各不相干？」

「大概就是這樣吧！」

龜劍秋若有所悟地含笑起身，道：「多謝指點，告辭。」

* * *

丁治平的大營中。

時已薄暮。

爲了丁玲、苟百里的婚禮，整個大營張燈結綵，喜氣洋洋。

正當喜宴盛開，官兵盡歡之間，柴如玉和「黑豹」常含笑乘靈禽翩然下降。

兩位女飛將是於十多丈的高空凌空飄落，而靈禽並未降落，又立即往回飛。

這一來，自然又是一番熱鬧。

尤其是丁玲和柴如玉師徒倆，久別重逢又加上丁玲的喜事，柴如玉興奮得一直「吱喳」個不停。

另一邊，勞福之却向常含笑訝問：「怎麼玉姊也趕來了？」

常含笑笑道：「這麼熱鬧的場面，要是錯過了，豈不是太可惜了！」

勞福之道：「黑豹，我是說正經事。」

「我又是哪一點不正經了？」常含笑道：「二哥沒看到靈禽立刻往回飛？」

勞福之壓低語聲道：「難道我爹也要來？」

「是的，其實，賈伯伯已經乘快馬隨後趕來，靈禽回飛，只不過是於半途接應而已。」

「難道說，快樂宮宮主已提前進入中原？」

「是的，他們對這批火器，是志在必得。」

「……」勞福之沒接口。

一旁的丁玲、苟百里、丁治平等人也都正容諦聽。

常含笑又道：「他們的先遣人員雖在于不二、胡莉的率領下正秉程趕來，午夜之前即可到達，快樂宮主上官可人是乘青鵰飛來，也將於午夜前後到達這兒。」

勞福之聳肩一笑，道：「就在這裡提前解決也好。」

丁治平忍不住插口問道：「勞公子，情況是否很嚴重？」

勞福之道：「是很嚴重，不過，這是江湖人的事，丁大人和貴屬毋須參與。」

丁治平苦笑道：「下官就是想參與，也是越幫越忙。」

勞福之道：「但善後工作，却絕對是丁大人的責任。」

丁治平正容點頭道：「下官明白。」

勞福之笑笑道：「現在，咱們照樣喝酒，但請關照貴屬，不可喝醉。」

「是！」

喜宴繼續在熱鬧中進行。

不過，由於丁治平特別派員逐席關照，熱鬧情況不無影响。

當喜宴快要結束時，却有兩名不速之客闖席。

那就是自稱「天下第一美男子」的于不二和「狐狸精」胡莉。

于不二邊走邊朗聲笑道：「妙哦！來得好不如來得巧，是哪一位辦喜事？」

「是哪一位辦喜事，跟閣下不相干。」勞福之含笑起身道：「不過，不論二位來意如何，如果不嫌剩酒殘餚，在下可以先敬三杯。」

于不二星目環掃，道：「謝了，三劍客中，怎麼還有一位沒來？」

勞福之道：「要打架，我小金剛跟黑豹任憑挑選，可以立刻奉陪。」

于不二道：「架是要打的，但不是現在。」

「既不喝酒，又不打架，豈非乏味之至。」

「閣下如果對打架特別有興趣，在下當然樂意奉陪。」

勞福之笑道：「于不二，你夠狂，但恕我說句實在話，即使你已經獲得上宮主的眞傳，也還不是我的對手。」

于不二劍眉一揚之間，胡莉却以手肘碰了他一下，搶先笑問：「勞福之，你怎會知道本宮宮主是複姓上官？」

「這算得了甚麼。」勞福之含笑接道：「我不但知道貴宮宮主複姓上官，名可人，還知道她已經乘着鵰啓程，今宵就可到達這兒。」

于不二、胡莉都楞在當場。

這也難怪，因爲快樂宮的一切，在江湖上一直是一個謎。

至於知道快樂宮宮主叫上官可人的人，恐怕除了天心谷谷主武揚之外，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知已知彼，百戰百勝。

此刻，對方對自己的一切瞭如指掌，而自己對對方却只不過是一知半解。

像這樣的情形，又怎能不敎于不二、胡莉二人爲之當場楞住。

這時，所有喜筵都在丁治平的暗中傳令下撤除，所有官兵也都撤退到百丈之外，靜觀發展。

勞福之笑問：「是我說錯了？」

胡莉苦笑道：「沒錯。」

于不二接問：「是天心谷武谷主告訴你的？」

勞福之道：「不是。」

于不二蹙眉道：「那……是誰告訴你的？」

勞福之道：「你忘了，我有一位功參造化，學究天人的好師傅？」

「賈斯文？」

「不錯。」

「一般人都認爲賈斯文是化名……」

「你也這麼認爲？」

「是的。」

「那就算是化名吧！」

于不二俊臉一沉道：「這是甚麼話？」

勞福之悠悠地道：「人人都知道，我勞福之說話一向眞眞假假，很不正經……」

于不二截口道：「現在，我可是正正經經地向你請教。」

勞福之道：「我現在所說的，也是正經八百，老老實實的話。」

「這是說，賈斯文這個姓名，果眞是假的？」

「對！」

「那——賈斯文到底是甚麼人？」

「閣下請稍安勿躁，這個謎底，反正今宵一定可以揭開。」

于不二的反應很快，「哦」了一聲道：「是要等我師傅到了才揭開？」

勞福之含笑點頭道：「你很聰明。」

于不二道：「爲甚麼一定要等我師傅來了才揭開謎底？」

「才說你聰明，又問出笨話來了。」勞福之含笑接道：「你要明白，我師傅之所以這樣做，一定有非這樣做不可的原因，是不是？」

「……」于不二沒接口。

胡莉又以手肘磕了他一下道：「這些，暫時別管他，先說正經事。」

勞福之搶先笑道：「原來二位還有正經事。」

胡莉媚笑道：「你以爲，我們吃飽了撐着，前來串門子？」

勞福之道：「我還以爲，妳又想要我『唸唐詩』哩！」

「去你的唐詩。」胡莉一臉嬌嗔。

「唸唐詩」是勞福之跟胡莉兩人之間的秘密，旁人沒法了解。

因此，于不二劍眉頻蹙，常含笑櫻唇牽動，欲言又止。

勞福之笑問道：「二位要說的正經事，一定是了不得，不得了的大事。」

胡莉道：「不錯。」

勞福之道：「在下正洗耳恭聽哩。」

胡莉望向于不二，于不二却顯得意興闌珊地道：「由妳說吧。」

「也好，」胡莉神色一正道：「勞福之，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

「很好。」

「勞福之，你說，我們是朋友，還是敵人？」

「好像是朋友，也好像是敵人。」

「這是說，我們雙方一直處於非敵非友，亦敵亦友之間？」

「不錯。」

「現在，」胡莉很認眞地道：「我們雙方必須有所突破了，懂嗎？」

勞福之笑笑道：「好像不太懂。」

胡莉道：「我是說，咱們雙方必須在敵友之間作一抉擇。」

「有這麼嚴重？」

「不錯，你我都明白，咱們會在這鳥不下蛋的地方碰頭，都是爲了那批火器……」

「那是朝廷的火器。」

「可是，本宮宮主，是志在必得，所以才親自出馬。」

「哦……」

「本宮宮主已下嚴令，任何阻礙本宮挖掘那批火器的個人或江湖組合，一律格殺。」

勞福之伸了一下舌頭道：「妳這是威脅我？」

胡莉道：「不是威脅，是珍惜你我之間，以及于公子與龜劍秋之間的微妙關係，才必須加以說明。」

勞福之笑道：「狐狸精，妳的話，我必須加以糾正。」

「哦……」

「于不二跟龜劍秋之間的關係，不能跟妳我之間的關係，相提並論。」

「爲何不能相提並論？」

「因爲，于不二和龜劍秋二人之間，還沒唸過『唐詩』。」

胡莉苦笑道：「勞福之，我是在說正經話。」

勞福之笑道：「我說的雖然不夠正經，却是老實話。」

于不二插口冷笑道：「我們的來意已經說明，聽不聽由你。」

勞福之道：「我也鄭重聲明，屬於朝廷的火器，絕對不能流入江湖。」

「你自信能保得住？」

「今宵自有事實証明。」

「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告辭。」

「不送。」

于不二拉着胡莉大步走向營外。

胡莉却邊走邊扭頭笑道：「勞福之，你太沒人情味了。」

勞福之揚聲笑道：「不論妳怎麼說，不送就是不送……」

* * *

北京城郊外。

夜漸深。

沉沉夜色中，一輛雙套馬車，在官道上向山海關方向絕塵疾馳。

馬車車廂密封，看不到裡面是甚麼人，但駕車的車把式短小精悍，一臉的橫肉，顯得相當惹眼。

但令人發笑的是：車廂後面也「掛」着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龜劍秋的得力助手小梅。

馬車車廂後，沒有坐人的位子，甚至連站也沒法站。

所以，小梅只好委屈一點，「掛」在那兒。

好在是夜晚，官道上不見行旅，否則，像小梅這個樣子「搭便車」，不讓人大驚小怪才怪哩。

可以確定的是：不論車把式也好，車廂中的人也好，都不可能知道車屁股上「掛」着一位俏佳人。

當馬車距山海關還有十多里時，却一個右轉，循小路直奔荒涼的山麓，在一片原始雜木林前戛然而止。

「掛」在車廂後的小梅，輕捷地當先投入左側的密林中。

車把式掀起車帘，皮笑肉不笑地道：「二位出來吧！」

出來的人是兩個——朱記酒坊中的高明和小王。

兩人的手都被反綁，兩人的口中都塞上一團破布。

當兩人跟蹌地走出車廂時，車把式把他們口中的破布拉掉，並陰笑道：「在這兒，不怕你們再鬼叫鬼叫的。」

高明、小王二人臉色大變，小王並搶先驚問：「老周，這……這是甚麼意思？」

老周陰笑道：「小意思，明年今日，就是二位的週年忌日。」

小王、高明二人臉色一變再變，小王並「咚」地一聲跪了下去，哀求道：「老周，求求你放過我，我身上還有四千多兩銀票，都送給你。」

老周陰陰地笑道：「這不是廢話，當你們變成死人時，銀票還會讓你帶入土中嗎？」

小王哭喪着臉道：「老周，我們好歹也是同事，而且，我們也沒誰得罪過你。」

老周道：「我是奉命行事，沒法談甚麼同事的交情。」

小王訝問：「奉誰的命令？」

老周道：「當然是奉老闆的命令。」

高明接問：「老闆爲甚麼要殺我們？」

老周道：「因爲你們兩個有了銀子之後，一個狂嫖，一個濫賭，那會壞了他的大事。」

小王呆了一下道：「狂嫖濫賭，也不致犯上死罪呀。」

「現在不是講理的時候，」老周由車廂下層拿出兩把挖土的工具來，陰笑着接道：「你們都知道，我當過劊子手，對殺人是大行家，可以讓犯人死得痛快，也可以讓犯人三刀五刀都斷不了氣。」

小王、高明都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老周皮笑肉不笑地道：「看在同事的份上，我給你們一個便宜。」

「……」小王、高明都沒接口。

「首先，我要解開你們被綁住的雙手。」

「……」

「但我特別警告你們，鬆綁之後，不得反抗，像你們這樣不會武功的人，即使多出十倍，我都可以三幾下料理得清潔溜溜。」

「……」

「老實說，這地方雖然很隱蔽，但爲免被餓狼扒出來當點心，所以，這個坑嘛！當然是挖得越深越好。」

高明、小王二人顯然都已認命，都不約而同地悶聲不響。

老周自顧自地笑道：「我給你們鬆綁之後，自己拿起工具挖坑，然後，我會讓你們死得沒有一點痛楚。」

說完，立即亮出一把牛耳尖刀。

人影一閃，小梅已俏立高明、小王二人身前，嫣然一笑道：「好一個仁慈的劊子手，設想得可眞夠週到。」

老周臉色一變再變。

高明、小王二人却禁不住色然而喜。

沉寂了少頃之後，老周才色厲內荏地問道：「妳是誰？」

小梅道：「三劍客中，有一位叫『鬼見愁』的女神捕，聽說過嗎？」

小梅還是笑意盎然。

但此刻的老周，却沒心情欣賞她的倩笑，只覺得一股徹骨寒意涼透全身。

另一邊，高明、小王二人却禁不住互望着發出會心的微笑。

老周硬着頭皮冷笑道：「可是妳不像傳說中的女神捕。」

小梅道：「對付你這種不入流的下三濫，如果還要女神捕親自出馬，那女神捕三字，豈不是太不值錢了。」

「那——妳是誰？」

「姑奶奶我是女神捕身邊的丫頭……」

老周一聽小梅不過是一個丫頭，不由膽氣一振地、截口冷笑道：「一個臭丫頭，也敢狐假虎威，戲耍我周大爺。」

「不敢。」

小梅口中說「不敢」，但神情、語氣之間，却沒有一點兒「不敢」的味道。

老周又冷笑一聲道：「妳知不知道，我周大爺是甚麼人？」

小梅道：「當然知道，你周大爺曾經幹過劊子手，是殺人的大行家。」

「妳明白就好。」

「我更明白，你周大爺是朱記酒坊老闆朱大有的保鏢，還有……」

小妮子可眞會吊胃口，「有」了老半天，還沒接下去。

老周怒聲叱道：「有屁快放。」

小梅以纖掌在鼻子前搧搧道：「好臭。」

小梅是勞福之的崇拜者，現在，她對勞福之的那一套，已模仿得有六成以上的火候了。

老周三白眼中兇火一閃之間，小梅却又岔開了話題：「周大爺，你想不想知道，姑奶奶我爲甚麼剛好等在這兒？」

老周一楞道：「我正想問妳。」

小梅道：「告訴你，我是搭周大爺的便車來的。」

「我不信。」

「信不信，只好由你周大爺啦。」

眞是妙不可言，老周自己不再稱周大爺，小梅却反而一口一聲周大爺，叫得好熱絡。

小梅一頓話鋒，又道：「周大爺，你長的是下三白的三白眼，相法上叫望刀眼，懂嗎？」

此時此地，她居然替對方看起相來，這也算得上是妙人妙事。

很可惜，勞福之不在場，否則，他一定撫掌大笑：「吾道不孤。」

老周怒極之下，全身都發出輕微的顫抖。

小梅又道：「你周大爺不懂？不懂沒關係，我可以告訴你，長了望刀眼的人，一定會被砍腦袋的。」

老周全身顫抖得更爲劇烈，雙目中兇光畢射，至爲恐怖。

小梅好整以暇地道：「現在，說到方才我那句沒有說出的話，那就是：『我更明白，你周大爺已犯下了殺頭大罪』。」

老周終於開口了，而且是口、手一齊發動：「賤婢找死。」

寒芒閃處，牛耳尖刀向小梅兜頭劈下。

老周這蓄勢已久，自信有絕對把握的一刀，居然失靈。

他，但覺眼前一花，已失去小梅的芳踪，同時，腰眼一痲，人也沒法動彈了。

小梅加點了老周的三處大穴，取下牛耳尖刀，提起來向車廂中一扔，又將牛耳尖刀和挖土工具置於車廂下層中。

然後，將小王、高明二人也加點兩處穴道，扔入車廂中。

小王不由急道：「小姑奶奶，妳不是來救我們的嗎？」

小梅道：「廢話，要不是我救了你們，你們早就變成死人了。」

小王道：「可是，小姑奶奶……」

「姑奶奶就是姑奶奶，哪有甚麼大小之分。」

「是，姑奶奶。」

「你還可是甚麼？」

「小的意思是，小……姑奶奶是不是要把我們送官？」

「不錯。」

「爲甚麼要送官？我們沒有犯甚麼法呀。」

「是嗎？」小梅含笑反問：「我問你，朱記酒坊那宗綁票案是誰幹的？」

小王駭然地道：「妳是怎麼知道……」

高明同時說道：「案子是我們幹的，但，那是奉命行事。」

小梅道：「我了解。」

小王道：「姑奶奶，我們送官之後，會不會殺頭？」

小梅道：「應該不會，只要你們能實話實說，那麼，坐牢的日子也不會長……」

她邊說邊登上車轅，「刷」地一鞭，又飛快地馳向歸途。

* * *

北京京兆尹衙門總捕頭的簽押房中。

燭影搖紅中，龜劍秋、小梅、王哲等三人，正在低聲密議。

聽完小梅的「簡報」之後，王哲如釋重負地吁一聲道：「謝天謝地，案子終於破了。」

小梅嬌笑道：「王老總，謝天謝地不管用，你該多謝我家小姐。」

「對對對，多謝賢侄女！也多謝妳這位小姑奶奶。」

「不敢當，不敢當……」

龜劍秋插口笑道：「小丫頭也懂得謙虛了，眞難得哦。」

小梅抿唇嬌笑：「這叫作近朱者赤呀，經常受到小姐的薰陶，想不謙虛也很難哩。」

王哲看看龜劍秋，又看看小梅，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妙極，妙極，案子既破，今宵就可以動手抓人了。」

龜劍秋笑問：「王叔叔還準備抓誰？」

「當然是抓朱大有呀。」

「現在還不行。」

「爲甚麼不行？」

「王叔叔忘了，還有一宗二位一體的秘方失竊案毫無綫索。」

王哲苦笑道：「這麼說來，案子只能說是破了一半？」

龜劍秋道：「不錯。」

王哲眉梢一揚道：「破一半也沒關

係，把朱大有抓來，不怕他不招供。」

龜劍秋道：「嚴刑招供不是好辦法，要破案一定要破得漂漂亮亮，讓朱大有沒咒可唸。」

王哲笑道：「看來，賢侄女已有成竹在胸？」

「也許吧。」

「還要不要愚叔調派人手？」

龜劍秋笑笑道：「不必，這回，我要親自出馬，有小梅協助就行了。」

火併化解　判案分明

羣峯環峙。

怪石林立。

週圍五里之內，寸草不生。

這眞是一片鳥不下蛋的不毛之地。

誰也不會想到，這一片鳥不下蛋的不毛之地中，却有天然石洞通往那埋沒火器的地方。

那天然石洞的入口，不大，也不小，足可容許三個人併排出入。

洞內，寬敞處足可容納數十人，甚至一二百人而有餘。

但狹窄處，却僅能容許一個人勉强出入。

而且，在約莫五里的洞道中，像這樣的狹窄處，一共有十二處。

不過，到目前爲止，這十二處狹窄處，已經全部打通。

由於狹窄處被打通的碎石，都移置於寬敞處，因而這驚天動地的工程，不易被人發現。

這片連鳥都不下蛋的不毛之地，當然聽不到更鼓聲，但由星斗位置判斷，應該已是午夜過後。

沉沉夜色中，洞口內外，不見人影，也聽不到任何聲音。

就在這時候，兩道幽靈似的人影，穿過怪石石林，停於洞口下。

那是于不二、胡莉。

于不二沉聲問道：「石堂主在不在？」

洞口出現一名勁裝大漢，恭聲說道：「啓稟少主，石堂主去裡面察看，很快就出來。」

「有沒有發現甚麼可疑人物？」

「沒有。」

「新運到的噴火器，有沒有準備好？」

「都準備好了，隨時可以應戰。」

「很好。」

「啓稟少主，石堂主已經出來了。」

石堂主是一名年約四旬上下的精壯漢子，應聲走出洞外，向于不二躬身行禮道：「石敢當見過少主。」

于不二點頭還禮道：「裡面進度如何？」

石敢當道：「回少主的話，最後隘道最遲今天午後可以打通。」

于不二道：「能不能再提前？」

石敢當苦笑道：「不太可能。」

于不二道：「如果先派一個人進去，弄點火器出來，可以嗎？」

「這……」石敢當面有難色道：「據屬下方才的觀察，至少也得一個時辰之後才可辦到。」

于不二道：「盡可能提前，越快越好。」

「是。」

「現在，你立刻回去督導。」

「是。」

石敢當恭應的同時，不遠處却傳來勞福之的朗笑道：「這太費事了，而且，遠水救不了近火。」

話落人現，勞福之、常含笑二人併肩立於約莫八丈外的一塊怪石上。

于不二臉色一變間，勞福之又道：「閣下這麼喜歡玩火器，在下倒是可以送一支給你。」

他是即說即做，左手揚處，一綫黑影，投向于不二。

于不二順手一抄，果然是一支掌心雷。

勞福之道：「很抱歉，子彈不能奉送。」

于不二披唇一哂，道：「我還以爲你眞的那麼大方哩！」

勞福之笑道：「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怎麼大方的人哦！」

于不二道：「苟百里、丁玲兩個老不死怎麼沒來？」

常含笑俏臉一沉道：「于不二，你有沒有受過家教？」

于不二不怒反笑道：「沒有哦，我本來就是一個父母都不詳的棄兒，哪有什麼家教。」

勞福之道：「于不二，談到你的出身，我很了解……」

于不二截口訝問：「你會很了解？」

「不錯，你是來歷不明的棄兒，資稟好，本性也不太壞，所以，上官宮主才撫養你，你們之間，名雖師徒，却情如母子。」

「這些，你是怎麼知道的？」

于不二邊問邊向胡莉瞪視着。

勞福之道：「別懷疑狐狸精，不是她告訴我的。」

于不二哼了一聲。

勞福之道：「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解决目前的紛爭。」

于不二冷笑道：「那還不簡單，當然是各憑藝業，拚個强存弱亡。」

勞福之道：「我想不致于那麼嚴重，你我之間，一向相處不錯，而且，你還救過龜劍秋的清白……」

于不二截口道：「那都已經過去了。」

「哦……」

「目前，你只有兩條路可走。」

「是哪兩條路？」

「第一條是當我師傅來到之前，趕快離開這兒。」

「第二條路呢？」

「第二條路，就是留下來等死。」

勞福之笑道：「沒那麼嚴重，說句你不愛聽的話，憑你于不二，殺不了我，當代武林中，有力量殺我的，只有兩個半人……」

于不二本已劍眉高挑，右手摺扇「刷」地打了開來，但勞福之口中的「兩個半人」却使他怒火驟減而截口問道：「兩個半人？」

「不錯。」

「是哪兩個半人？」

「天心谷武谷主算一個。」

「唔……」

「令師上官宮主也算一個。」

「那半個又是誰？」

勞福之道：「那半個，是區區在下的師傅賈斯文。」

勞福之話鋒一頓又起：「這兩個半人中，武谷主和我師傅當然不會殺我，至于令師上官宮主嘛，我斷定她不會殺我，所以，我留下來安全得很。」

于不二冷笑道：「你怎能斷定我師傅不會殺你？」

勞福之道：「上官宮主是前輩高人，我想她一定不好意思、也不忍心殺我這樣一個年輕有爲、前途無量的後生小輩。」

于不二道：「別想得一廂情願，我師傅一向就不講究什麼『不好意思』和『不忍心』的。」

「你敢不敢跟我賭？」

「賭？」

「是的，賭你師傅來了之後，不會殺我，甚至也不會『教訓』我。」

「有意思，用什麼做爲賭注？」

「用你保全龜劍秋淸白的那一份恩情做爲賭注，要是我輸了，你可以繼續向龜劍秋糾纏，即使龜劍秋已成了我勞福之的老婆，只要你能獲得她的芳心，我照樣轉讓給你。」

「這正是廢話！」

勞福之道：「此話怎講？」

于不二道：「你想想看，要是你輸了，你連命都沒了，還有什麼條件可談。」

勞福之道：「問題是我自信絕不會輸。」

「這是說，你斷定輸的一定是我？」

「不錯。」

「然後呢？」

「然後，你保全龜劍秋淸白恩情，一筆勾銷，不許再對她糾纏。」

「……」于不二沒接口。

「怎麼？不敢賭？」

「笑話。」于不二眉一揚道：「于不二的字典中，沒有『不敢』二字。」

「那麼，你乾脆說一句，賭不賭？」

「賭。」

「好，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半空中傳下一聲嘹亮鵰鳴，于不二話鋒一轉道：「我師傅已經來了。」

勞福之笑道：「那你就拭目以待吧。」

一隻碩大的青鵰已迴旋而下。

于不二揚聲稱呼道：「師傅，徒兒在這裡。」

一道人影由數十丈的高空冉冉地飄落。

像乘雲、像御風、也像是一片飛絮，輕盈地飄落當場。

而且，正好落在勞福之、常含笑跟于不二對峙處的當中。

月亮也很識趣，由雲層中鑽了出來，歡迎這位名滿江湖，却難得有人見到過的快樂宮宮主上官可人。

她，由外表看來，好像只有三旬上下的年紀。

但面目姣好，體態輕盈，如銀月色下，夜風揚起她那粉紅色的裙裾，恰似九天仙女，偶謫塵寰，令人不敢逼視。

她那柔和的目光掃過于不二、常含笑，落在勞福之的臉上。

于不二連忙含笑說道：「師傅，他們就是三劍客中的小金剛勞福之、黑豹常含笑。」

勞福之也含笑抱拳長揖道：「勞福之見過上官宮主。」

「很好。」上官可人含笑點頭道：「傳說中的小金剛，好像不是怎麼講究禮數的人？」

勞福之道：「是的，但對上官宮主應該例外。」

「爲什麼對我例外？」

「因爲，上官宮主位尊而藝高，令人想不講究禮數也很難。」

上官可人美目深注地道：「你姓勞？」

「是的。」

「跟『雙絕書生』勞伯仁是什麼淵源？」

「那是我老爸……」

「怪不得長得那麼近似。」

「兒子像老子，是理所當然，如果兒子不像老子，那才嚴重哩。」

上官可人不由地嘆了一口氣，勞福之也好像欲言又止。

稍停過後，上官可人才正容說道：「勞福之，我問你一些嚴重的問題，可不許再油腔滑調。」

「是。」勞福之也很難得地顯得一本正經。

「令師叫賈斯文？」

「是的，他老人家也快要來了。」

「那很好，聽說，你們師徒倆，都已練成了如意神功？」

「是的。」

「所以，你們自以爲了不起，要幫助天心谷跟本宮作對？」

勞福之笑道：「我們師徒倆從來不曾自以爲了不起，也不是協助誰跟誰作對。」

「還敢强辯。」上官可人俏臉一沉道：「我問你，你爲什麼等在這裡？你那師傅爲什麼也要趕到這裡來？」

勞福之還是笑意盎然地道：「我們

師徒到這裡來，是有非常嚴肅的任務。」

「講！」

「第一，是保護朝廷的這批火器，不讓它流入江湖人之手……」

「你們保得了?」

「我們的自信，就像上官宮主自信可以獲得這批火器一樣。」

「好，咱們走着瞧。」

「第二，是要化解貴宮跟天心谷的過節，同時，也希望上感天心，使貴宮和天心谷的『四九天劫』的損害減至最低。」

上官可人披唇一哂道：「好一副菩薩心腸，只是，你們有幾分把握可以辦到?」

「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勞福之正容接道：「我們的宗旨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還有沒有第三?」

「有，那是我師傅的附帶任務，他老人家要到這裡來會唔一位多年不見的好朋友。」

「誰?」

「我也不清楚，反正等他老人家來了，自然會知道。」

「聽說令師很神秘，迄今為止，江湖上還沒誰知道他的來歷?」

「也許吧。」

上官可人冷冷地一笑之後，轉向于不二問道：「石洞幾時可以打通?」

于不二道：「明天……不……應該說是今天午前可以打通。」

時已午夜過後，是應該說「今天」了。

上官可人道：「本宮的先遣人員呢?」

于不二道：「本宮人員，部份在外圍警戒，一部份在石洞內。」

上官可人道：「血劍門的人呢?」

于不二苦笑道：「血劍門就在今宵不久之前冰消瓦解。」

上官可人俏臉一變之間，于不二又將血劍門冰消瓦解的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

上官可人目注勞福之，嘆了一口氣道：「看來，你小子是比我的徒兒强多了。」

「多謝宮主誇獎。」勞福之含笑接道：「其實，小可跟令徒，可以算得上是一時瑜亮。」

這不算是油腔滑調。

而且，捧了自己，也使對方師徒倆窩心。

但上官可人雖然心中頗為受用，外表上却臉色一沉道：「少跟我玩王二痲子，聽着，我不想以大欺小，也不追究你毀掉血劍門的責任，但你必須馬上遠離此地，越遠越好。」

就憑這幾句話，于不二方才跟勞福之的賭注，已經輸定了。

知師莫若徒，他是深知乃師不會輕易放過勞福之才賭的。

但他沒想到，今宵的上官可人大大的反常。

情急之下，他無暇研究乃師為什麼會反常，立即搶先說道：「師傅，不可以這樣。」

上官可人訝問道：「為什麼不可以?」

「師傅，事情是這樣的……」

于不二接着將跟勞福之打賭的前因後果複述了一遍之後，又是笑道：「師傅，這樣一來，徒兒輸得太慘了。」

上官可人微微地一笑道：「很好，你進入中原之後，只有保全龜劍秋的清白這一件事值得嘉獎。」

「師傅……」于不二的語氣中，大有效法女兒家撒嬌的味道。

「師傅決定了的事情不會更改，你賭輸了，就只好認輸。」

「……」于不二苦笑無言。

「俗語說得好『大丈夫何患無妻』，何況，天涯何處無芳草，憑你的條件，不怕找不到比龜劍秋更好的女娃兒。」

也不管于不二的尷尬加失望表情，轉向勞福之道：「勞福之，你怎麼說?」

勞福之含笑說道：「上官宮主給了小可太多的便宜，不論由哪一方面來說，小可都應該接受才對，只是……」

「還有什麼只是的?」

「小可有所礙難。」

「是什麼礙難?」

「小可師傅不許可。」

「你是說賈斯文不答應?」

「小可師傅也不是不答應，他老人家只不過是認為小可的行動，應該由他老人家作主才對。」

上官可人臉色一沉道：「賈斯文已經到了這兒?」

「是的。」

「在那裡?」

「在這裡……」

接口的就是賈斯文。

話落人現，賈斯文就像是突然之間由地底下冒出來的一樣，出現在另一塊怪石上。

上官可人美目深注，少頃之後，才淡然一笑道：「能逃過我上官可人的耳目，閣下實在夠高明，看來方才令徒所說的閣下是當今武林中『兩個半人』中的半個，未免太謙虛了。」

賈斯文正容說道：「多謝宮主謬獎，其實，不論整個也好，半個也好，都是所謂『浮名浮利』，不值識者一哂。」

「高人高論，佩服佩服。」上官可人笑問：「現在，是不是該打開天窗說亮話了?」

賈斯文道：「在下有同感。」

上官可人道：「方才，本座跟令徒所說的話，閣下想必都已聽到?」

賈斯文道：「大致都已聽到。」

上官可人道：「閣下阻止令徒接受本座的善意，那是表示存心跟本座作

對到底了?」

「不是。」賈斯文正容接道：「在下此行，自認是魯仲連的身份。」

「想化解本宮跟天心谷的夙怨?」

「正是。」

上官宮主冷笑道：「要是本座說你面子不夠大，那是太不禮貌……」

賈斯文含笑截口道：「沒關係，在下有自知之明，在下的面子本來就不夠大。」

「你明白就好，告訴你，本宮跟天心谷的多年積怨，任誰都化解不了。」

「沒那麼嚴重，儘管在下的面子不夠大，但在下却有絕對把握，一定可以化解。」

「……」上官可人沒接口。

「宮主不信?」

「唔……」

「宮主能否平心靜氣，聽在下一言?」

「我正在聽。」

賈斯文正容說道：「在下不提貴宮跟天心谷結怨的前因後果，只提醒宮主一聲：『四九天劫』的可怕和嚴重……」

上官可人截口道：「我早已做好最壞的打算。」

賈斯文道：「宮主情願玉石俱焚?」

上官可人道：「既然是劫數，那麼，想逃也逃不了。」

「話不是這麼說……」

「閣下認為該怎麼說呢?」

賈斯文道：「雖然數由天定，在劫者難逃，但古人也說過，人定可以勝天……」

上官可人截口道：「所以，閣下才要强行出頭，加以化解?」

「正是。」賈斯文反問道：「宮主知道武谷主目前正在做什麼?」

「難道不是在秣馬厲兵，準備一場生死大戰?」

「不是。」

「不是?」上官可人笑問：「該不是準備無條件投降嗎?」

賈斯文聲容俱莊地道：「武谷主正在舉行七七四十九天的祈福大醮，並且許下重願，在未來十年之內，親率全谷弟子，建立一萬件大功德。」

上官可人神色一動道：「這可的確是大手筆，只是……」

「只是怎樣?」

「如果本宮大舉進攻呢?」

賈斯文道：「武谷主也已下定決心，打不還手，駡不還口。」

上官可人道：「一個個引頸受戮?」

賈斯文道：「不錯，到時候，宮主能忍心下手嗎?」

上官可人默然無語。

很顯然，上官可人是有點「心動」了。

賈斯文打鐵趁熱地沉聲說道：「化干戈為玉帛，變戾氣為祥和，全在宮主一念之間……」

石洞內傳出一串蒼勁語聲道：「宮主，不可聽他一派胡言。」

隨着語聲，石洞內魚貫地走出一行人來。

賈斯文心中暗嘆：「這眞是在劫難逃……」

石洞中出來的一共是兩老八少十個人。

兩老是兩名鬢眉全白的黃衫老人，也就是上官可人的兩位師伯中行長青、中行長亭。

凡是了解快樂宮的人都知道，快樂宮之所以被列為邪惡組織，就是由中行兄弟當權時所造成的結果。

這也就是說，中行兄弟當權之前及下台之後的快樂宮，都沒什麼顯著的惡跡。

至于現任宮主上官可人，可以說是歷任宮主中最好的一位，她唯一的缺點就是野心太大，當權之後，一心想消滅天心谷，獨霸武林，進而成為武則天以後的第二位女皇帝。

而這，也就是她急於取得目前的火箭的原因。

有了稱雄武林的班底，朝廷方面，也安排了內奸，(八王爺的寵妃、珍珠郡主的生母，即為內奸之一)如果再獲得無堅不摧的大批火器，皇帝寶座自然垂手可得。

上官可人的修為，比起天心谷谷主武揚來，並不多遜。

她也了解四九天劫不可抗拒，但權力的慾望蒙蔽了她的理智才一意孤行。

片刻之前，賈斯文對她的開導，本已對她產生影響力而有點動搖。

但中行兄弟的突然加以阻撓，情況又急轉直下。

跟在中行兄弟後面的八個年輕人，人手一具黑黝黝的圓筒。

圓筒徑約五寸，長約八尺，那是中行兄弟自行研創的噴火筒，威力可達十丈之外。

首先說話的是中行長亭。

上官可人欲言又止。

中行長亭又沉聲喝道：「宮主、于娃兒閃開。」

語氣是命令式的。

上官可人無奈地一笑，退立十丈之外。

于不二也跟着退到乃師身邊。

賈斯文也將勞福之、常含笑招到身邊，以傳音功夫交代着。

中行長亭目注賈斯文冷笑道：「賈斯文，聽說你們這幾個小輩都很了不起。」

勞福之笑道：「可是，我却聽說你們這兩個老不死除了滿手血腥，一身罪孽之外，好像一點也沒什麼了不起。」

賈斯文含笑接道：「娃兒錯了。」

勞福之道：「什麼地方錯了?」

賈斯文道：「他們的皮厚、心黑、

手辣，都是很了不起的。」

中行長亭沉聲怒叱：「閉嘴。」

賈斯文道：「很好，我了解，對付像你們這樣的人渣，說什麼都是多餘的，目前局面，已沒法了，但在放手一搏之前，有幾句話，却非說不可……」

中行長亭截口冷笑：「有屁快放，以後，可沒機會了。」

賈斯文朗聲說道：「賈斯文上體天心，自出道以來，除十惡不赦者外，不輕易開殺戒，但今宵，爲了替武林除害，替快樂宮清理門戶……」

「放！」

中行兄弟同聲怒喝，打斷了賈斯文的話。

八具噴火筒一齊發射之下，形成一股熊熊烈焰，向賈斯文師徒疾射而來。

賈斯文、勞福之、常含笑三人都沒閃避，刹時之間，三人都陷入火海之中。

那噴火筒中，是一種黑色液體，(亦即現代的石油)一經沾上，想甩都甩不掉。

此刻，不但賈斯文師徒三人陷入熊熊大火之中，連他們附近的岩石，也沒法倖免。

中行兄弟得意之下，仰首狂笑。

中行長亭並冷笑道：「傳說中如何如何了不起的賈斯文師徒，已經變成焦屍了，哈哈哈……」

冷眼旁觀的上官可人，可沒這麼樂觀。

她已隱約地看出，火海中，有一個似有若無的金色光幢，將賈斯文師徒護住。

她了解，那是如意神功的作用。

由于如意神功所形成的金色光幢是在火海之中，不是有心人不易看出而已。

上官可人心中暗嘆之間，中行兄弟的狂笑也戛然而止，並發出一聲驚咦。

很顯然，這一對越老越狂也越混蛋的兄弟，也發覺到情況不對。

但很可惜，他們的發覺已爲時太晚。

烈焰正熾的火海中的金色光幢忽地一張一合，就像一張碩大無朋的金網，將所有的烈火網着，以迅電奔雷之勢向中行兄弟兜頭罩落。

而且，於兜頭罩落之間，還另以一股陰柔勁力將跟中行兄弟站在一起的八個年輕人托向五丈之外。

憑中行兄弟功力之高，自不會被火網網住。

但目前這個火網，已不是單純的火網。

在如意神功操縱之下，壓力何止千鈞。

因此，中行兄弟雖已拚盡全力衝破火網，却已成爲兩個全身着火的大怪物，挾着一串淒厲慘叫騰昇十五六丈，向賈斯文師徒反撲過來。

常含笑嬌叱一聲：「小姑奶奶可不在乎有人笑我打死老虎。」

人影閃處，劈空掌左右開弓。

「砰！砰！」兩聲，兩個全身着火的怪物，分向飛射十丈之外。

這一場慘烈而又奇特的大戰，發動得快，結束也快，快得令人驚心動魄之餘，大有實在「看得不過癮」的遺憾。

賈斯文仰首長嘆：「這不但是在劫難逃，也是自作孽，不可活。」

上官可人冷冷地一笑道：「本座不欣賞這樣的高論。」

賈斯文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那好辦，就當在下沒說過。」

上官可人正容說道：「現在，由本座親自領教你的如意神功。」

賈斯文一楞道：「沒這個必要呀！」

「有，你殺了本宮的長老……」

「那是替貴宮清理門戶，在下有功無過。」

「那是你的說法，」上官可人冷笑道：「站在本座的立場，即使是本會長老有一千萬個不是，也輪不到你這個外人來清理門戶。」

勞福之搶先笑道：「師傅，這下子馬屁拍到馬腿上啦！」

賈斯文含笑道：「沒關係，師傅還是有辦法化解這一場紛爭。」

上官可人截口冷笑：「除非你有能力殺本座。」

賈斯文道：「在下有自知之明，沒有殺妳的能力，也沒有殺妳的必要。」

「那你就只有挨殺的份。」

「在下我要是被殺掉了，還有誰能化解目前這一場殺劫？」

「還要大言不慚！」

「絕對不是大言不慚。」

上官可人截口道：「我看你已經是黔驢技窮了，別耍咀皮子，還是在藝業上拚個強存弱亡吧！」

「不不不！」賈斯文連連搖手道：「在下還有最管用一招沒使出來。」

「使出來又怎樣？」

「使出來之後，宮主一定可以心平氣和地接受在下的化解。」

「那就快點獻寶吧！」

「是！」

賈斯文漫應聲中，已開始「獻寶」。

冷月清輝下，賈斯文的臉部在開始變化，很快就變成了另一個人——一張跟勞福之有八成近似的臉兒。

凡是見過勞福之父親勞伯仁的人，一定一眼就可以斷定，那是以「醫、畫」著稱的「雙絕書生」勞伯仁。

上官可人的美目和小嘴都張得好大、好大。

勞伯仁含笑說道：「從現在起，勞伯仁又活過來，賈斯文却失踪了……」

*　*　*

同一時間。

北京城，勞氏關係企業超世紀時裝店後面的小巷中。

不遠處，四更三點的更鼓聲清晰可聞。

兩道幽靈似的人影，同時出現在小巷的南北兩端，相同地徐徐向中間移動着。

南端是一名年約三旬出頭的青衫人。

北端是朱記酒坊的老闆朱大有。

夜、既深且靜。

除了更鼓聲外，好像整個北京城都在沉睡中。

那青衫人和朱大有雖然走得既慢又輕，但「沙沙」脚步聲仍然清晰可聞。

那小巷長不足半里，那兩人即使走得再慢，也終于「碰頭」了。

他們「碰頭」的位置，也就是勞氏關係企業超世紀時裝店」的後門旁。

兩人點點頭，那青衫人首先埋怨地輕聲道：「怎麼約在這鬼地方？」

朱大有輕笑：「這地方很不好哦？」

「好個屁！你不知道這是三劍客開的甚麼時裝店的後門？」

「當然知道！這叫作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今宵，沒有人盯梢？」

「要是有人盯梢，我還能到這裡來？」

「那……東西帶來沒有？」

「當然帶來了，喲……」

朱大有探懷掏出一個小紙包。

但當青衫人伸手要接時，朱大有却縮了回來道：「咱們一手交貨，一手交錢，我要先看銀票。」

青衫人道：「我也要先看秘方。」

「行！」

兩人湊得更攏一點，互相驗看過「銀」、「貨」之後，朱大有又道：「好了，我要特別提醒你，『銀貨兩訖』之後，出了事情我不負責。」

「我了解。」青衫人接問道：「馬匹準備好了沒有？」

朱大有道：「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天亮開了城門之後，就可以啓程南下。」

接着，兩人「銀貨兩訖」，朱大有並含笑祝福：「祝你一路順風……」

圍牆上傳出一聲嬌笑道：「恐怕是逆風吧！」

圍牆上俏立着的，赫然是龜劍秋。

朱大有、青衫人像中了邪一樣地楞在當場。

也許他們心中想逃。

但他們的雙腿却不聽指揮，不但挪不動，而且還抖個不停。

「勞氏關係企業超世紀時裝店」的後門「呀」然而啓，俏丫頭小梅含笑擺手肅客道：「二位請。」

朱大有、青衫人同時嘆了一口氣，乖乖地進入後門。

其實，此情此景之下，他們想不乖也不行。

當他們在小梅的押解下進入店內的客廳時，客廳中早已高朋滿座地在等着。

北京城京兆尹衙門總捕頭王哲。

朱記酒坊負責釀酒的股東朱斌。

「奉命綁票」的高明、小王。

「奉命殺高明、小王滅口」的老周。

「被炒魷魚」的賬房尤金英。

白記酒坊的老闆白羽。

朱大有看到這些人，整個人都「涼透」了。

龜劍秋却很客氣地向朱大有和那青衫人道：「二位請坐。」

座位也早就準備好了。

朱大有、青衫人頹然落座之後，朱大有才向龜劍秋試探着問道：「龜小姐，我……我會不會被判死刑？」

「死刑應該不會，不過，那也得看你自己的造化而定。」龜劍秋轉向王哲道：「王叔叔，人証、物証都已齊全，現在，我可以銷差了。」

王哲咧嘴笑道：「多謝賢侄女！多謝賢侄女！」

龜劍秋嬌笑道：「夠了，謝得太多了，我會不好意思的。」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對了，王叔叔可以慢慢問，我必須暫時離開一下，天亮之前，我會回來。」

王哲一怔道：「還有甚麼問題？」

龜劍秋道：「是很重要的問題，不過，那跟本案無關。」

龜劍秋口中的「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處理快樂宮安排在京城的暗樁，也就是八王爺的第四側妃、珍珠的生母丁紅玫。

她跟丁紅玫母女是事先約好的，地點是王府後花園的假山石洞前。

當龜劍秋到達約定地點時，丁紅玫母女倆正在悄聲密談着。

但見金色光芒一閃，丁紅玫母女倆身子爲之一顫，臉色蒼白地、張大着小嘴，却沒有出聲。

龜劍秋却搶先歉笑道：「很抱歉，我這是奉命行事。」

丁紅玫頹然地道：「奉命廢去我們的武功？」

龜劍秋道：「是的，由于二位武功很高，我才不得不出其不意，採取斷然行動，以免驚動王府中人。」

珍珠接問：「妳是奉誰的命令？」

龜劍秋道：「是奉令尊的命令。」

丁紅玫道：「妳說的是伍雲？」

龜劍秋道：「是的。」

珍珠道：「妳見過我爹了？」

龜劍秋道：「沒見過，令尊的命令是由賈伯伯轉達的。」

丁紅玫苦笑着一嘆道：「其實，我已經決定接受勞公子的美意，不再過問江湖中事了。」

「那很好哦！」龜劍秋含笑接道：「其實，伍伯伯之所以要這樣做，也是

為二位着想。」

丁紅玫嘆了一口氣道：「我了解。」

珍珠也嘆了一口氣道：「我好想見見我那位還沒見過面的父親。」

龜劍秋道：「那好辦，只等賈伯伯回京，一定會帶妳去看令尊的。」

丁紅玫道：「賈大俠是不是正在跟上官宮主……」

龜劍秋點點頭道：「是的，現在，大概已經一切都解決了。」

＊　＊　＊

「賈斯文」跟上官可人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解決。

＊　＊　＊

勞伯仁看到上官可人那副目瞪口呆的樣子，不禁拈鬚笑問：「現在，上官宮主是不是可以心平氣和地接受在下的化解了。」

上官可人苦笑着反問：「你活得好好的，為甚麼要裝死？又為甚麼到現在才『復活』過來？」

勞伯仁笑笑道：「上官宮主問的是兩個問題，在下卻只能一項一項的解答。」

「行。」

「先說第一項，宮主對在下的一切，應該相當了解，是不是？」

「唔！」

「撇開武功不談，談醫、畫二字，在當代江湖中，我自信不做第二人想。」

「所以，人家才尊你為醫畫雙絕的『雙絕書生』呀！」

「可是，這只不過是小有名氣，而且，還只限于北京地區。」

上官可人若有所悟地道：「我有點明白了。」

勞伯仁笑問：「說說看？」

上官可人道：「由於名氣小於實質，你不服氣，所以才出此『裝死』絕招，於一夕之間，身價暴增，舉世聞名。」

勞伯仁道：「不錯，同時也是為了懲罰那些不懂得品質，卻故意抬高死人作品的狗屁收藏家。」

「懲罰？」

「是的。」

「我不懂。」

「試想，當我今宵『復活』的消息傳出之後，那批狗屁收藏家會受到多大的損失？」

「唔！」上官可人含笑點頭道：「現在，該說到第二個問題了？」

勞伯仁道：「第二個問題比較單純，那是跟妳上官宮主有關。」

上官可人訝問：「跟我有關？」

不等對方接口，嘆了一口氣道：「我明白了。」

勞伯仁仍未接口。

上官可人又嘆了一口氣道：「你，福緣特厚，練成了舉世無匹的『如意神功』，憑你目前的成就，本可硬行化解這一場紛爭，但你卻不用強迫手段，為了保存我的面子，苦心勸導，希望我這塊頑石點頭。

「而且，明知只要你顯示本來面目，我會無條件接受化解，但你為了避免『挾恩望報』，也避而不用……」

勞伯仁截口苦笑道：「可是，我還是使出這一記『絕招』來了。」

上官可人也苦笑道：「那是我過於冥頑不靈，逼你使出來的。」

勞伯仁正容接問：「現在，宮主是否已接受在下的化解？」

上官可人也正容說道：「如果我還不肯接受你閣下的化解，我上官可人還能算人嗎！」

勞伯仁跟上官可人之間，到底有些甚麼淵源？

為甚麼勞伯仁現出本來面目，即將一場本已無法避免的殺劫消弭於無形？

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往事。

那時候，勞伯仁的武功還只能算是三流角色，但醫術卻已經是一流了。

當時的上官可人還是快樂宮中一名並不怎麼出色的弟子。

上官可人當時的武功雖然並不怎麼出色，但她的姿色卻是相當出色的。花樣年華的她也跟現在 的珍珠郡主一樣，是一個躭於「反嫖」的女浪子。

但上官可人卻沒有珍珠郡主的幸運。珍珠郡主的「浪子」生涯、雖然風波不斷，卻在八王爺的庇蔭之下，沒出過大紕漏。

上官可人卻是「常走夜路總會碰到鬼」的原則下，終於栽了大觔斗。

而且，還幾乎賠上小命。

如非是命不該絕，碰到醫術高超的勞伯仁，早就化為白骨了。

上官可人當年的大紕漏，就是碰到精於「採補」的淫僧了緣。

當勞伯仁偶然途往她所住的客棧時，她已經是奄奄一息，客棧老闆正準備報官驗屍了。

勞伯仁毛遂自存，向客棧老闆保証上官可人死不了，並一肩挑起「向閻王爺搶生意」的任務。

憑勞伯仁的醫術之高，也費了一百零五天的時間，才把上官可人由鬼門關卡搶救回來，並使她重新成為綺年玉貌的大美人。

年輕男女，一百零五天的相處，如果說彼此之間不生情愫，那是欺人之談。

但勞伯仁是正人君子，不願乘人之危，當時沒甚麼表示。

上官可人則自慚形穢，儘管心感對方救命之恩，而有以身相許之意，亦未便表達。

當他們分手時，除了互相祝福之外，上官可人還許下諾言：「有生之年中，不論勞兄有任何要求，我都無條件接受。」

這也是勞伯仁跟上官可人兩人之間的秘密，連勞福之也還是于此行任務之前，才由乃父口中得知大概情形。

勞伯仁、上官可人分手之後，二十多年不曾相見，也不通音信。

但這些，並不表示雙方都已忘記了對方。

勞伯仁得知快樂宮要同天心谷火併的消息之後，即暗中下定決心，要竭盡一切手段，化解這一場殺劫。

上官可人得知勞伯仁「去世」的消息之後，還曾在快樂宮設靈堂遙祭。

這些，都足以証明，雙方都是性情中人。

以今宵的情形來說，上官可人不追究勞福之一再阻撓她獲得火器的責任，而只要他立刻遠離此地，就由于勞福之是勞伯仁的兒子。

之後，當勞伯仁施展如意神功，由「賈斯文」恢復勞伯仁的本來面目的剎那，上官可人所表現的那一份張口結舌的驚喜表情，更足以充分証明。

勞伯仁抱拳長揖道：「多謝宮主給在下面子！在下更希望宮主給的面子能更充實一點。」

上官可人微微一怔道：「請講。」

勞伯仁正容道：「八月十五的腥風血雨，已化解于無形，在下臨時決定，作為小犬福之的大婚吉期，屆時，當專柬奉邀，敬請宮主大駕光臨。」

上官可人嬌笑道：「好哦！到時候，可人一定專程恭賀。」

勞伯仁扭頭向勞福之道：「小子還不先行謝過上官阿姨。」

稱呼方面有了顯著的改變，「阿姨」當然比「宮主」或甚麼「前輩」要熱絡得多啦！

勞福之向上官可人一躬到地，含笑說道：「小子謝謝阿姨！」

上官可人含笑點頭道：「好！好，虎父虎子，實至名歸。」

＊　＊　＊

北京城。

龜劍秋回到「勞氏關係企業超世紀時裝店」的客廳中時，王哲對朱大有的問話已接近尾聲。

王哲向龜劍秋點頭示意之後，向朱大有問出最後的問題：「你，家境本來富有，酒坊又是可以賺大錢的生意，對你來說，百萬兩銀子不是一個大數目，卻為甚麼要費盡心機，以百萬兩銀子出售秘方，自毀前程？」

朱大有長嘆一聲道：「只因交友不慎，涉足賭場，虧累太多，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下策？」王哲苦笑道：「你這些下策，如非是我這位賢侄女幫忙，必然會整垮我這個總捕頭，如果是上策，那還得了。」

接着，轉向龜劍秋苦笑道：「賢侄女，這個案子算是『聲東擊西』、『監守自盜』、『嫁禍江東』等三計的綜合體，該算是甚麼計呢？」

龜劍秋笑笑道：「暫時算是三十六計以外的第三十七計吧！」

小梅插口嬌笑道：「總該替它取個名稱。」

小梅美目一轉道：「就叫它『狗皮倒灶、亂七八糟、四不象計』吧！」

＊　＊　＊

三天之後。

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出現一份奇特的請柬！

謹訂於八月十五中秋佳節為小兒福之與柴如玉、龜劍秋、常含笑等三位小姐於排雲山莊舉行結婚大典，敬備菲筵，恭請親朋好友，武林同道大駕光臨，恕不另柬。

就在距「勞氏關係企業超世紀時裝店」里半處的正陽門城樓下，有百名以上的各色人等，圍在這份奇特的請柬前，在七嘴八舌地議論着：

「眞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甚麼怪事？」

「大國手，大畫家勞伯仁死而復活，並要親自主持他兒子的婚禮，你能說這不是怪事？」

「唔！」

「還有，像這樣發請柬的方式，你聽說過嗎？」

「沒有哦……」

距這二位仁兄三丈外的人羣邊緣，也有人在說：「用這樣的方式發請柬，也只有勞伯仁、勞福之父子倆做得出來。」

說這話的人是于不二。

這位自稱是「天下第一美男子」的于不二身邊，還伴着二位俏佳人，狐狸精胡莉和珍珠郡主。

胡莉掩口媚笑：「到時候，你去不去？」

于不二道：「怎能不去，我跟勞福之也算是好朋友呀！」

胡莉、珍珠抿唇媚笑。

于不二又道：「勞福之那小子一晚上要連趕三關，可不輕鬆哩！」

勞福之忽然地出現在他們身邊，含笑說道：「多謝于兄關心，也請于兄放心。」

于不二笑問：「放甚麼心？」

勞福之道：「八百年後，有一位姓辜的老頭說得好：『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一把茶壺應付十個八個茶杯，都可以綽有餘裕，我才不過是一晚上連趕三關，又算得了甚麼。」

「好，算我是替古人擔憂。」于不二神色一正道：「勞福之，我要特別警告你。」

勞福之一怔道：「甚麼事這麼嚴重？」

于不二似笑非笑地道：「從現在起，可不許再跟狐狸精唸甚麼唐詩。」

勞福之啞然失笑道：「放心，今後，我自己的『三家詩』都唸不完，哪還有工夫去唸別人的唐詩。」

「缺德鬼……」胡莉跺足嬌嗔。

「哈哈哈……」

（全文完）



塵封的霸刀

驚聞家中遭劫　悲怒湧上心頭

兩期完短篇故事

梁應鐘．文
可飛．圖

「呱！」一隻飛鷹劃過長空，在月下翱翔，冷風捲雲，殘葉飄飛，構成一片森寒淒冷的景象。

月亮應該是令人感到安寧恬靜的，但偶爾在月下卻感淒楚孤冷。今夜，該是如許景況？

＊　＊　＊

月下，樹叢中，狄浩天與狄鴻飛父子正在逃命，雖然他倆已傷疲交加，但求生意志令他倆繼續奔逃，可惜逃也枉然，因爲追殺他們的「黑山七鬼」已攔在路前，準備送他倆往黃泉路去。

「黑山七鬼」惡名遠播，可以說除了好事之外甚麼也幹，是名副其實人人得而誅之的惡徒，「六扇門」中對他們也視作眼中釘，數次圍捕行動中都給他們逃脫，今夜狄氏父子惹上他們，恐怕……

毛二鬼獰笑着說：「狄老頭，我勸你還是乖乖的交出李克勝的物件，讓我跟老大代你求情，可以死得痛快一點。」

「哈……哈……哈……」他們的笑聲在狄氏父子聽來，彷似地府傳來的招魂令。

此際，狄浩天知逃走已無望，狠狠的看着七名惡徒，死念已決，準備作頻死一擊、同歸於盡。

在黑山七鬼獰笑聲中，狄浩天猛然撲前，刀斬痲六鬼。

痲六鬼迅速提棒橫擋，「噹」的一聲架着刀鋒，驟起三道刀光。

「霍，霍，霍。」

狄浩天的右臂雙腿全被斬去，隨着慘嚎披血倒地。狄鴻飛傷心欲絕地撲向父親，抱着不全的殘軀，痛哭流涕，以哭叫控訴天公無道。

毛二鬼說：「老大，這小子……」

蘇大鬼冷冷的道：「殺！」

倪七鬼喝止：「且慢！」

朱三鬼問：「爲何？」

「呵！」毛二鬼笑得有點詭異，「七妹的老毛病又來啦！」

倪七鬼嬌笑着說：「二哥唷！你眞了解我。」

阮五鬼淫笑着說：「咭咭咭！臭小子，倒讓你享受一番才死，便宜了你。」

「嗯！七妹子，」卜四鬼淫笑着說：「不知道可否讓咱們在旁觀賞妳的絕技呢？」

「當然可以啦。」

在黑山七鬼獰笑聲中，絕望無助的狄鴻飛只有任憑宰割。

「出來！」蘇大鬼一聲大喝，六鬼等才警覺有異，四處張望，叢林中驟起微响，卜四鬼、倪七鬼齊發暗器急射林中。

「噹、叮、噹、郎。」

暗器似被擋格，並未傷人。

林內急風刮起，翻捲落葉片片，一道黑影自丈高巨木中飛出，踏葉而下，瀟洒從容，單以這身輕功，足以

震懾全場。

黑影落至場中，雙眼電射場中各人，黑山七鬼頓感寒慄。

此人身穿黑衣，臉白無鬚，樣子雖平凡，卻別有一份氣派。

毛二鬼道：「敢問閣下……」

黑衣人並沒有回答，只輕提佩劍——一把劍鞘漆黑的劍。

毛二鬼驚呼：「飛星劍。」

狄鴻飛乍見救星，抱着殘存氣息的狄浩天，暗暗祝禱能渡此劫。

蘇大鬼道：「上官大俠，這是咱們的恩怨，還請大俠……」

黑衣人斷言道：「與你們有恩怨的，就是我的朋友，朋友當然要互相扶持。」

「好。」蘇大鬼咬牙道：「佈陣。」

黑山七鬼急步游走，陣勢立起。

「索命滅魂陣」名震武林，黑山七鬼橫行江湖，除了背後有股莫大的勢力支持之外，全賴此詭異陣法互補優劣，制敵自救。

陣勢甫起，黑衣人俯身疾走，在陣勢未結束前的刹那，在痲六鬼、倪七鬼之間掠出，單臂提起狄鴻飛，箭一般飛入叢林，隱沒其中。

「爹！」狄鴻飛的叫喊亦隨着身影而沒於林內。

毛二鬼急道：「追！」

「慢！」蘇大鬼喝止：「追入林內陣勢有礙，對咱們不利，何況咱們有活餌在手，用不着犯險給人家祭劍。」

狄浩天此時只是一具會動的殘屍，已無力反抗，任由宰割，在七鬼等折磨下慘呼連綿，不絕於耳。

頃刻，在黑衣人消失影踪相對的叢林處，响起一陣呼叫。

「爹！」

狄鴻飛帶淚衝出，黑山七鬼急撲上前。

「颼！」

黑衣人再度現身，飛越狄鴻飛，劍刺痲六鬼，意圖先傷一人，消滅陣勢威力。

痲六鬼舉刀力拚，「崩」的一聲，長刀立斷，劍鋒迫向痲六鬼左肩。

六鬼等急攻搶救，黑衣人提氣上飛，先避其鋒，翻身落於丈外，神色已不及初現身時的神采。

蘇大鬼狂笑衝前道：「飛星劍徒負虛名，殺！」

黑衣人難以避戰，唯有力拚，交手數招，雖身法絕妙，奈何劍招平凡，只憑利劍力求自保，狼狽萬分，恐支持不久，終成刀下亡魂。

突然，星光閃，血花濺。

「呀！哇！啞！哎！呱！啊！嘩！」

朱三鬼、阮五鬼與痲六鬼血洒當場，身首異處，餘下的四鬼俱受劍傷，同感驚訝震慄。

黑山七鬼出道至今，幾曾見過如此快劍，甚至想也未曾想到。

場中已多了一名黑袍客，正扶着黑衣人，而黑鞘劍已握在他手中。

黑袍客微笑着說：「葉兄何以爲鼠輩所欺，就讓小弟代你教訓他們吧。」

「謝謝！」黑衣人驚魂稍定。

蘇大鬼滿眼疑惑的說：「江……晨……雨？」

黑袍客並未答話，微笑望向四鬼。

冷月下，一張慈祥的笑臉。

「你們是黑山七鬼？」

「不錯。」蘇老大再次問：「閣下是……」

黑袍客聽罷，笑得更開懷。笑臉迎人自然受歡迎，但此刻的四鬼只覺一陣寒怯的殺氣襲至。

「刷！」

星耀血花飄。

「上官星馳」黑袍客的笑容未改。

四鬼等已聽不到，因爲上官星馳話未說完，他們眞的當成了鬼，死於飛星劍下。

黑袍客正是當今武林七大劍手之一、「上官雙劍，飄羽星馳」之「飛星劍」上官星馳。

「爹！爹！」

狄浩天已氣絕身亡。

黑衣人尷尬的說：「上官兄，盜劍之事……」

上官星馳微笑着說：「盜劍？我的佩劍只不過像葉兄的外號『不知所踪』罷了，還要多謝你爲小弟拾回。日後再遇此類惡徒，有勞葉兄告之小弟，用不着俠盜葉步遲出手。」

「上官兄見笑啦！」

「哈哈哈！」上官星馳笑罷，肅然道：「咱們去看看小兄弟。」

上官星馳上前安慰狄鴻飛道：「小兄弟，人死不能復生，還是讓令尊早點安葬，入土爲安吧！」

狄鴻飛抹過淚痕，走至上官星馳跟前跪下，上官星馳單手輕扶，狄鴻飛怎樣也跪不下。

上官星馳溫言道：「小兄弟，所爲何事？」

狄鴻飛懇切的道：「狄鴻飛學藝不精，雙親遭奸人殺害，未能手刃仇人，前輩仗義出手斬殺奸徒，鴻飛叩首爲雙親和自己謝過大恩，請前輩承受。」

上官星馳見他如此誠懇，就隨他的意思。

狄鴻飛叩過首後，走至葉步遲身前，又再屈膝。

葉步遲忙攔着說：「我受不起，小兄弟，我受不起。」

狄鴻飛已跪在他跟前，說：「鴻飛並不輕易屈膝人前，今晚全仗兩位前輩相救，家父生前訓示，做人要恩怨分明，今夜在此叩首謝恩，日後兩位前輩若有鴻飛稍盡綿力之處，還請吩咐。」說罷叩首。

上官星馳扶起狄鴻飛，笑着說：「今晚有緣相識，咱們就交個朋友，相救之事剛已謝過，也不必說報恩了。」

然後轉首說：「葉兄，在下還有要事在身，請代小弟向狄老伯呈清香一炷，就此告辭。狄兄弟，後會有期。」說罷已身在丈外。

狄鴻飛大聲說：「前輩保重。」

葉步遲看着上官星馳遠去的身影，微嘆一聲，似有所感。

狄鴻飛好奇的問：「葉前輩爲何嘆氣？」

「沒甚麼。」葉步遲拍着狄鴻飛的肩道：「小兄弟，安葬好令尊後，有何打算？」

狄鴻飛仰首凜然道：「我會到『將軍巖』去投靠二叔，勤學武藝，以兩位前輩作榜樣，仗三尺劍，管不平事。」

＊ ＊ ＊

在荒郊「黑虎林」道上，一縷黑風往東急馳，踏着泥塵捲起烟沙，似要追逐流逝的時光。

黑風中有一個人，一個身穿黑衣、手提黑鞘劍的人，正是月下流星、含笑屠奸的上官星馳。

此際的他臉色凝重，已非早陣子帶笑殺人的從容模樣。

他別過狄鴻飛兩人後，趕往上官家的聯絡站「牛角峽」，接到「金羽令」，那是上官家最緊急的傳召令。上官星馳乘夜趕返，途中已坐斃兩騎，深夜荒郊無法再尋馬匹，唯有以自身功力盡快趕回。

究竟上官家發生何事？要以「金羽令」傳召上官星馳急返呢？莫非……

＊ ＊ ＊

離「黑虎林」數十里外的「黃石坳」，一匹飛騎狂奔於道上，馬上的人一身緊身勁裝，神情緊張，在黑夜荒郊中趕路，他所爲何事？身赴何處？是否與上官星馳一樣正在返家途中，還是別有目的？

一樣的月下，不變的星光，近似的荒郊，同時有人在趕路。

難道黑夜總是趕路的時刻？

＊ ＊ ＊

越過「黑虎林」往東直奔，上官星馳未有稍停，這顆人間的流星，從追逐月亮到追逐影子，一切都爲能早點返家園，那溫暖的家。

霧鎖羣山，朝陽漸露，陽光已替代星光，指引着上官星馳的路向。

他繼續往前奔，前路雲飛霧散，在白茫茫的晨霧中，隱見一株參天巨木矗立道旁，巨木頂端焦枯，莖身卻枝繁葉茂，枯榮同在一身。在粗壯的樹幹上，刻着三個雄渾有力的大字「將相門」。

＊ ＊ ＊

晨霧漸散，陽光透現，照遍「將軍巖」內每家每戶，其中以上官家的總堂「雲霄山莊」倍覺寂靜。

在雲霄山莊的後園裏，一個年約四十的白衣男子坐在木輪椅中，望向雲彩片片，似有所思，他雖臉有病容，卻難掩英偉俊朗的氣質、雄豪一方的氣派。

此人正是現今「雲霄山莊」的大莊主、上官星馳的胞兄、當今武林七大劍手之一、江湖人稱「上官雙劍，飄羽星馳」的「飛羽劍」上官飄羽。

此時，一名少年急步來報：「報告大莊主，二莊主已到達將相門，正往山莊走來。」

上官飄羽淡淡的說：「通知紀總管，迎接二莊主，請他到『曉雲閣』相見。」

「是，大莊主。」少年依言退出。

「二弟終於歸來了。」

「正如你所料，二弟今早一定會歸來。」

說話的是一身白衣素服的女子，一臉清麗，身影纖纖，星眸流波，嬌柔中兼有英氣，如雪中蓮、風中竹，散發出與別不同的美態。

她便是上官飄羽的妻子韓心蕊。

「但願將至的一切亦如我所料吧。」

兩人都靜了下來，似有所思，頃刻，韓心蕊先打破靜默。

「二弟也應該到了『曉雲閣』吧？」

「兩年不見，不知星馳有何改變呢？」

韓心蕊推着木輪椅與上官飄羽，一面說一面往曉雲樓走去。

曉雲樓內，白絹橫陣，已作靈堂，擺有三個靈位。上官星馳在上香叩首後，正出言詢問在旁的上官家總管紀逸。

「享風是怎樣死的？」

「中毒。」上官飄羽剛到門前。

上官星馳此刻雖心存哀痛，乍見親兄，難掩興奮之情，撲前道：「大哥，大嫂。」

久別重逢，上官星馳想知道及要詢問的事情着實不少，何況韓享風的死因仍未知道，卻見親兄身坐輪椅滿臉病容，面色蒼白，似有病在身。

上官星馳急問：「大哥身體有何不妥？」

上官飄羽感慨的說：「唉！我雙腿已廢，武功全失。」

「甚麼？」上官星馳驚聞此語，錯愕萬分。歸家只不過一時半刻，剛才獲悉韓享風等人死訊，現在久別的兄長竟又頓成殘廢，笑臉常現的他，此際只想大哭一場。

上官星馳强忍哀傷，道：「究竟……究竟家中發生何事？」

上官飄羽說：「星馳，正因家中遭劫，才以金羽令急召你回來。」隨着向紀逸說：「紀總管，請你將此事經過告訴二莊主。」

「是，大莊主。」紀逸依照吩咐道：「二莊主，事情發生在本月十五的晚上，當天舅少爺身有微恙，一直在房中休息，未有離開半步，晚膳也是由小旋送往房中的。」

「享風他身染何病？」上官星馳情緒稍平伏。

「好像是感染風寒，」紀逸續道：

「傍晚時我曾拍門探問，舅少爺謂想靜靜的休息，所以不敢打擾。」

上官星馳疑惑道：「那後來享風又何以會中毒身亡？」

紀逸道：「那是在二更時分，四名護院弟子巡經舅少爺房外，忽見一道黑影自窗飛出，四人馬上尾隨追捕，那人全身黑衣，以布幪臉，武功奇高，出手狠辣，其中蔡一波及彭海甫交手即斃，丁樹桂和牛君澤也受了重傷，那時已驚動府中各人，那人則向北逃去。」

上官星馳隨即說：「那享風就是伏屍於房中，對嗎？」

紀逸說：「對，舅少爺的確是死於房中，全身肌膚更透現淡綠色。」

「淡綠色？」上官星馳一臉疑惑的說：「一般中毒肌膚應呈紫黑，現在竟是淡綠色的，究竟是何種毒物？又有何門派會用此毒？」

韓心蕊說：「那是一種叫『化夢碎心草』的毒花。」

上官星馳一面想，一面說：「化夢碎心草？似未有所聞。」

韓心蕊解釋道：「化夢碎心草非常罕有，世上難求，只在高熱熔洞的石旁間才會生長，它每十年才開花一次，藥性至熱至燥，中毒後血脈沸騰心脈膨脹，直至力盡虛脫而死，而享風……」提到韓享風之死，韓心蕊難免情緒激動，不能冷靜下來。

上官星馳轉向紀逸問：「享風死時怎樣？」

紀逸道：「舅少爺死時衣衫不整，幾近赤裸，據夫人所驗得知，因毒佈滿血液，所以全身泛淡綠之色……」

韓心蕊稍作定神，再次解說：「化夢碎心草的葉爲深綠，花呈淡綠，花葉俱呈尖葉狀，驟看如一株小草。」

上官星馳道：「那有何藥可解？」

韓心蕊說：「沒有別的藥可解。」

上官星馳陡然一震，想不到世間竟有如斯毒物。

「因爲化夢碎心草就只有化夢碎心草才可解。」韓心蕊這話陡然令人更爲驚奇和怪誕，而且更覺矛盾。她隨着又說：「它的草根是唯一能尅制花毒之物，亦等如除了下毒之人或有化夢碎心草之外，遇害者是無藥可救的。」

紀逸隨着說：「後來咱們細查，初更時分，弓長嘆曾經過舅少爺房外，房內傳出微弱的呻吟聲，他亦曾探問情況，答覆與我先前所得相似，但弓長嘆說舅少爺那時聲音有異，較平日低沉，所以咱們懷疑那時舅少爺已遭毒手，回應的可能是兇手所發出。」

上官星馳聽罷，看着韓享風的靈位，感觸萬分，當年多少場戰役，兩人並肩殺敵鋤奸，何等快意，如今他爲人毒害，他立誓定要找出眞兇，代報此仇。

滿心哀痛的上官星馳說：「大哥，至於你，又如何爲敵所傷？」

「我弄至此主要是兇手做成，亦可以說是命數使然。」上官飄羽感嘆的說：「兇手逃走時，我正在靜室練功，以『乾坤九轉心法』氣貫全身經脈，此時兇手剛逃至簷上，我來不及運氣調息，便飛身跳上簷頂，力圖迅速擒兇。那刻經脈未及回轉，只有五成功力，他反應敏捷，迴掌自救，兩掌互擊，剎時只覺如擊在綿絮中，全不着力，隨之內勁在掌中流瀉而出，繼而陰寒的掌勁洶湧的回襲，霎時氣勁在身內亂竄，一時不及抵擋，被他擊退數步，頓感遍體生寒，才知掌風滲毒，馬上圖以內功强行壓止，再行力拚，突然，對方拋出數顆彈丸，頓然紫霧瀰漫，模糊一片，我爲防受襲，迅速急退，同時運勁驅霧，突覺雙腳一痳，奇癢無比，便知已遭暗算，到霧散時已不見兇手影踪，而我則右手發痳紅腫，寒氣透骨，雙腳奇癢，更暈了一陣，迷糊中只見心蕊焦急的走過來，後來全失去知覺。」

韓心蕊哀痛的說：「我聞訊追至簷上，只見羽哥一臉灰白，全身震抖，右掌更赤紅腫脹，我便馬上扶羽哥到靜室，助他驅毒。」

上官飄羽帶着惱恨與喟嘆道：「唉，幸虧心蕊醫道高明，幾經辛苦掙扎，總算拾回殘命，但雙腿俱廢，武功全失。星馳，上官家以後就靠你啦。」

上官星馳激憤的說：「大哥，星馳一定盡力而爲，不損上官家的威名，更要捉拿元兇，爲大哥及享風等報仇。」

「緝兇報仇雖然重要，還有一事更爲重大。」上官飄羽似有萬分重擔壓在心頭。

上官星馳說：「大哥是指半個月後的『掌門之戰』，以我代表上官家出戰，與『金刀』虞素樓比拚？」

上官飄羽滿臉憂慮的說：「十年前，虞素樓因事所擾，心神不定，我才僅以半招勝他。今次他定會有備而來，但竟想不到這次由是你出戰，在我廢功前，我倆功力只在仲伯之間，與虞素樓相比，勝負亦只在一線之間。」

韓心蕊已回復冷靜，說：「因此尋兇之事，暫且交給我和紀總管處理，使你保持最佳狀態應付此戰。」

此時弓長嘆進來，向紀逸報告有客拜訪，紀逸聽到來者，雙眉一緊，隨而向上官飄羽報告。

「捕快嚴勝北到訪，所爲何事呢？享風之死亦只需縣內捕頭偵查，何以嚴捕頭從京師來訪？」上官飄羽頓感奇怪。

＊ ＊ ＊

冲霄堂內，嚴勝北帶着風塵而至，他，正是昨晚經黃石坳直撲將軍巖的月夜趕路人。

甫見上官飄羽等，招呼過後便道明來意。

「大莊主，燕慕瑜一向恩怨分明，此番逃獄，定會在武林掀起不少風浪，嚴某所知，燕慕瑜曾受已故老莊主

及大莊主所救，上官家可說是其恩人，就算不向大莊主求援，也應會到貴莊拜謝，以表未忘相救之情。而最重要的是，從多方面偵查所知，燕慕瑜已身在將軍嚴中。」嚴勝北一派凜然的說：「嚴某身在公門，心在江湖，對各方豪俠欽敬佩服，當然不敢勞駕協助緝捕，這亦有損江湖道義，只求能在遇見之時，招呼嚴某一聲，也好讓嚴某早銷此案，亦不用騷擾武林同道，不知大莊主有何意見？」

上官星馳傲然道：「上官家向以仁義行俠為先，協助六扇門衆好漢抓擒大奸大惡之徒，星馳絕無異議，但他人如為謝恩到訪，咱們暗地報訊，這點上官家絕對不會做的。」

嚴勝北想不到上官星馳一口拒絕協助，頓覺沒趣，便出言告辭，上官飄羽等亦沒有挽留。

嚴勝北帶着不忿離去，自從得知燕慕瑜極有可能身處將軍嚴，他便乘夜趕來，希望從上官家方面略知較多情況，卻遭上官星馳冷言對待。他拖着坐騎往正街大道上走去。

一片灰影在街角處閃現，隨着嚴勝北遠去，黃沙飄飛，街角處的灰影瞬即不見，像未曾在那處出現過。

＊　＊　＊

夕陽斜照，彩雲飄疊，晚霞中的翠湖，散發醉人的景緻。

清澈的翠湖邊，靜靜站着一個人，正是上官星馳。他手提着劍，背負雙手，面向夕陽殘照，安靜得如翠湖一般，已溶入此恬靜安寧，如此刻有別的人見着他，一定不會相信此人間的流星，竟安靜如斯。

他人如翠湖安靜，心呢？他的心也如許嗎？還是與翠湖深處那泉眼般澎湃不止？十數年傲笑江湖，行俠天下，名列武林七大劍手，都是血與淚一滴滴所換來的，如今家中遭劫，他的心會安靜嗎？

「呵……」上官星馳突然仰天長嘯，撕破寂靜。

「錚！」

劍光乍現，如流星穿梭湖畔竹林間，劍風帶動綠葉黃塵，蟲鳥驚飛，肅殺之氣溢滿翠湖四周。

「察！」

上官星馳舞罷，還劍於鞘，再靜立湖畔，劍風所帶動的風塵卻仍在周遭飄蕩不息、迴蕩不止。

殘陽漸暗，夜色漸濃，層層薄霧散飄翠湖竹林間，不知何時傳來陣陣花香，何以在一片翠竹林間會滲有花香呢？

在輕飄薄霧中，一個纖巧的身影提着燈籠，踏着落葉盈盈而至，她身穿輕紗紫羅裙，而香氣正是從她身上散發出來，在月色與燈色映襯下，透出一股別於人間的幽艷。

那幽艷的容色，令上官星馳不期然看了一眼，幽怨的眼神，像攝魂般令他不想移開視綫，呆呆的看着她。

上官星馳如此呆望，令她羞赧得低頭說道：「上官二俠，你好。」

上官星馳聞言乍醒，察覺如此呆望實在唐突佳人，忙道：「姑娘好，敢問姑娘，咱們好像素未謀面，何以知道在下身份呢？」

女子帶着滿有自信的笑容道：「剛才少俠舞劍，迅若流星電閃，騰龍飛舞，劍風所至葉飛塵起，單止出劍之氣勢，江湖中有此修為的不出十人，而年約三十的只有二位，此處是將軍巖的翠湖，你當然是上官二莊主星馳少俠啦。」

「多謝姑娘誇獎，姑娘見微知著，推敲正確，佩服！佩服！」上官星馳臉帶微笑。

「少俠名傳天下，小女子焉有不知。」女子笑容未改道：「但見大俠揮劍之時愁眉不展，與傳說中帶笑屠奸之瀟洒氣派有所分別，是否有事煩心呢？」

「多謝姑娘關心，只因家中發生變故，至使在下憂心。」

「是否因上官大俠遇襲和韓公子被殺之事呢？」女子探問。

「姑娘也知此事？」上官星馳反問。

「哦！只不過午間在市集道聽耳聞略知一二罷了。」女子回答且安慰說：「如今少俠歸來，聯同府中高手，問題定能解決，少俠愁懷自困也於事無補，還需保重。」

「多謝姑娘，還未請教姑娘芳名？」

女子輕顰淺笑說：「小女子姓顏名紅兒，離家往找表親，途中染恙，路途將軍巖，如今在竹林後的竹廬暫居。」

「竹廬？」上官星馳有點愕然。

「竹廬有何不妥？」顏紅兒頓感疑惑的問。

「竹廬是咱家先祖靜養之所，亦是在下每次回家小休之處，每月都有家僕打掃，平日卻沒有人到來的。」

顏紅兒恍然道：「難怪我初到之時，觀此四周環境清幽恬靜，杳無人煙，屋內卻窗明几淨，一塵不染，實在非常喜歡，便暫居下來，卻不知是貴府之地，非常抱歉，還請少俠原諒。」

「不知者不罪，何況在下經常不在，難得顏姑娘欣賞，咱們就交個朋友，就請姑娘暫交長管竹廬罷。剛才顏姑娘說途中染恙，如今已康復嗎？」

「謝過少俠關心，小女子只是小病而已，早已痊癒，只因這裏清幽，才不捨美景留連不去。如今少俠已返，也應告辭。」

「顏姑娘如非有要事在身，還請多住數天吧。」上官星馳出言挽留。

「少俠盛情，如再推卻便覺不敬，那就多打擾數天。天色已晚，就此別過。」顏紅兒揖首而別。

「林靜路暗，可否讓在下送姑娘一程？」

「有勞少俠。」

兩人在對話中走進竹林，晚風輕吹，明燈引路，有一份說不出的暖意。

不覺間兩人已到竹廬之前，上官星馳正欲告別離去。

「不知少俠明天傍晚能否到竹廬一聚，讓小女子以謝招待之情呢？」

上官星馳微笑着說：「言謝倒無需，姑娘相請豈敢拒絕呢！明天踏月至來竹廬再聚，請。」說罷拱手而別，慢步遠去。

顏紅兒看着上官星馳走入竹林深處，轉眼間一身黑衣全隱於深暗中，瞬即不見。

隨着上官星馳的遠去，顏紅兒臉掛的笑意，掃過一絲邪異的輕顰。

＊　＊　＊

林內夜鴉啼叫，遠遠傳來，夜風飄忽，寒氣襲人，冷月下的竹廬驟起陣陣詭異。

顏紅兒盈盈步進一片漆黑的竹廬，驟然心頭湧起一陣奇異的感覺，那種特別的感覺似是遊子歸鄉的溫暖可親，又像身在無形的牢籠中，滿是凄酸無助。她不知何故會萌起如此感覺，而此感覺已是第二次掠過她心頭。

她點燃起燭火，頓使一室溫暖。

驀然回首，一名漢子立於眼前，霎時使她驚愕萬分。她在驚愕中掉下火摺子，火摺子刹那燃盡，兩人靜默無聲凝神不動，只餘一縷輕烟徐徐升起，飄蕩於兩人之間。

「慕瑜，你清減了。」顏紅兒驚愕之情已換上一臉關切。

那漢子淡淡的說：「你卻更明艷照人。」

這漢子一身粗布灰衣，滿臉風霜，髮亂鬢灰，虬髯滿腮，一雙虎目透着無限深情，正是嚴勝北千里追捕的燕慕瑜。

「你是何時出來的？」

「衣衣，收手罷！那麼多年了，為何仍雄心不改呢？」燕慕瑜滿眼痛惜。

「慕瑜，咱們可否談別的？」語氣中帶着哀求。

「咱們能談別的嗎？我以為那年之後，你從此絕跡江湖，不再踏足中原，如今……如今又歸來，難道你永遠也不心息？」燕慕瑜激動的說，雙眼已微濕。

顏紅兒冷然說：「慕瑜，如果你這次來見我，是想勸我罷手，請你不用多說，我是不會罷休的。」

「衣衣，就算是為了我，請你罷手！」

「不能！」她斷言道。

「你不能再考慮一下？」

「不用考慮。」

燕慕瑜淚盈於眶，叫道：「好！那咱們就看是誰死在對方手上。」

顏紅兒未料他如此決絕，說：「慕瑜，你為何總是阻止我所做的一切？」

燕慕瑜緊握雙拳、强忍哀痛道：「因為你所做的都是危害武林，而且上官家對我有恩，我已很後悔當晚未有阻止你，以致令飄羽兄弄成殘廢。」

顏紅兒驀然想起剛才進來時那一閃即逝的感覺，首次掠起之時，正是與上官飄羽交手那刻。

「原來是你，那就……」

「得知是我，你已經出手殺他，對嗎？」

「嗯。」

燕慕瑜雙眼如冰箭直刺向她，說：「你看我會袖手旁觀嗎？」

燕慕瑜此語，頓令顏紅兒心頭一寒，多年來燕慕瑜只會對她溫言細語，就算當年捨他而去之時，也未有此冷言對待，她心中對燕慕瑜畢竟仍有份歉意，一時間低頭無語。

燕慕瑜看着她的悽楚神態，不禁心頭一熱，溫言道：「衣衣。」

顏紅兒抬頭看着燕慕瑜深情的虎目，風霜的臉仍殘留着適才激動時的淚痕與汗珠，顏紅兒不禁痛惜，輕提淺藍絹巾，為其輕揩臉腮。

「妳還留着這條絹巾？」

「嗯。」

「衣衣，算是為了我，罷手吧！」

「我……」顏紅兒遲疑着說：「我考慮一下。」

「唉！你好自為之！」說罷步出竹廬，經竹林遠去。

顏紅兒呆呆的坐着，雙目映着搖晃不定的燭火，她的心也如這燭火般忽明忽暗嗎？霎時一陣狂風捲進，燭火頓滅，指間輕提的藍絹巾亦隨急風吹出窗外，飄於林間不知處。

冷月下，一道灰影如飛箭般掠過，拾取飄飛的藍絹巾，迅速隱於黑暗的竹林間。

＊　＊　＊

「斷水台」是位於雲霄山莊後的一座小山丘，四周筆直，山頂平坦，青石黃沙，一如石柱，頂峯只有蒼松十數棵。

燕慕瑜就是棲身在此，在山前向東下望，正可俯望雲霄山莊，一覽無遺。

殘陽如血，黃沙捲飛。

燕慕瑜眉頭深鎖，靜坐崖前，四周急風狂刮，衣鬢飄揚，他仍不動如山。

刹時，燕慕瑜一雙虎目精光暴現，他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殺氣，比狂風更凌厲的襲至，就算當年身遭六扇門數十高手圍捕之時，也未及此殺氣之濃、之盛。

他絲毫未動，依然靜若山石，冷言道：「既要殺我，為何不藉我背向之時，豈不更省時省力。」

「因為我怕死。」說話的是一個身穿粗衣草鞋、神情落寞的少年人。

燕慕瑜冷冷的說：「怕死又何以來殺人？」

少年人沉聲說：「因為我劍未刺到，恐怕已身首異處。」

燕慕瑜靜靜的說：「你無須過份謙虛，我要殺你也沒有把握。」

少年人似有所感的說：「過度的自信，很多時會造成無可挽救的錯誤。」

「說得好，說得好，哈哈……哈哈哈……」燕慕瑜狂笑着，笑聲卻沒有一點歡愉，只有悲酸、哀痛和惱恨，然後他站起來，緩緩轉身望向少年人。

兩人四目交投，同時瞿然一震。

他們都在對方的眼神中感覺到自己的傷，那不是身體上的傷，而是心傷。

他們互不認識，但從對方的目光中，卻產生不需言喻的了解。

剎那，兩人身上的殺氣蕩然無存。

兩人俱作大笑，震破長空，一個帶着蒼涼淒苦，一個滿有悲鬱寂寞。

「你叫甚麼名字？」

「梁柱一，你呢？」

「你不知道？」

「不知道。」

「燕慕瑜。」

「『霸王刀』燕慕瑜？」梁柱一驚異中帶着無奈。

燕慕瑜慨嘆的說：「霸王已逝，刀亦銹封。」

他抽出佩刀，刀鋒破鈍，刀身滿是銹漬。

「今日一戰，無論誰生誰死，梁柱一之名定當傳遍江湖。」

「謝謝。」

剎那間，殺氣再次溢滿斷水台方圓四周，翱翔覓食的飛鷹亦感其殺氣，遠飛天外。

梁柱一手按腰間，緩緩抽出纏於腰間的軟劍，斜指向地。

燕慕瑜一雙虎目盯着他，輕提銹刀，靜若山石。

兩人俱都靜下來，眼神如劍寒，目光比刀冷的盯着對方。

如火的殘陽，映紅了燕慕瑜風霜的臉，汗珠點點，凝聚於刀眉虎鬢間，一雙虎目冷如寒刀。此間他戰意高昂，殺氣四溢，當年雄豪一方，刀縱江湖的霸氣，如今再現於此。

昔年的燕慕瑜威名遠播，一手霸王刀盡懾羣雄，無人不敬、無人不驚，其後他爲情所困，一生基業名位盡毀，更做成彌天大錯，從此囚禁獄中。

如今在將軍巖中斷水台上，卻被一個無名的少年劍手，將他已失的霸氣再度催發出來。

燕慕瑜看着眼前的梁柱一，那種並非少年人應該擁有的落泊孤寂，從一雙鷹眼透射出來。那股冷靜如獵鷹靜候獵物的殺氣滲透四方，深覺今日就算一敗，亦覺不枉。

梁柱一從接獲指令之時，只知會對上一個刀中霸主，將會面對一場兇險萬分的比拚，當他踏足斷水台時，那股刺骨的殺氣是他前所未遇的。

他在眼神交接之一刻，那牽動他半生的哀痛從燕慕瑜眼中反射出來，看着燕慕瑜，竟像看到了自己的未來。殘陽之下，驀然頓覺冰寒刺骨，心想死在霸王刀下，也非枉然。

兩人凝神以待，未有一絲動靜，所動的只有遍地黃沙與漸暗之殘陽。

突然，山丘下傳來沙沙之聲，兩人俱被所擾，正是爲敵所乘之一刻，兩人同時出招。

燕慕瑜大刀直劈橫斬，梁柱一軟劍直刺橫削，兵刃交擊之聲不絕於耳，兩人功力相近，旗鼓相當，劍風刀氣澎湃不止，山崗上捲動得沙飛樹搖，在殘陽下，斷水台頂像黃霧困鎖，蔚爲奇觀。

雙方拚鬥已過數百招，兩人奇招百出，變化精奇，難分勝負。兩人鬥得越久，就越更佩服對方，如果此刻有人能分開他們，他們都願意罷鬥，但如此激烈的拚鬥，兩人雖同有憐惜之心，但劍意可放不可收，刀氣可發不可留，催動兩人不絕的戰意，至死方休。

剎時一招，兩人同時斜削對方前襟，俱未傷膚，卻見衣襟布破。梁柱一的衣襟跌出一條藍絹巾，燕慕瑜乍見，陡然一震，破綻立現，梁柱一的劍已刺至胸前，燕慕瑜眼神空茫全不招架，劍尖貫胸而入。

血花激濺在劍光一閃間，燕慕瑜衣襟盡是血紅，倒於地上，他震抖的手拿着絹巾，淚眼盡紅，臉上的淚比衣上的血還紅。他心碎，非碎於劍下，只爲這絹巾所碎。

梁柱一呆立當前，淚已不知何時像燭淚凍結在他的臉上，他深切感受到燕慕瑜的傷痛。當他接令之時，那人交給他藍絹巾，表示燕慕瑜只要一見此物，便當崩潰立敗。當時他不甚明白，但見燕慕瑜之際，從眼神中他略知一二，便沒有取出絹巾，他決以自身功力比拚，無奈世事難料，衣破巾落，燕慕瑜那刻心碎夢滅，如鏡破燈毀心亦全死了。

燕慕瑜卻不知他倆在那晚分手之後，絹巾已不在顏紅兒身上，而落入他人之手。

滿地的腥紅，蓋天的殘紅，風沙送英魂，一代刀王自此滅於江湖。

梁柱一帶着萬分哀痛，以沙石覆蓋燕慕瑜，刻木碑插於墳前。

叩拜後，梁柱一再提軟劍，隱於黃沙飄飛中，再走他未完的路。

在梁柱一離開不久之後，墳前出現了一個人，他正是誓擒燕慕瑜之捕快嚴勝北。

他看着石墳，獰笑着說：「燕慕瑜，你始終還是逃不了。」

嚴勝北迅速推開沙石，提刀斬下燕慕瑜的首級，以布包裹，再將沙石堆蓋回原狀，開心滿意地離去。

適才那令兩人分神之聲，正是他隱伏暗處時所發出的。他見兩人拚鬥，便在暗處伺機而動，待梁柱一離去

後掘墳砍屍，提取首級回京領功。

落日已逝，殘月掛天。

燕慕瑜墳前急風刮起，一道灰影隨風而至，墳上木碑瞬息隱於灰影中，塵風遠去灰影瞬間無踪。

嚴勝北提着燕慕瑜的頭顱，直返客棧房中，馬上安放於木盒裏包紮妥當，然後在衣襟內拿出一紙卷細看，紙卷上有十數字寫着：

若擒燕慕瑜，申末斷水台。

「到底是誰？」

是誰暗中通知嚴勝北，斷水台之戰又有誰知？

嚴勝北心中滿是疑團困惑，能取燕慕瑜首級是一大功，送他這個大禮所爲何因？

「頭已在手，難道有功不領？管他。」迅即把紙卷點燃燒毀，然後收拾行裝，提着木盒，策馬離開將軍巖，直返京師。

＊　＊　＊

燕慕瑜魂斷心碎之際，正是顏紅兒與上官星馳歡聚之時。

秋風颯颯，竹葉飄飛，沙沙作响，一陣陣滲入人心。

竹廬內兩人杯酒言歡，從江湖掌故談到武林傳奇，遠古的英雄、當世的豪傑，盡在笑談中。

「上官兄，江湖中人只要見着黑鞘劍，便會馬上聯想到『飛星劍』，究竟『飛星劍』是你的外號，還是此劍確是此名呢？」顏紅兒問道。

上官星馳左手提起佩劍，微笑着說：「其實此劍並非叫飛星劍，飛星劍是武林同道賜給在下的外號，只因我一向喜歡身穿黑衣，而此劍柄及劍鞘通體漆黑，加上我使劍法名曰：『飛星』，所以當見着黑衣人帶着黑鞘劍時，便道飛星劍，這樣流傳開去，是劍名還是外號也分不清了。」

顏紅兒問：「那麼，到底此劍之名是甚麼？」

上官星馳抬頭說：「龍淵劍。」

「那麼令兄的飛羽劍，當然也非本名？」

「對，大哥的佩劍名『鳳池』。」

「龍淵、鳳池，名字倒很相襯。」

上官星馳似有所思的說：「因爲兩把劍本就是一對的。龍淵劍的劍柄及劍鞘墨石黑玉，劍身卻銀白如雪；而鳳池劍的劍柄及劍鞘清如白玉，劍身則暗比黑炭。」

「一對如此特別的劍，一定有一段與別不同的來由。」

「眞正的來由，我也不太清楚，只知是師祖傳給家父的。當年家父年少時已在門中嶄露頭角，同門師兄弟中只有虞蒼梧能可比擬，兩人亦同爲師祖器重，盡得所傳。家父功力已達化境圖創新境，因而窮一生精力智慧，精研細想，將師祖所傳去蕪存菁，創出兩套冠絕江湖的劍法。家父認爲人的天賦畢竟有限，難以每代都有弟子能夠發揮到剛柔並濟的雙劍，能以單劍開創驚世基業的已非輕易，更何況練的爲雙劍，如果不幸數代弟子資質庸劣，未能適當發揮雙劍神髓，假以時日，本門武功豈非沒落失傳。」

「令尊用心良苦，眼光遠大，令人佩服。能充分發揮師傳武藝已非輕易，更何況再創新境，令尊確是不世奇才。」顏紅兒說。

上官星馳滿有感慨的說：「世事卻非如此簡單，家父創劍之事，虞師叔反對激烈，更認爲家父離經叛道。那時師祖已然去世，掌門傳給家父，這更加引起虞師叔的反感，他以家父創劍之事爲題，公然指家父叛師，愧爲掌門。自此兩人交惡，後來更弄至雙方決戰，虞師叔戰敗，憤然而去，但心中始終不服，提出十年一戰定掌門，導致如今我們這代接掌後，每十年一戰。十年前大哥險勝虞素樓，今年的重任就落於我身上了。」

顏紅兒恍然道：「原來武林傳頌的『十年之戰』背後所隱藏着的是這番因由。」

上官星馳續說：「其實自家父那代，早已分成兩系，更不用說咱們這一代了，掌門之名名存實亡。可惜身在江湖，難違師訓，不戰不可。」

顏紅兒像似有所感的說：「世人總是有他約定俗成的限制和規則，總要其他人都跟隨着走，永困籠中。不覺悟這些規矩是人所創造，竟反爲困於其規矩內，爭脫不已，你說人是不是荒謬？」

上官星馳驟聽似覺有理，卻又感到所言非盡對，說：「但如果完全不依規矩，豈非天下大亂？我想凡事能做到不墨守成規，强守不變已經不錯。」

顏紅兒舉杯敬向上官星馳，嫣然道：「咱們竟談至人間禮數，眞是意想不到。上官兄，這杯敬你。」說罷酒已乾盡。

在上官星馳亦乾盡杯中酒之時，顏紅兒傾酒於自己杯中，同時指間彈落粉末於杯中。

「上官兄，剛才得聞雙劍來由，不知可否借劍一看呢？」顏紅兒說。

上官星馳微笑着說：「當然可以。」說罷，已將劍遞給顏紅兒。

顏紅兒輕挽着劍，緩緩拔出，劍光耀目，劍氣迫人。

她不禁連聲讚嘆：「好劍，的確是冠絕武林的好劍。」

「噗！」的一聲，顏紅兒因專注看劍，不覺間衣袖拖倒酒杯，酒液濺瀉枱上，沾濕了劍鋒。

「哎呀！弄濕了劍。」她迅速從腰間抽出綠絹巾，抹去劍鋒上的酒液。

顏紅兒歉意的說：「眞不好意思，弄濕你的劍，還是交回主人。」遞回上官星馳。

上官星馳並沒有介懷，笑着說：「不要緊，此劍常沾鮮血，今夜姑娘讓它改沾酒液，劍若有靈，可能會感謝顏姑娘爲它換一換口味。」

顏紅兒被上官星馳逗得滿心歡喜，說：「此劍隨上官兄多年，可說如同手足，不知有否離開半步？」話題仍留於劍。

上官星馳撫劍說：「此劍正如姑娘所說，確如手足之親，多年來的確未離身半步，只有一次例外。」

「咦！那次爲了甚麼？」顏紅兒滿有興趣的問。

上官星馳說：「這事剛在數天前發生，那夜在『玉枕山』下歇脚，遇上『不知所踪』葉步遲，兩人圍爐共飲，暢談甚歡。後來葉兄的老毛病發作，把我的佩劍盜走，我知他只是開玩笑，但總需拿回佩劍，追逐間遇上黑山七鬼在荒郊作惡害人……」

顏紅兒聽到黑山七鬼之時，柳眉輕鎖，似有所思。

「葉兄那夜剛亦穿了黑衣，提着龍淵劍，以葉兄絕妙輕功，頓時震懾七鬼，誤以爲是在下。後來我趕到，便把七鬼誅殺。」上官星馳感慨的說：「只可惜那狄老伯傷重而死，如果我能早點趕到，或許能挽回他一命。」

顏紅兒說：「上官兄對萍水相交之死已如此痛惜，可想俠名遠播並非無因。紅兒敬佩萬分，此杯再敬上官兄。」

兩人在竹廬內相談甚暢，顏紅兒更提意到碧湖一遊，欣賞平湖清月。

彎月下，碧湖幽靜無波，恬淡安寧，清風送爽，月影斜輝。

往日，上官星馳在如斯景色中，會揮劍自賞，劍光與星輝互映。今夜佳人在旁，令他別有一番滋味。

突然，月下碧湖驟起一陣狂風，塵風翻捲兩人身旁，同時竹林裏碧湖中，分別躍出數十道黑影，襲向顏紅兒，刹時刀風撲臉，上官星馳劍若流星飛擊來人，劍影飛刺，七人盡歿劍下，他回頭一看，另有七名幪面人亦死於地上。

那七名死者的頭上或胸前都各有一小花釘着，上官星馳俯身查察，發覺那小花非爲眞花，而是打造得甚爲精緻的暗器，花蕊中有一小字「五」。

上官星馳拈着小花，望向顏紅兒問道：「何以是『五』字？」

顏紅兒微笑着說：「不止這字，其他的也有字。」

上官星馳見她答非所問，便拔出其餘六枚花鏢。六枚花鏢上的確各有小字，連結起來是：

杜鵑啼血五月天

「你是……」

「花國杜鵑。」

「天卉宮十二花神？」

「正是五月。」

「難怪身手如此了得，揮手間迅即連斃七人，我的飛星劍可自愧不如。」上官星馳謙虛的說。

「上官兄太抬舉紅兒了，那全拜你的劍氣迫人，令來者震懾，才讓我能佔點便宜，發鏢殺人罷了！還需謝過相助之恩。」顏紅兒拱手說。

「你可知是何人指使的？」上官星馳問。

「可能是『天宮』中人，但未敢妄下斷語，或許搜查他們，說不定有些線索。」說罷，上前搜查那些刺客的屍體。

上官星馳在其中一人襟裏搜出一張破殘的紙箋，紙上有字數個：

碧湖畔，初更杜鵑毀。

「上官兄，限於門規，所以在下未便表露身份，並非存心隱瞞，還請兄台原諒。」顏紅兒言詞懇切的說。

「家有家規，我並不介懷，倒是恐怕會有另一次的偷襲，顏姑娘可倍加小心。」

「多謝上官兄提點，『天宮』近來對本宮虎視眈眈，可能想覷機暗殺小女子，以減花國的威脅。現刻雖和宮中聯絡，今夜就此暫別，決戰之期，紅兒定當趕來助威，各自珍重，請。」說罷轉身離去，飄飛林間迅即遠走。

上官星馳拈着那小花般的暗器，默默遙望漸逝的身影，若有所思。

驀然，長空閃耀，一道流星劃過，上官星馳遙遙默禱，盼望上官家能順渡此劫。

隨着流星遠去，上官星馳踏進竹林，向雲霄山莊的方向而走。

就在上官星馳全隱於竹林後，湖畔的屍首猝然冒起青燄，瞬即化成灰燼。

接着，驟然刮起一陣急風，頃刻灰飛烟滅。一道灰影迅速越過碧湖，刹那消失於月下。

* * *

紅影飄蕩，夜空下，顏紅兒奔馳林間野外，直往斷水台後的愁葉谷奔去，她躍至其中一棵參天古木，伸手入樹洞之內拿出一個布包，揭開布包，內藏的除了有一個紙團之外，竟是燕慕瑜的墓碑。

顏紅兒乍見木碑，驚震得呆在當場。她半生浮沉江湖，與她親近過的男子不下十人，但令她心弦輕動的，唯燕慕瑜一人。

當晚經燕慕瑜苦勸，她確爲其眞情打動，已萌一絲退意，此刻徒見墓碑，心弦抖動，但見碑人未現，心尚存指望。

她翻開紙團，內裏寫着：

仇劍斷霸刀。
鴛夢已難成。
早成已使命，
毀劍奪寶經。

紙卷左下角且印有一個紅骷髏。

顏紅兒拿着木碑與紙團，兩手對拍，紙團馬上成碎屑。

她翻落地上，再展身奔去，沒於林間。

* * *

雲霄山莊，清雲園中。

上官飄羽抬望天際，若有所思，妻子韓心蕊守在身旁，默默無聲。

「紀總管適才來報，嚴勝北在半個時辰前已離開了將軍巖，而且行色匆匆的往北而去。」

韓心蕊並沒有出言，像等待她的丈夫再說下去。

果然，上官飄羽繼續說下去：「另外，傍晚時份斷水台頂黃霧濃罩，有異平常，察查發覺台頂有一新墳，內有一具無頭男子屍體。」

韓心蕊乍聞事故，爲之色變。

「死者年約四十，是被利劍貫胸而死，依頸項旁的血漬所見，頭顱是被殺後才斬下的。」上官飄羽細說情況。

「那死者是誰人？」韓心蕊問。

「燕慕瑜。」上官飄羽感慨的說。

「從何証實？」韓心蕊急說。

「死者前腹有刀傷疤痕，與當年燕兄蒙難時，我爲他療傷所見的一模一樣。」

「疤痕相似也不足爲奇。」

「但死者左脚只有四趾，這點是燕兄鮮爲人知的特徵。我亦盼望死者並非燕兄，可惜事實却如此。唉！」上官飄羽語音悲切。

「那嚴勝北匆忙北去，可能已帶着燕慕瑜的首級。」韓心蕊猜測說。

「燕兄神秘南逃，如今死於將軍巖，我愧與他相交一場，咱們一定要尋眞兇，爲其報仇。」

「羽哥認爲非嚴勝北出手殺燕慕瑜？」

「如眞是嚴勝北所爲，他爲公而殺人，倒無話可說。但以嚴勝北之武功，只怕再練十年也非燕兄之敵手，就算使詐暗捕，亦難以得手。所以，我對燕兄的死因非常懷疑，何況燕兄是被一劍貫胸而死。天下間能有此修爲的不出十人，其中有理由殺死他的多不乏人，但都身在他處，實在費煞思量。」上官飄羽頓足困惑。

「羽哥還需保重身體要緊，近來事端頻生，現在二弟已返，咱們同心協力，定能早日解困的。」韓心蕊怕他傷後初癒，幾番憂心徒令傷神，忙出言安慰。

此時，長空閃過流星，越過夜空，他倆不禁齊望天上，暗自默禱，寄望早日渡過困境，卻不知在碧湖中的上官星馳，此刻亦和他們一樣的心情，正在遙望默禱。

* * *

烈日下，荒郊道上。

一道黃塵捲飛，那是一匹快騎所至，飛騎之上正是嚴勝北。

昨夜他自將軍巖啓程，經牛角峽越黑虎林，走至黃石坳，從初更走至深宵，自黎明趕至中午，現已汗流浹背，馬疲人倦，他還需再走半個時辰才到青石鎭。

到了青石鎭，他步進一客棧，準備休息補糧換馬，再上奔途。

正當嚴勝北在堂中用膳之時，他的一舉一動已落入一個人眼中，這人正是「不知所踪」葉步遲。

當日，葉步遲與上官星馳分手後，便與狄鴻飛回青石鎭殮葬其父，暫居狄家府中，今午在鎭中巧遇故友，來至客棧房中相聚，正欲離去，却碰着嚴勝北到來，他便暗藏一處窺伺情況。

葉步遲與嚴勝北一兵一賊，本已對立，加上葉步遲的師叔蒙寃入獄，多少與嚴勝北有關，再者，他一向對嚴勝北辦案緝捕之法極爲不屑，如今遇着，自然倍加留意。

觀察之下，他發覺嚴勝北對身旁的黑布包甚爲緊張，頓萌一念，決定戲弄他。

葉步遲雖飽歷風霜，卻童心未泯，好開玩笑。如不是個性使然，當日他也不會盜取了上官星馳的龍淵劍，跟他開玩笑了。

他更想到當嚴勝北發現布包失去時的憤怒模樣，不禁滿心愉快。

但葉步遲開這個玩笑的影响，卻絕對不是玩笑。

* * *

陰天，狄家府中。

葉步遲偷取了木盒，正與高采烈的對狄鴻飛說出如何戲弄嚴勝北。

「嚴勝北如此重視此木盒，內裏一定藏着一些重要的物件。」狄鴻飛說。

「那嚴老頭會有甚麼好作爲，說不定是甚麼寶物。」葉步遲不屑的說。

「那就快一點揭開看看是甚麼。」狄鴻飛好奇的說。

「好呀！」

* * *

客棧房中。

嚴勝北發現失去木盒，既驚且懼，昨日憑匿名信箋，輕易取得燕慕瑜的首級，但因來由荒誕，深恐有變，便立即起程返京，以免節外生枝，沿途仍疑團困惑，亦已倍加留神，想不到就在青石鎭生出變故。

他不斷思索，究竟燕慕瑜的首級在那兒呢？

* * *

狄家府中。

燕慕瑜的首級就在葉步遲與狄鴻飛眼前，兩人俱驚震莫名，不過兩人所驚恐的理由却不同。

葉步遲與燕慕瑜曾有數面之緣，並非深交，近日江湖傳聞燕慕瑜逃獄南走，他亦曾盼望燕慕瑜能逃脫追捕，却想不到此刻再見，竟是燕慕瑜的頭顱。

狄鴻飛初涉江湖，當日被黑山七鬼追殺，及至認識上官星馳和葉步遲，才多少明白到江湖險惡，驟然從一木盒之中，乍見竟是一顆頭顱，不由得心寒。

* * *

客棧房中的嚴勝北比狄鴻飛更爲心寒。

多年捕快生涯，那種搜捕獵物的快感，令他樂此不疲，如今自己所遇，倒像換轉了身份，一切行動盡在他

人羅網之中，他首次感到爲人所控失卻自由的心情。

此刻他不知如何是好，頭顱既得復失，下一步該如何行動？在暗處的「那人」又會有何行動呢？

＊　＊　＊

「你打算怎樣行動？」狄鴻飛問。

「到將軍巖。」

這是葉步遲幾番思量後所作出的決定。

既然已盜得頭顱，歸還嚴勝北無論如何葉步遲也不肯做。燕慕瑜在江湖上有交情，而會妥當處理他屍首的，就只有將軍巖上官家。

葉步遲決定馬上起行，他因恐怕嚴勝北追查起來，遲早會找到他，爲免夜長夢多，還是早離青石鎭爲妙。

狄鴻飛本欲隨行，但因孝服在身，不便離家。

葉步遲提着木盒，離開狄家莊，冒雨策馬而去。

＊　＊　＊

風雨中，青石鎭前。

嚴勝北冒雨策騎往南而去，經驗告訴他，往回路走是最有可能尋回燕慕瑜之首級。

他在離開青石鎭之前，先到衙門仗着京中捕快之名義，着令火速快傳急函上京師，請求京中高手趕來協助，他知道此行兇險，非他單人之力可力敵，雖則可能「擒燕」此大功，要與他人分享，不能獨佔，總勝於茫無頭緒爲人所控。

＊　＊　＊

雷雨中，玉枕山下。

葉步遲馳馬飛奔，不停地跑，從頭頂髮根至雙脚趾尖皆已濕透，究竟是汗水還是雨水，根本弄不清楚。

他打從青石鎭往西而走，避開大路繞道而行，一直奔馳未停，除了想能早達將軍巖外，亦盼遠離嚴勝北。論輕功，他自問江湖稱絕，但是若論武功，他斷非嚴勝北敵手，何況他手上還有燕慕瑜的首級，協助重犯之罪，他可擔當不起。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在雨中趕路，道上蹄印瞬間失滅，難以跟踪，更何況他繞西而行再折返將軍巖，就算已得知他奪了首級，一時也不知從何追捕。

＊　＊　＊

雷雨下，黃石坳中。

嚴勝北冒雨南走，他在個多時辰之前才從這裏往北而去，當時只想遠離將軍巖，想不到如今竟會在此路上回走。

適才走在此路上，還是烈日當空，如今重踏此處，卻是風雨伴途，當眞天有不測之風雲。

回到將軍巖，先到那處查訪呢？斷水台。

不錯，斷水台。先取回燕慕瑜的屍首，安放別處，再逐一偵查。

何況燕慕瑜南逃，似爲上官家而至，總能在他們身上探知一二的。

嚴勝北一邊策馬奔行，一邊在思索對策，漸走漸遠，越走越近將軍巖。

＊　＊　＊

慈雲村口。

大道上大雨滂沱，人影稀疏。

葉步遲在雨中策馬而行，來到村中大道，策騎緩步而走。

突然，從前後左右的街角與巷中，走出十數人來。一些是玄衣勁裝手持雨傘，另外的卻蓑衣一襲、頭戴草笠，兩種衣飾的來人漸成對陣之勢。

形勢所見似非爲葉步遲而來，只是剛在此地對決。

葉步遲正欲速離以避牽連，因他身有要事，不想節外生枝。

可惜情況有如其名，舉步已遲。

十數人一齊抽刀拔劍，激戰驟啓，就在葉步遲身旁廝殺起來。

沙沙風雨聲，颯颯刀鋒响，血花和着雨花盡濺黃泥地，瞬即已倒下半數來人。

葉步遲正欲提盒棄馬，展身離場之際，坐騎却受嚇驚跳，他頓失平衡，被抛下馬來，跌於泥濘，木盒亦翻倒在地上，他恐防有失，連忙翻身回拾，繼而緊抱木盒，棄馬而奔，轉眼間沒於雨霧之中。

兩幫人馬仍在拚鬥，至死方休。

（未完·一）

武俠世界廣告價目表

彩色廣告（粉紙）	
封底全版	HK $ 6,000
封面裏全版	HK $ 5,000
封底裏全版	HK $ 4,800
內頁全版	HK $ 4,000
黑白廣告（報紙）	
內頁全版	HK $ 2,000

三國演義之廿八

取成都（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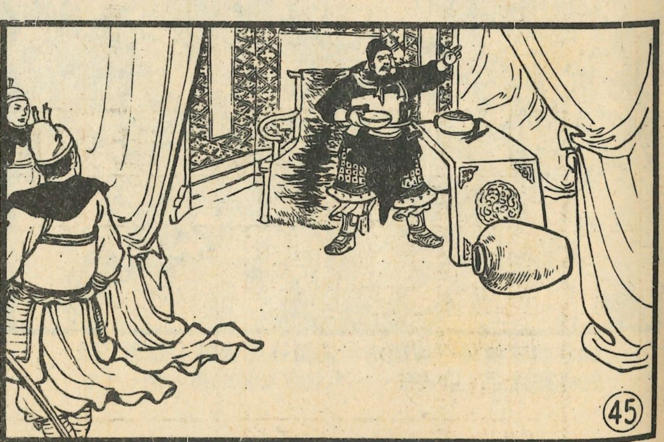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43　這幾個川軍，找來了荆州兵的服裝，打扮成砍柴兵丁的樣子，悄悄出城，也往山上砍柴打草。



44　傍晚時候，各軍回營去了。川兵混在中間，進了張飛的大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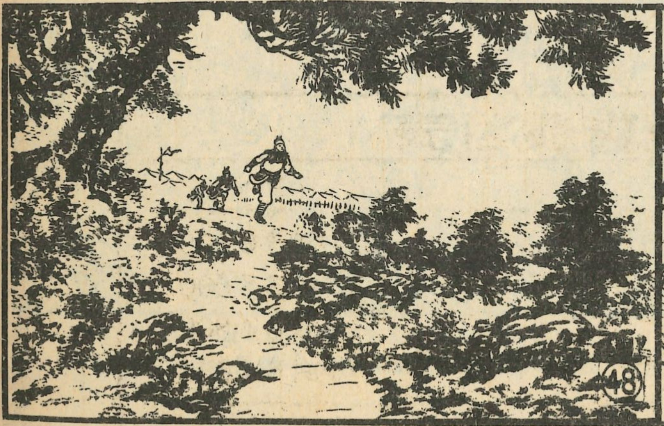
45　只見張飛在帳中，一邊喝酒，一邊大駡：「嚴顏老匹夫氣煞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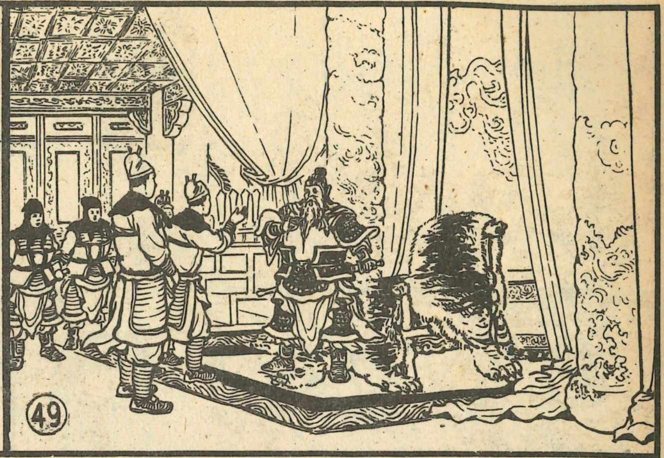
46　他醉眼矇矓，把砍柴軍士叫上帳去，問他們可曾找到路徑。有幾人說：「找到一條越過巴郡的小路了。」張飛喝道：「既然有路，爲甚麼不早說？」軍士們說：「是今天才尋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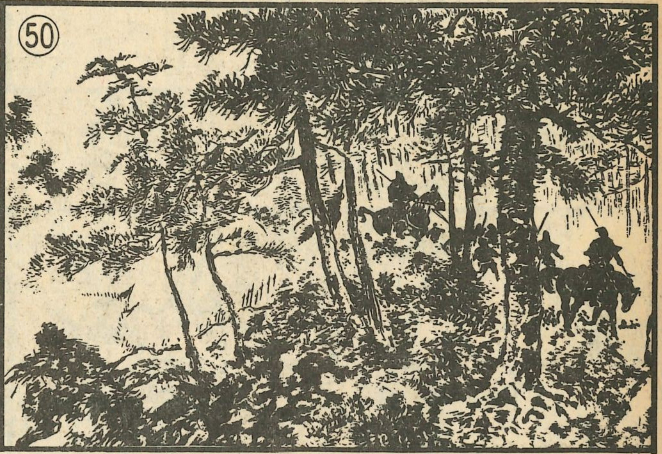
47　張飛細問了一遍，連聲道好，馬上傳令：「二更造飯，三更出兵。」叫小軍拿着令旗到各營去傳報。



48　川兵聽到這個消息，連忙溜出營帳，悄悄地奔回城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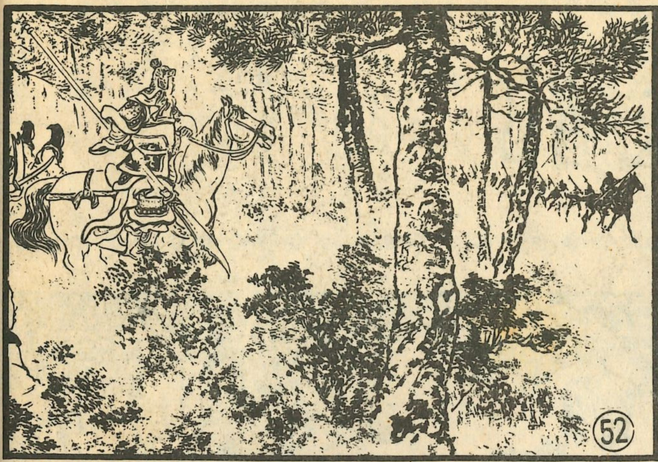
49 嚴顏聽了報告，大喜道：「我算定這黑匹夫忍耐不住！你偷小路過去，糧草輜重定在後面；我截住你後部，看你怎麼過去？蠢才，中我的計了！」



50 他馬上下令：二更造飯，三更出城破敵。半夜時分，全軍飽餐了一頓，悄悄出城，向山中小路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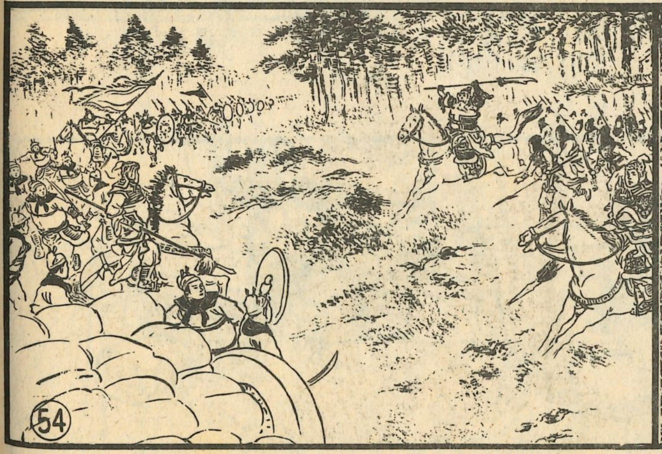
51 嚴顏挑一個樹木叢雜的地方，埋伏下來，只等張飛前隊過去，便擊鼓爲號，一齊殺出，奪取車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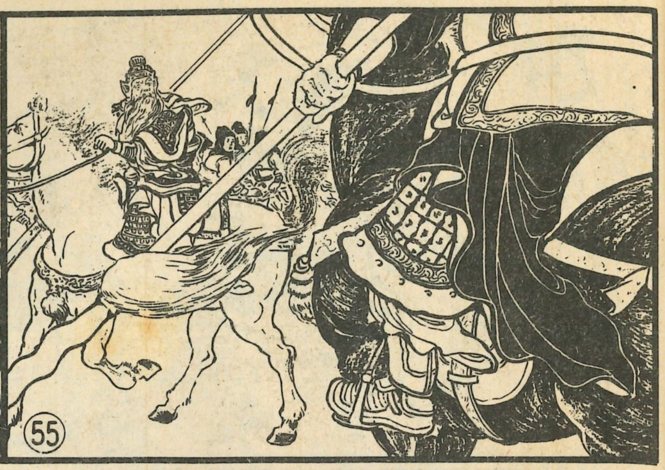
52 四更過後，遠遠來了一隊人馬，當先一員大將，橫矛縱馬，正是張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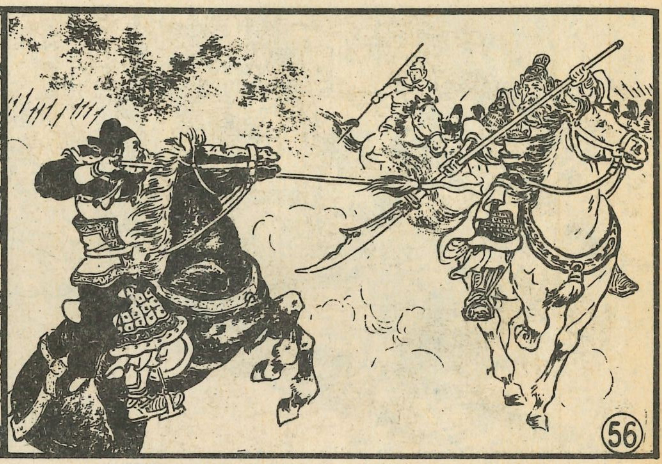
53 前軍去不到三四里，後面的車仗也絡繹而來。嚴顏大喜，一聲令下，鼓聲立刻咚咚地响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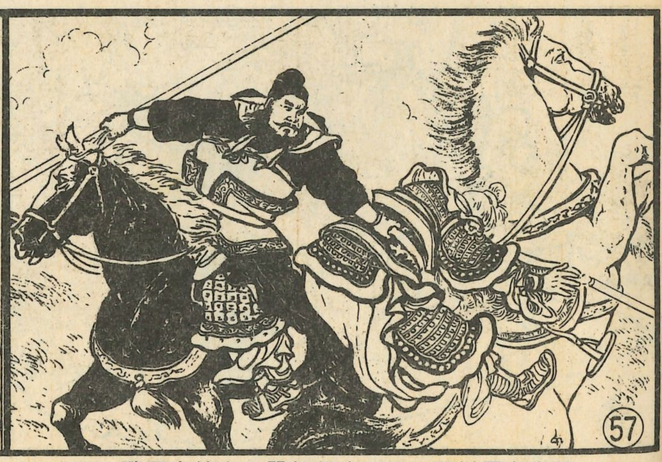
54 四下伏兵一齊衝出。嚴顏一馬當先，截住了張飛後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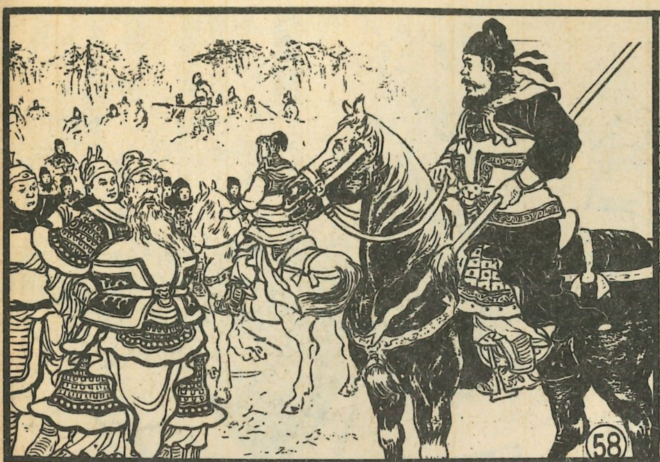
55 正要搶奪車仗，忽聽得一聲鑼响，衝出一員大將，大喝：「老匹夫來得好，我正在等你！」嚴顏回頭一看，只見那將黑臉圓眼，揮舞蛇矛，又是一個張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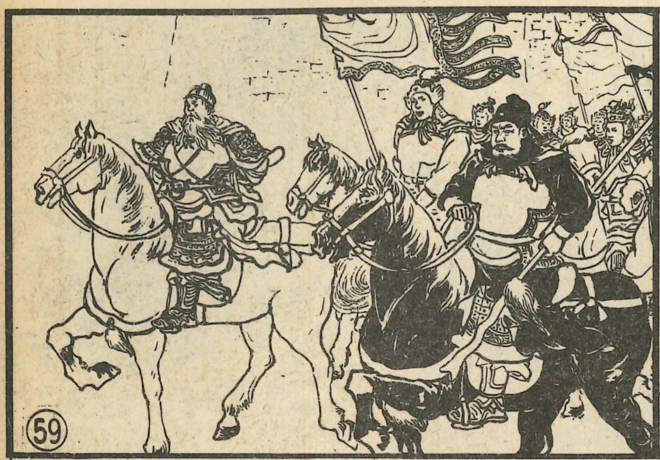
56 嚴顏正在驚慌，四下裡鑼聲大震，有無數人馬殺到。他無路可走，只得提刀來戰張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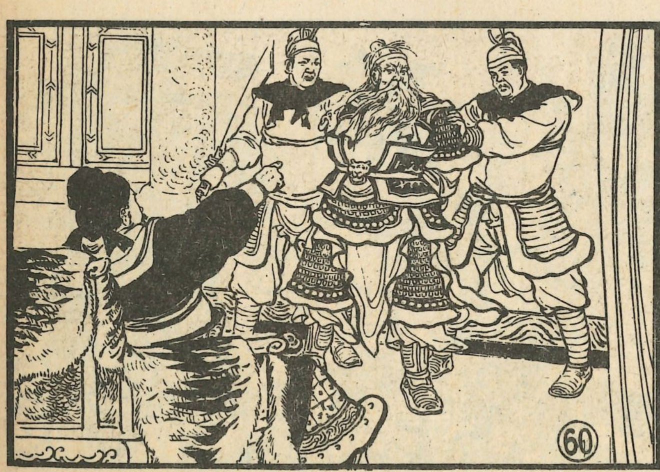
57 戰了十餘合，嚴顏猛砍一刀，不料用力太猛，身子一衝，被張飛橫過蛇矛，一把揪住，生擒過來。



58 原來張飛料到嚴顏要來襲擊，安排下圈套。早先過去的是假張飛。又料嚴顏是擊鼓爲號，他却用打鑼爲號；鑼聲一响，各軍都到，因此擒了嚴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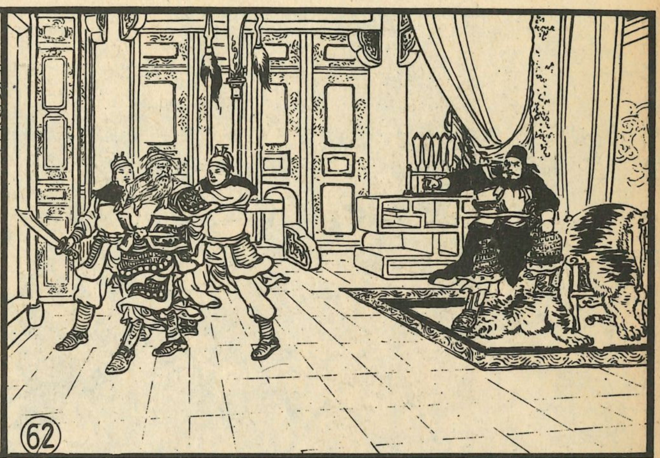
59 張飛率領大軍，趕到巴郡城下，不動刀槍就進了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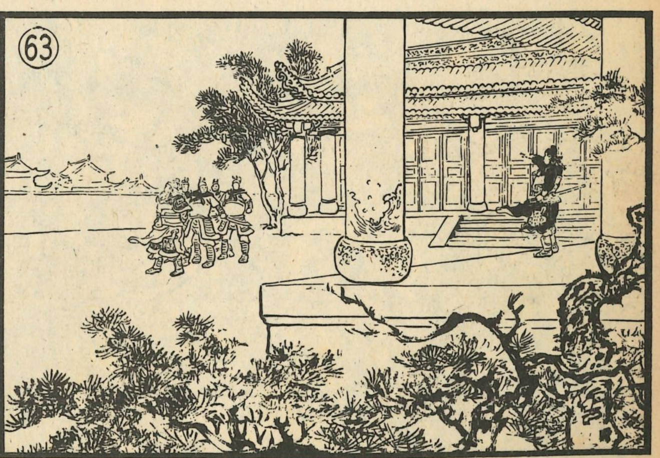
60 張飛傳令不許傷害百姓，就到官廳坐了，叫刀斧手押上嚴顏，大喝道：「大軍到此，你爲何不降，膽敢抗拒！」



61　嚴顏白鬚飄動，雙眼噴火，大叫道：「你們不顧信義，出兵侵犯！我們西川只有斷頭將軍，沒有投降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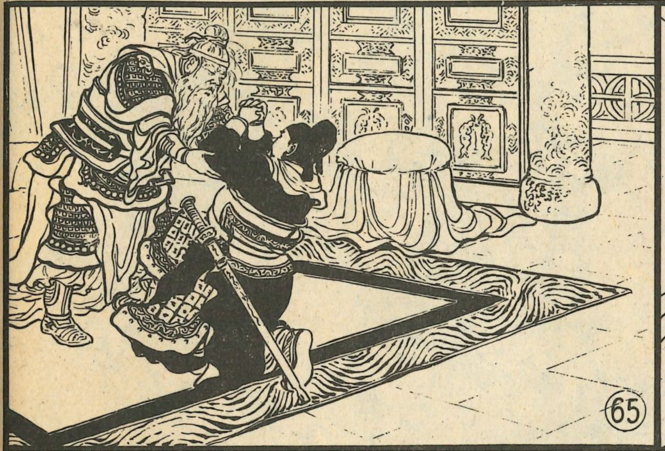
62　張飛大怒，喝刀斧手推出去殺了。嚴顏面不改色，喝道：「賊匹夫！要殺便殺，發甚麼脾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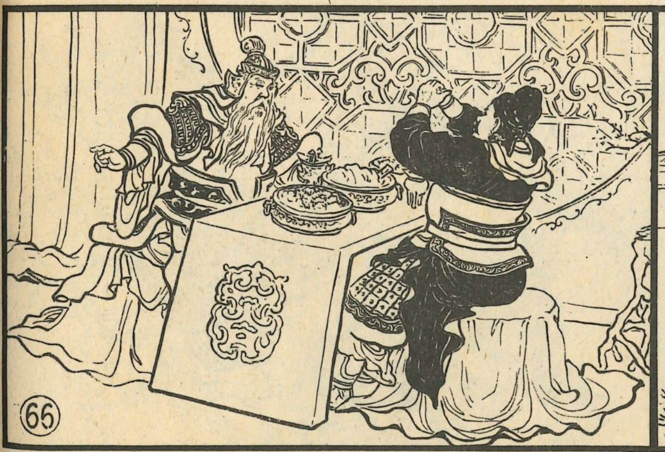
63　嚴顏說完，大踏步走下堂去。張飛見他聲音雄壯，氣概昂昂，不禁滿心欽佩，而且他覺得進兵雒城，有用得着嚴顏的地方，便追出堂來，喝住了刀斧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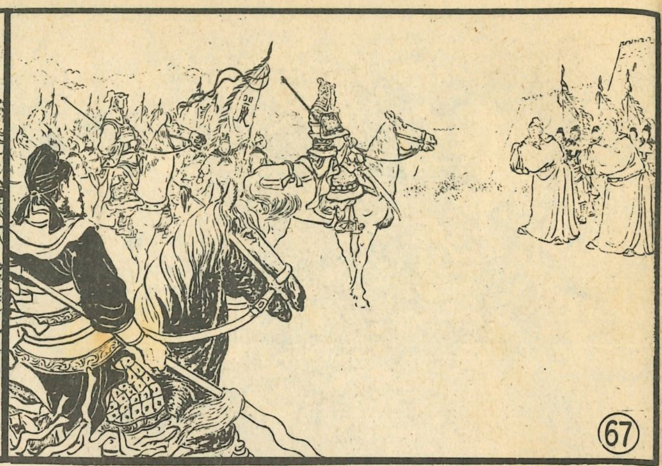
64　刀斧手把嚴顏推回堂前，張飛走下階沿，替他解開了繩索。



65　然後把他扶到堂中，低頭拜道：「剛才言語冒犯，請勿見怪。我知道老將軍是個英雄豪傑，十分敬仰。」嚴顏被他感動了，才答應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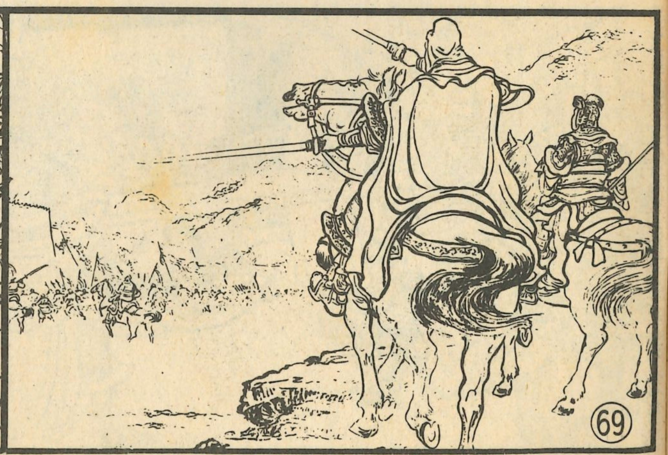
66　當下，張飛和嚴顏商量進兵之計。嚴顏道：「從此到雒城的許多關隘，都是老夫所管，我願做前部，叫那些守將出來投降。」張飛聽了，再三道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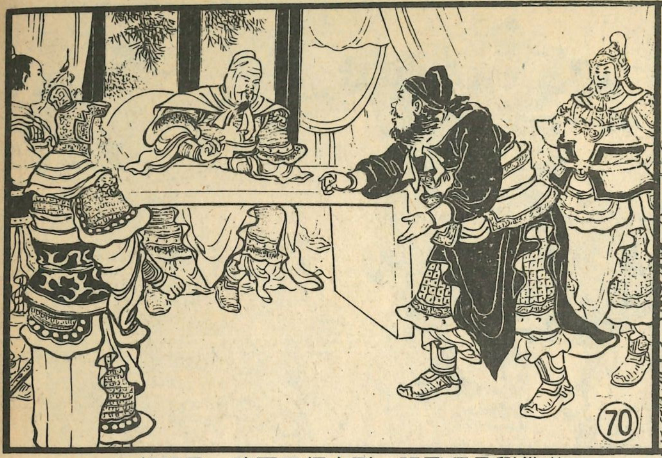
67　於是，嚴顏爲前部，張飛領軍在後，經過關隘，都由嚴顏招降。不曾厮殺一場，大軍直向雒城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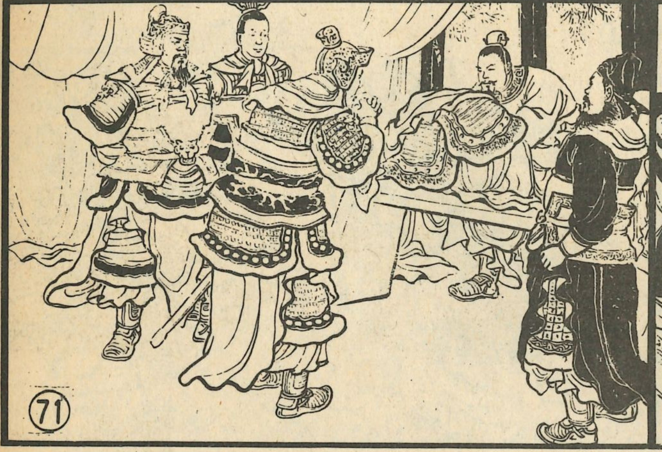
68　再說劉備在涪關，接到孔明文書，知道他已經分兵兩路往雒城來，心中大喜，便率領黃忠、魏延二將，由涪關進逼雒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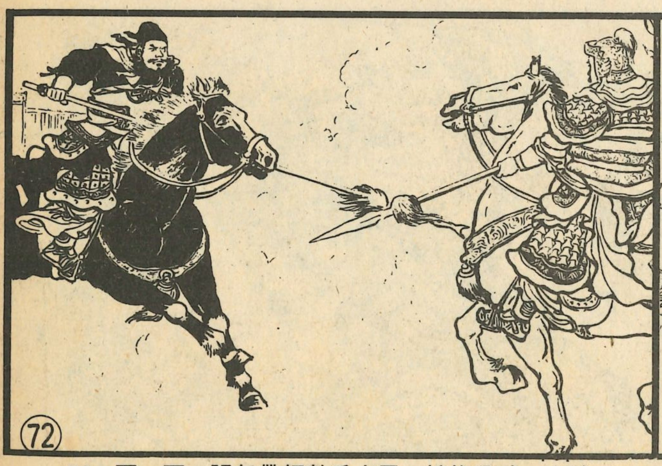
69　到了雒城，只見那城池靠山傍水，形勢險固，更兼守城主將張任，智勇雙全，十分厲害。黃忠和魏延接連攻打幾陣，不能建功，劉備心裡煩悶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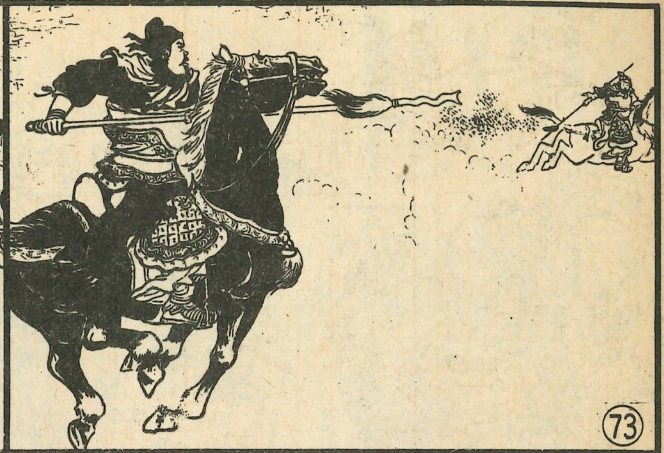
70　忽報張飛一路軍已經來到。張飛拜見劉備道：「軍師還沒有到，頭功被我得了。」劉備問道：「一路關隘很多，你怎麼來得這樣迅速？」張飛就把義釋嚴顏的事，從頭說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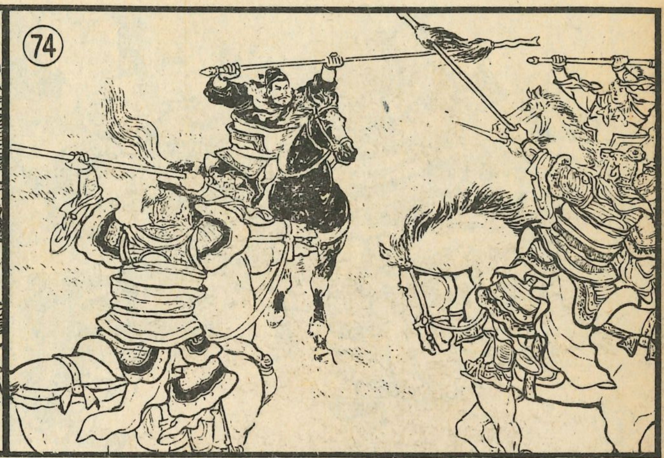
71　劉備聽了，忙請嚴顏上前相見，謝道：「沒有老將軍，我弟怎能到此！」說罷，脫下身上黃金鎖子甲，送給嚴顏。嚴顏連忙拜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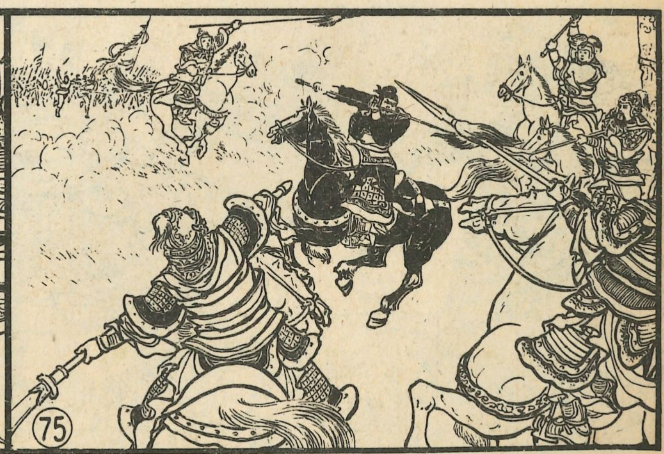
72　下一天，張任帶領數千人馬，搖旗吶喊，出城挑戰。張飛一馬衝出，也不打話，就與張任交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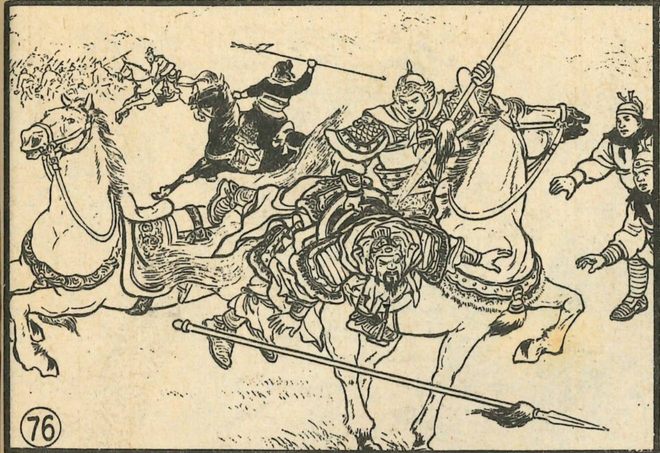
73　戰了十幾回合，張任敗退，繞城向江邊逃去。張飛不知是計，在後竭力追趕。



74　不料張任部將吳懿，從斜刺裡衝出，截住張飛後路，張任也回軍衝殺。兩路夾攻，把張飛圍在垓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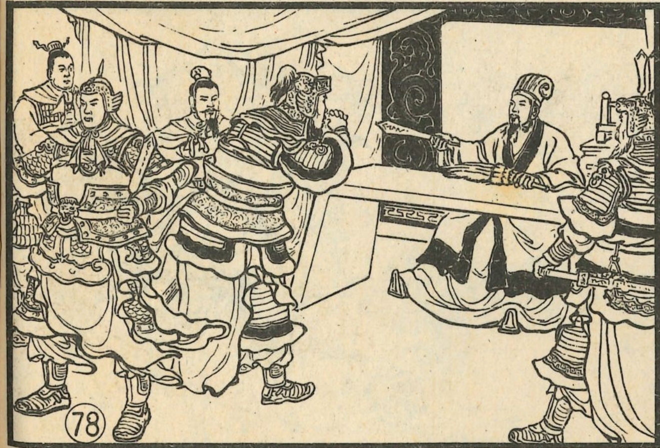
75　張飛左衝右殺，無法突圍。正在危急，只見一隊人馬從江邊殺來，爲首一員大將，正是趙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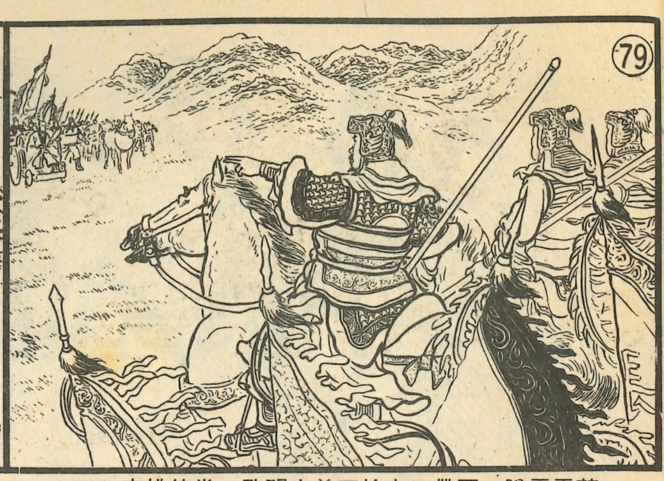
76　趙雲挺槍躍馬，直撲吳懿，只一個回合，就把吳懿生擒活捉。張任大驚，慌忙退回城中。



77　張飛回寨，見孔明也已到來，連忙上前拜見。孔明已知張飛義釋嚴顏經過，誇讚道：「張將軍能夠用計，眞是一件大喜事。」



78　孔明決定先捉張任，再取雒城。回到大寨，便調兵遣將，到各處埋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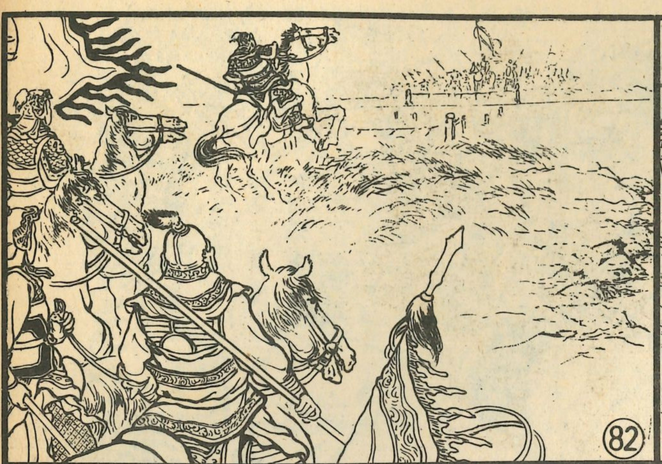
79　安排停當，孔明坐着四輪車，帶了一隊零零落落的軍士，前去誘敵。張任出城迎戰，見孔明軍伍不齊，心裡暗暗好笑。



80　張任想活捉孔明，把槍一招，大小軍校一齊衝殺過來。孔明丢了四輪車，上馬就走。張任隨後追來。



81　追過金雁橋，忽然一聲炮响，劉備在左，嚴顏在右，兩支人馬，一齊殺出。張任猛覺中計，慌忙退走。



82　走到橋邊，只見橋已拆斷，轉身向北，又見趙雲一軍隔岸排開。張任驚惶失措，只得沿河往南奔逃。



83　走不到五六里，兩旁的蘆葦越來越密。張任怕又中埋伏，勒住馬猶豫起來。



84　正在進退爲難，只聽得一聲吶喊，魏延領一千名長槍手從左面躍出，用長槍亂戳；黃忠領一千名短刀手從右面躍出，專剁馬蹄。　(待續)



陰陽判

一期完湖海恩仇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惡丐難消舊恨　名宿出面斡旋

樊城在這半個月中，突然湧來了大批客商，把所有的客棧都住滿了，後來的已無法找到一家舒服的上房，只能渡漢水，到襄陽城中去居住。這種情形，是樊城從未有過的事，雖說當地是由豫入鄂的一個要地，經常不斷有行旅來往，但大都是住一兩天便走，却沒有這樣一住就是大半個月的大批商客，看情形還有繼續住下去的趨勢。

這一批客商，出手甚是豪爽，用錢毫不在乎，因此連帶樊城的酒樓茶館也是日夜高朋滿座，平添了不少買賣，掌櫃的笑逐顏開，可是沒有一個不奇怪，這許多口音服裝不同的客商，怎會在差不多的時間之內，聚集在這樊城不走，而且陸續的還有人來？

其中只有遠來客棧的殷老爹知道其中內情，他在半個月之前，已將遠來客棧後院四、五間上房留着不接生意，準備留給闊別多年的老友前來光臨，可以叙一叙舊。

因爲這批樊城來客，是趕來賀壽的，接到了「紅林」壽帖的，沒有一個不是江湖上享有盛名的，殷老爹也是接到了一份紅林壽帖，被邀請的嘉賓，他知道憑這份壽帖，闊別多年的幾個老友也必定趕來，也一定住在他的客棧中，因此早已準備了上房等待，和老友們歡聚一番。

可是在半個月中，各地來的賓客已把樊城的所有客棧擠滿了，而殷老爹留置的四五間上房所期待的老友却一個也沒有到，離開壽筵却只有六天，這不禁使殷老爹大爲納悶，憑發「紅林」壽帖的壽翁交情，他這幾個老友是不會無一不到的。

「紅林」，是位於樊城西郊的一個小村，因村周圍到處都是楓樹，在秋季時一片紅霞，紅林之名便由此而得來，村名亦叫紅林村，又因地處漢水之畔，背枕排子河，是條絕路，故雖在襄陽與樊城二處繁華要地之間，但却是十分清靜，水陸兩路都不經過當地，西去穀城或光化縣都循漢水而上，決沒有人從陸路走，再渡排子河，而排子河上，也沒有渡口，紅林村就因這條排子河橫攔着而此路不通，才能得到這樣的清靜。

在紅林村盡頭背枕排子河河邊，却有一個莊院，毗連着五六十間房屋，俱都高大寬敞，看來氣勢頗壯，那便是著名的「紅林莊」了。「紅林莊」的莊主丁天熊，是退隱了二十年的江湖中前輩，當年未退隱前，叱咤風雲，黑白兩道莫不聞名喪膽。

今年是他七十大壽，他忽然靜極思動，發出了「紅林帖」，這「紅林帖」是當年在「紅林莊」落成之時，亦曾派發過一次，當時轟動南北，丁天熊正顯赫不可一世，大會羣英聚集之際，突然當衆宣佈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在當時參與盛會的人，莫不認爲此事是個謎。二十年後假七十大壽之名，又派發「紅林帖」，如何不使江湖中人矚目，意料這次壽宴中，定必又有甚麼出人意表的事宣佈，故都提早半個月趕來，想事先探問出這次丁天熊究竟又有甚麼宣佈，因此不直接去紅林莊，就在這樊城中互相探問。

離開壽期尚有五天，殷老爹的遠來客棧幾十間客房都已住滿了客人，連偏院堆置雜物的房間，也抽空應用了。

而後院那幾間上房還是空置着，這一日黃昏過後，突然有兩個客人闖進了後院，他們由偏院的角門走了進來，一見後院有四五間潔淨上房空置着，其中一人叫道：「店家怎麼這等欺人，明擺着有潔淨上房空着，怎使我們住在那堆置雜物的霉氣房間？難道怕咱們付不起房租？」

說完，推開東廂一間大房，向四周打量，這時殷老爹正在後院花廳內納悶，一聽話聲，便走到廳前，對東廂房內這二人打量，只見這二人一老一少，老的身材修長，貌相甚爲奇特，五嶽朝天，唇間稀稀疏疏留着二撇鼠鬚，看了不禁一怔，這等相貌，似聽人傳說過，一時却想不起來，年輕的一個，身材枯瘦，看年紀不過二十四五歲，瘦得宛如皮包骨。

殷老爹走上去，那二人一聽足音，對他瞥了一眼，殷老爹拱手道：「這二位客官，這幾間上房早已有人訂下的，並不是店家欺人。」

那老的聽了，微笑道：「樊城那一家客棧不是住得滿坑滿廊，這樣潔淨的上房，非半個月前預訂不可，訂的人既沒有到，咱們先搬進來，訂的人如果來了，咱們可以立刻搬出，雲兒，把咱們的行李搬進來。」說完，對那少年一揮手，也不管殷老爹答應不答應。

殷老爹聽這人說的話倒也爽直，故沒有阻攔這個少年去搬行李，橫豎自己留着給幾個老友，却沒有一個到來，讓他們暫時住下也好，但雙目却不住的對那老的打量，還是想不出他這份相貌是聽誰說過。

那老的對他笑道：「怎麼？瞧咱付不起這個房租不成？」

殷老爹搖搖頭道：「不是這個意思，老朽既開了客棧，那有使客人住進了再要客人遷出之理，不過在想訂房的人來了，該如何應付罷了！」

那老的道：「咱早說過，若是訂房的人來了，咱們立刻讓出，用不到想甚麼應付辦法。」

說到這裡，那個少年已把行李取過來，只是兩個包袱，可是客棧中的伙計却是緊緊跟着那少年，似是在解說這後院上房已有人訂了，在阻止少年搬進來似的，殷老爹對他們一揮手，道：「就讓這二位住在東廂吧，你們叫一個人進後院來侍候這二位客官。」

伙計這才應了一聲是，退出後院，殷老爹對二人一笑，便回到花廳裡出去。

可是只不過相隔一炷香時間，却有五個老者連袂而來拜訪殷老爹，這五位老者，高矮肥瘦參差不齊，衣著却是一式青布大褂，殷老爹出迎後大笑道：「你們這幾根老骨頭，到今日才到，可知老朽早在半個月前替你們預留了房間，知道章瘋子是貪嘴的，還特地找來一個好廚子替你們張羅吃的，這半個月中，眞使老朽盼直了頸子。」

一個身材肥胖的老者笑道：「誰不想早來叨擾你這老太公，可是在半路上却被人攔劫去了，雖也有珍饈美酒，可是吃來滿不是那麼一回事，酒鬼一直叫着要走路，他想起你家那份『白玉漿』來，你給他預留了多少？」

殷老爹笑着領他們走進大廳，一邊道：「別說是夠喝的，浸死他也夠了。」

衆人進了大廳，殷老爹便對伙計道：「快叫廚房開席，命殷昇取酒來，說江老爹到了，他便知道該取甚麼酒了。」

幾個領這五個老者進後院的伙計，擺席的擺席，吩咐廚房和殷昇的，都向內進走去，殷老爹則陪着這五人談笑，他對那個章瘋子的肥胖老者問道：「是誰把你們攔劫去了？這個老疙瘩鬼難道也肯隨和？」他指着一個瘦長身材的說。

章瘋子笑道：「就是這個老疙瘩鬼的事情，在開封時，遇到了他那個寶貝孫女和孫女婿，一見到了，便拉到中平縣去，住了七八天，天天吃喝，幾個外玄孫兒女扯他的鬍鬚，拉他的頭髮，他却一點也不疙瘩，咧開了嘴直笑，不是酒鬼叫着要走，咱們身上帶的一點東西也會給他玄孫輩洗劫一空，否則還不會趕來呢！」

章瘋子剛說完，那個酒鬼接口道：「那幾個小的確是惹人疼愛，老太公，你知疙瘩鬼的福份不比你薄，你有了玄孫，他却有了外玄孫，你可知小氣鬼連他的五柄小刀也送了三柄，不是想到他還要傳給兩個女兒，怕這兩柄也早送了。一離開中平，咱們酒鬼也後悔，千辛萬苦弄來的幾顆雄黃丸，也在江太公、江太公幾聲喊叫之聲，幾乎全部叫光了，幸虧曾想到了必要時還要應急，留下了那麼的二顆，說不得留下一顆給你，換那『白玉漿』了。」

殷老爹笑對一個身材中等的老頭道：「索老弟的『蟬翼刀』爲目前武林中至寶，別人想觀賞一下都難，怎也捨得割愛送去了三把？」

索老頭苦笑道：「你沒有見過那三個小的，不知多惹人疼愛，二個女的是孿生的，模樣兒一樣，那個男的猶如一個金童，使人見了，不得不由心裡喜愛，就這樣，把這三柄寶刀送出去了，他們有五個，本來每人都有一柄，可是咱把這二柄也送掉，可回不

得老家啦，只得委曲那二個大的啦。」說得衆人俱都大笑起來。

原來，這五個老者都是目前江湖中數一數二的前輩人物，那個章瘋子名郯，是威鎮冀魯兩地多年的黑道中高手，與酒鬼江鄆，同稱為「鎮北雙絕」；中等身材的是索吉，外號「迴風神刀」，是山西霍山水珠瀑畔「墨鱗莊」莊主，當年為黃河道水路中耆宿；身子修長的疙瘩鬼，乃是太行山「天偷門」中高手，姓解名行光，外號「金翅鵬」，以輕功卓絕聞名於世。另一名喜怒不形於色，只在一旁悶坐的老者，姓朱名玄，乃是魯南微山湖十八寨總寨主，外號「撈月手」，解行光和朱玄又有「東西二怪」的外號，二人都以性情怪癖見稱，至於這個殷老爹也大有來歷，二十年前曾獨霸洞庭湖，威鎮雲夢平原，為鄂湘兩地水路中第一號人物，手中一條長有三丈六尺的「飛天金龍爪」，在水面從無十招以內的敵手，貼身一柄「分水金刀」，在水下也無五合之敵，為人却是豪爽正氣，獨霸洞庭湖時，雖然聲威顯赫，却從未錯殺無辜，反而是個黑吃黑的能手，凡黑道中得手的買賣，在他水路上經過，無一不被他截留。此後，貪官污吏的船隻經過，也難倖免，因而有個「慈航尊者」的外號，他本姓卡名潛，退隱之後為掩飾行踪，才改姓殷，乃係母姓，他在五十歲時已有孫兒，當年正為孫兒彌月之期，在洞庭白蚨口大宴羣雄，送客之後，忽失愛孫踪跡，四處尋覓，後在湖中一小舟上傳來嬰兒哭聲，趕去一看，正有一對少年男女坐在舟中，女的懷中正抱着他的愛孫，卡潛見了，正是又驚又怒，他喝問這一對少年男女究竟為了何事要這樣做，少年說人多不便說話，要他手下退去再說，卡潛因愛孫在對方手中，同時在水面上也不怕對方有甚麼詭計，便揮手示意手下退開，那少年才說出他夫婦與六盤派有極大的淵源，因卡潛手中施的「飛天金龍爪」正是六盤派本門兵刃之一，六盤派門下，素無出身為盜之輩，就因為他所使的是六盤門兵刃，會引起武林誤會，故要他立即收寨，退出江湖，即使他不再用「飛天金龍爪」也不許，因為他聲名遠播，不退隱，無法洗脫六盤派門下的清白。

卡潛聽了，又好氣又好笑，為了這一點關係，這對少年夫妻居然要以他的愛孫作威脅，這少年似也看出卡潛的心意，笑對卡潛說，他不是以他的孫兒作威脅，抱他孫兒來此，一因為這少婦從未抱過嬰兒，感覺好玩；二則不過是要引他來此，眞要他退隱，還要在武功上見個高下，他素聞卡潛「飛天金龍爪」下，無十招對手，他也想卡潛見識見識名聞天下的六盤軟索眞眞正正的絕技。卡潛答應了，若是他能在他的金龍爪下接過十招，他便立即退隱。

雙方談妥，少年立即把那嬰兒交還卡潛，使他把嬰兒送回，並帶二艘小舟來，卡潛一撮唇尖嘯了一聲，他手下立刻划舟而來，卡潛並命空出二艘小舟，各自跳上，少年二脚分立小舟雙舷，舟首微翹，少年略一蹲身，小舟直駛出去，他左脚一踏，小舟左橫過來。

卡潛一見少年能運功催舟，便知道遇到了勁敵，不因他年輕而輕敵，因這在水面運氣催舟法，自己也曾苦學了五年，前因用勁不當，不知踏碎了多少艘小舟和翻沉了多少次，自己在水面上能所向無敵，一半還仗這門功勁。

二人催舟相隔四五丈左右，少年便在腰間解下絲絛，卡潛也撤下了「飛天金龍爪」。少年說聲請，催舟直射過來，卡潛金龍爪呼的一聲飛出，出手便是一招「金龍探珠」，金龍爪在索端張了開來，向少年肩頭抓去，少年手中絲絛黑黝黝的不起眼，不似卡潛的金龍爪，在斜陽裡映閃起了一道金光，軟索本身也是以金銀絲合繞而成，精光奪目，只見少年隨手一拋，一條細黑絲絛直飛起來，索端就在金龍爪後三尺之軟索上一搭，卡潛貫勁飛出之金龍爪，突然轉向如靈蛇回洞般的向橫斜飛出去。卡潛手中微覺一震，心中則大為佩服，六盤軟索名聞天下，果然有眞實功夫，自己這一招金龍爪是隨手丟拋而出，勁力則由索中傳遞過去，要直貫金龍爪時，才能下抓，他在勁力尚未傳到爪上，就用軟索攔阻，用內勁把自己的勁力反震回來，時間拿捏得極準，非用索高手，絕對難辦得到。

第一招既落空，只得一催舟，向右繞了過去，反手一抖，金龍爪又猛作之字形，矯若游龍的兜飛過來。

這一招，正是軟索絕技中的「驚龍三現」，乃是一招三式，少年微噫一聲，把手中軟索接連揮抖，這條細長軟索猶如怪蟒翻騰，當空亂竄亂舞。

卡潛的金龍爪兜飛而至，原本迎面抓到，突然改變方向，滑向右肩。少年亂竄亂舞的絲絛，立刻變成了「鳳點頭」，絲絛盡頭似鳳嘴在啄點，而每一啄一點，無不啄點中卡潛的索身，卡潛索中勁力立時洩出，金龍爪便向水中掉去，卡潛慌忙一用勁，把這金龍爪飛起。少年的絲絛較早已飛出，沿着卡潛飛起的金龍爪索身直滑過來，宛如蛇隨棍上，卡潛大驚，催舟斜竄出去，少年之舟也隨同斜竄，但少年的絲絛將到卡潛手旁便不再滑上，在這一驚詫之間，只聽得啪的一聲，卡潛的金龍爪因勁力洩去而跌落湖中。少年一笑，收回絲絛，催舟橫駛，笑說是二招了。

卡潛至此才知少年索上功夫高出自己許多，自己自用這條「飛天金龍爪」以來，從未被人洩去勁力墜下，今日居然在第二招中，便受制於對方，

而這一招「驚龍三現」，又是金龍爪中防不勝防，式中變式的絕招，但一想到這招式是六盤門下的本門功夫，就改變了心意，健腕一翻，跌落水中的金龍爪又復飛起，施出了「鳶飛戾天」、「舒撞雲烟」、「仙索綑龍」連環三掌，不想少年的軟絲絛隨意揮抖，只見滿天烏黑絲絛之影。

卡潛一見少年施出這套手法，立即收招，催舟避開，對少年注視，他知這少年的手法，正是軟索最上乘功夫中的「天女儀羅」，別說是連環三索，任何高超軟索絕技，也難攻得進這套上乘的功夫，少年也停了手。

卡潛至此，便垂頭喪氣地答應於十日後離開洞庭，覓地退隱，並向這少年請教，少年笑笑不願透露姓名，並回答他猶如他不問卡潛這招「驚龍三現」是何人傳授一樣，因照六盤門門規，未經師長允許，把本門絕技私傳外人，就是犯了極大門規，他叮囑卡潛別忘了諾言，便跳上那艘少婦所乘的小舟，催舟疾駛，小舟在他催動之下，去勢如箭，轉眼沒了踪影。

卡潛見他有這份功力，不論軟索和內勁上，都較自己高出很多，輸得極為心服，果然在十日之內解散洞庭水寨退隱了。

直到三年之後，洞庭被別人佔據，在湖上無惡不作，這一對少年夫婦曾大開殺戒。

卡潛才知道這少年正是聞名天下的岷山高手「陰陽判」朱三相公，少婦為六盤門下嫡傳「金龍爪」郝飛龍的女兒郝娥媚，因自己所施用的「飛天金龍爪」觸犯了「金龍爪」郝飛龍之忌，才出頭使自己歸隱，這是殷老爹過去之事。

這時筵席已擺好，殷老爹招呼各人入席，一個老蒼頭捧了一罎酒，走到江鄆面前道：「江老爹，這是你老的心愛物，太公替你老預備了多年了。」

酒鬼江鄆用掌劈去封泥，不及倒進壺中，就向自己杯內倒去，呷上一口，道：「好酒，好酒！」

這酒也眞奇怪，色如驢乳，清香撲鼻，殷昇把罎中酒倒在壺內，隨即上菜，大家便舉杯暢飲，尤以章郯的一副饞相，大塊魚肉，往嘴內亂塞，大家看見他這副饞相正在發笑，花廳外突然闖進一人，一看，是個矮小枯瘦少年，他對殷老爹欠身道：「你老幾位朋友來了，若是要回這東廂，咱們立即讓出，」他說到這裡，往桌上一看，用鼻子一嗅，道：「好菜又有好酒……」

殷老爹已搖頭道：「兩位不用讓出了，老朽還有二個朋友未到來，屆時再會設法，二位請安歇吧！」

少年一拱手，慢慢退了出去，可是兩眼却盯注着章郯，嘴唇嗡動，也學着他的吃相，脚剛退出門檻，却對章郯一指道：「咱們家大人的吃相和這位一樣，極為豪放，可惜口福沒有這位的好！」他又對殷老爹道：「這位老人家，你老能吩咐廚房，也替咱們備點這樣好的酒菜，讓咱家大人享一次口福嗎？」

這少年人既枯瘦，貌相又醜怪，盯住章郯看時，空口咀嚼作狀學着章郯一副腔調，已令人忍俊不已，聽他這麼一說，酒鬼江鄆便道：「菜可以替你備幾樣，這酒却辦不到了。」

少年道：「酒倒沒有關係，只要菜便可，因為咱們老少二個從不喝酒，不過賜那麼一杯，讓咱們試試味道應個景兒就算了，多謝這位賜菜。」他隨着向江鄆一躬身。

江鄆笑起來，道：「這倒好，你這小子眞會打蛇隨棍上。」他對殷老爹道：「老太公，這還要你開口吩咐廚房啦！」

殷老爹便命殷昇到廚房，每樣菜分那麼一小碟，替這二位客官送去。

這少年稱謝後退去，大家吃喝之間，便談起了這次「紅林帖」，一直沒有開口的「撈月手」朱玄却說起話來，道：「這位『笑彌勒』，二十年前已金盆洗手，照說不會重出江湖，若是廢去前盟，他自己也信不過自己，此後還有人與之論交嗎？老夫這次參加他之壽宴，倘他眞的為了廢去前盟，借做壽而向衆人聲明，則老夫第一個就與他絕交。」大家沒料到朱玄會這樣說。

殷老爹詫異道：「丁天熊與老弟難道內中還有點過節不成？」

墨麟莊莊主「迴風神刀」索吉笑道：「老朽知悉這一點，老丁當年洗手退隱之時，曾在雙溝鎮攔劫了一單大買賣，為數頗鉅，猶如老太公當年一樣黑吃黑，對方一度托朱老弟交涉的，却慢了一步，老丁已洗手歸隱了。朱老弟人已到樊城，只慢了一步，便頹然而返，照江湖道義和規矩，在這種情形下，是無法與之交涉，今日若聞老丁廢盟，無怪……」剛說到這裡，有人哇哇大叫，直跌進廳來，在廳中滿地亂滾，口中連呼：「這酒……這酒……」一看，竟是那少年，看他雙手叉住自己的喉嚨，大家不禁一怔，紛紛起身探視，江鄆問道：「這酒怎麼樣？」

那少年道：「這……酒……喝下去……難……受……」他對江鄆睜大眼睛看了看，又道：「咱從來沒有喝過酒，半杯酒一口喝下去，喉嚨裡猶如火燒，不過現在好多了，對不起，打擾了各位的雅興。」說完一點頭，轉身便走。「金翅鵰」解行光對他的背影看了一眼，道：「這小子有點邪門。」

大家從新歸座，江鄆把杯中酒喝乾，再從罎中倒酒，可是倒出來的酒不是乳白色，而是清酒，一嗅，却是普通的高粱，便冷笑道：「好啊，給人掉了包啦，疙瘩鬼，有人在關夫子門前舉大刀了。」

要知道疙瘩鬼「金翅鵰」係太行「天偷門」高手，是江湖上「偷龍轉鳳」手法

中的老行尊，有人當着他面，居然來上這一手，如何不敎酒鬼出言譏嘲呢？解行光便站起身來。

殷老爹把手一伸，阻止道：「憑咱們這幾根老骨頭在場，轉眼之間爲人掉了包，雖說出其不意，也不應毫無知覺，來人身手不是泛泛之輩，不用置疑，必是東廂那二位老少，不妨到東廂一看，先摸清了對方的底再說，不要意氣用事才好，老朽看到這老少二個來時，似覺這個老的長相，不知聽甚麼人提起過，一時却記不起來，若不是他們二人，則情形似更嚴重了。」

他說完，便和五人由廊下疾向東廂撲去，在窗前向內窺視進去，只見老少二人正在擧杯暢飲，飲的正是他們的「白玉漿」，而老的一副吃相，較章鄒更爲難看，他左手持杯，右手動筷，把菜拚命往口中挾送，塞滿了一口，鼓脹脹的亂嚼，接着頸一伸，口中嚼的菜全數嚥了下去，左一杯酒，一仰脖子，便一口吞下，少的連忙替他斟上，然後道：「師傅，這幾個老的還算不錯，咱要菜要酒，酒鬼一口答應，接着便送酒菜來了，咱裝樣進去，他們全都起身探視，心地倒是挺好，這酒雖然是你老伸手偸換的，但你老可別白吃別人的好酒好菜，總要還給別人一點禮才好。」

老的把眼一瞪，道：「還不夠嗎？不是咱現身把老魔頭嚇走，他們連一口酒也喝不成，這時廳上怕不打成落花流水，誰敎他們進城時大模大樣，落在老魔頭的眼裡？」

少的問道：「你老說的老魔頭，是不是那個斜白眼、有點跛脚的老叫化？」老的滿嘴是菜在亂嚼，開不得口，只有不住的點頭。

在窗外偸聽窺視的六個老者，俱都神色大變，互相對望了一眼，再向內窺視，只見老的把嘴內餸菜嚥下去，道：「這六根老骨頭，除非合在一起，還能對付那老魔頭，走單了便有禍事，其中三個，老魔頭似乎是恨之入骨，如落在老魔頭手中，非要抽他們的筋，剝他們的皮不可。」

少的道：「那咱去通知他們一聲。」

老的笑道：「用不到你去通知，他們早已聽到了，自會想辦法保命，你快吃吧！別管閒事了！」說完，把一杯酒倒進口內。

殷老爹在窗外對另外五人一揮手，疾竄回花廳內，雙眉一皺道：「看來是『通天門』那個惡叫化來了，當年不是說他已受師門譴責，要面壁二十年，怎麼十年不到便已出世？果眞是他，老丁這場壽事，怕也爲之攪得六缸水混了吧。」

「迴風神刀」索吉冷冷道：「老太公，你別去替人擔憂，聽那老的所說，這惡丐已找到咱和疙瘩鬼、朱老弟頭上來，他專和水路上的朋友作對，當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貳仟叁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貳仟叁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年九河三江十六湖聯起來對付他，你雖退隱，也被請來策劃對付他，他爲疙瘩鬼偸去了他的隨身竹蝗釘，失去了獨門暗器，大家才敢逼近圍攻，他肩頭吃了朱老弟一爛銀拐，腿上又爲咱的迴風刀劃傷了一道口子，咱們雖傷了二十多人，但他通天門也有十幾個人喪命，通天門在他手中，第一次在外損了令譽，本門長老一追究，罪魁禍首，都是因他逼人太甚，才使到水路朋友聯合起來對付他，乃命他去秦西蛇山面壁悔過，至今只九年又重出世，他念念不忘的，當然是咱們三個了，當年他的功力，咱們二個已不敵，偸去了他百發百中的竹蝗釘，還要以七人之力，才能將他挫敗，這九年中，咱們老骨頭的功夫都已擱下，他則勤練，若不是咱們六個聯合對付，怕眞的應付不了呢。老丁壽期在五日之後，倒是目前咱們要想一個辦法來對付。」

「天偸門」的解行光道：「東廂這老的不知是甚麼來歷！他怎知道這麼詳盡？聽他語氣，這惡丐見了他現身才被嚇走，這話是怎麼樣說的？以惡丐的頑强不化，除非是通天門本門長輩能制他之外，他還會見了人被嚇走？這人除非是名派中有限的幾位尊長之中，這老的究是甚麼身份？」

殷老爹接口道：「這老的似知咱們幾根老骨頭的來歷，他還敢命那少的來戲侮，掉走了酒壺，看他這份功力，已顯著不平常。說不定是位隱跡風塵中的異人，咱們不識，這個惡丐也許知道些來歷，事情既然找到頭上來，除了聽其自然、水來土掩之外，還有甚麼辦法？」

酒鬼江鄆翻動小眼，說道：「這少的不錯，想通知咱們，老的說咱們早已聽到了，他明明知道咱們在窗外偸聽，以咱們的身法，這樣掩過來聽，也逃不過他的耳目，這老的眞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咱們都在江湖上混了這許多年，却會一個也沒有見過這個老的，這不是奇事嗎？」

章瘋子道：「他用話點穿，敎咱們聯在一起，還能對付這惡丐，目前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大家聽了，都低頭深思，這六個江湖道上數一數二的前輩人物，平素極爲自負，這次「笑彌勒」丁天熊七十大壽，他們也是十位主要上賓中的六位，沒想到平白會聽到了畢生强敵又出世，坐在那裡，雖有美酒佳餚，也已無法下肚，一時大家都僵在那裡。

正在這時，花廳外刷刷兩聲，縱下二人來，這六個沉思的老骨頭立即驚醒，紛紛起身拉開座椅，花廳外已走進兩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來，一見衆人，哦的一聲慌忙施禮，道：「原來各位叔伯都已到了。」

衆人一看，來人正是丁天熊的兩個兒子，丁士良、丁士廉。

殷老爹見他兄弟夤夜趕來，必有要事，一問之下，紅林莊果然出了事，丁天熊請他連夜趕去相商，據說紅林莊今日黃昏時候，莊丁料定壽期前三日，必定有嘉賓光臨，便在莊外先張燈結綵起來，不想掛到莊外偏牆上，發現有人在牆上畫了一個標記，那是一根竹竿，頂住了一個破砵頭，在正廳的屋脊正中，則放了一個眞正破砵，從標誌上看來，明明是通天門丐幫的標記，這是前來找痲煩的暗示。

「笑彌勒」丁天熊以往是排子河、白河、唐河一帶的水上霸主，九年前曾與水路朋友聯合對付通天門下的著名惡丐左跛，丁天熊雖已退隱，但水路却有不少小輩暗中仍參與其事，當年一戰，由左跛邀來的丐幫中十七個同門中，只剩下三個回去，十四個當場斃命。

通天門門下共分兩幫，一爲士幫，一爲丐幫，丐幫中又分兩幫，南方和北方，左跛爲北方丐幫中除幫主諸葛雷以外四大高手之一，他姓左名跋，因他左足微跛，因此人人都叫他左跛，他在丐幫排名爲伏魔，故外號「伏魔丐」，伏魔職司，等於刑堂，因此凡丐幫發生甚麼任何大小事情，他都要管到，本性又疾惡如仇，他最看不起的就是水陸兩路開山立寨的江湖中人，只要稍犯小惡，他必趕盡殺絕，無一倖免，惡丐之名，由此而來，因爲他太過認眞，下手又辣，致使江湖中人連帶對北方丐幫也起了反感。

雙方幾十年來都是水火不相容，自九年前一戰，丐幫死傷了十四個門下，通天門大爲震動，立派本門「護門靈官」江衛徹查此事，經仔細查察後，江衛得知一切都是因爲左跛抱有成見，對江湖中人過激而起，此次，北方丐幫方面雖死了十四個小輩，但對方也有二十多個死傷，傷損較北方丐幫爲重，就把這事按下算作罷了，左跛爲江衛召至蛇山通天門重地，受門規懲罰，面壁二十年悔過，今日通天門北方丐幫在紅林莊牆上留下標記，這「笑彌勒」丁天熊看了，想起九年前的事，如何會不暗中着急，莫非當年暗中替水路朋友小輩們安排，已爲北方丐幫所知，因此過節而來尋事？故不得不立即就近向友好求助，但近處老友中，功力最高的祇有這位也已退隱的殷老爹，於是，便命二個兒子趕來，要殷老爹連夜趕去商討此事。

大家面面相視，只會苦笑，殷老爹道：「老朽在這裡沒有甚麼牽掛，這家客棧，也是閒來無事，開設着只是方便朋友，免得找到老朽家去，通天門丐幫既然記恨前仇，要對付咱們，咱們就是趁早合在一起吧！俗語說得好，『拚死無大害！』走，咱們幾根老骨頭就到紅林莊中再說吧！」

另外五個老骨頭一聽殷老爹下了決心，也就立即起身，殷老爹吩咐殷昇道：「有甚麼朋友來相訪，就說咱已到紅林莊祝壽去了，請他們也立即到

紅林莊來。」殷老爹說到這裡，突然雙目一轉，若有所悟的續道：「東廂二位客官，你命伙計好好侍候，就教後院廚房替那二位備菜，要甚麼酒，盡量送去便是，不許稍有怠慢。」

殷昇連聲應是，六人就和丁氏兄弟倆立即動身趕往紅林莊去，剛走到門口，殷老爹却着衆人慢走一步，翻身進內，過了一會兒才出來，腰際隆然，大家知道殷老爹已有豁出之心，帶備了他二十年不曾用的暗器和兵刃了。

在路上，殷老爹和衆人說起，通天門北方丐幫確是有事而來，因他回去取兵刃時，瞥見客棧的花廳屋脊上，也發現了一隻破砵，他已在砵上放了一雙筷子，筷子指向西方，告訴他們已接受他的挑戰，在西方那邊候敎，看來通天門此次出動的，怕不止惡丐和他的手下，恐怕是集中了北方丐幫所有的好手。

「紅林莊」莊主丁天熊一聽小兒子丁士廉前來報告，慌忙出迎，來到莊外，一見丁士良陪着六位老者慢步而來，逐一看淸，不禁額手稱幸，上前一步，躬身道：「諸位老兄弟一齊光臨，敎老夫安心矣！」他說完，拉着殷老爹的手，又道：「卞老哥，咱們兄弟倆近在咫尺，却多年才見一次面，說來也使自已不相信。」丁天熊說話時，雙眼笑成一條線，加上他身材肥胖，臉上又是肉團團的，眞似廟門內坦腹而坐的彌勒佛。

殷老爹却淡淡的一笑，道：「這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呀！」

笑聲中，衆人進了紅林莊，殷老爹對於這個「笑彌勒」並不十分親近的緣故，乃是有嫌丁天熊的心地太過兇狠，是個「佛面蛇心」之流，但在丁天熊獨霸當地三河，尙未退隱之前，知道樊城遠來客棧的殷老爹便是當年洞庭「慈航尊者」卞濬，不但時常藉故往店前去探訪，並嚴禁屬下在樊城附近逞強鬧事，殷老爹明知道這是他忌憚於他才約束手下，可是對他敬畏這份心却不能抹煞，因此才和他論交，直到丁天熊也退隱了，始較疏遠。

大廳中，丁天熊早備好酒席，在席上談起通天門北方丐幫留記之事，殷老爹簡捷的告訴丁天熊，只有四個字：「水來土掩」。

「撈月手」朱玄在正事談妥之後，突然一拱手，問丁天熊道：「丁老哥，二十年前你金盆洗手，發誓退出江湖，今次又遍發紅林壽帖，除做壽外，內中不知尙有其他原因否？」

丁天熊笑道：「諸位老兄弟不是外人，這種剝去面皮之事，老夫說了出來也不怕臉紅。事由當年黃河柳園口高氏三雄在開封劫了一票紅貨而起，這是淮安鹽商名下一筆大財，托淮陰東南鏢局押運至開封，引起高氏三雄的覬覦，但格於東南鏢局老鏢頭龔虬的威名，不敢中途攔劫，直至到了開封，東南鏢局把鏢銀移交給客商之後，他們才在當晚動手掠劫，這一票紅貨，爲數極巨，高氏三雄得手後，便想回川東奉節原籍去享福，路過雙溝，爲老夫手下探知，老夫也眼紅了，便實行『黑吃黑』，把高氏三雄趕走了，正喜紅林莊剛落成，又得了這一筆大財，不想紅貨剛運到莊中，有位三十五六歲的文士尋上門來，他開口便問老夫借這一筆紅貨，說是淮河泛濫，災情嚴重，需要這樣一大筆財物賑濟，老夫看他相貌英俊，風度瀟洒，單身上門有這份口氣，必不是易與之輩，倒不敢發橫，就笑問他憑甚麼要借這一筆紅貨，他則在袖中抽出一把摺扇，在手指間上翻滾了一陣，微笑說是就憑這一柄摺扇來借，還說老夫既是『黑吃黑』，他準備吃『黑裡又黑』，不借，別怪他翻面無情，老夫按捺不住，就和他動上手，以老夫一柄七寶刀和八面飛鈸，雖說不能冠絕天下，但高手也會過了不少。可是一戰下來，這文士就憑手中一柄摺扇接下了老夫的七寶刀，前二招他都是硬接，以扇擋劍，封攔了老夫二招，第三招便以『急流鼓棹』，反手而攻，這一招看來極爲普通，老夫刀走偏鋒而削，不想他扇上潛力奇重，一壓一按，老夫的七寶刀立即撒手。

「老夫畢生之中，從未落敗，而且在三招之中便撒手，還當這文士的手法奧妙，認爲一時大意所致，立即打出獨門暗器飛鈸，而且一出手便是三面，這文士笑敎老夫全數打出來。他接這三面時，就以摺扇施出了鳳凰三點頭，立把老夫三面獨門飛鈸點飛了。

「於是，老夫又發了五面飛鈸，用的都是獨門手法施放，前後參差而飛，他似有意顯能，屈指而彈，竟以指風破了我的飛鈸，他這一出手，嚇得老夫不敢動彈，他這指法，正是目前至高無上的武夷『朱雀指』，別說咱們江湖道，連正宗武林前輩中人，又有幾人有這等上乘的功力，能以指風指破這飛鈸？敎老夫如何敢動彈？除了把這一份紅貨借出之外，還受了一頓斥責，他因老夫過去太過手辣心狠，要老夫悔過二十年，說這還是看在老夫事前言語沒有得罪他份上。

「老夫向他請敎名諱，他說老夫不配問他，待他走後，老夫不敢違他心意，只得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意料高氏三雄爲老夫趕走，必邀人前來說情，不趕快金盆洗手，不能了結此事。

「但這二十年隱居生活，已把老夫歷年積蓄全數耗盡，既然已金盆洗手，又不能背誓重入江湖，窮極無聊，便借做壽之名，想得一筆賀禮而已，這是老夫做壽的眞眞正正原因，但做夢也料不到，因此而引動了通天門北方丐幫的舊仇，來向老夫爲難，正是弄巧反拙了，不過亦好，北方丐幫若

有人逼老夫動手，老夫爲了仇怨牽惹，重入江湖，這不是廢誓吧？」

朱玄聽了，冷笑一聲，道：「丁老哥雖是這般說，咱們都是老一輩，又兼是多年摯交，當然不會不信，不過小一輩和外人會不會相信，却是難說了，還以爲老哥得了這一筆大財，洗手歸隱享清福了，至於老哥說積蓄經已耗盡，何必以做壽收禮爲彌補？只要老哥開口一聲，還怕沒有人替老哥送上？咱們都是老朋友，何必還在事前打這悶葫蘆呢？」

丁天熊對朱玄看了一眼，面現詫異之色，猜不透朱玄神色和語言之間，爲何有氣，但仍含笑道：「朱老弟，你這樣緊緊的追問，內中有甚麼緣故不成？揭開天窗說亮話吧！老夫眞的沒有其他企圖，若說一定有，只能說老夫悶得發慌，借此和各地朋友聚聚舊而已，在座的都是老兄弟，幸好還有五天就可分曉老夫是不是在老兄弟面前打誑。」

他這麼一說，大家都沒再說話，朱玄也釋了疑團，可是酒鬼江鄆三杯下肚，按不住的道：「丁老哥，若不是你做甚麼壽，也不會引起通天門北方丐幫的舊恨，你這紅林帖一發，轟動了江湖，才把這個强仇引動，他們認爲各地怨家聚集一起，正是大好機會，否則天各一方，不耐煩一家家上門拜訪。現在不但在你紅林莊有暗記，咱們老太公的遠來客棧，爲了有疙瘩鬼和這『東西雙怪』露眼在惡丐眼中，也送來了破砵暗記了。」

「啊！這惡丐重現了？」丁天熊面容驟變，故意的問。

江鄆點點頭，這頓酒，又彷如遠來客棧花廳一樣，敎各人食不下咽。

* * *

大壽前一日，住在樊城中的各地來賓，有一大半湧到了紅林莊，淸靜的小村，立刻熱鬧起來，北方丐幫方面還沒有甚麼舉動。

到了正日，大淸早就陸續來了賀客，可是到了辰末，却不再有人前來，隔不到半個時辰，莊丁來報，說離莊不遠的要道，發現了通天門北方丐幫中人，致使一般來客不敢進莊，丁天熊一聽，臉色驟變，旁坐的殷老爹、章郯、索吉等人也大傷腦筋。

通天門北方丐幫這一步棋，下得又狠又辣，照說，江湖尋仇，一般都在盛筵開始之後才露面叫陣，有怨的彼此來個了斷，例不侵犯到賀客人，這是江湖响噹噹不成文的規例。因爲正壽之前，通天門丐幫中人未曾露過面，「笑彌勒」丁天熊已想好了一套說詞，若在開席之後，丐幫才露面，則諉稱自已既已退隱，也沒有與丐幫有甚麼過節，他們爲甚麼要上門找痳煩？

蓋當年丁天熊暗中參與其事，並無証據落在人手，不認與丐幫有過節這一着棋，也十分高妙。

可是現在丐幫在進莊要道上佈下了人手，上門尋事，在這樣的局面之下，做主人的不得不爲來賓開道，趕走丐幫。但這樣一來，等於向丐幫挑戰了，這才敎丁天熊聞報色變。各人大傷腦筋，同時，當年發動與通天門北方丐幫結仇的二個水路主要人物還未來到，殷老爹思索了一會，冷哼了一聲，道：「是禍躲不過，沒有辦法，水來了土掩可也，咱們老骨頭活到這般年紀也夠了，就和丐幫拚一拚，也爲小輩們將來殺開一條血路。」

他這麼一說，極使人感動，丁天熊就吩咐丁士廉，若見情形不妙，保護家眷，由莊後排子河而走，命丁士良跟隨自己，又邀了五六位功力高强、和丐幫有過節的摯交助陣，與殷老爹等結束妥當，趕向進莊要道，準備與丐幫一較高下。

進莊要道口，右邊是一片竹林，左邊則是一個大池塘，這池塘繞莊直通排子河，猶如護莊河，通天門丐幫就散坐在池塘和竹林兩邊，足有三十多人，在竹林的另一端，則有三人圍坐在爭論似的，一見丁天熊、殷老爹等人一到，立即站起來。

丁天熊一看這三人，除「伏魔丐」左跛之外，另有二個，一個是北方丐幫四大高手之一，排名「隨喜」的「隨喜丐」方浩，一個正是「護門靈官」江衛，其他丐幫中人一個也未動，仍趺坐在那裡，這時爲丐幫威脅不願多惹是非而未進莊的賓客，一見丁天熊現身，也都由遠遠的林中走出來。

丁天熊一見「護門靈官」江衛，心中似覺有點曙光，便含笑向江衛一拱手，道：「江靈官，老夫與通天門毫無過節，今日老夫誕辰，不知爲何貴門北幫中有許多弟兄光臨？再則，北幫弟兄在小莊留記，不知與老夫又有甚麼過節？」

江衛還未開口，左跛一指丁天熊，道：「老匹夫，你何必假作痴呆？骨頭硬朗一點，當年豫南南陽之戰，你這老匹夫不是在暗中策劃？只因沒有人証，今日才在紅林莊外等待當年對頭，否則早就找到你這强盜窩裡來，老實告訴你，黃塘和深子湖這兩個老賊已在龍泉鎮躺屍了，有怨報怨，當年出手的幾個老賊，一個也不會饒恕，沒相干的，咱們丐幫弟兄決不得罪。」

說完，對圍着的幾十個外來賓客瞥了一眼，手一指「迴風神刀」索吉和「撈月手」朱玄，道：「當年你們七個老賊力戰咱一人，今日再試試，若能逃出咱手掌，就算你們命長，決不再找你們這伙老賊晦氣。」

左跛身材既高大，語氣亦豪邁，殷老爹第一個不服，挺身而出道：「咱們命已太長了，不必再長下去成爲老不死，以往你不對江湖朋友抱有成見，遇到了便趕盡殺絕，別人也不會聯合起來對付你。你既然指定要咱們七

根老骨頭陪你過手，你就指定那七個便了，老朽當年也是策劃人之一，你算在裡面好了！」

左跛冷笑道：「說得乾脆！」他隨手另指了助拳中二個老者，正是當年有份參予南陽之戰的，却把章瘋子和酒鬼江郿剔出了，說是與他們無關，他立即撤出了隨身的騰蛇棒，衆人也紛紛撤出兵刃，殷老爹右手飛天金龍爪，左手分水金刀、丁天熊七寶刀、索吉一對丹鳳峨嵋刀、解行光一條九節鞭、朱玄爛銀拐，另外二老者，一是判官筆，一是鍊子槍，索吉一聲叱喝，迴風刀呼的一聲脫手而出，當空繞了一圈，仍飛回手中，大家隨刀勢散開，紛紛叱喝，立向「伏魔丐」左跛攻去。

左跛神色自若，面含冷笑，騰蛇棒一起，夾雜尖銳風聲，施展出丐幫中著名的蟠龍棒法，與七個江湖上第一高手過招，眞是驚心動魄的大戰，這七個高人中，除施鍊子槍的老者稍形軟弱外，其他六個，無一不是功力深厚，每一招出手，勁風如山。

左跛的騰蛇棒雖則招式神妙無比，却也難以封擋這七八件各式兵刃，尤以殷老爹的一條飛天金龍爪的威力最高，在左跛頭頂上五六尺高處往返盤旋，伺機下擊，三十招不到，左跛棒法有點慌亂，幾次欲伸手腰間取他的獨門竹蝗釘，可是殷老爹的金龍爪便疾竄而到，使他不得不用掌風盪開而不果。

左跛因話說得太自滿，使到在旁觀戰的丐幫弟兄和「隨喜丐」方浩、「護門靈官」江衛空着急。

連接幾招急攻，左跛形勢更急更危，方浩不管左跛有言在先，他看出左跛要勝這七人，除非能探手取出竹蝗釘，可是受制於那老者的金龍爪，故冷不防直向殷老爹撲去，他剛一動，那邊的江郿和章瘋子也立即躍出迎上，把方浩攔了過去。

方浩手中的是青竹杖，那二人却是一柄長劍和一支短笛，丁士艮和另外四個老者見狀，紛紛撤出兵刃，戒備着江衛，深恐他也出手，丐幫弟兄會錯了意，也紛紛起身，向丁士艮和四個老者圍攻而去，形勢立刻變成混戰，四五十人擠在一起，丐幫一方除幾個主要人物的功力高强外，丐幫中有不少人的功力還未到火候，却不如丁士艮和四個老者的功力個個高强，只數個照面，已有三四個丐幫弟兄受傷退下，人數雖多，却是難佔便宜，江衛不能眼看丐幫弟兄傷亡，大喝一聲，竄入人叢，手起掌落，便把丁士艮由人叢中擊飛起來。

正當這時，一聲長嘯，二條灰白人影由竹林飛起，身法之快，猶如閃電，第一條人影凌空把丁士艮飛出的身軀用手一托一送，拋向後面。

後來的人影伸手把丁士艮接住，放在地上，第一條人影已竄入人叢中，抽出一柄金光閃閃的短劍，刷刷兩劍，便把通天門著名高手江衛逼得連連後退，然後一長身，竄入左跛和七個老者惡戰處，大喝一聲：「停手！」手起一劍，便把左跛的騰蛇棒削去一端，那邊有條細長軟索飛起，索端拂手，也把方浩的青竹杖抓住，這二人來得突然，隨着他喝聲出口，衆人一愕之下，不期然都停下手來，定睛一看，來人是個四十以上的中年文士，手中一柄金色短劍，相貌俊美秀逸之中，又含有無比威嚴，那邊拂手抓住方浩青竹杖的却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婦人，身材苗條，容光艷麗，可是一雙秀目却暗含殺氣，江衛一看來人，哦了一聲，道：「原來是朱三相公賢夫婦。」

來人正是岷山高手「陰陽判」朱三相公朱宗雲和他的夫人郝娥媚。那一邊，丁天熊和殷老爹俱是大喜，一個認得他正是當年向他借這筆紅貨的文士，一個認得他正是當年在洞庭逼他歸隱的少年男女。

朱三相公對江衛道：「你是通天門的前輩，當年徹查左跛和江湖一伙中人恩怨，你向易老頭報告，認爲丐幫死亡十四人，江湖一伙中人也有二十多人死傷，認爲二個算了，當時一般武林中人都認爲你查察得公正，易老頭因事由左跛而起，罰他面壁二十年，後經南方丐幫幫主『長生丐』岳重求情，只八年就赦免了他，怎料才一赦免不到半年，又來惹事，你作護門的前輩，不但不阻止，反倒相助出手，剛才在竹林中也聽到左跛大言不慚地自願挑戰七人，說了又不算，你們這樣出爾反爾，還把你們通天門的聲譽當一回事嗎？」

江衛聽得朱三相公說時，臉色忽紅忽白，身子也起了微顫，頷下一部灰白長鬚更抖得厲害，聽他說完，臉色一沉，道：「咱們通天門與岷山一派毫無淵源，尊駕說話怎麼似長輩教訓小輩，這一羣都是江湖上開山立寨的老賊，與尊駕毫不相干，何値尊駕出手相護？而尊駕却相護而來侮辱通天門，又是何原因？通天門的掌門人易前輩總也有個名諱，怎麼尊駕隨口以易老頭相稱，咱們弟兄耳中聽來，尊駕似有藐視通天門之嫌。」

江衛這一說，左跛、方浩和通天門門下都呈現激憤之色。

朱三相公冷冷的道：「這一羣江湖中人，與我雖則沒有淵源，但這卡潛……」他說時，指向殷老爹，又道：「當年他霸佔洞庭之時，從未有過過失，劫富濟貧，可說盜亦有道，但因他手中施的是六盤派門下的軟索，爲了六盤派令譽，我趕去開導，他也從善如流，立即歸隱，後來洞庭被其他人佔據，無惡不作，致使我開了殺戒，當時就深悔命卡潛退隱，有他這樣一個義盜，也不致以後爲人佔據而作惡，至於丁天熊，當年我曾在他劫了一

筆大財後，上門向他商借，賑濟了淮海水災，二十萬両白銀救活了不少人，這都是我對他們負欠的，今日他們被你通天門所逼，我豈會袖手旁觀？何況你們又是說了不算的人，你們掌門人『神丐』易通，論武林輩份，我叫他易老頭還算客氣，若說私誼，我更叫得，這不是你們小輩的能置喙。」

江衛冷哼了一聲，道：「這是尊駕一面之詞，可是咱們並未提起有你這樣一位前輩，今日之事，一切由咱江衛負責，尊駕若是要相護這羣老賊，莫怪通天門對你不敬！」

朱三相公剛說得一聲：「你敢！」接着啪的一聲，側面人影一閃，江衛臉上結結實實的挨了一掌，原來立在遠處的郝娥媚，一聽江衛言詞倔强，就閃身摑了他一掌，江衛正想還手，遠處有人喝道：「江衛大膽！」

衆人聞聲迴視，只見路口站了一老一少，殷老爹和酒鬼等一看，認得是東廂那間房裡的一老一少二人，不知何時站在那一邊，二人施施然走了過來，江衛、左跛和方浩見了，均是臉色大變，等那老者走近，俱躬身行了一個禮，道：「拜見世伯！」

朱三相公也拱手道：「蒲老，多年不見，生涯可好？」

那老的相貌奇特，五嶽朝天之外，唇上還留了一撮鼠鬚，他咧嘴對朱三相公笑道：「甚麼人都精明得緊，要偷也偷不到了，這都是給無名小輩們攪壞的！」

他說時，又對「天偷門」解行光看了一眼，然後對郝娥媚道：「妳女兒也快招女婿了，還是那樣孩子氣，動手先要佔便宜。」

郝娥媚笑道：「這一個眞的無理，我就上蛇山去找易老頭評評理去。」

老的笑道：「打了不罰，妳打也打了，別再要生事了，他們總是小輩呀，你做姑奶奶的怎麼這樣小氣？」

他對江衛和左跛看了一眼，對江衛道：「你怎麼會幫這個跛脚闖禍精？他一下山便這樣亂來，甚麼事情我老頭兒盡知，是你們不是，以後北方丐幫再向江湖中人尋仇，我惟你是問，你快向三相公賠禮，他不但背後叫得你師父做易老頭，當着面叫，你師父還要賠笑臉，當年若沒有三相公暗中相助，你通天門早被化身教石老魔滅了門啦！」

江衛一聽這位名震天下、外號「隻手遮天」，是師父平生唯一艮友的神偷蒲蓬所說，當然深信不疑，慌忙躬身向朱三相公行了一禮，由不得也向郝娥媚行禮，然後對蒲蓬道：「小輩遵從世伯吩咐，約束門下幾位弟兄便了。」

蒲蓬一揮手，道：「去吧！」

通天門北方丐幫中的小輩也行了個禮，垂頭而去。

幾個老骨頭都上前向朱三相公和蒲蓬致謝，並向蒲蓬請教，經朱三相公一說，第一個上前叩頭的就是疙瘩鬼解行光，論輩份，這位正是天偷門的上代祖師，當年掌門祖師「天偷星」裴炎的大師兄，其餘人都上前拜見這位武林前輩。

丁天熊還想請這三位前輩至紅林莊吃杯壽酒，蒲蓬笑道：「你去做你險過剎去眼眉的倒霉壽星吧，我老頭兒和三相公還是去遠來客棧飲那『白玉漿』，這酒倒還不錯！」

說罷，就拉了朱三相公夫婦而去，一場大禍便在他輕言談笑中消弭於無形了。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鼠妖——馮嘉著



每本港幣 $17.00

張克探長爲接連發生的三宗命案大傷腦筋，三死者被殺手法雖不同，但均體魄强壯，且手臂上均有紅印——似老鼠咬過的牙印……

黃雀——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 $16.00

唐斐和宋遠這兩個殺手如螳螂，專替他倆的師父黃雀賣命去殺人，但最後一個目標是他倆的救命恩人……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H.K.N.G

上文提要：方玉琪遵師遺命，下山尋找師兄，途中路見不平，解救正被三人纏鬥的駝背老者，脫險後，才知對方竟是惡名遠播的惡窮神歸駝子，於是匆匆告辭；晚上，方玉琪在一莊院內借宿，被一陣哭聲驚醒，從牆頭窺進大廳，只見院主樊太公已然死去，身旁遺有一片楓葉，與師父死時的情況一樣，及後聽得在場的峨嵋派中人透露，懷疑兇手就是他在日間所救的歸駝子……



情蓮雪

陳瑜·文　陳可飛·圖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遭偷襲難有生望　提眞氣慨贈功力

白雲子恨恨的道：「二師兄，依小弟之見，歸駝子不早不遲，又在附近現身，此事定然和他有關。可恨方才他已被二師兄罡氣反震，受傷不輕，且被小弟兩人圈入劍光之中，如果沒有那個使崆峒劍法的小子突施偷襲，讓他逃出……」

方玉琪以前一直認爲師傅仙去，他老人家在遺囑上只說心脈將竭，自然沒有懷疑有甚麼外來因素。但照今日的情形看來，師傅之死，竟然和峨嵋掌門人紫霞眞人、雙拐樊太公的死因，完全相同。

紅葉！紅葉！聽凌雲子的口氣，顯然對這兩片紅葉有了懷疑，但來歷如何，竟然也一無所知！

惡窮神歸駝子原來有着極大嫌疑，自己竟還冒險救了他……

他只覺頭上如中巨杵，不期然地前額向花格子窗上撞了過去！

「砰！」

「甚麼人？」

方玉琪心頭大駭，趕緊雙脚一點，匆匆順着原路退出。剛翻上夾牆，回頭一瞧，大廳前面已有四五條人影同時飛起。

他那裡還敢耽擱，一伏身飄落牆脚，立即向月洞門奔去！

剛一走近，驀覺身前香風颯然，月洞門口，已亭亭玉立着一個姑娘，手執長劍，兇霸霸的，好像從天而降！

這姑娘年歲不大，最多也不過十五六歲，身材婀娜，穿着一身窄窄的紫紅色薄棉襖褲，正是剛才在廳中哭泣的少女。

祇見她粉紅欲滴的臉蛋上，眉梢兒挑，眼角兒豎，一副被寵壞了的任性性格！

方玉琪驚得往後直退了兩三步，方立停身子。

倏地，她柳眉一挑，粉腕一抖，尖劍兒猛的向前一點，嬌聲叱道：「你是甚麼人？膽敢夜闖懷玉山莊？」

方玉琪臉上一紅，吶吶的道：「姑娘不可誤會，小可方玉琪，山中迷路，向寶莊借宿，多蒙款待，因方才聽到前面人聲鼎沸，不知出了甚麼事，才起來瞧瞧，不想驚動姑娘，還請宥恕冒昧！」

說着，連連拱手。

姑娘方才只看到一團黑影向門口竄來，並未瞧清楚對方臉目，這時聽說是借宿的小相公，月光之下，定睛一瞧。

只見方玉琪溫文爾雅，面如冠玉，站在身前，恰似玉樹臨風，尤其是一雙朗朗星目，黑白分明！不由微微一怔，臉上烘起一陣紅霞，眼珠兒一轉，冷冷的道：「哦！你就是借宿來的，這裡沒你的事。」

她輕輕啐了一口，方待轉身，忽見一條黑影，疾若流星，向兩人身側飛落，口中喝道：「小賊，果然是你！」

「你」字才出口，長劍業已向方玉琪胸前扎到！

方玉琪冷不防駭了一跳，連忙閃身便躲，堪堪避開劍勢。

那姑娘却早已長劍一擺，攔在方玉琪身前，口中叫道：「他是投宿的，別難爲他。」

來人正是勁裝青年，他被姑娘一攔，不由微微發怔，向方玉琪惡狠狠的盯了一眼，才回頭笑道：「樊姑娘有所不知，這小賊正是惡窮神賊黨，今天可放他不得！」

方玉琪聽他口口聲聲叫自己「小賊」，心中不禁有氣，但因自己借宿而來，當着人家姑娘，不好惡聲相向，只得强忍着氣，抱拳說道：「兄台歇怒，方玉琪天台門下，前山實是一場誤會，還請原諒。」

勁裝青年冷哼一聲道：「小賊，誰聽你花言巧語？你是崆峒也好，天台也好，唬不倒小爺的！今日除非扔下寶劍，先讓小爺也在你肩頭擊上一掌，再隨我見師傅去，否則……」

那姑娘聽勁裝青年說到「誰聽你花言巧語」，好像自己就聽了他的花言巧語，心中一氣，噘着嘴兒一聲冷笑，返身就走。

方玉琪怒聲道：「在下因借宿而來，身在客地，才讓你三分，你當方玉琪是怕事的人嗎？來！咱們別在這裡動刀動劍，有本領，不妨到莊外去較量較量！」

他這幾句話說得聲音極響，那姑娘走了幾步，忽又回轉頭來，笑望了方玉琪一眼，才翩然走入廳內。

方玉琪只覺心中一陣舒暢！

猛聽勁裝青年喝道：「今天諒你也逃不出手去，走！小爺就伸量伸量你崆峒劍法，到底有甚麼稀罕？」

方玉琪見他小覷師門，心頭更是氣憤，立即針鋒相對的道：「崆峒劍法是否比峨嵋高明，你到時自知！」

說着，足尖一點，躍上牆頭，一連幾個起落，縱出牆圍，又是一連幾掠，便到了莊前一片空地之上。

回頭一瞧，勁裝青年急起直追，和自己還差兩三丈遠，不由「嘿」的一聲冷笑，道：「方才閣下不是說過，諒在下也逃不出手去嗎？這回倒教在下久候了。」

勁裝青年被激得滿臉通紅，急吼一聲：「小賊，你少在口頭上賣狂，看劍！」

他人未到，劍先到，劍走偏鋒，人影倏進！

方玉琪早已注意着他，豈會容他得手，一個旋身，「嗆」然龍吟，松紋劍出匣，立即反臂上撩！

勁裝青年右劍未收，左手倏伸，一把向方玉琪腕脈扣來！

此人擒拿手着實迅捷，顯然劍是虛招，他志在擒人！

方玉琪輕哼一聲，圈劍削腕，左脚前跨半步，劍招未變，忽然「橫挑珠簾」，向勁裝青年肩頭削去，劍招奇詭已極！

勁裝青年劍術也自不弱，劍化「白鶴亮翅」，硬向方玉琪推來。

方玉琪劍鋒一轉，劍脊貼着對方劍脊，一滑而下，回刃仍向對方肩頭點出！

這一招奇詭神速，勁裝青年猛吃一驚，要回劍自救，已是不及。忙不迭暴退三尺，緊接着一聲大喝，暴退出去的身形又欺身疾進。

「刷刷刷！」一柄長劍，猛向方玉琪身前身後亂砍了七八劍！

這一陣，莫看他東一劍，西一劍地亂扎亂砍，漫無章法，却正是峨嵋派最出名的「亂披風劍法」，但見滿天劍影，聲勢着實凌厲！

方玉琪心頭驀地一震，暗想光憑此人，已是勁敵，那青雲子和白雲子，自己當然更非敵手，峨嵋劍法果然名下無虛！

心念轉動，也把師門絕學的「通天劍法」源源施出！

這一回，兩人各盡全力，以快制快，以奇制奇，翻翻滾滾，直打得滿天流光，銀蛇亂閃，劍風呼呼，劍氣森森，差不多已是百招左右，還難分出勝負！

兩人正在互出奇招，互搶先機之際，忽聽廣場上傳來白雲子的聲音，喝道：「啓輝，你退下來，這小子今天不能給他跑了。」

聲音不高，但在厮殺中的兩人却聽得十分清晰。

方玉琪心頭一緊，暗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他故技重演，一招「通天徹地」，緊接着「橫彌六合」驟然推出！

但見劍光暴漲，一大片銀虹潮湧而出！

這兩招劍法的威力何等强大，勁裝青年直被逼開了四五步！

方玉琪朗笑一聲：「失陪！」

銀光倏合，化作一道匹練，破空飛起！

勁裝青年剛被逼退，也是一聲狂笑，左手揚起，同時喝道：「小賊，你瞧瞧我銀彈子于啓輝的能耐！」

颼颼颼！三顆金丸業已連珠般劈空打出！

方玉琪一招「長虹經天」，連人帶劍向斜刺裡飛起，聞聲知警，但身在半空，要旋身掄劍已是不及！

只得猛吸一口眞氣，長劍抖處，閃出層層銀鱗，身形借着抖劍之勢，硬往上竄，拔起五尺來高！

那急襲而來的三顆金丸正分上中下三路劈空飛來。

方玉琪身子拔高，襲向中下兩顆，從他身下打過，本來打向頭部的那一顆，却因他身形上昇，正好擊中腿彎。

方玉琪只覺得一陣劇痛，知道此時如不能覷空逃出，勢必落入人手，

猛的一咬牙，身形不變，仍然向左側松林中掠去！

這原是電光石火間的事，他還沒奔近松林，猛覺一陣急勁風聲掠過頭頂，只聽白雲子的口音已在身前發話道：「小子，你這點螢火之光，也敢在貧道面前班門弄斧？還不快快束手待縛？」

「恐怕還沒有如此容易！」方玉琪怒極而吼，忍着腿彎疼痛，一挺手中長劍，迎了上去！

白雲子冷哼一聲，長劍微顫，隨手揮出，立時寒光電奔，閃起一道精光，擊向方玉琪長劍之上！

方玉琪只覺手腕驟震，長劍幾乎脫手飛出！不由心頭大驚，趕緊吸了一口眞氣，踉蹌後退了兩三步！

白雲子冷峻的臉上微現怒意，左脚猛然跨上一步，舉手一劍，又隨勢點出！這一招看來十分平凡，其實劍隨身走，變化莫定，極不易防。

方玉琪只覺白雲子隨手一擊，奇幻之中，威力逼人！

他明知對方峨嵋三雲盛名久著，劍術精湛，自己那裡是人家對手？何況腿彎上又中了于啓輝一彈，雖然傷勢不重，也着實疼痛。

但他乃是個性倔强之人，暗暗咬緊牙關，一聲不哼，猛的揮動手中長劍，反而欺身直上。

劍光流動，劃出一圈寒芒，宛若一朵梅花，那是「通天劍法」中的「寒梅迎春」，分襲白雲子咽喉、左右「將台」與左右「期門」五大要穴！

白雲子眼看對方輕輕年紀，崆峒劍法倒也練得十分老到，鼻孔微哼，身形不動，手中長劍一顫，一點銀星，驀然向迎面飛來的一朵梅花形劍光中刺入，逕奔方玉琪執劍右腕！

他發劍雖然在後，但去勢却比方玉琪迅疾了許多。

方玉琪心頭大驚，急忙收劍後躍！

白雲子劍術精湛，此時臉露煞氣，那還容得方玉琪逃出手去？劍勢急若流星，眼看就要點上胸口！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驀聽一聲劃空長笑，一團黑影挾着凌厲狂飇，由空中直瀉而至！

不！勁氣橫捲，風沙激蕩！

嗆！白雲子連人影也沒瞧清，手上長劍業已被這陣勁猛無儔的風聲捲飛出去！不由心頭大駭，疾退三步，定睛一瞧，眼前那裡還有方玉琪的踪影？

只見數十丈外的林梢之上，正有一團黑影，星丸跳躍，眨眼消失！

「又是那老賊！」

白雲子切齒頓足，恨恨的叫了一聲，拾起長劍，走回廳去！

* * *

方玉琪後退不及，暗暗叫了聲：「完了！」

他咬緊牙根，瞑目待死，只覺白雲子森森劍氣已到胸口，驀地却狂飇疾捲，自己一個身子竟晃悠悠地被帶了起來。

不！似乎被人橫挾而起，連半點力道都使不出來，風聲呼呼，迎面掠來，幾乎使自己呼吸被窒！

他記得今天傍晚誤救惡窮神歸駝子之後，曾被他帶着自己飛縱疾掠，但和此時相比，快速程度，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難道自己另遇奇人，出手相救？這又是誰？

要想瞧清楚，但那强勁風力迎面撲鼻，連眼皮也無法抬一下。恍惚之間，身形突然一停，雙脚已落到地面，耳際響起一個宏亮的笑聲：「哈哈，小友，你怎麼又撞上了峨嵋的牛鼻子？」

方玉琪驀地一驚，睜開眼來，自己身子已在一處破廟之中，眼前站着一個鬚髮如戟，濃眉圓眼，狀似叫化的駝背老頭。

這不是惡窮神歸駝子？

他頭上轟的一震，脚下也跟蹌了半步，陡地目射兇光，一看自己手上還緊握着長劍，一聲低吼：「老賊，我和你拚了！」

長劍疾掄，猛向歸駝子兜胸刺去！

這一下，歸駝子被他弄得莫明其妙，閃身一讓，急叫道：「小友，你怎麼啦？」

方玉琪一劍刺空，挫步旋身，刷刷兩劍，又往歸駝子身前刺到。

歸駝子再次閃身，讓開劍勢，一雙大環眼注視着方玉琪，訝道：「小友，你這是怎……」

「老賊住口！」方玉琪滿臉怒容，手上長劍顫動，大聲喝道：「你害死我恩師，我方玉琪與你勢不兩立，恨不得食爾之肉，寢爾之皮！」

歸駝子臉現驚詫，洪聲問道：「小友，你此話從何說起？」

方玉琪咬牙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老賊……」

「哈！哈！哈！哈！」

歸駝子突然發出一陣裂帛怪笑，直震得方玉琪雙耳嗡嗡作響，心頭一驚，立即運功戒備抵禦。

「小友，你把老夫當作何人？哈哈，歸駝子惡播江湖，仇遍天下，但平生作事還從沒抵賴，尊師和老夫道路雖殊，並無樑子可言，老夫怎會無故加害？何況蒼松子一代宗匠，武功已達化境，老夫即使有加害之心，也不是一兩百招就可分出勝負，誠如小友所說，尊師遺書之中『心脈將竭』，恐怕……唔！天都一會，崑崙、武當、峨嵋、崆峒、少林五派掌門，已只剩下古月和尚一個了，十年，果然不出十年！難道……眞是……」

他說到這裡，臉上同時流露出無比的驚詫。

方玉琪從他臉色上瞧來，似乎並

沒有假，何況他說得也對，師傅只說「心脈將竭」，並沒指出仇家是誰，可能連師傅自己也不知是受了誰的暗算！

這和懷玉山莊的樊太公在和峨嵋三子敘舊之際，突然心脈枯竭一樣，不但峨嵋三子一無所覺，樊太公自己恐怕也不知道。

如果不是飛下一片紅葉，如果不是凌雲子說出當年紫霞眞人死後，丹室中也發現一片紅葉，有誰知道這是有人暗中加害？

那麼此人武功簡直神出鬼沒，高不可測！那麼果然不是惡窮神歸駝子所爲！

他心念閃電般掠過，只聽歸駝子忽然住口，似乎言有未盡，而且好像因五大門派四個掌門人之死，引起他某種猜想。

但從他驚詫的神色看來，這種猜想，還含有談虎色變的恐怖成份，和他高傲成性的爲人不似。

方玉琪的江湖經驗雖然不足，但他乃是絕頂聰敏之人，鑒貌辨色，心中不由一動，故意冷哼道：「老賊，誰相信你鬼話？你在懷玉山莊出現，正好樊太公也在此時心脈枯竭致死，兇手如果不是你，還有誰？」

歸駝子聽得臉色一變，大環眼睜得滾圓，大聲問道：「小友，你說甚麼？雙拐樊長江死了？他……他也是心脈枯竭而死？」

方玉琪怒道：「誰還騙你不成？樊太公方才和峨嵋三雲還談得好好的，就突然死去！」

「又是一個心脈枯竭！」歸駝子伸手抓着一頭亂髮，突然點頭道：「唔！不錯！樊長江也是參加天都之會的人！」他說到這裡，一面向方玉琪道：「小友，尊師之死，使老夫聯想起一件往事，不知小友可願意聽嗎？」

方玉琪悻悻的道：「你說！」

歸駝子伸手拂了拂拜墊上的積塵，坐下身子，徐徐的道：「小友，你也坐下來歇歇！」

方玉琪收起長劍，在惡窮神歸駝子對面一張拜墊上坐下。

只聽歸駝子乾咳了兩聲，又道：「這是江湖上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差不多連五大門派的掌門人，如果到今天還沒歸道山的話，恐怕也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但時至今日，却證明確是事實。不過，就是像小友尊師和武當寧靜眞人、峨嵋紫霞眞人、崑崙清虛道人四位先後仙去的人，到了臨終之時，怕也並沒想到。如今五派掌門人，碩果僅存的只有少林古月大師，他可能也決不會聯想到這件事上去。」

方玉琪見他說了半天，依然沒說出到底是一件甚麼事來，而且聽他的口氣，好像誰都沒有想到，只有他一個人知道，心中頗爲不服，冷冷的道：「那麼普天之下，只有你一人知道了？」

歸駝子亂髮蓬鬆的腦袋，點了點頭，呵呵笑道：「差不多！其實老夫也是適才聽到小友之言，才偶而想起來的！」他微微一頓，接着問道：「小友可知十年前，五大門派掌門人集會黃山之事嗎？」

方玉琪雖曾聽師傅提起過十年前五派掌門曾有黃山天都之會，但究竟爲了何事，師傅却從沒說過，自己只知道那次集會，乃是互相研討武功，公開交換心得的一種集會。

師傅當時曾經把崆峒派失傳已久的「離合神功」提出來討論，從那時開始，師傅就加緊研練「離合神功」，這些事情，祇是師傅平日吐露的片斷。

方玉琪想了一想，抬頭道：「黃山天都之會，乃是五大門派公開交換武學心得之會罷了！」

歸駝子又打了個哈哈道：「不錯！天都之會，確實是五大門派五位掌門人，把千百年來各派秘而不宣的武功心得，作了一次半公開的交換，說它是半公開，因爲只限於與會的七個人！」

「七個人？」

方玉琪十分驚奇，五大門派只有五個掌門人，他却說與會的共有七人，那麼還有兩人是誰呢？

「不錯！一共是七個人。」歸駝子點頭應了一句，接着又道：「一個就是今天突然暴斃的懷玉山莊老莊主雙拐樊長江，另一個是兩年前已失踪的瓢浮子！他們兩人是應五大門派的掌門的邀請而參加的，當時邀請的還有神州一劍，但他並沒有到場！哈哈！小友，你可知道當時尊師等五人爲甚麼要邀請一劍、雙拐和瓢浮子，爲甚麼要把五派不傳之秘的武學在會上公開？」

方玉琪聽得甚爲出神。

果然，這些事情自己從未聽師傅說過。

歸駝子嚥了一口口水，鄭重其事的道：「這是爲了武林中一件不尋常的大事！」

「不尋常的大事？」

方玉琪至表驚異，隨口問了一句。

歸駝子笑道：「不錯！這原是一件不尋常的大事，只是事過境遷，一晃十年，誰也淡然遺忘了；不想十年之後的今天，這件不尋常的事果然出現，可惜沒有一人想得起它來，而且縱目江湖，知道這件大事的人已只剩下兩個。」

方玉琪這回再也忍耐不住，脫口問道：「這兩人是誰？」

歸駝子大笑道：「哈哈！那就是少林方丈古月大師和老夫兩人了！可惜古月大師當局者迷，還沒有想到，那麼普天之下，說起來，只有老夫一人知道了！唔！小友，你也許不信，老夫既非當事之人，何以知道得如此詳

盡？哈哈！說起來也極爲平常，一個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的人，只要把平日得到的一鱗半爪串連起來，豈非就是事實？這叫做江湖經驗！」

他說得口沫橫飛，但究竟是一件甚麼不尋常的大事呢？他還是沒有說出。

方玉琪急不及待的道：「那就請告訴在下，究竟是一件甚麼大事？」

他顯然對惡窮神歸駝子的疑心漸去！

歸駝子右手抓着頭皮，藹然笑道：「小友，你當然知道江湖上有一劍、雙拐、三奇、四惡、五大門派的說法，其實三奇中的瓢浮子和老夫最爲莫逆，老夫三年來走遍大江南北，就是爲了追查故友突然失踪的原因！老夫曾經說過，瓢浮子是當年參加黃山天都之會七人中的一人，那麼天都之會，究竟爲了甚麼，他自然源源本本的告訴了老夫。」

方玉琪點了點頭，只聽歸駝子又道：「那該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據說五大門派的五位掌門人，各人都在他們的靜室之中，親耳聽到有一個嬌脆的女人聲音在耳邊說話。」

方玉琪睜大眼睛，「哦」了一聲，問道：「這女人聲音說些甚麼呢？」

歸駝子道：「這女人的聲音，十分清楚的告訴五位掌門人，限五大門派在十年之內，宣告解散，退出江湖，否則徒取滅亡！」

「啊！」方玉琪當眞聞所未聞，悚然而驚！

歸駝子又道：「當時尊師還在崆峒，後來據尊師等五人會面之後，推算日期，前後只有五天之差，以五大門派掌門人像尊師等五人，一代宗匠，何等功力，居然有人在他們耳邊清晰的說話，不但一無所覺，竟然連人家的影子也沒瞧到。這且不說，試想武當、嵩山、峨嵋、崑崙、崆峒這五座名山，相隔數千里，此人居然在五天之內走遍，這等脚程，簡直不可思議。」

方玉琪又「啊」了一聲。

歸駝子又道：「五位掌門人就因爲受到這一警告，自知本身功力和人家相差甚遠，這才相約有黃山之會，同時也柬邀一劍、雙拐和瓢浮子參加。」

方玉琪又「啊」了一聲。

歸駝子又續道：「哈哈！還有呢！尊師等七人到達天都峯，交談之下，發覺此事非同小可，而且也弄不清何以對方會限他們十年元內解散五大門派，退出江湖？這中間究竟有着甚麼陰謀？這個女人的聲音到底是誰？却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得出來。

「他們幾經磋商，覺得對方既有十年限期，大家如能在期前把各大門派的秘學公開，共同研究，到時大家聯手對付，也決不致應付不了，於是各派的不傳心法，也就在這次會中公開交換，那知奇事却又在此時發生了！」

「啊！」方玉琪全神貫注，無意之中，把上身往前湊近了些。

歸駝子又道：「正當尊師等七人各自述說本門秘學之際，忽然聽到不遠處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殺劫，是人爲的，挽救殺劫，也是人爲的，人力原可勝天，但憑諸位區區一點武功，和那個孽障相較，相去何啻天壤？』

「尊師等七人全是武林中頂尖高手、一代掌門，這個蒼老聲音突如其來，發自身後不遠，大家竟會毫無察覺。回頭一瞧，只見離大家一丈光景，站着一個手策竹杖，銀髯飄胸的黃衫老人！憑五派掌門和樊長江、瓢浮子等七位見多識廣之人，居然不知人家是何來歷，因爲當時他們所遭遇到的敵人，是一位武功莫測的神秘人物，大家自然早已提高警覺，何況後來各人報告本門心法，更是各大門派不傳之秘，是以七人全是面對峯巓，他們身後，已是飛鳥難渡的百丈削壁，這樣只要有人登峯，大家全可瞧到，那知這銀髯老人偏偏會在他們身後現身！」

方玉琪越聽越離奇，急忙問道：「老前輩，後來呢？」

他對歸駝子改口了。

歸駝子微微一笑，又道：「當時因爲事出突然，尊師等七人幾乎同時站起身來，武當派寧靜眞人首先稽首道：『無量壽佛，老施主仙駕蒞臨，定有指教，貧道斗膽，想請教老施主的名諱如何稱呼？』銀髮老人微笑道：『老朽與世相違，不用姓名久矣！』少林古月大師也連忙合什道：『老檀樾上體天心，既以挽救殺劫，事屬人爲見勉，不知可否賜示一二？』銀髯老人微微點頭道：『諸位如有雅興，可到蓮花峯瞧瞧！』」

「蓮花峯？」

方玉琪聽到蓮花峯三字，不由驚叫起來。

歸駝子瞧了方玉琪一瞧，解釋道：「黃山三十六峯，以天都、蓮花兩峯最高。」

方玉琪輕啊了一聲，因爲歸駝子口中所說的蓮花峯，並不是自己想像中的蓮花峯，是以重又靜聽歸駝子細說下文，不再插口。

歸駝子接着道：「當時尊師等七人聽銀髯老人如此說法，還想再問，那知銀髯老人說完之後，就策杖徐行，緩緩的往崖邊走去，這回，大家都要瞧瞧他如何走法，因爲那崖下就是陡壁，下臨千尋，光滑如鏡，那有半點留足之處？銀髯老人却視若無覩，依然一脚往崖外跨出！

「奇就奇在這裡，當他一脚跨出之後，人可並沒下墮，原來他一脚正踏在雲絮之上，第二脚緊跟着又往懸空踏去，一條人影冉冉落入雲海之中。這一回，眞把在場七人瞧得目瞪口呆，這老人使的正是武林中只有傳聞，從沒見過的『蹈空虛步』！」

方玉琪問道：「啊！後來呢？」

歸駝子道：「大家當然信以爲眞，從天都峯下來，就連袂往蓮花峯尋去，那知七個人分頭找尋了兩天，把一座蓮花峯上上下下找了個遍，依然一無所得。」

方玉琪問道：「難道那銀髯老人戲弄他們？」

歸駝子雙手一攤，搖頭道：「這就無法知道了，也許老人另有所指，大家猜不出來吧。不過後來江湖上却盛傳黃山蓮花峯藏着武林前賢的武學秘奧，消息不脛而走，而且也有不少知名人士陸續前往，搜索全山，但全是一無所獲。」他頓了一頓，又道：「近三年來，武當掌門寧靜眞人、峨峨掌門紫霞眞人、崑崙掌門清虛道人先後仙逝的消息傳出江湖，都是來得十分突然，如今再加上尊師和雙拐樊長江，同時還有兩年前失踪的武夷瓢浮子，不禁使老夫領悟到這是一件武林中不尋常的事故。因爲這些人都是參與黃山天都之會的人，假定他們全是被人殺害，此人武功之高，簡直駭人聽聞，那麼，除了限令五大門派十年之內解散的那個女人聲……啊……」

歸駝子「音」字還沒出口，突然一聲驚啊！

方玉琪急忙瞧去，只見歸駝子左手緊掩胸口，臉色蒼白，一雙大環眼滿佈紅絲，精光四射，如猬鬚髮，根根直豎。

不由心頭大驚，這似乎是他在突然之間受人偸襲，而且傷勢不輕！但自己明明坐在他對面，怎會一無所覺？心念疾轉，口中不禁急急叫道：「老前輩，你……」

歸駝子並沒有回答，右手迅速伸進懷裡，掏出一個白色藥瓶，旋開瓶蓋，把一瓶藥丸悉數倒入口中，一陣咀嚼，然後慘笑道：「小友，咱們一日之間第二次見面，不想也就是永訣之期，不過生死之事，老夫倒也並不放在心上，只是……只是……」

方玉琪聞言更加奇疑，惡窮神歸駝子先前被峨嵋凌雲子的罡氣震傷內腑，傷勢比現在還要沉重得多，他却堅强得有如鐵人，何以此時竟說出如此喪氣的話來？一面忙道：「老前輩，你休息一會就會好的。」

歸駝子微微一笑，搖頭道：「不中用了，老夫是被人偸襲……唔……」

他說到一半，又緊閉着口，「唔」了一聲，從懷中掏出一本薄薄的書本，塞到方玉琪手中，鄭重的道：「小友，我歸駝子一生作惡，甚少朋友，有，那只有一個，就是兩年前突然失踪的武夷瓢浮子，不想在臨死之前，却交上了小友你，而且你又是老夫平生第一個受惠的人，但是目前乍會驟離，老夫身無長物，這……這是老夫三十年苦練各派武功，融滙貫通，獨創的十八手『鐵掌銀鈎』，舉以奉贈，給小友留個紀念……」

方玉琪被至性所感，顫聲道：「老前輩你究竟……你會好的，晚輩……」

歸駝子含笑道：「小友，你只管收下，否則老夫死不瞑目，你是崆峒高弟，也許不稀罕老夫這點心得，不過，小友你莫小覷了它，老夫三十年來，仗着這十八手掌法，還沒遇到過對手。咳！老夫此時已爲時無多，反正上面注釋得十分詳盡，你只要一看就會。哈哈！小友，老夫實言相告，要不是他掌風稍偏，老夫此時早已心脈斷絕！」

「心脈斷絕？」方玉琪宛如聽到一聲焦雷，急急問道：「老前輩，到底偸襲你的是誰？」

「哈哈！」

歸駝子一聲狂笑，身子也隨着痙攣了一下，臉色微變，掩胸左手，忽然從身邊撿起一件東西，遞了過來，口中說道：「小友，你瞧瞧這個就知道了！」

方玉琪目光一瞥，全身熱血沸騰，驀地驚叫道：「紅葉！金邊丹楓，老前輩，這是……」

歸駝子濃眉皺了一皺，左手倏然又掩住胸口，點頭道：「飛葉摧心掌，老夫傷及左肺，距心脈稍偏……唔……」

方玉琪俊目圓睜，問道：「老前輩可知此人是誰？」

歸駝子緊閉着口，搖了搖頭，道：「敢情她聽老夫道出她的秘密，才給了我一掌，其實，老夫也只是一種推測，如今證實了……哦！小友，你……你快過來！」

方玉琪不知他要說甚麼，連忙站起身子，走到歸駝子身邊。

歸駝子身子又是一陣痙攣，右手向身前地上一指，道：「坐下來！」

方玉琪依言在他身前地上坐下。

歸駝子悽然的道：「小友，老夫心脈將絕，但數十年苦練的功力全都未失，老夫不忍把這一身功力帶入黃泉，你快瞑目運功，排除雜念，不到三個週天，千萬不可中止！」

他說到這裡，突然把一隻右手，奇快無比的按在方玉琪頭頂心的「百會」穴上，沉聲喝道：「老夫全身眞氣，託付小友了！」

話聲未畢，方玉琪只覺一股滾滾熱流有若長江大河，由「百會」穴滾滾傳入。

全身好像不停的膨脹，簡直快要爆炸！

一時那敢怠慢，立即依着平日練功要訣，澄心運氣，全力施爲，這股龐大熱流果然隨着自己心意，循任督，逆玄關，衝擊而上！

方玉琪强忍着無比灼熱和每一條經絡的脹痛，頭上黃豆般汗珠滾滾而下。

一陣又一陣的痛楚，有增無減，好像靈魂已脫離軀殼，逐漸上升！

他內心清楚，這是生死關頭，只

要稍一不愼，就會走火入魔，只得緊咬牙關，屛慮凝神，努力運功。

半晌之後，只覺全身起了劇震，生死玄關，突然暢通，一陣從未有過的充沛之感油然而生！

氣機循環，隨意運轉，而那股熱流還是像源頭活水，醍醐灌頂般滾滾輸入！

第一個週天運行完畢，第二個又循環開始，第三個週天結束，熱流倏然而止。

方玉琪霍地睜開眼來，只見坐在對面，鬚髮如戟的一代怪傑惡窮神歸駝子已臉如槁木，萎頓地上。

方玉琪駭然一驚，惶急之中，一躍而起，俯身叫道：「老前輩，老前輩……」

他那知歸駝子已把數十年性命苦修的全身眞氣，一古腦兒貫輸到他的身上，此時氣若游絲，心脈逐漸枯竭！

歸駝子聽到方玉琪急叫之聲，失去光芒的大環眼慢慢睜開，滿佈皺紋的臉上，同時綻出一絲安慰的笑容，斷續的道：「老……夫……就要……去……了，數……十……年……修……爲……全交……給了……你……你……好……自……爲……之……」

方玉琪眼中包着淚水，急忙喊道：「老前輩，你快說，那人是誰？」

歸駝子似乎微微搖頭，有氣無力的道：「小……小友……她當然……就是要……要……五大門派……十年內解散……的那……那個……女人……聲音……你差得……太遠……還有……瓢浮子……」

方玉琪附耳哭道：「老前輩，晚輩一定會替你報仇，也一定會完成你未了之願，找尋瓢浮子，老前輩你……你安心吧！」

歸駝子已不能作聲，面帶微笑，撒手塵寰！

方玉琪低頭瞧着手上的一片紅葉和那本「鐵掌銀鈎」，不知是仇怒，還是悲傷？熱淚盈眶，悲切的道：「老前輩，你安息吧！你不是惡人，你老人家將會永遠活在我的心上……」

* * *

「妙有分二氣，
靈山開九華；
層標遏遲日，
半壁明朝霞。
積雪耀陰壑，
飛流噴陽崖；
青熒玉樹色，
縹緲羽人家。」

安徽九華山，爲我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以前叫九子山，唐代大詩人李白嫌它「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復因山上九峯聳立，狀若蓮華，遂改名九華，上面這首詩，就是他改九子山爲九華山的詩句。

九華山陡壁如削，雲霧瀰漫，松柏參天，從山腰至頂峯，有石磴八十一級，驚險難行，人登其上，俯瞰浩瀚長江，曲折有若小溪，連氣勢磅礴的黃山也變成了小丘！

時當臘盡春初，山上積雪未融，朔風還在怒號，這高山峻嶺之上，不僅人跡已絕，就是飛鳥也難得出巢。

但正有一個背負包裹，斜插長劍的人，剛從山中下來，他在迎客松前，惘然低徊！

瞧他一張俊臉，此時已凍得發紫，但他身上却絲毫沒有寒冷的感覺，只是劍眉微皺，好像懷着極大的心事。

他，正是初涉江湖，到九華山尋訪師叔的方玉琪。

九華山廣及二百餘里，他窮了數日之力，跑遍全山，終於找到了正覺庵。

那是一座小得可憐的破庵，裡面只有一個患重聽的老太婆在應門，方玉琪花了好大一番力氣，才說清了自己來意。

可是却遲了一步，師叔靜因師太已在前一天帶着門人出門去了。

這眞是不巧，方玉琪滿懷希望，只落得敗興而返！

他留下一封長信，說明師傅仙逝，自己遠來不遇，並奉有遺命，要去尋找大師兄龍步青等語。託聾老太婆轉呈，就退出庵來。

找尋大師兄，這又談何容易？師叔她老人家在九華山正覺庵有地有名，尚且如此難尋！

茫茫人海，又到那裡去找大師兄？他瞧着覆蓋如傘的迎客松悠悠出神，他不知下山之後，自己何去何從？

還有，當日恩師仙逝之後，自己雖然覺得那片金邊丹楓來得十分兀突，但當時自己總以爲恩師是道成仙去，怎會想到楓葉上面？是以忽視了過去。

何況不論自己的年齡，閱歷，都和峨嵋凌雲子差得太遠，沒有妥爲收藏，但這回惡窮神之死，自己就眼睜睜的瞧到，所以這片楓葉，也已特別收藏起來，作爲尋找仇家的重要物證。

還有，五大門派的四位掌門人和雙拐樊太公、惡窮神，一個個都死在「摧心掌」之下，是以臨死就發生「心脈斷絕」的現象。

這一個秘密，恐怕當今之世，只有自己一人知道，如果歸駝子推斷不錯，那麼五大門派碩果僅存的少林古月大師也難逃此厄。

自己是不是要趕去報警呢？人家一派掌門，武林前輩，會相信一個江湖上無藉藉之名的自己嗎？

他腦海中事情越想越多，牽連也越來越廣，從師傅、樊太公、歸駝子牽連到五大門派，牽連到整個武林。

假如方玉琪是一個閱歷豐富的老江湖，也許可以對這些問題歸納出一個癥結，然後抉擇孰先孰後，自己應該如何去做的步驟。

但是方玉琪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孩子，他那裡知道這是未來武林的一場大殺劫，現在只不過是開端而已！

他雖然心切師仇，而且知道殺害師傅的人和金邊丹楓有關，是十年前限期解散五大門派的女人聲音，是一種叫做「摧心掌」的功夫，如此而已。

但他還是決定先找到師叔靜因師太，和大師兄龍步青，再進行報仇之事。

他正待洒開大步，往山下走去！

抬頭之間，忽見十餘丈外的山徑上，正有一人迎面走來，這條山徑並不太仄，是以方玉琪還是從容跨出脚步。

那知他才一跨步，只覺雙目一花，那人已到了自己眼前！

方玉琪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十多丈的距離，此人竟然一步而至，心中一驚，立即偏身住足，注目瞧去。

那人到了眼前，也似乎因方玉琪閃身奇快而感到微訝，不禁向方玉琪打量起來。

這是因爲方玉琪經惡窮神把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功，在臨死之前，一古腦兒貫輸到他的身上，才有如此靈敏反應，只是他自己還不知道罷了。

對方這一停足，方玉琪才看清楚，站在自己身前的是一個白晰無鬚的中年書生，背負長劍，兩道烱烱眼神有若寒星，大冷天氣，只穿一襲青衫。

此人分明身懷絕世武功，方玉琪心中似飛起一絲預感，覺得此人眼神雖然充足，却有點邪而不正，尤其一張瘦削臉上也環佈青筋，神情冷漠。

這不過是眨眼間的事，中年書生只打量了方玉琪一眼，臉上露出不屑之色，大模大樣的往山中走去！

方玉琪心中好奇，不由偷偷的回頭瞧去，那知道一瞧，又叫方玉琪大吃一驚。

原來就在他回頭瞧去的刹那間，那中年書生已像行雲流水般走出了卅丈以外。

江湖上眞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光瞧他這份輕功，自己就望塵莫及。

這是因爲他還以從前的自己來衡量人家罷了，其實，現在他身上有着歸駝子數十年苦練的內功，如果運用得宜，雖然及不上人家，也該相差不遠。

閒言表過，却說方玉琪離開了九華山，茫無目的的向前疾走，傍晚時分，敢情已離石埭不遠，他見到前面有了鎭甸，就信步而入。

這時自己腹中也確實有些飢餓，就走向大街上一家酒館，準備用點東西。

當他跨入酒館，發覺此處鎭甸不大，食客倒是不少，而且目光瞥過，忽然覺得眼前一亮！

原來，在這大廳右側的一張桌邊，坐着一位二十來歲的紅衣女郎。

只見她柳眉斜挑，杏眼含春，脈脈含情的望着自己。

不！她還似有意，似無意的對自己頷首微笑。

方玉琪怔了一怔，他認定這位紅衣女郎是向自己點頭，因爲入門之處，除了自己，並無旁人，那麼，她也許認錯了人。

心中想着，不由一陣臉紅心跳，也微微點了點頭，移開目光，裝作找尋坐位，在附近一張桌子旁坐下，但一顆心却咚咚跳動，像做了小偷似的，那有勇氣再去瞧人家一眼。

同時，總覺得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似乎還在盯着自己直瞧，他緊張得有點兒坐立不安。

好在店小二已在此時走了過來，方玉琪因自己身邊銀子不多，只叫了一碗麵，一面却情不自禁地又偷偷的朝側面瞧去，那知紅衣女郎也正好向他瞧來。

四道眼光驀地一接，方玉琪心中一慌，趕緊躲開目光。

「噗嗤。」一聲嬌脆的輕笑，從紅衣女郎那邊傳來，鑽進方玉琪耳朵，只覺渾身又是一陣躁熱。

正當此時，門外來了三匹快馬，噗、噗、噗的跳下三人，大踏步走進店來。

後面一個還把手上皮鞭揮得拍拍作響，露出一副旁若無人的神態。

這三人全都身材瘦小，膚色黝黑，前面一個年約三旬，身後兩人年事較輕，但眉目之間却泛出兇悍之色。

方玉琪雖然沒有甚麼江湖經驗，但光憑直覺，也可以判斷這三個人決不是甚麼好路道。

果然這三個漢子才一進店，六道眼光已不約而同的全盯在紅衣女郎身上，好像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似的，直淌口水！

「三位爺！請坐，不知要點些甚麼酒菜？」

店伙一手指着靠門的那張桌子，一面哈腰說着。

只見左邊那個年輕的驀地回頭，厲聲喝道：「少嚕嗦！」

他手上皮鞭，作勢欲揮。

前面一個擺手道：「三弟，咱們坐下來慢慢欣賞也是一樣，這雛兒又飛不上天去，哈哈！先叫他來上五斤白乾，喝足了，才夠意思。」

說着，領先往空桌上落坐。

店伙趕緊抹好桌子，放好杯筷，敢情他擋住了右邊那個的視線，那傢伙的手掌往桌上一拍，喝道：「酒菜揀好的拿來，你還不快滾！」

（未完・二）

上文提要：黃書郎受劉老所託，潛進白紅院打聽秀秀丈夫的死因，結果從石不悔、成豹與卜通的對話中，得悉秀秀丈夫果然是被石不悔設計害死，還偷聽到石不悔也正設計害他；黃書郎眼見石不悔派人捉走秀秀，於是大模斯樣地來至石府，當着秀秀面前指證石不悔是殺她丈夫的元兇，石不悔大怒，按動機關，眼見黃書郎與秀秀一起掉進大鐵箱中，以為奸計得逞，於是大肆辱罵黃書郎……



惡江湖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鋼棒再懲惡少　妙計避開毒氣

成豹道：「表弟，如今他被囚在裡面了，你打算怎麼殺死黃鼠狠？」

石不悔看看自己的右腕……右手已斷，如今包着布，他咬牙切齒道：「表兄，先餓他三天不管飯，把他餓昏以後，咱們再開啓鐵櫃……嘿……」他得意的又道：「等到那時候，老子先斬斷他兩隻手，然後大伙輪流敲他的腦袋，打碎為止。」

卜通道：「好是好，只不過我以為你把他囚在裡面，着人運去涼河我們黑紅門總堂，這件功勞可大了。」

石不悔道：「涼河距此五百里，太遠了，萬一路上出毛病就麻煩了。」

成豹道：「乾脆把他架在火上烤，先把他烤得似斷氣又不斷氣的一點力氣也沒有，咱們然後再宰人。」

石不悔忙搖頭，道：「不可以，你們忘了裡面還有小寡婦？她不能死呀！」他頓了一下，又道：「最要緊的，是黃鼠狠的懷裡還揣着我的一萬五千兩銀票，我們若以火烤，怕是我的銀票也全部報銷了。」

成豹道：「表弟呀，總不能就這麼擺着吧？」

卜通道：「不如我快馬加鞭趕回涼河總堂，一去一回也不過三天，總堂的人一來，黃鼠狠就得在少門主面前吐血而亡。」

成豹道：「少門主的摧心掌無人能敵！」

這句話，倒引起鐵櫃中桌子上的黃書郎瞪大了眼睛，左少强的武功眞的高深莫測？

石不悔突然哈哈笑道：「有了。」

成豹道：「有甚麼？」

石不悔道：「不用去涼河了，我有好主意。」

成豹也樂哈哈的道：「你的主意是甚麼，快快說出來我琢磨。」

石不悔對成豹招手，表現得十分神秘的樣子。

卜通便也立刻跟上去，低聲問：「石兄，你有甚麼高明的主意呀？」

他這一問，便圍着的七個漢子也凑上來了。

黃書郎沒有辦法聽到他們在說甚麼，他却緊張的把眼睛望着鐵櫃的那個小孔上。

他驚異的發現石不悔邊說邊比劃着的動作。

聲音雖然聽不見，但動作却有些清楚了。

黃書郎的動作十分快，他凑到秀秀的耳邊，低聲的對秀秀道：「我們的生死關頭到了。」

秀秀吃驚的道：「石不悔要害我們？」

「他已經害我們了。」

「我們怎麼辦？」

黃書郎以低低的聲音傳過去，秀秀聽得直想叫。

秀秀的表情是看不到的，但黃書郎知道秀秀的表情，他猜也猜得到，

因為他要秀秀盡快的做到他所說的。

黃書郎自己先做了。

他扯破衣衫，摸索着拿出他的「寶貝」，便在破布上撒了一泡尿水。

等到那破布已濕透，他發覺秀秀沒有動。

她不是不動，而是不好意思。

她是個女流，又是個小寡婦，怎麼能脫下褲子蹲下去拉尿？

秀秀在遲疑，黃書郎却又在那小洞往外望，他也藉着往外看而叫秀秀快點照他的吩咐辦。

黃書郎突然緊張的回過身來，他在秀秀耳畔道：「果然是我所猜的，他們要用毒了，妳……」

他見秀秀仍然未動，便急急的道：「妳怎麼還不快呀，這是生死關頭，妳為何還羞羞答答，何況我們第一次相遇的時候，我早就看到妳是那般的白晰可愛，秀秀，快呀！」

外面有動靜了，有件東西抵住那個小洞。

秀秀一咬牙，便蹲在地上撒尿了。

她把尿拉在巾上，很快的學着黃書郎用力的捂在口鼻上。

她原來不是怕羞。

她是個愛乾淨的女人，怎好把尿濕的布巾往口上捂，多髒！

黃書郎不放心秀秀，他摟緊了秀秀，低頭看着，不錯，兩個人都以濕布巾把口鼻捂好了。

便在這時候，鐵櫃外面有了聲音，聲音是「呼呼呼」的響，便也傳來「咻咻」的聲音。

黃書郎便也隨之幾聲乾咳起來。

他推推秀秀，叫秀秀也和他一樣的發出乾咳聲。

於是，外面傳來石不悔的得意，道：「中了，中了，我這『鷄鳴五鼓還魂香』久已不用了，想不到今天還派上了大用場，哈……」

黃書郎聽得很清楚，這是下五門的手段，原來抵着孔口的是用鶴鋤嘴，迷魂藥便是自鶴鋤嘴排放到鐵櫃裡面的，看來姓石的當年用這玩意兒坑了不少人。

外面，成豹哈哈笑道：「稍等一刻再啓開，刀叉繩子準備好。」

卜通道：「咱們先把黃鼠狠的雙手砍斷，再挑斷他的雙腿脚筋，平平實實安安穩穩的運回涼河總堂去，哈……」

石不悔道：「不能忘了我的功勞呀，哈……」他突然高聲吩咐道：「準備一桌慶功宴，今天是個大大的大喜日子，吃了酒，我還得和小寡婦樂哈一番吶，哈，哈……」

他得意忘形了。

早有人應聲往後面奔去，想是準備酒席去了。

* * *

鐵櫃內，黃書郎與秀秀二人直吸氣少出氣，尿的氣味不好受，但尿水卻能過濾毒煙。

外面的成豹哈哈笑，道：「倒也替這黃鼠狠可憐，娘的老皮，他在這世上只不過二十幾春就如此夭折了。」

卜通咬牙道：「王八操的，誰叫他擋着咱們財路，他死有餘辜。」

石不悔道：「別出聲，聽聽鐵櫃中還有沒有動靜。」

黃書郎的心一動，他故意把他的鐵棒自桌面上推落，發出「噹」的一聲響。

於是，外面的石不悔樂透了。

他哈哈笑道：「你們聽見不？那小子的鐵棒滾落了，兵器脫手，他已經昏死過去了。」

他貼耳再聽，黃書郎的身子猛一動，又發出「砰」的一聲響——那是人跌倒的聲音。

黃書郎在製造音响了。

他還眞機靈。

他被江湖人稱做「惡客黃鼠狠」，當然精靈古怪高人一等。

外面，石不悔撫掌大笑，道：「聽到沒有？倒也！」

成豹笑道：「快叫他們準備傢伙以防萬一，表弟呀，等此事一了，我推薦你在黑紅門當此地堂主。」

石不悔忙笑道：「表兄多栽培。」

卜通道：「八里莊是個小地方，油水不夠開銷，說不定總堂主會借重石兄長才，請去總堂辦事也說不定。」

石不悔大為高興，不由得哈哈大笑了。

便在這時候，四週來了七個大漢，每人手上除了握着刀，另外又把成豹、卜通二人的兵器也提來了。

鐵櫃四週嚴密的守着，石不悔一指，對把守吊着鐵櫃的三個大漢又吩咐，道：「鐵鍊子握緊了，萬一情況不對勁，你們馬上鬆鐵鍊，鐵櫃就會落入地下面的坑中，切記要看仔細！」

他的這些話已被黃書郎聽到，他把秀秀擠在桌子下，貼着秀秀的耳根道：「別怕，咱們不會死的。」

兩個人仍然緊捂着口鼻，黃書郎早就把落下的鋼棒拾在手中。

他準備拔尖刀了——只等櫃開，他便拋開尿布。

他準備痛宰人了。

終於，鐵櫃的上方先打開個四方孔，有個漢子揑着鼻子伸進頭來看，不由得笑對石不悔道：「石爺，雙雙倒在裡面了，哈……」

石不悔放心的吩咐道：「開櫃，準備拴人了！」

就在他的一聲吼中，只見兩個漢子分兩邊旋開個栓梢，「呼」的一聲便把那鐵櫃一邊拉開來了。

好一團黑影平着地面飛掠出去，三把鋼刀未落下，便已聞得「哎唷」之聲傳來。

三個漢子往地上坐，三個人的腿骨好像斷了。

黃書郎剛彈出門去，便把抱着的

秀秀推向假山邊，兩個人大喘氣的聳着肩，只不過黃書郎哈哈笑道：「差一點慫死了！」

石不悔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但這確是事實，而且他的人已有三個站不起來了。

那拉緊鐵櫃的三個大漢幾乎忘了鬆鐵鍊了。

卜通第一個厲聲叫：「圍緊了，他奶奶的，原來在裡面裝死呀！」

成豹抖着鍊子鏢，吼聲如雷道：「黃鼠狼，你他娘，你是怎麼沒昏倒？」

黃書郎已喘過氣來了。

他哈哈笑道：「我只在裡面拉了一泡尿水，就是這樣活命了，哈……」

石不悔怒道：「你在我的機關裡面撒尿，你……」

黃書郎道：「告訴你吧，我的表妹秀秀也撒了一泡尿水在裡面，這陰陽尿水一混合，奶奶的，我二人全活了，哈……」

石不悔怒道：「那裡來的這種偏方，你亂說。」

黃書郎哈哈笑得幾乎彎了腰，敵人一個也不敢接上來，他很篤定。

忽然，有個大漢提着兩塊尿片子跑向石不悔，道：「石爺，你看看，原來他們用尿濕了這布塊，一定是捂住口鼻才未被迷倒。」

石不悔終於想通了。

成豹大怒，道：「死而未死的狗東西，你的命眞夠大。」

黃書郎道：「那麼，你的命就活不長了。」

石不悔道：「今天石大爺要你死。」

黃書郎冷哼一聲道：「這話應該由我說。」

秀秀尖聲道：「喪門神，你還我丈夫的命來。」

石不悔咬咬牙，道：「賤人，妳終於明白妳丈夫的死因了？嘿，妳仍然逃不出石大爺的手心。」

他大手一揮，道：「給我宰啊！」

他只叫不動，他的斷腕處仍然未癒合，更何況又被黃書郎狠狠的敲了一棒。

黃書郎放眼四週，這兒的人似乎男的全出動了，有三個半百老者還舉着叉，另外兩個十幾歲的也揣着槍——十幾歲就開始殺人。

便在石不悔的吼聲裡，成豹抖手打出鍊子鏢，那卜通却抱刀朝着黃書郎的頭上劈過去，口中厲吼如虎，道：「老子劈死你這黃鼠狼。」

拔起的身形如陀螺旋空，黃書郎的動作很優美，半空中急芒湧現，便也發出噹聲與嘩啦合奏，眞叫殘酷，因為那合擊而幾乎旋在一起的三條人影，那麼狂笑的各自在口中發出原始一般的狂叫聲，好嚇人的叫與嗥。

不動手，但不動手才能叫人看出眞正的情況。

卜通的雙手抱着肚皮，那鮮血泉湧而出，從他的指縫間湧出來，他很想不叫鮮血外流，但却無法可使，只有拚命的捂住洞口。

他的雙目幾乎慫出眼眶外，那表情就好像他根本不相信這個是事實，他以為在作夢。

但那不是夢，因為成豹已倒在血泊中了。

，成豹的脖子上有一道血口子，刀口子連着他的喉管，好像還能聽到他的傷口處發出「咯」聲。

黃書郎連正眼也不看成豹，死人有甚麼好看的？

他更不去看卜通，一個就快要死的人，有那一點值得注意的？

他只注視着石不悔。

他的身上沾着鮮血，當然是成豹與卜通二人的血。

他的臉上也有血，看上去鮮血是他自己流出來的。

他的臉色難看極了，但他的嘴角却發出笑意，而且笑意很濃，只不過那種笑的樣子顯然已含着太多的冷笑。

這時候的冷笑是嚇人的。

石不悔就全身一哆嗦。

他厲吼：「殺！」

但他的人只圍緊了黃書郎，不往上衝。

石不悔又吼：「他只是一個人，他……他不是神，你們給我圍緊了亂刀砍吶，你們……」

「殺！」

「殺！」

只有十三個漢子，當然包括老的少的，一齊往黃書郎衝殺過去了。

於是，黃書郎發動二次攻勢了。

他的鋼棒旋動得如西極冷燭，便聞得好一陣叮叮噹噹響聲不絕於耳，緊接着又是一陣響，便又聞得一陣哎呀聲，五個人往地上倒去——黃書郎的棒子打在他們的頭上，早已把他們打得暈頭轉了向。

黃書郎展開身法如花叢的蝴蝶般，這些人豈是他的對手，一個個抛下手中傢伙，在地上嗥叫不休。

石不悔頓脚，道：「眞是一羣大飯桶，平日裡叫你們苦練功，就知道去賭牌九，功到用時方恨少，你們眞是氣死我了。」

黃書郎冷冷的走向石不悔，他的動作是粗野的。

到了這時候，他是文明不起來。

他旋動着棒子，忽然好一陣毒打。

石不悔被他打得滾地哀嚎，可也眞夠受的，黃書郎一出手便是二十棒，不多也不少，全部招呼在石不悔的右腕傷處，打得石不悔血肉不分碎肉點點飛濺。

便在這時候，一羣女人奔出來了。

女人中間有個白髮女人，她尖聲

厲叫：「打死人，你這個可惡的小子！」

她舉着手中枴，劈頭打過來。

黃書郎忿怒的一棒打在老女人的枴上，「噹」的一聲，打得老女人的雙手猛一鬆，那根枴便也飛出幾丈外。

黃書郎怒叱道：「可惡的不是我，老太太，這喪門神是你甚麼人？」

老太太道：「我兒子，小子，你欺上門來了。」

黃書郎叱道：「有妳這種老娘，就有這種小子，娘的皮，妳知道妳兒子有多惡霸？」

「關你甚麼事，要你多管！」

「他差一點便要了我的命！」

「也是你上門找的。」

黃書郎忿怒的忽然一脚踢，踢得石不悔大叫一聲滾出三丈外。

老太太拚命的撲向黃書郎，她要無賴了。

只不過黃書郎不是省油燈，半旋身，一棒打在老太太的屁股上。

老太太雙膝一軟跪在地，石不悔已吼道：「黃書郎，你小子別打我娘。」

黃書郎忽然笑了。

他緩緩的走近石不悔，道：「倒是頗孝順的嘛。」

「廢話，還有不認老娘的。」

黃書郎道：「石惡霸，你坑死我表妹的丈夫，這筆賬你打算怎麼擺平？」

石不悔不回答黃書郎的話，他吼叱幾個女人道：「你們是一羣母豬呀，還不快把老太太扶回後房！」

幾個女人立刻圍上去，又是拉又是抱，有的抬着老太太的兩條腿，就那麼把老太太抬走了。

老太太臨走前不停的叨：「在我家裡殺人了，你這年輕人太狠心腸了，天爺呀！」

黃書郎看着秀秀，他發覺秀秀驚嚇得站在假山邊不會開口說話了。

不，應該說張大嘴巴沒聲音——她呆若木鷄了。

黃書郎對秀秀笑笑，道：「秀秀，妳的仇人就在妳面前，妳打算怎麼處置他？」

秀秀怯怯的道：「黃爺，我們……快走吧！」

黃書郎聞言，幾乎氣結。

當初秀秀堅持要面對她的仇人，她要為死去的小丈夫報仇，如今九死一生的報仇機會來了，她却怕了。

黃書郎從秀秀臉上一片蒼白的樣子，便知道秀秀眞的怕了。

淡淡的，黃書郎盡量把氣氛弄得平淡，道：「也罷，妳是不打算為自己丈夫報仇了？」

秀秀道：「他們死傷這麼多的人，夠了。」

黃書郎道：「也好，妳既然大方的不再追究，那麼妳且等着，待我的賬算完，咱們就走。」

他又轉到鼻涕眼淚直流的石不悔面前了。

他的臉上殺機立現，冷沉的道：「惡霸，你幾乎要了我的命，你還不聽我的忠告，把我的表妹搶來，你說，你是想死想活？」

石不悔怒道：「娘的皮，你又想打老子的主意了？」

黃書郎道：「我早就說過，想要我的命，你得多備銀子，你難道忘了？」

石不悔迭足道：「看看，你他娘的又財迷心竅不是？」

黃書郎道：「只有銀子才可以救你的命。」

石不悔道：「老子如果不給，難道你對老子出刀？」

黃書郎道：「不但出刀，而且我還準備放一把大火，燒了你這片大宅子，我把你一家老小趕入野地裡，叫他們活活餓死在外頭。」

石不悔尖聲道：「你還是人吶，黃鼠狼，你是畜牲。」

黃書郎嘿嘿笑道：「也是你自找的，你看我的手段吧！」

他忽然一棒打在就要斷氣的卜通的頭上，「叭」的一聲，打得卜通呼叱一聲歪了脖子。

卜通眞的腦殼破裂的死在成豹身邊了。

黃書郎收拾掉黑紅門兩個堂主，他知道與黑紅門的樑子結定了，只不過他不在乎，因為當他知道「八府師爺」與黑紅門有勾結的時候，他便要為黑紅門製造麻煩。

* * *

黃書郎的手段是辛辣的，嚇得秀秀雙手捂着面，她實在不敢看。

石不悔更是驚怒交加，道：「你殺了一個快死的人，黃鼠狼，你蛇蠍心腸。」

笑笑，黃書郎即道：「你現在才知道，晚了，石惡霸，下一棒就是你的腦袋開花了。」

石不悔苦哈哈的道：「但願你把價碼壓低呀，天爺！」

黃書郎道：「你想通了不是？我就說，你這片家產實在大，八里莊你是老大，這麼辦，你再出白銀一萬五千兩，你的命就保住了。」

石不悔幾乎氣炸肚子。

他狂叫道：「好一個獅子大開口呀，我的兒，你難道煮銀子過日子呀？娘的老皮，你才剛剛訛詐了老子一大筆，你又照單開方的來了。」

黃書郎怒道：「少囉嗦，你若不答應，仍舊是那句話，你閉閉眼睛我動手，絕對不叫你痛苦。」

石不悔心中好像在打主意了。

他打的當然是歪主意，因為他的身側有一把刀，那是被黃書郎斷落的刀。

他嘆口氣，道：「黃鼠狼，老子還不想死，你能不能把價碼壓低那麼一點點，你好過，我也好過，怎麼樣？」

黃書郎想了想，道：「也罷，做人

就得像個人，你那老娘也得養，裁藏五千兩，一萬兩銀子你可不能再叫我減少半兩了。」

石不悔道：「老子認了，你與秀秀一起等着我，老子立刻去取來。」

黃書郎哈哈笑了。

他果然走向秀秀，這一場玩命的銀子一萬兩，他又弄上手了。

他也發覺石不悔吃力的站起來了。

他當然不會去扶持喪門神，他對秀秀笑笑，道：「坐下來，妳先歇一歇。」

却不料秀秀突然睜圓雙目，張口叫不出聲來了。

就好像黃書郎是厲鬼向她走過去一樣。

黃書郎不是鬼，鬼在黃書郎背後。

石不悔突然發動攻擊了。

只見他左手持刀平舉，對準黃書郎的後背刺過去，那模樣眞像惡狠撲小羊。

黃書郎發覺秀秀叫不出聲，他回頭看，因爲他知道秀秀這時候不應該有那種表情。

當他發覺有一把利刃已指向他襲來，而且已快沾身的時候，他的身法怪異的左右晃。

「颼。」

石不悔的利刃從黃書郎的左臂內斬過去，刺穿了黃書郎的衣衫，那地方剛被黃書郎撕裂一大片——黃書郎撕去衣裳是爲了沾濕尿水捂口鼻。

「砰！」

「啊！」

黃書郎一棒打在石不悔的頂門上，便也把石不悔打得跌坐地上。

他暴閃一丈低頭看，不由也是一身冷汗，因爲差一點沒刺上他的腰。

黃書郎的尖刀拔出來了。

他惡狠狠的走向石不悔，罵道：「操，我一向要你當個人，你偏要當鬼，娘的皮，你死吧！」

他的尖刀已揚起，對準石不悔就要下手了。

石不悔大是後悔不迭，他急急的搖手，道：「我給你銀子。」

黃書郎道：「給多少？」

「不就是白銀一萬兩。」

黃書郎吼聲如虎，道：「那是你沒暗殺老子以前的價碼，如今又自不同了。」

石不悔道：「你……」

黃書郎道：「由於你的行爲可耻，你也不受打折優待，一萬五千兩銀子，一個蹦子也不能少。」

石不悔大叫道：「可是我並未傷你一根毛髮，反而被你打了一棒，你應該減價呀。」

黃書郎怒道：「你他娘的如果得手，老子一兩銀子也別想拿了，這就是一場賭，惡霸，你又賭輸了，拿銀子買命吧！」

石不悔想哭，他眞的認栽了。

他站起身，緩緩的往那幢二層樓走去。

他走得很辛苦，幾乎是走一步晃三晃，他的右臂上鮮血在滴，光景還得大把銀子送敵人，這種滋味實在叫人透着不忍。

秀秀就對石不悔透着可憐。

她是女人，幾曾懂得江湖險惡。

她看着石不悔走進二樓，附近地上躺着受傷的人，心中又是怕又是可憐這些人。

黃書郎却不一樣，他冷冷的道：「石不悔，娘的皮，嫌銀子多不是。」

他走近那些受傷的人，一個個的仔細看，邊又沉聲道：「你們也一樣死不了，有朝一日再遇上，老子就叫你們去見閻王。」

* * *

好一陣等待，黃書郎並不擔心石不悔會再使甚麼歪點子，因爲他相信石不悔不敢。

不錯，石不悔拿着一把銀票走出來了。

他痛心的模樣，令黃書郎想大笑。

石不悔一把銀票抛在地上，他厲叫：「拿去，拿去買壽木，拿去找塊墳地，老子再也不要見你了。」

黃書郎哈哈笑，把地上的銀票一張張的撿起來。

他還是那樣子，十個指頭接連着算，算了老半天，幾乎連脚指頭也用上了。

只因爲銀票十幾張，數目也不一樣，只不過還眞的半兩也不少，可也不多半兩。

他又用指頭彈彈手中的銀票，道：「石惡霸，你若想報仇，那得去涼河黑紅門，他們一定爲你撐腰……嘿……你得多備這玩意呀，哈……」

他指着手中的銀票樂透了。

石不悔却瞪着弔喪的眼睛恨透了。

黃書郎扶着秀秀，道：「秀秀，走吧！此地的戲演完了，殺青了。」

秀秀似是無力的往前走，黃書郎却又回頭對石不悔道：「石惡霸，你娘面前替我告個罪，我不該抽屁股給她一棒子，眞對不住了。」

石不悔厲聲大罵：「滾你娘的蛋，黃書郎，我操你十八代老祖先！」

黃書郎並不生氣，他拍拍袋中鼓鼓的銀票，笑道：「應該罵，如果我損失如此多銀子，怕是不想活了，你只不過罵幾句，我絕不計較。」

石不悔大叫：「氣死我也。」

黃書郎大笑着扶着秀秀走了。

* * *

黃書郎帶着秀秀來到劉老先生的大門前，只見一個伙計奔往門裡去，那伙計還大叫着：「來了！回來了！」

於是，劉老先生急匆匆的走出來了。

他迎着黃書郎，却對秀秀微點着頭。

他的鼻子在抽動不已，好像在嗅聞着甚麼。

黃書郎當然知道劉老的表情，因爲他與秀秀二人的身上有尿味。

他想笑，但却忍住了。

只因爲此刻不是發笑的時候，這時候沒有笑的氣氛，氣氛不對，笑起來就會失去笑的本意了。

劉老先生把黃書郎與秀秀接進前廳內，兩個伙計可忙了，又是茶又是酒，剎時擺了一整桌。

劉老先生道：「我知道二位一定餓了，吃些吧！」

便在這時候，老太太也出來了。

秀秀一見老太太，忙起身跪下地——她垂淚了。

劉老太太面無表情的道：「聽說妳又進門了。」

黃書郎道：「我帶她來的。」

劉先生忙笑道：「吃吧，吃吧。」

黃書郎火大了。

他推桌而起，道：「劉老，我可以告訴你，你們的兒子是石不悔設計害死的，秀秀當面聽石不悔說的。」

劉老先生驚怒的道：「不是馬失前蹄跌落谷底的？」

「不錯，石不悔的表兄在你兒子的馬屁門上打了一鏢，你想想，那馬怎麼能吃得消？」

劉老先生咬牙，道：「果然是姓石的狗賊坑死我兒，我要去府城！」

黃書郎道：「石不悔受夠了，劉老，這件事却要問秀秀了。」

劉老先生看看老太太，他低下了頭。

老太太不開口，只不過臉色很難看。

她好像並不喜歡秀秀。

黃書郎對秀秀道：「跟我走吧，我帶妳去個好地方，那兒的兩位老人家一定拿妳當寶貝，何必在這兒受閒氣。」

便在這時候，忽然彩影一現，文彩出來了。

黃書郎笑對文彩道：「妳再住上幾天，等我去辦件大事之後再來接妳。」

文彩道：「我想我爹……他老人家怕是……」

黃書郎道：「妳放心，妳爹由我去照顧，只不過妳不能離開這裡。」

他對劉老先生道：「你把秀秀送我，我不拒您，你放心，我會把秀秀送個好地方。」

劉老太太開口了，她嘴巴裡一共三顆牙，三顆牙齒抖露出來，道：「謝謝，你快帶她走吧！」

黃書郎眞想出手一巴掌打過去。

老太太一直以爲兒子是被秀秀尅死的——不論怎麼死的，總是因爲秀秀的美色所引起。

那年頭，女子太美會惹禍，男兒太强挨刀槍，眞是一點也不假。

* * *

黃書郎果眞帶着秀秀走了。

他現在腰邊裡面有的是銀子，八里莊他先買了兩匹馬，套的馬鞍全是新的。

梁秀秀眞想不到自己會跟着黃書郎走。

她想不到的事情還多着，因爲黃書郎可並未打算要娶梁秀秀，只不過他要把秀秀送到水火洞。

田大叔走路不方便，田大嬸子也老了，兩位老人家需要年輕人侍候，那麼，秀秀應是最佳人選。

然而，秀秀還以爲黃書郎要把她娶進門了，她好高興，因爲她自認自己不比文彩姑娘的條件好。

至少，文彩還是個大姑娘。

雖然文彩條件好，黃書郎却要她呢。

梁秀秀溫柔的對黃書郎笑笑，道：「黃爺，你眞的要我這個殘花敗絮的女人？」

黃書郎拍拍馬鞭，笑道：「甚麼叫殘花敗絮？秀秀，妳美得叫男人爲妳瘋狂，石不悔爲妳算是力氣出盡了，妳怎麼小看妳自己。」

梁秀秀道：「在他們面前我是個寡婦，也是貞潔的女人，可是在黃爺的面前就不同了，你是義士，而我……黃爺，我不配。」

黃書郎哈哈笑道：「秀秀，別想得太多了，我扶你上馬，我會送妳去個清靜的地方。」

他扶着秀秀坐在馬鞍上，他自己騰身也上了馬背上，這才笑呵呵的道：「這世上我只有兩個親人，那便是我的田大叔與大嬸二人，他們自小教我武功，疼我，寵我，也給我嚴格的教導，可是他們老了，他們需要有人在身邊侍候他們，秀秀，妳願意去侍候二位可憐的老人家嗎？」

秀秀忙點頭，道：「我當然願意，黃爺，我會爲你做任何事情。」

黃書郎心中一陣溫暖。

他很少有這種感覺，如今突然發自秀秀的口中，他頓感好甜蜜。

他在馬上伸出手，秀秀便也一手遞過去。

黃書郎不開口，但他的雙目在訴說着甚麼。

梁秀秀也沒開口，如今這光景，就算說一句也是多餘的。

二人對視着對方，黃書郎好像在秀秀的臉上看到了甚麼似的。

是的，那是男女之間的一種渴求，也是兩情的自然流露，就好像池中鴛鴦一對在遊戲，叫人看來是那麼的自然與平淡。

男女之間的關愛，又何必旁人去緊張。

男女之間本就應兩情相悅，如果兩個人各在心中有了一定的默契，那是很自然的表露。

黃書郎就是這樣，只不過他眞的

有些慌恐感，因爲秀秀雖有心，他却要考慮，對於他每天離不開玩命的勾當，他實在不應該對秀秀有非份之想。

對於秀秀而言，她現在的心中好甜，只要從她那不時的對着黃書郎看上一眼，或斜斜一瞥的表情，便知道她對於自己命運的轉變之快、之美好，是那麼的充滿了滿足感。

一個女人如果心情愉快，敢情就是她現在的模樣。

黃書郎不是個糊塗蛋，他老兄精得像個甚麼來着，也許就是石不悔駡他的那句話——像個猴子。

精明的人反應最快，所以秀秀的表情，他早就猜出個大概了。

唯是秀秀這樣，黃書郎才更惶恐，他也有反應，他的反應，便是回報秀秀一個苦笑。

苦笑是無奈的，無奈而又必須發笑，那便是苦笑。

秀秀還以爲黃書郎不好意思，於是她反而淡淡的笑了。

秀秀笑起來是迷人的，那彎彎的柳眉更彎了，彎得連眼睛也幾乎瞇起來了。

最誘人的還是她臉蛋上的一雙淺不淺很好看的酒渦，每一回都引得黃書郎多看一眼。

* * *

天色已近黃昏，黃書郎覺得今天的日子眞是千變萬化——有緊張又有刺激，有絕情也有溫暖，只不過他却也感到有着充實感。

人生本來就是挑戰，生生死死那天都有，但眞正體驗出辛酸人生的，也只有江湖行。

一個人莫名其妙到來到這個苦難多於歡樂的世上，君幾曾見過生下來的娃兒張口先哈哈大笑的？生下來就是「哇」的一聲先大哭一陣，那表示王八蛋才願意到這個齷齪的世上來，是你們害我來的。

是誰害這娃兒來的？當然是他的父母，所以他無奈何的以哭抗議，然後，將來他也學父母的害下一代——這便是報復——只不過人們並未注意到這些。

於是，人類從不知不覺中產生報復心理。

江湖上的兄弟更俱報復心理。

黃書郎就一心等着八府師爺曹三聖，他等着找曹三聖報仇已經有年了。

* * *

現在，夕陽下山，前面都是山路難行，如果只有黃書郎一個人，他便是走路也不在乎。

此刻却跟着梁秀秀，秀秀這是頭一天跟着他，這頭一天就把秀秀嚇得死去活來，甚至還撒尿水用濕巾幪住口鼻，這倒叫黃書郎覺得他實在是個不吉祥的人物。

只不過既然把秀秀救出三合院，且又還她的自由身，黃書郎就以爲自己應該盡量去保護秀秀了。

他抬頭遙望山道上，他指着前面對秀秀道：「秀秀，前面有個山神廟，今夜咱們住在山神廟吧。」

淺淺的一笑，秀秀道：「黃爺，秀秀跟了你，這一輩子便是你的人了，你要怎樣都可以，我會聽你的。」

聽起來眞舒服，黃書郎以爲，天下的女人都像秀秀這樣，天下的男人就不會發瘋，天下的男人有福了。

他回報一個笑，道：「秀秀，咱們折騰了一天，正好可以在這山野的廟裡啃些乾糧，大睡一覺養足精神，你以爲我說的對是不對？」

秀秀點着頭道：「黃爺，你應該多休息的，不用擔心我。」

黃書郎淡淡一笑，道：「秀秀，我認爲妳應該叫我的名字了，妳叫我黃爺，我有點不自在。」

秀秀道：「我是從心裡尊敬你呀！」

黃書郎道：「妳稱我爺，太老了，妳以爲我七老八十呀？我比妳大不了幾歲，而且……妳跟了我，可並非是個侍侯我的丫頭，妳是……」

秀秀道：「那你說我是你的甚麼呀？」

黃書郎想不到秀秀會「打蛇順竿上」，他怔了一下，道：「就目前而言，至少可以以平輩相稱。」

秀秀道：「甚麼是平輩相稱？」

黃書郎道：「兄妹之類呀，也許，嗯，妳叫我阿郎吧，大叔大嬸就是叫我阿郎。」

秀秀掩口笑了。

她笑得有些顫抖，道：「我豈不是變成你的長輩了？」

黃書郎也笑了。

他伸手扶着秀秀，因爲二人已到了山神廟前了。

他看看山神廟，眞破，兩扇大門壞一雙，神桌上不但有一層層的灰塵，便那座二郎神像也模糊不清，那左臂彎在胸前、右臂伸張高舉的英姿，如今也變得虛有架式，敢情正是那句話——人要衣裝佛要金裝，二郎神好像沒人來侍候了。

* * *

黃書郎先把馬拴在廟門外，馬鞍脫下來，鞍袋裡的吃喝也齊全，另外還有兩件厚毛毯。

他的雙手提着一應東西，當先走進山神廟，抬頭見廟頂上還破了幾個洞，如果是下雨天，這座山神廟便是慘兮兮的景象了。

秀秀是個愛乾淨的女人。

黃書郎自從第一次遇上了秀秀，他便知道這個女人愛乾淨——她坐在水池中的那模樣，黃書郎這一輩子也忘不了。

當然，他更忘不了曾經被秀秀壓在他身上的光景。

他把神案先弄乾淨，然後找來一

把樹枝葉，把地上掃了一遍，笑笑道：「秀秀，這裡比妳住的小小三合院差多了。」

不料秀秀搖搖頭道：「不會的，我認爲反而更好呀！」

怔了一下，黃書郎道：「妳說笑。」

秀秀道：「我說的是眞心話呀！」

黃書郎抱來一堆乾的樹葉，墊在地上，笑道：「怎麼說？」

秀秀道：「有你在我身邊，甚麼地方都是好的，比我提心吊膽的住在八里莊上好多了。」

這時候，黃書郎才發覺秀秀很會說話。

他也難以理解，秀秀如此會說話，爲甚麼却得不到劉老頭一家人的喜歡，也許她才進入劉家大門三天吧！

* * *

毯子鋪在樹葉堆上面，摸一摸挺柔軟的，黃書郎這才笑對秀秀道：「頭一天跟着我，總得叫妳睡得很舒服，來，妳試來試一試。」

眞聽話，秀秀走過去，款款的擺動着柳腰坐在毯子上，她還摸着毯子道：「阿……阿……」

「阿郎。」黃書郎笑着。

「阿郎，你好像常常這樣睡吧？你鋪得很好。」

哈哈一聲大笑，黃書郎道：「我如果常常這樣睡大覺，不知我有多滿足！」

秀秀道：「你是怎樣睡的？」

黃書郎道：「我的吃和睡是最簡單不過，吃的是三頓湊成一頓吃，也許這一天只啃個槓子頭一顆大蒜便解決了。」

秀秀道：「你不是有許多銀子嗎？」

苦澀的一笑，他道：「銀子是弄了不少，只可惜我是個苦命的，那些銀子來得快，去得也不慢，妳往後便會明白。」他頓了一下，又道：「至於睡的，呶，妳抬頭看。」

「看甚麼？」

「上天是我的被，大地是我的床，我是個頂著烈陽到處跑，披着寒露走四方的苦命人，至於這種鋪上毯子睡大覺，唔，奢侈呀！」

秀秀道：「你眞的那麼苦？」

笑笑，黃書郎道：「我苦，只不過妳不會苦，我怎麼叫妳跟我吃苦！」

「我不怕吃苦呀！」

「我却不忍，秀秀，我是個苦自己而厚他人的人，如果我發現我喜歡的人很愉快的過日子，我的苦就是甘的，我見妳笑了，我會打從心眼裡高興，我就是這種人。」

秀秀笑道：「你是個負責任的男人，阿……阿……」

黃書郎眞的高興了，他的那樣子就好像他今年才十來歲——小孩子的天眞就是那樣。

他把吃的取出來，全部送在秀秀面前，道：「妳喜歡吃甚麼，妳自己拿。」

秀秀道：「你也喜歡的，我也喜歡。」

眞會說話。

黃書郎笑了。

* * *

黃書郎很累，但他的精神很好。

他的精神永遠是好的，當然，這時候精神更好，因爲他面前坐着秀秀。

秀秀是可愛的，如果秀秀不可愛，石不悔便不會對她無所不用其極了。

黃書郎見秀秀吃着他帶的乾糧，露出十分甜的模樣，便不由得撕下一塊醬肉，送往秀秀口中。

秀秀不拒絕，她像個很懂事的女孩，慢慢的張開嘴巴，自然的在口中細嚼，倒令黃書郎感到自己變得個幸福的人了。

女人如果愛上某一個男人，這個男人就覺得自己眞是個男兒漢，就算爲女人做些甚麼，也是心既甘情也願的，就算玩命也不管了。

這世上太多人想當男子漢，雖然也有不少男人爲女人而失去了生命。石不悔就差一點死掉。

雖然石不海沒有死，可也損失了三萬兩銀子，而且也死傷了不少人。

黃書郎吃飽了，他還不能立即睡，因爲他要侍候秀秀先睡。

江湖上的男人，如果對女人表現出熱情，這個男人是感性的，也是重情義的人，這種人也多朋友。

如果這個男人對女人的表現冷酷，這人就已經喪失了一半感性，這人的朋友一定少，因爲他本來就不想多交甚麼朋友。

黃書郎既是前者，他對秀秀的表現就可以知道了。

秀秀已經領略到了，她以爲黃書郎是個好人。

以前她以爲黃書郎是個義士，而義士與好人之間雖然難分甚麼區別，但一個人既是義士，又是好人，不是更令人對他有好感？

「睡吧，秀秀，我不會唱催眠曲，因爲我從來沒有唱過歌，我只會呼喊狂叫，那會嚇你一跳。」

秀秀哈哈笑道：「阿郎，你也睡呀，我知道你早就疲倦了，來，我們一起睡。」

黃書郎如果不是個笨蛋，他就是個猪，因爲他在這個時候說謊話，「不，我不累，妳先睡！」

他明敞著說瞎話，但秀秀仍然很高興，她笑笑，伸出一手拉着黃書郎道：「來吧，我們一起睡，你難道討厭我嗎？」

秀秀的手拉得更緊了。

黃書郎忙解釋，道：「秀秀，天下的男人如果有人討厭妳，這個人一定是泥巴人，我不是 泥巴人。」

泥巴人是沒有性慾的。

秀秀俏笑道：「那就表現給我看呀！」

黃書郎如果再裝佯，他便有些過火了。

他的頭低下來看着秀秀，那雙眸子散發出帶火的光芒，就好像豹目一樣。

秀秀不動，她的雙目不避開，就算兩股子火苗燒過來，她也不閃不避。

她的心中在吶喊：「阿郎！阿郎！我的阿郎！」

她不能行動，她只能噏動嘴巴，如果女人露出她現在這種表情，就已經告訴對方，再不行動，你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大混蛋！

黃書郎仍然直視着秀秀，他沒有動作，但感覺上他已有了行動，他的行動在心中激盪着，吶喊瘋狂難以自已。

秀秀動了，她把另一隻手摟住黃書郎的蜂腰——她摟得很緊，就好像摟抱樹幹一樣。

黃書郎緩緩的躺下去了。

他的身有一半斜壓在秀秀的身上，然而，秀秀好像沒有感覺，也似有些不過癮般又把她的身子往黃書郎身子下面移——女人是不怕壓的。

天下所有的女人都不怕壓，再重的男人也壓不死一個小女人，誰聽過女人被男人壓死或壓傷的？

江湖上，只聽過男子像個鬥敗了的公雞似的提着褲子往外逃。

只不過黃書郎不會逃，他被秀秀侍候得像個小綿羊也似的溫馴——小寡婦是個過來人，黃書郎却是個生手。

一張毯子舖着，另一張毯子蓋着兩個人。

黃書郎與秀秀就躺在毯子下面不動。

他們的動作是平和的，不誇張也不粗野，但從二人的臉上，可以發覺二人都很滿足。

是甚麼樣的動作使得他二人得意的想笑？隔了一張毯子看不到，怕是山神老爺也不知道。

＊　＊　＊

這兒還眞的安靜，當初陽從破牆縫中射進來的時候，毯子下面的兩個人還頭抵頭手拉手的擁着睡。

這時候如果天塌下來，黃書郎也不管了。

秀秀的鼻息聲是均匀的，她的半張臉看起來像花瓣一樣的鮮艷，那一身細皮白肉，宛似美玉般光滑。

黃書郎光着脊樑，他的右臂抱着秀秀的軀體，那張雙目微閉的臉上露出那副滿足的模樣，比他敲石不悔的銀子時候的笑還要好看。

這是另一種滿足，黃書郎睡在毯子下面不動顫，天亮了，去他的天亮吧，再睡上一個時辰也不晚。

黃書郎就是這樣才賴着不動顫，只不過當他閉着眼睛搬指頭算日子——一、二、三、四、五。

「哎呀！不好了！」

他一挺而起，嚇得秀秀幾乎叫出來：「怎麼了？」

她這才發覺天亮了，日上三竿，怕是有人來了，可就不好看了。

黃書郎發覺秀秀眞美，雙峯在動，那細膩的乳峯看起來實在是偉大的傑作。

「秀秀，我好像侵犯了妳。」

這是甚麼話，沒話找話說呀！

她只是淺淺一笑。

他拉着秀秀的手臂，又道：「眞的侵犯了妳，我……」

「離開八里莊以後，我就是你的人了。」

黃書郎道：「怕是我不能給妳帶來幸福。」

「我已很幸福了，阿郎。」

黃書郎道：「我對不起妳！」

秀秀笑笑，道：「這就是你叫的『不好』？」

黃書郎忙起身，他要秀秀快穿好衣衫。

他把馬備好了鞍子，這才扶着秀秀坐上馬背。

他的動作是體貼的、細心的，當秀秀坐在馬背上以後，黃書郎還檢查馬的兜帶與韁繩。

他上馬了。

他細聲的對秀秀道：「今天我先送妳去水火洞，我得快馬加鞭的趕往三仙鎮。」

秀秀道：「爲甚麼急着去三仙鎮？」

黃書郎道：「我有個小伙計在三仙鎮上養傷，雙方言明五天就碰面，今天正是五天了。」

秀秀一笑，道：「你很守信嘛！」

黃書郎道：「不守信便會損失銀子。」

秀秀眨着懷疑的眼光，她聽不懂黃書郎的這句話。

但黃書郎的心中可明白。

小流球在惡郎中藥舖裡養傷，雙方言明五日之內古班把小流球的傷治好，五日之內治不好，五千兩銀子打對折，還要再賠三千兩。

其實，這些全是黃書郎的手段，他要古大夫用心替小流球治傷，因爲小流球已有了八府師爺曹三聖的消息了。

＊　＊　＊

過了不久，水火洞已經在望了。

這兒好像窮山惡水人跡少見，當初田不來選在這兒隱居，就是與人絕交——他是江湖人物，而且當年就好像現在的黃書郎一樣，他得罪了不少道上人物，如果他想過個平靜的下半輩子，他就得隱名埋姓遠離人羣，那麼，甚麼地方比在這兒更好？

緩緩的繞過那個大山脚，黃書郎

已興奮得指着一處樹叢，對秀秀道：「秀秀，妳看對面崖下的那片林子！」

秀秀抬頭望過去，道：「啊，綠油油的一片林子，附近還有條山溪。」她淺淺的笑着又道：「我最愛有水的地方，這地方的水一定很清澈。」

黃書郎的心中好笑，因爲他頭一回看到秀秀的時候，秀秀就是在水中，他也在那時候發現秀秀是個愛乾淨的女人，那個三合院眞正是一塵不染。

他又指着對面的林子，道：「秀秀，田大叔與田大嬸就住在那裡！」

秀秀笑道：「到了呀？」

「是的，我們馬上就到了。」

「阿郎，你以爲田大嬸會不會喜歡我？」

「當然會！」

「你看我現在這樣子是不是很狠狽？」

「我也很狠狽。」

原來二人離開了八里莊後，尚未更換衣衫，兩個人的衣衫破了——那是被石不悔關在鐵櫃的時候，爲了掩口鼻而撕破了的。

二人不但衣服有破，便身上臉上還略帶尿味。

黃書郎看着秀秀，他未曾注意到秀秀的樣子，因爲他早就知道秀秀是美的，漂亮的。

秀秀是個女人，女人在這方面要比男人細心多了，所以她在這時候問黃書郎。

兩個人對望着，便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了。

兩個人拉着手盡情的笑，却傳來一聲冷叱道：「甚麼人闖到水火洞來……找死……唔……」

說話的是個老太婆的聲音，只不過聲音只說了一半便打住了。

只見一個灰影自林中閃掠出來。

黃書郎立即跳下馬來，笑道：「大嬸子！」

「好小子，還以爲生人闖進來了，原來是你呀，大嬸子錯看你了。」她看看秀秀，又道：「我早就發覺兩騎進谷了，以爲不是你小子，你是不騎馬的，更加身邊多了個人。」她指着秀秀，又道：「阿郎，這位姑娘是誰呀？」

黃書郎已扶着秀秀下馬，他笑對秀秀道：「來，見見我的田大嬸。」

秀秀靦覥的向田大嬸一禮，道：「大嬸好！」

田大嬸哈哈笑着拉住秀秀的雙手，道：「好，好極了，大嬸看見妳不好也得好，何況我很好！」

秀秀心中好笑——這位老人家的話好像轉個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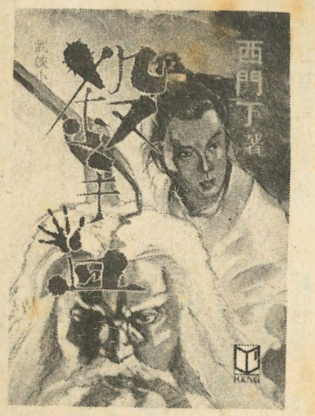
黃書郎笑道：「大嬸呀，我大叔如今怎麼了？他服了古班的藥，身上的痛苦是不是減輕了？」

田大嬸道：「如今你大叔好多了，他的痛苦也沒有了，每天早晚練功，正等着見你。」

（未完・九）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殺手血——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15.00

雙龍闖關——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15.00

天蘭——馮嘉著



每本港幣$15.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星島中心有售。

H.K.N.G.

上文提要： 江楓本着「教而後誅之」的宗旨，規勸夏天同懸崖勒馬，夏天同不相信江楓能夠一面拒敵，一面施展大悲梵唱來抵抗他的蝕心魔音，因而嚴加拒絕，孰料話音未落，大悲梵唱傳來，使三個門派中人的殺伐之念漸退，夏天同却不為所動，一聲令下，展開殺戮，吟雪先聲奪人，閃電般殺死了萬方，使全場中人震懾，但最吃驚的還是江楓……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技藝驚世駭俗　劍招出神入化

吟雪敢支開吟霜，技倆當不只此，可惜的是估不透她涉險入魔，到了那重境界。

這本干違天機的奇書，沒有害了江楓，却好像害了吟雪。江楓棄易選難，在劍道上下功夫，吟雪却仗憑了過人的才慧、悟性，全力的去追求易學速成、兇殘邪惡的技藝。

不知是吟雪一劍驚敵，還是大悲梵唱的佛法無邊，聚集在夏天同身後的數百屬衆，緩緩開始散動。

忽然間，梵音高拔，直衝雲霄，餘音嫋嫋，散入四方。

七寶和尚哈哈一笑，道：「人走人路，鬼行鬼道，各位心上禁制已解，去留就憑本性心念了，和尚已盡了心力，阿彌陀佛。」

但見人影閃動，天馬堂三百多位屬衆竟然散去了十之八九，餘下數十人也是一臉茫然，不知該何去何從。

白天化、司徒藝沒有走，申雪君帶着四個女婢緩緩向後退去，朝陽、水月，鏡花三大樓主也沒有走，但都皺起了眉頭，似是在暗作盤算。

倒是圍住江楓的十二個黑衣劍士，在梵唱停下之後，殺氣漸重，大有隨時出手的可能。

「申雪君，妳要走麼？」夏天同冷冷的道：「看來妳心中還忘不了金丹書生。」

「總堂主，天馬堂的人已經散去了十之八九，」申雪君道：「寸心已化烟雲去，不死只為酬君恩，天同，夠了，二十年來任君輕薄，我也該還夠你的恩情了，放我走吧！」

「二十年還無法縮住妳一縷情絲，勿怪金丹書生要把我熬成這個樣子了！」夏天同雙目中消退的紅光，又湧現出來。

「不要冤我，我如嫌你貌醜，怎會留在你身邊二十幾年？」申雪君道：「恩已還，情已盡，我該走我的路了。」

「妳走不了的，」夏天同道：「他們也走不了。」

但聞慘叫之聲，分由多方傳來。那是死亡的怒吼，生命盡頭的悲嚎。

「是他們，我不怕。」申雪君回顧了四婢一眼，道：「咱們走。」

「申姨，」江楓突然開口說道：「樂叔從未忘記妳，他和姨娘是淸白的，他們情同姐弟，妳誤會了。」

「江楓，你剛才叫我甚麼？能不能再叫一聲？」

「申姨愛聽，我可以叫妳一千聲，一萬聲……」

「誰要你叫我申姨？」

「樂叔的遺言，」江楓道：「世上都知道金丹書生，可是很少人知道他姓樂，樂叔死前才告訴我他姓樂，也告訴我，他很後悔沒有找妳，當面解釋清楚。」

「他不恨我麼？我也是毒害他們的

兇手之一。」

「樂叔知道，他們身受暗算之後，還活了十年，為了造就我，他們忍痛而活，他一直沒有恨過你，也曾鄭重的交代我，不准恨妳。」

申雪君淚流雙腮，黯然說道：「妬恨誤人，」目光一掠吟雪，接道：「一念之錯，情天難補，江楓，你肯帶我到他的埋骨之地去奠拜一番麼？」

「是！申姨之命，怎敢不從。」江楓歎息一聲，道：「樂叔陰靈有知，也會瞑目泉下。」

「謝謝你，江楓。」申雪君目光一掠十二個圍住江楓的黑衣劍士，道：「退下去。」

這些黑衣劍士轉望着夏天同。

「申雪君，妳認為他們還會聽妳之命麼？」夏天同冷冷的說道：「妳已經背叛了天馬堂。」

「你要逼我用十鳳齊飛對付他們了？」

「不敢有勞申姨，」江楓道：「但確有幾件事要申姨指點指點。」

「你說吧。」

「白天化文武兼資，是一科狀元之才，」江楓道：「這個人該不該死？」

「我和他們相處了二十年，」申雪君歎口氣道：「我不知道該說些甚麼。」

「我懂了，申姨請在一側休息。」

「違令者死！」吟雪嬌聲說道：「你們不聽申姨之命，死了可不能怪我。」

她自說自話，人也開始行動。

但見白影閃動，鮮血濺飛，十二個黑衣劍士像骨牌一樣，一個連一個的倒了下去。

驚人的快速殺戮，也蔚成戰陣奇觀。

吟雪的行動太詭奇了，那些黑衣劍士看不見她在那裏，手中之劍，全都刺向了江楓，但吟雪出劍很快，九個人來不及揮劍擊出，人已倒下，但還有三支劍刺了出去。

三劍全中，刺入了江楓的前胸。

吟雪是右手出劍，繞江楓身後至前，所以，最後死的三個人全在江楓的身體正面。

江楓沒有動過，身中三劍，仍然站在原地。

「江楓，」申雪君道：「你不能倒下去啊，你還要帶我去奠拜你樂叔。」

「申姨，江大哥在玩把戲，」吟雪低聲道：「不用為他擔心。」

其實，申雪君也動疑了，江楓身中三劍，不見一滴血出。

但聞怒叱、慘叫和激烈的打鬥之聲，不停的傳了過來，倒是場外的拚戰十分激烈，原定主要的戰場上，竟還未聞兵刃撞擊之聲。

「申姨，攔殺天馬堂離去的人，可是那位神秘教主和四大神通使者？」

說話的是江楓，他身上還插着三支長劍，劍身在風中顫動，那情形，看上去十分詭異。

「就算他們沒有親自出手，」申雪君道：「也是他們安排的伏兵。」

「可惡！」江楓怒道：「夏天同，你就任人屠殺你天馬堂中人，坐視不理麼？」

「江楓，如果你願意合作，我們可以談判，」司徒藝道：「我們在殺戮還未造成之前，還有可以談談的機會。」

「你最該死！天馬渡危，是你從中主持。」江楓突然飛躍而起，撲向司徒藝。

他胸前仍然帶着三支長劍，但在接近司徒藝時，三劍忽然飛出，一齊向司徒藝激射而去。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掌風激蕩，蓬然互擊中，江楓落在實地。

三支射向司徒藝的長劍全被擊落，江楓也被阻止於三尺之外。

原來，這一次，白天化、夏天同一齊出手了，江楓力拒兩大高手，和他們硬拚了一掌，司徒藝空出身子，揮刀擊落三劍。

白天化道：「總堂主，咱們被兩個年輕人耍了，他們一彈一唱，製造了殺人的機會。」心中却是暗暗震驚，忖道：「掌力對拚，可是眞才實學，一點也不能取巧，這小子竟然能接下我和夏天同聯手之力，再也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說的是啊，差一點被他們唬住了。」夏天同搶先而上，一刀劈出。

對拚一掌，夏天同心中有數，殺江楓的唯一機會，在和白天化、司徒藝的聯手合擊之中，一下子亮刀而攻，是示意白天化也動兵刃。

「你們要不要臉？三個人合打一個。」申雪君伸手從一個女婢手中取過長劍，準備挺身而出，翻臉動手了。

「申姨，不用勞駕，江大哥應付得了。」吟雪笑道：「我是投機取巧，幸而得逞，江大哥是要憑仗眞本領和他們對決，這三個人合力還吃不住江大哥，天后宮和天王門也會知機而退了。」

申雪君道：「江楓眞的能以一對三？」

吟雪目光一轉，見江楓未亮勝邪寶劍，只用翠玉刀在和三人纏鬥，已知江楓並未存殺死三人之心，立刻明白江楓的用心是不願完全暴露實力，低聲道：「申姨，妳注意看，那個教主和四大神通使者是否在場？他們可能易容改裝，混在天馬堂的屬衆之內，當然，也有可能潛隱在天王門、天后宮的徒衆之中，他們才是莫可預測的變數。」

申雪君立刻警覺，吟雪說得不錯，那位神秘教主才是萬惡之源，沒有人瞭解他眞正的身份，至少在天馬堂中沒有，他如縮頭不出，那就留下了再度禍害江湖的火種，細想當年，對付武林三聖，雖是由夏天同出面組合，但暗中却似有着一隻推動的黑手，只可惜，那時自已被妬恨之火燒昏了

頭，未能細心體會、觀察，事後又心如枯木，悔恨交作，行屍走肉般生活了二十多年，難道自己也被夏天同的蝕心魔音束縛了？始才被大悲梵唱驚醒。

定是如此了，想到傷心痛絕之處，不禁潸然淚下。

「申姨，過去的別再想了，重復江湖氣勢，是武林三聖的心願。」吟雪道：「江大哥幾乎是爲此而生，不停的進取奮鬥，我們都在全力幫他，雙方不但要比武功、鬥智慧，也要比耐心、忍性。」

申雪君道：「說得是，妳這點年紀，如此懂事，當年我還大妳幾歲，却是一無所知，回首前塵，全是恨事。」

「看申姨之美，當是聰慧絕倫，」吟雪道：「可能是妳早已被人設計了，才會落入陷阱，那人可能不是夏天同。」

申雪君長長吁了一口氣，點點頭，忍不住又流下眼淚，道：「對！我是早被他們設計了。」

塵封二十幾年的情愛，一旦人復清明，竟是如此之深，金丹書生在她心中份量之重，實已到了生死相依的境界。

轉頭看去，只見力敵三大高手的江楓，似是只有招架之力，手中翠玉刀守多攻少。

天王門門主帶着藍鳳，緩緩向四人交手之處逼進，天后宮的三位宮主也開始向前移動。

但兩個組合的門人徒屬並未移動，好像還未動合擊之心。

但申雪君已看得心急如焚，手執長劍，移向戰圈。

心急的不止申雪君，歐陽昭、羅蘭、七寶和尚三個人也圍了上來。

羅漢陣和少林寺僧衆沒有移動，雙方人手衆多，大批人手一旦移動，恐怕會引起混戰之局。

吟雪仔細的看了一陣，低聲道：「申姨，不要出手啊，江大哥沒有招呼，那就是還有應戰之能。」

申雪君只好點頭。

吟雪轉身迎向父母和七寶大師。

「怎麼回事？」羅蘭已搶先說道：「妳怎麼不出手幫忙？讓江楓以一對三，他好像快擋不住了，那可是三個一流的頂尖高手啊！」

「娘，江大哥罩得住的，眞要我幫手時，他會叫我，」吟雪道：「你們不用出手幫忙。」

看吟雪確無焦急之色，大和尚恍然而悟，笑道：「歐陽兄，用不着咱們插手，站在旁邊看熱鬧就行了。」

「大和尚，你再仔細瞧瞧，我看他快頂不住了，如果我沒有看錯，」羅蘭說：「他好像已累得滿頭汗水。」

不錯，江楓是滿頭汗水，但夏天同、白天化、司徒藝兩把刀、一支劍雖全力施爲，還是沒法子傷得了江楓，似乎雙方面都很吃力。

「不要緊，江大哥自保的能力很强，」吟雪道：「別看他累出一頭汗，再撐個三五百招，還是一樣。」

羅蘭瞪了女兒一眼，道：「大丫頭，妳再看看，江楓可是妳的夫婿，他被殺了，妳就要守望門寡，我可不許妳再嫁人。」

「娘，別咒江大哥，他死了，妳也會失去兩個女兒，我和霜妹不會守望門寡，會追隨他於泉下。」吟雪聲音轉低，道：「娘，再爭吵下去，就會眞的破壞他的預謀了。」

歐陽昭道：「好，我們只看不說就是。」

「對！看得神情越緊張越好，就是不要出手幫忙，」吟雪道：「一幫就亂。」轉身向戰圈走去。

「大丫頭是怎麼回事？是不是有點瘋了，簡直是語無倫次。」羅蘭道：「有備無患，咱們也跟上去，情形不對，就出手幫江楓一把。」

大和尚歎口氣，道：「羅蘭，妳可以看，也可以罵，就是不要出手。」

「天王門、天后宮的五個首要人物全都圍了上去，」羅蘭道：「至少，咱們可以攔住他們插手吧？」

「插不上手的，妳看兩把刀、一支劍合擊的威勢，已在兩丈方圓內佈滿了刀炁劍罡，無堅不摧，銳風如刃，」大和尚說：「夏天同、白天化、司徒藝都已在全力搶攻，可就是殺不了江楓，再有人插手，很可能是自己打自己了。」

事實上，四個人搏殺的激烈，已到了無法再分敵我的境界，也沒有人能夠預料，誰會在刀劍擊撞之下濺血而亡。

天王門主一皺眉頭，道：「藍鳳，妳說說看，他們會不會很快便分出勝敗？」

「看不出來，」藍鳳道：「刀刀取命，劍劍奪魂，好像雙方都用盡了全力，那個一閃神，就會丟去性命。」

天王門門主冷冷一笑，道：「妳心中希望他們那一個能活着？」

這句話問得蹺蹊，藍鳳雖然心頭震動，但却神色平靜，從容一笑，道：「誰能活下來都是一樣，留下的總是最强的敵人。」

果然是沉着冷靜，應對得宜，天王門門主一直留心觀察，却瞧不出一點破綻。

「本門要如何應變？」天王門門主低聲道：「江楓武功很高，但最可怕的敵人，好像是那個丫頭。」目光一掠吟雪。

「變數出人意外，我們掌握的敵情全不準確。」藍鳳道：「歐陽吟雪的武功詭異，具有出手取命的銳利，歐陽吟霜和張四姑又隱而不現，是一支可怕的伏兵，叛徒青鳳也不是本門中三魔、五怪、四大天鵝所能對付，如果我們沒有高手支援，最好不要投入戰陣，分析敵勢如此，但要如何裁定，

還要天王作主了，因爲弟子無法瞭解教主有何指示，天后宮能不能和本門眞正配合。」

天王門門主點頭，道：「好！決定投入時，我會下令給妳。」

顯然，他的內心之中，還是藏有隱密，沒有說出來。

藍鳳十分希望能夠瞭解全盤內情，那才眞的能給江楓最大的幫助，制敵機先，但她沒有追問，笑一笑，道：「我等候門主令諭。」

轉顧搏殺情形，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江楓守多攻少。

藍鳳心中一動，忖道：「吟雪豈眞能强過江楓不成？箇郎是在僞裝欺敵？幾乎被他瞞過去了，眞是關己則亂，倒是吟雪的美麗，尤勝青鳳，看天王早已被撩動心神，很可能突出奇招，擄走吟雪，不知她能不能應付得了？」

突然間，響起了一聲尖厲嘯聲，傳入戰陣。

一直採取守勢的江楓，應聲反擊，翠玉刀捲起一道青虹，從極不可能的角度中攻出了一刀。

一刀傷人，司徒藝當先受創，刀由前胸劃過，裂開了近兩尺的一道傷口。

那是致命的重傷，人雖未死，但也只留下一口氣了。

「走！」夏天同全力劈出一刀，人却疾退八尺，白天化緊隨退下。

天后宮宮主、天王門門主走得更快，夏天同走字出口，他們已退回了原位，率着徒衆離去。

朝陽、水月、鏡花三大樓主斷後掩護，天馬堂的殘兵敗將疾如飄風而退，連司徒藝這個副總堂主也不管了。

江楓根本沒有追襲，他似是打得太累了，盤坐在地上休息。

大軍掩來，無聲無息，數百高手突然出現。

但撤退時亦如風捲落葉，一轉頭就走得人影不見。

沒有出現截殺，天后宮、天王門、天馬堂都撤退得十分順利。

「江楓，你眞是了不起，」申雪君道：「以一對三，三個都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唉！只怕你也累壞了，不用回答我，好好的坐息一陣吧。」

「別裝了，江楓，快謝謝你申姨的關心。」張四姑突然出現，身後緊隨着吟霜、青鳳和梅花。

江楓一下子跳起來，道：「多謝申姨。」

「你……你小子還沒有用出全力……呀？」奄奄一息的司徒藝，用盡氣力說出最後一句話，閉目而逝。

「好啊！四姑，你們早就商量好啦，」羅蘭叫道：「可把我給寃苦了。」

「娘！我不是早說了，不用擔心江大哥，」吟雪笑道：「娘就是不相信我。」

「他累得一頭大汗，我怎麼知道會是裝的。」羅蘭嬌嗔未息。

「對不起啦，羅蘭，我是想誘出那位教主和四大神通使者。」江楓急急解釋。

「沒法子啊，丈母娘關心女婿，好像傳了幾千年啦，我可不能免俗。」羅蘭忍不住笑起來，急急舉手掩住嘴巴。

「羅蘭，我沒有和他商量過，」張四姑道：「我根本不知道江楓的武功高到甚麼境界，只是我確定了那位教主不在，就想讓他全力發揮一下，果然是不負衆望，」目光一掠吟霜，接道：「倒是看清了吟霜的厲害，縱橫敵陣，大開殺戒。」

「青鳳和梅花姐姐也是心狠手辣呀！」吟霜笑道：「她們把張姨的五行遁，展現已到了極緻，殺人之多，絕不在我之下。」

江楓轉頭看去，見三女身上的衣服濺血斑斑，想來，她們確實殺傷了不少人。

「說起來，還要謝謝吟霜妹子，」青鳳道：「妳連夜傳授我們三招殺法，我們是現學現賣。」

「靈得很啊，」梅花道：「出必傷人，從不落空，」一瞥江楓，接道：「替我和青鳳謝謝吟霜吧！求她再多傳我們兩招。」

江楓倒是聽話得很，目光轉注在吟霜的臉上，道：「辛苦妳了。」

吟霜心中高興，嬌聲說道：「張姨要我們潛伏一側，他們一擁而上時，我們就由側面突襲，幫助江大哥的，出手當然要狠，想不到沒幫上江大哥的忙，却幫了天馬堂散兵逃將的忙，這眞是一場大混仗，那些狙殺天馬堂的黑衣人，個個刀法毒辣，殺了天馬堂不少的人，張姨一聲令下，要我們助陣殺敵，誰知道，一下子殺紅了眼，收不住手啦。」轉顧了七寶大師一眼，接道：「和尚伯伯，我不是存心如此。」

「那些黑衣刀手眞的該死，他們學的不是武功，」張四姑道：「而是殺人手法，天馬堂中的精銳，沒有人能擋過三刀，大都是一刀就死，所以，我沒有阻止吟霜殺他們。」

「阿彌陀佛！我和尚沒講話呀！」

「可是，你有責任。」

七寶大師一怔，道：「我和尚有責任？」

「是啊！」張四姑道：「他們被夏天同的蝕心魔音控制了十幾年，你的大悲梵唱使他們突然的解縛醒悟，還沒有調整過來，就遇上截殺，否則，那些黑衣刀手，雖然兇狠，也無法如砍瓜切菜一般的殺他們，他們都是各有絕技的江湖高手啊！」

「說得有理，這筆賬應該算在我和尚的頭上，我佛有靈，和尚認罪了。」合掌當胸，口中唸唸有詞。

沒有人聽出他唸誦甚麼，想來是

超渡經文。

但見他神情漸入肅穆、莊嚴，佛光又隱隱而現。

這和尚遊戲風塵，不但有一身好武功，而且是一位佛法精深的高僧。

只見少林僧衆放下兵刃，合掌當胸，一齊跪了下去，口齒啓動，跟着唸起經來。

也許少林寺衆事佛數十年，有着別人難及的感應，每個人都是一臉虔誠神色，有如見到了觀音、羅漢。

事實上，場中之人，似是都受到了一些感應，不同的只是輕重有別。

吟霜、梅花、青鳳緩緩移動蓮步，走到七寶大師身前，跪了下去，垂首不語。

吟雪也棄去手中之劍，走近大和尚身側，合掌跪下。

「孽是孽來緣是緣，慈航遺渡十萬寃，護法須借金鋼杵，血汚不染素心蓮。」七寶大師的兩隻手按在吟雪、吟霜的頭上，哈哈一笑，「起來啦，丫頭們。」

這一笑又復常態，少林羣僧跟着撿刃而起。

吟雪、吟霜、青鳳、梅花，也緩緩站起身子。

張四姑長長吁一口氣，道：「大和尚，你好像是眞有一點道行啊。」

「和尚吃肉喝酒，有甚麼道行可言。」

「酒肉穿腸過，佛在心中坐呀！」

江楓道：「血汚不染素心蓮，下地獄，帶着我就行了。」

「和尚不敢，你是七世修得今生緣，莫登鵲橋空往返。」

「我是以術……」

「以術衛道。」大和尚打斷了江楓的話，說：「一世風流三世還，三世風流還不完，至情可以感天地，蘭因絮果總是緣。」

「那是說，我們下輩子還要嫁給江大哥了？」吟霜突然冒出了一句話。

大和尚一拍腦袋，笑道：「吟霜，妳眞的把和尚伯伯給問住了，是不是眞有下輩子，和尚可不敢肯定，佛曰西方有淨土，世說油盡燈自滅，本無明鏡枱，何處拭塵埃。」

江楓心結忽解，微微一笑，道：「說得對，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大和尚哈哈一笑，道：「對！咱們下山去，喝個痛快。」

百明大師突然緩步走來，對七寶僧合掌一禮，道：「老衲失敬了。」

大和尚急急還禮，道：「老方丈，請回寺吧！餘下的事，交給張姑娘。」

「老衲明白，張姑娘但有所命，少林寺全力以赴。」帶着少林僧衆退回寺內。

「大和尚，護法須借金鋼杵，我們都是那根杵了。」張四姑道：「你和尚可也要算一份。」

「和尚本是應劫人，張姑娘一聲令下，赴湯投火，萬死不辭。」

歐陽昭忽然歎口氣，道：「最近日夜苦練劍陣，又拉了半天的架式，却是一劍未出，一矢未發。」

他胸懷大義，情愛專一，松月風標，光明磊落，回首前塵，無一恨事，是受感應最輕的一個人。

「歐陽兄，惡戰才剛開始，有得你大顯身手的機會。」張四姑道：「大和尚，你帶着吟雪、吟霜立刻出動，易容追尋敵踪，至於酒嘛，只有忙中偸閑喝兩口了，胡萍、段九、師徒父子已在山下等候。」

「和尚這就走。」帶着兩個小狐女，急急離去。

「青鳳，」張四姑道：「想法子和藍鳳連絡，別忘了留下暗記，能約她跟我見一面，那就更好了。」

「是。」青鳳轉身兩個飛躍，人踪已失。

「雪君，我們人手少，妳的十鳳齊飛是武林一絕，」張四姑道：「幫幫我們如何？」

「我和四婢恭候遣差。」

「辦完了這件事，我們一起去奠拜金丹書生的靈塚。」

「謝謝妳，四姑，我對他的愧疚太深了。」申雪君又流下淚來。

羅蘭想勸，却不知如何勸她，乾脆嚷道：「喂，四姑，我要幹甚麼呢？」

「我們陪着雪君姐，大軍後行，接應四方。」張四姑聲音轉低，道：「梅花，去帶迎春來吧！跟我們一起走。」

「我想問一件事，不知道可不可以？」羅蘭道：「近半年來，我是糊糊塗塗的逃，糊糊塗塗的打，每次都準備拚命，但除了終南山一戰之外，我們完全沒有出手的機會，這一次，又要我幹甚麼？」

「這一次，妳想不打也不行了。」張四姑道：「羅蘭，我原想借少林僧侶之力，在這裏和他們作一次生死對決，事先估計，這一戰必將是兇險絕倫，打下來是個甚麼局面，我根本不敢去想，意外的是妳的一對寶貝女兒和女婿，成就高得出奇，而且，那位神秘教主也未出現。」

「大姐，」江楓插腔道：「那位教主究竟是來了沒有？」

「應該是來了，但我沒有發現他。」張四姑道：「這一次，他們三個組合聯手出動，但用心却是要天馬堂中全部精銳和我們打到兩敗俱傷，天后宮、天王門的人手不是參戰而來的，而是準備收拾殘局，一舉盡殲餘敵，在那位教主的估算中，天馬堂和我們這次大對決中，是一個慘勝和敗亡的局面，天馬堂就算勝了，也會元氣大傷，逃不過天后宮和天王門的聯手屠戮，何況，還有一股埋伏在側的生力軍黑衣刀手，他們早已奉命，截殺天馬堂臨敵逃走的人，有很多莫可預測的因素，使戰陣發生變數，不但出了我的意外，也出了那位教主和天馬堂的意外。」

「說得是啊！」羅蘭道：「昨天妳說得那麼嚴重，我連訣別的話都和老公說了，誰知道雷聲大，雨點小。」

「是一陣烏雲過去，雨却未下一滴。」張四姑道：「吟雪出劍一擊，震駭全場，他們計算的對手是江楓，但吟雪却表現出了比江楓更可怕的殺人手法，江楓，告訴羅蘭是怎麼回事。」

「吟雪那一劍脫圍殺敵，非我所能……」

「甚麼？」羅蘭接道：「江楓，你是說眞的，還是謙虛？」

「是眞的。」江楓道：「我們各選適合本身技藝系統的武功去練，誰也不干預誰，吟雪才慧卓絕，有着那種驚人的成就，吟霜只怕也成就不凡。」

「非常的不凡。」張四姑道：「全是我沒有見過的殺人手法，兩個丫頭似是已經突破了武學常規，殺人的技術，已到了隨心所欲之境。」

江楓心頭震動，忖道：「好可怕，兩姐妹似乎都棄難就易，步入魔道，眞到大成境界，人性會逐漸消失，不行，我要全力阻止她們，只怕還得借重大和尚的佛法幫一把了。」

他這裏暗暗擔心，張四姑亦若有所感，微微的皺起了眉頭，老叫化、刁鵬、鄧飛、梅花、歐陽昭、申雪君等，却聽得全神貫注，生恐漏掉了隻字片語。

羅蘭却是心花怒放，女兒勝娘十倍，總還是自己的女兒啊！

她是最不會掩飾自己的人，立刻喜上眉梢，洋溢出一臉歡愉，道：「江楓，你獨鬥三大高手，故意隱藏實力，我是早知道了，現在老實說，你眞要殺他們，需要幾招克敵？」

「說實話，動上手，我可以在十招內殺了他們。」江楓道：「但那是他們的策略錯誤，如果他們先要屬從出手，等我連斬強敵之後，他們再出手，那時我的銳氣已挫，痲煩就大了，他們任何一個人就能和我拚個數十招，用車輪大戰，故可以使我挫敗，三人合手，更可在百招之內取我性命，我不是金剛不壞之身，不給我調息機會，我也會氣力不繼，有很多武功，也便無法施展了。」

歐陽昭接道：「以守代攻，能不能借機調息？」

「當然可以，今日之戰，我就採取此策，以守代攻，所以，一直保持全力擊殺敵人的體能，凡是一擊取命的殺人武功，都必須全力施展。」江楓道：「擊取數十敵，當會有力盡之感，大和尚的大悲梵唱，使天馬堂亂了章法，實爲今日致勝首功。」

歐陽昭道：「你高明啊！我遇上相當對手，要全力一擊取敵，大概一擊之後，就無能再戰了，你能連擊數十敵，已非凡人能爲了。」

「好啊，你們把弱點全說出來了。」羅蘭接道：「如是被敵人聽去，那還得了？」

「羅蘭，」歐陽昭道：「人都是一樣，這不是秘密，貴在臨敵應變，其妙處，存乎一心了。」

「對，這一次大追殺，我們就用我們之長，採取各個擊破的方法，以江楓和吟雪、吟霜爲殺敵主力，」張四姑道：「其餘的人，全力接應，以保證他們三個人有調息體能的機會。」

＊　＊　＊

這是個小小的農莊，只有三戶人家，張四姑被暗記指引而來，大和尚早已候在路側，帶着幾人進入一座農舍。

「有了甚麼變化？」張四姑道：「雪、霜二女呢？」

「她們太高明了，能追踪敵人在十丈內不被發覺，姿容百變，忽男忽女，連身上的衣服也忽然會變顏色，有時候，她們到了我的身側，我還沒法子認出她們。」

「這麼說來，小妹這點微末之技，還入你大和尚的法眼了？」張四姑笑道：「現在，言歸正傳吧。」

「天馬堂這一戰之後完全潰散，但白天化和三大樓主並未棄別夏天同，一行主從，還有十七個人，他們行動得很謹愼，但和尚發覺，除了我們之外，還有追踪他們的，雪、霜二女要和尚作主，下令襲殺他們，但和尚想一想，這可能關係重大，不敢自作主意，只好請教張姑娘了。」

張四姑沉吟了一陣，道：「看來，用不着我們下手，那位教主也不會放過他們了，和尚，發覺了追踪的飛鷹和靈犬沒有？」

「沒有，好像他們已有避忌了。」

張四姑微微一笑，道：「雪君，要妳出動了，帶着四婢去見夏天同，有些話妳不便說，我請刁鵬跟你同行，梅花，你替代一位從婢，緊隨申姨身側保護，見到雪、霜時，要她們暗中接應，不許她們輕易出手，只有你們在陷入生死關頭時，才能出手相救。」

「是！」梅花帶一婢入室更衣。

張四姑又交代申雪君、刁鵬一些話。

「夏天同非常陰險，這個人不能留。」申雪君道。

「我們不會放過他的，但如讓他死在那位教主的手中，那是含恨而終。」張四姑道：「何況，那位教主要殺這一行人，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好極了，四姑，武林三聖付託妳主持大局。」羅蘭道：「果然是早有識人之明，妳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統帥是江楓，我只是出點子的人。」張四姑望着江楓微笑，笑中有歉意，也有溫柔。

「不用客氣，大姐，妳是將帥和用兵之才，小弟不敢自謙，是一員武勇之將。」

（未完・五十三）

上文提要： 蕭郎在江邊酒樓上遇到了一個俊俏的白衣少年，此少年自稱是瀟湘子，先在酒樓對酌，繼而携食盒，乘小舟，在月下煙波對酌，把酒言歡，竟樂極忘形，露出了女兒嬌態，蕭郎冷靜觀變，又似天魔女更像夷姝，而她叙述綵舟婕妤和侍女的接送蕭郎，歷歷在目，仿如親受。至於後一段在離恨天、玉離宮的事，未見她談及，可能她不知情，蕭郎心裡稍安……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巴彥·文　可飛·圖

溫柔鄉是英雄塚

愛在搖籃滋長　人從夢鄉醒來

蕭郎在她身邊輕輕柔柔地說道，不敢驚醒她，也輕輕柔柔地把她摟入懷抱，坐了下來，把她放在懷裡。

溫香軟玉抱滿懷，那如蘭的吐氣又多溫暖，他是眞醉了，酒已令他有了幾分醉意，更加上愛的醇醪倍加濃冽。

情人的情懷又多溫暖，本來只是閉上眼兒，不是眞睡的，但情人的摟抱亦羞人，不敢，也不願睜開眼來了。她又怎能睜得開眼來，因爲那愛的醇醪，也令她醉了。

原來醉鄉近夢鄉，江上舟搖，成了愛的搖籃，順流而下的小舟在蕩漾，江波拍出愛的旋律，微風在爲他們歌唱愛的頌歌。

他們再也分不清，是醉鄉，還是夢鄉。

其實，是愛鄉，愛鄉中，非夢亦非醉，如夢亦如醉。

但願常醉夢不醒。

但好夢由來最易醒的，那海上昇起了旭日，若不是羞紅，必是妒嫉得臉兒紅紅，把他喚醒了，憤怒的海濤，也一定是嫉妒得抽打着船舷，不再歌唱。

啊呀！原來黎明已來到，順水漂流的小舟，已浮出了海口，還好，曉煙繞岸樹，仍清晰可見，上漲的潮水，正把小舟送回岸邊來。

「小兄弟，醒來。」

蕭郎着了慌，因爲一股浪像是把小舟捲上了半天，忽又似一瀉千里，他不識水性，如何不驚惶，即使小舟不沉入海底，撞在岸邊礁石上，也會成爲碎片。

「小兄弟，快……快快醒來。」

她醒了，眼兒一睜，就對他嫣然一笑。

小舟在劇晃，在顚簸，他已驚惶失措，她的笑再也不嫵媚了，甚至沒瞧她，道：「快……快起來，不好了。」

她格的一聲笑，說：「瞧你，天劍蕭郎，敢情只得這點膽兒，有甚麼大驚小怪的。」

蕭郎目瞪口呆，眞不相信，她跳起來，只把那舵兒一扳，小舟雖然仍隨海浪在起落，却立即平穩了。

他大大地鬆了口氣，心想，是了，她生長三湘，一曲琵琶江山舟，醉唱洞庭秋，如何不識得水性。

驚魂已定，閉上了眼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知他甫定的驚魂，差點兒又出了竅……

只見紅紅的初昇旭日，映得她如花的臉兒紅艷艷，羅衣迎風飄飄，美極了，美得如似要乘風飛去。

這那是小兄弟，那是瀟湘子。

「你你……怎會是……你。」

竟是夷姝，適才從他懷中跳起來，他懷抱了一夜，摟着她，倚偎着她，雙雙進入夢鄉的，竟然是她。

竟是妖媚的夷姝。

難道，壓根兒就沒有瀟湘子，是呀！初見時覺得他似曾相識，難道就是這緣故？天魔女既能一抹臉兒，就變成了另一個人，爲何她不能夠？

夷姝對他飛了個媚眼兒，道：「喂！要想上岸，那就別閒着，拿起船頭上的槳來，你也幫一把勁兒。」

小舟已近岸邊了，但潮落小舟又退回了些，隨又再被後浪高高的掀了起來，再又瀉落，直向岸邊的礁石撞去！瞧得蕭郎驚心動魄，那敢怠慢，慌忙奔去船頭，抓起槳來，既能用劍，又豈不能用槳，他明白，重要的是防止小舟撞向礁石，那小舟再從浪頭瀉落之時，蕭朗覷定那簡直是迎面撞來的礁石，勁貫槳身，只一點，那小舟登時打了橫，被浪掀上了海灘。

轟然一聲响，像是從雲端跌落下來，小舟已橫在沙灘上了。

夷姝叫道：「好，救人一命，勝過七級浮屠，果然天劍蕭郎，名不虛傳，若不是你眞力渾厚，借力也妙到毫巔，這小舟便粉碎了，你的小兄弟的命兒可也不保了。」

「你……你說甚麼！」

「我說，還得快些兒，趁潮水尚未湧到，快把小舟拖離岸邊。」

蕭郎顧不得再言語，慌忙跳下船頭，把小舟拖去高處，却已不見了夷姝，那知他才回身，那夷姝已在一株樹下搔首弄姿了，叫道：「蕭郎，來呀！」

蕭郎的眼睛睜大了，當眞？當眞昨晚的小兄弟，那瀟湘子，眞會就是她？

小兄弟的命兒差點不保了，當然是指她自己，小舟中除了他蕭郎，就只有她了，不是她假冒甚麼瀟湘子，還能有誰？

他驚魂甫定，餘悸猶存，不由大怒，哼了一聲，道：「沒命兒的，只怕還有一個我。」

夷姝睨着他妖媚一笑，道：「蕭郎大哥哥，便是你想死，我還捨不得哩，你也太小看我啦，便是離岸再遠些，我也帶着你踏波登岸，只不過救得你，可就救不得你那小兄弟，便不隨同這小舟粉身碎骨，也命兒難保。」

「你！說甚麼？呔！給我站住了。」

急回頭，小舟中那還有人，同時滑步一旋身，便已躲開了悄沒聲撲向他懷裡來的夷姝。

夷姝喲了一聲，又一聲吱唷，說：「敢情天劍風流的蕭郎，是個始亂終棄的無情郎。」

蕭郎道：「你胡說……」

不由眼兒睜大了，難道昨晚如夢似醉中，眞作了……作出了甚麼……想，急得他拚命想。

怎會有這樣妖媚的眼兒，怩着聲，半閉着眼兒，道：「蕭郎大哥哥，你懷裡多溫暖啊，你摟着我睡了半夜，今兒又不要我了，這不是始亂終棄是甚麼，你敢說不是？」

蕭郎大大鬆了口氣，且慢，任她如何能化身萬變，她這妖媚的眼兒，可是變不了的，昨晚泛舟相對，小兄弟眼中何曾流露過半絲兒妖邪。

天魔女天眞調皮起來，連白娘子也親口說近於狡獪，這夷姝蠱惑放浪，更是狡詐百出，雖說堅貞放浪，別若天淵，但在狡猾獪詐上，可眞是一個娘胎裡出來的。

且慢，蕭郎望了小舟一眼，又望了望夷姝，眼珠兒一轉，登時有了主意，道：「還說沒胡說，昨晚在我懷裡睡着了的，分明是小兄弟，何曾是你，再說。我也沒摟他，我怎會摟他呢？」

夷姝嘻嘻一笑，聲調兒呢，眼兒也更妖媚了，那彎彎的眉可揚了起來，道：「那他從你懷裡掉換出來，那還不容易，你敢說沒摟着我睡了半夜。」

「更是八道胡說，掉換！你把他從我懷裡掉換出去，我豈有不覺的，我……我不信。」

其實心下大驚，離恨天，玉離宮，不要說那婕妤了，便是宮女，和那些綠衣侍女，武功無不奇詭，這夷姝就可想而知，僅踏波而行，已令他駭異了，也許眞有那樣的本事！

夷姝的眉兒不再是揚，是挑了，道：「蕭郎大哥哥，叫得多親熱啊，就是惱他親熱地叫你蕭郎大哥哥，即使他是個男兒，我也是不許的。」

他記起來了，原來愛的醇醪那樣易令人醉，昨晚他和瀟湘子由醉鄉進入夢鄉之時，她說：「我還是叫你蕭郎大哥哥的，是了，是了，這妖女夷姝必是那時又偷偷地溜了回來。

這麼說，小兄弟，瀟湘子，並非她化身出來的了，而且，也還不知小兄弟其實是女兒身。

蕭郎大大的，大大地吐了一口氣，那麼，瀟湘子，仍是眞實的存在，不是幻覺，也不是這夷姝的化身。愛，昨晚的愛的纏綿，並未幻滅。

但她，在何處？從他少年的情懷中，多年用幻想塑造出來的情人，活生生出現在懷裡了，簡直就是從他的幻想中，活生生地走出來了，而且已在懷中，豈容她幻滅。

且慢，他若越是心急，她越是不會說眞話的，也得用上點兒狡獪，道：「他不過是我的小兄弟呀，你不該惱他的。」

「但他叫你蕭郎大哥哥，」夷姝道：「今兒後，除了我，誰也不許叫，即使我那個不知那兒鑽出來的天魔女姊姊，誰敢再叫你蕭郎大哥哥，我就殺了他。」

蕭郎不禁打了個寒顫，因爲夷姝的牙兒咬得格格响，多可怕的魔女，不僅放浪、妖邪、而且妒嫉心更可怕。

忽然心中一動，有些明白了，玉離宮主自失去天魔女夷光後，只剩下

一個夷姝，難免因寵愛而嬌縱了，夷光忽然回到玉離宮主身邊，自然也就冷落了這夷姝，想想她是從小被寵愛縱壞了的，不用說，惱怒又妒嫉夷光姊姊奪去了母愛，於是，妒嫉生恨，恨夷光姊姊，於是，報復，她也要奪去夷光姊姊所愛。

於是，前日晨早，她就在他前往翠微閣途中，攔截住他，向他投懷送抱。

是了，是了，當他發覺她不是夷光時，嚴拒斥責，必也更激怒了她，一個被寵壞了的女孩兒，必也任性之極，他對她越是拒斥，她就非要得到他不可。

必是如此，一定是這般如此，而且，蕭郎自知，蕭湘子不也說了，見了面，那知翩翩蕭洒，更勝過她幻想中的風流蕭郎，便蕭湘子一見對他已鍾情，何況這放浪、任性，離恨天寂寞歲月中長大起來的夷姝魔女。

蕭郎明白了，不禁打了個寒顫，不僅聽到她牙兒咬得格格响，她武功奇詭絕倫，若然糾纏不休，今而後，豈有寧日，眼下重要的是蕭湘子，她把蕭湘子怎麼了？

蕭湘子千里追踪，也柔情千里，因是初見面，也有如三生緣結，相識已有千年萬年長，他呢，蕭湘子更是從他幻想的情竇中走出來的，簡直就是他用幻想塑造出來的，又何必曾相識。

不讓夷姝發覺他心跳得有多厲害，柔聲道：「你錯啦，你那夷光姊姊見面就要殺我，從來，一直對我兇霸霸的，何曾像你這般，溫柔多情更可愛。至於我那小兄弟，你可太蠻橫不講理了……溫柔又多情的姑娘，可是講理的。」

不容夷光的眉兒挑起來，蕭郎忙道。

這法兒還是眞靈，夷姝妖邪的目光，登時柔媚了，道：「我怎麼不講理了？」

「我叫他小兄弟，我當然也就是他的大哥哥。」

「但不許她叫蕭郎大哥哥，今而後，除了我，誰也不許叫。」

「就是吧。」打蛇隨着棍兒上，忙道：「快告訴我我那小兄弟在何處，我趕快告訴他，今而後，不准他再叫，便你饒他，我也是不許的。」

夷姝嘻嘻笑道：「不知他喝飽海水沒有，你自去瞧啦，我把他綁在舵上。」

蕭郎這一驚，非同小可，飛掠到小舟後一瞧，可不是蕭湘子躺在沙灘上，已是奄奄一息，不但手脚被綁，而且腰上有一根繩兒，連繫在舵上。

蕭郎大怒，又是心痛，但又那顧得發怒，慌忙把蕭湘子解了下來。連聲呼喚：「小兄弟，小兄弟！」

夷姝道：「蕭郎大哥哥，你放心，若不是你的小兄弟，昨晚我已把他抛入江中，去和曹娥作伴兒了。他也死不了，你沒瞧，我在他嘴裡塞了個胡桃兒，海水灌不死他，但也不能說話兒。」

蕭湘子的嘴裡，可不是啣着個胡桃，慌忙挖出，蕭湘子嘔了一陣子，總算灌入的海水不多，但從江水又侵在海水中，少說已有兩個多時辰，哪個罪可有受的了，只恨得蕭郎切齒咬牙，又心痛，恨不得把夷姝痛打一頓，但蕭湘子奄奄一息，連眼兒也無力睜開來。

呔！陡然間，一個頭兒從肩後伸了過來，竟在他怒得發紅了的臉上親了一下，更氣的蕭郎發暈，若不是懷抱着奄奄一息的蕭湘子……

却聽夷姝啊喲一聲，道：「不行，我得趕回綵舟，蕭郎大哥哥，我已還你這小兄弟啦，咱們今晚三更見。」

這魔女，竟也會驚惶，慌慌張張，急忙跑了，才見羽衣風飄，只一眨眼，已隱入岸邊樹叢中不見了。

昨日這魔女一聽簫聲，也是如此慌張，她所說綵舟，必是玉離宮走了這魔女，宮中人駕綵舟追趕前來，昨晚必是又偷偷的溜了出來。適才，可是又有簫聲傳來？

但濤海拍岸在轟然怒吼，海上的晨風也在呼嘯，何況一心在蕭湘子身上，他甚麼也沒聽到。

而且，雖然他怒不可遏，這魔女的離去，却又是他求之不得的。

當下慌忙把蕭湘子抱了起來，緊緊地，緊緊地摟在懷裡，把臉兒緊緊的貼在她臉兒上。

「小兄弟，小兄弟呀！我這就帶你去旅店。」

她緊閉着雙目。髮間流落來的海水，又濡濕了她蒼白的臉兒，宛若編貝的牙兒，在捉對兒廝打，他懷抱中的嬌軀也在抖顫。唯一令他稍稍放心的是，那如蘭的吐氣仍時弱時强地噴在他臉上。

這就是他把臉兒緊貼在她臉兒上之故，不僅要感覺出她的呼吸，也要把溫暖傳給她。

蕭郎發足狂奔，還幸三數里外，曹娥江口，便有一個小市鎭。

那海邊更是江口的人家，沉舟遇溺，那自是司空見慣，何況不過是個落水者，店家道：「客官放心，他是你的兄弟吧，準沒事，我這就命人送薑湯來，却是快替他脫去濕衣。」

蕭郎抱着蕭湘子奔入最先到達的旅店，店家帶他進房，便急忙去了。蕭郎可爲難了，她是個清清白白的女兒身呀！這怎麼可以？

但救命要緊，那容他遲疑，一跺脚兒，他希望她早早清醒過來，但現在，不了，小兄弟呀，你可千萬別在這時醒來。

劍術已近通神的天劍蕭郎，手兒竟會顫抖，心兒也劇跳起來，忙不迭吸一口氣，眼觀鼻，鼻尖兒觀心。急

忙忙替她脫去了海水浸透了的濕衣，抱在床上，她那冰凉而又滑膩的嬌軀，竟差點滑出了他的懷抱，他，天劍蕭郎，不僅胳膊也在顫抖，而且，有生以來，從未感到恁般酥軟無力，慌慌忙忙，把被褥蓋在她身上。

但願她沒有醒來，不不，但願她現在即刻醒來。他的心兒仍在劇跳，不敢看她，却又怎能不看她，不知是寬心，還是憂心，她的眼兒仍然閉得緊緊的，臉兒也仍是那麼白，沒一些兒血色，甚至也沒動彈一下。

蕭郎連喚了兩聲：「小兄弟，小兄弟呀！」

他着了慌，她眼瞼兒也沒見動一下，別說應聲，別說動彈了，他知道該怎麼做，雖然怕這麼做，當眞是一不做，二不休，揭開被褥，鑽進了被窩，用他的體溫，去溫暖她的嬌軀，那自是把她全裸的嬌軀，緊緊地摟在懷抱裡，他顫抖的手，終於在她滑膩如蠟的肌膚上，找到了，終於找到了丹田的部位，他也急忙一口眞氣沉入丹田，終於，一股圓團團，光灼灼的眞氣，在他的體內運行起來，徐徐地，透入她體內了。

要不要？要不要二不做，三不休？嘴對嘴兒，度熱氣，他是不敢瞧她的，現在不能不瞧了。

蕭郎差點兒發出一聲歡呼，一抹紅暈，雖然僅是那麼淡淡的一抹，出現了，在她臉蛋兒上出現了呀！她的眼兒雖沒睜開來，但眼珠兒分明在眼瞼下轉動。

他也慌了，上天保佑，祈求上天保佑，她只是回復了知覺，尚未完全甦醒過來，救苦救難，慈航普渡的南海觀世音菩薩呀！

爲何他口唸慈航，是慶幸她甦醒了過來，還是祈求她別這麼快甦醒過來，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又爲何要明白。

那知他才想溜下床去，他竟嚇了一跳，因爲她臉蛋兒上的紅暈不但加深了，而且……啊呀！一絲笑意，竟出現在她唇邊。

不好了，不料那會令他陶醉的笑意，竟會令蕭郎如是害怕，趕快呀，那知他才放開懷抱，想溜下床去，那蕭湘子竟嗯了一聲。

救苦救難，菩薩觀世音呀！他急得臉也紅了，脹得通紅，他放開手，本是想悄悄退下床去的，不料蕭湘子霍地一哼聲，嗯了一聲，反倒把他抱住了。

來了救苦救難，可不是觀世音菩薩，而是店家，身後還跟着個捧着衣裳的大姑娘。道：「醒了麼，老漢一直就知無大礙的，只不過是一時的昏迷，來來，客官，把這碗薑湯餵小相公喝了，保管還你個沒事人兒。」

反抱着他的手縮回去了，蕭郎慌忙溜下床來，接過薑湯，道：「多謝老丈。」

那店家把身後的姑娘召喚近前，又道：「小相公的衣衫盡濕，小鎭又沒估衣鋪，說不得委屈一下小相公，老漢這衣衫雖是布裳粗衣，倒還乾淨。」

那大姑娘……嘿！兩眼兒直勾勾的，張了嘴兒，像是傻了。

店家喝道：「還不快把衣衫放下，把小相公的濕衣取去洗了。」

陡然間，那大姑娘羞得面紅耳赤，慌忙把地上的濕衣拾起，一溜烟跑了出去。

蕭郎道：「多謝老丈了，老丈請便。」

店家一轉身，蕭郎才慌忙把被褥裹着蕭湘子的上身，扶起她來，把薑湯餵她喝了。再把店家送來的衣衫放在床頭，他感覺得到的，臉兒已是紅紅的蕭湘子，在躲避着他的目光，他感覺得到，因爲他又何嘗不相同，也不敢和她的目光接觸。

尷尷尬尬，蕭郎道：「小兄弟，這衣裳，你且將就穿着，我……出去轉一轉就來。」

慌忙走了出來，順手把門帶上。定了定心兒，忽然想到昨日蕭湘子携着食盒上那小舟時，隨身也携帶着一個小小的包袱，何不趁此時去取了來。

當下趕去海灘，幸好，大清早，海灘無人，小舟仍在海灘上，果然在舟中尋到了包袱，急忙趕回。

只見房門已開在那裡，那是告訴他說：她已下了床，着衣衫。

「小兄弟，小兄弟，咦！你在那裡？」

零亂的被褥堆在床上，房中沒人，忽聽身後一聲輕笑，急轉身，只見蕭湘子從門後轉了出來。不清楚是嗔，還是羞，臉兒緋紅。

她做甚麼，竟跺了跺脚兒，何事惱了她？

是了，他去海灘一轉，其實躭擱久了些，忙道：「小兄弟，我海灘上轉了轉，把你的包袱取了來，是以躭擱了些時候。」

那知她再又一跺脚兒，仍然嗔帶羞。道：「你……你呀……你這壞死了的蕭郎，你還……還叫我小兄弟。」

蕭郎一怔，一時沒會過意來，道：「我是大哥哥，你當然是小兄弟，有何不對啦。」

更嗔更羞的她把脚兒連跺了幾下，道：「你明知，你壞死啦，你明明知道我不是……」

蕭郎終於明白了，忙正容道：「小兄弟，你聽我說，在我心中，你仍是我的小兄弟。先前若有冒犯之處，小兄弟，你要打要駡，大哥哥我絕不皺一下眉頭。」

她做甚麼？不嗔，不是羞，也不跺脚了，也不避開他的目光了，道：「原來，原來……在你心中，我只是……永遠是一個小兄弟，即使你已明明知道……」

「我說錯了，小兄弟，你別惱……」

她沒惱，而是幽怨又傷心，蕭郎忙道：「小兄弟……該死，我一時改不過口來，而且，你知道，至少現下……現下是改不得口的，而且非把你當我的小兄弟不可。至少，至少現下，我是說，目前。」

而在蕭郎的眼前，見到的變化是，不是嗔羞，也不是幽怨了，而是憤怒的火焰在燃燒，成了烈焰。

蕭郎心中一凜，敢情笑起來那麼嫵媚，那麼溫柔，那麼令他心醉的瀟湘子，目中燃燒出憤怒的烈焰，也會令人害怕。

那是甚麼聲音入耳，竟令人不寒而慄？

原來是她在咬銀牙兒，說了，道：「你！你怕了那魔女，嘿嘿！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你！你說甚麼？」

他當然知道她說甚麼，她被細綁起來，浸入水中，折磨了兩三個時辰，若然不惱，反而不合情、也不合理了，不明白的是那後面兩句。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是甚麼意思？

那瞬間，蕭郎也和她一樣，不再避開她的目光，直視着她的眼睛，瞪大了，立即想到了離恨天，玉離宮，難道……玉離宮要逃避的，是她！這自稱瀟湘子，他叫小兄弟，令天下脂粉也失顏色，即使西子重生也含羞的，這個……這個溫柔又嫵媚的姑娘……

「哼哼！你怕了那魔女！」

蕭郎嘆了口氣，眉頭緊緊皺了起來，他，天劍蕭郎，自從出來在江湖上行走，可還不知甚麼叫懼怕，他所遇到的最可怕的人，應該是天魔女了，天魔女武功詭奇得令他自己也懷疑，認眞對敵起來，是否眞是天魔女的對手，但他已不擔心了，因爲東海白娘子已傳了他玉清寶籙功夫，能克制天魔女了，何况與天魔女已是友而非敵，白娘子又爲何傳他玉清寶籙，顯然不僅是託他照顧天魔女，要他與天魔女爲伴，白娘子又爲何選中他，顯然，白娘子和他師門大有淵源，甚至，甚至他疑心，不僅疑心，而且感覺得出來，他和白娘子也必大有淵源，而現在，可更複雜錯綜了，天魔女在玉離宮中尋訪到了親生的娘，偏又結識了這令天下脂粉盡失顏色的小兄弟，又豈僅一見如故，簡直像已三生緣結，而她，若眞就是玉離宮主所逃避的人，天啦，他那敢往下想，而今，偏偏又鑽出個放浪妖媚的夷妹來。

別說那麼多錯綜複雜的牽纏和糾纏了，僅僅這一個夷妹，已足夠令他緊皺眉頭了，若說出道以來，眞有他天劍蕭郎懼怕的人，那就是這魔女了，因爲這魔女的糾纏不休，並非以武功所能解決得了的。

「哼，你怕啦，今兒我才知道，原來天劍蕭郎，眞如那魔女說的：銀樣的蠟槍頭。」

當眞，夷妹昨日在小舟中，眞這麼說過，只不過指的是天劍風流。

蕭郎苦笑道：「小兄弟，你明知她指的是甚麼，而且……」

「你敢說不是怕了，你……仍然叫我小兄弟，不就已招認了你怕她知道我是……」

蕭郎惶然急掃了一眼，像是生怕隔墻有耳，被神出鬼沒的夷妹聽了去，急道：「小……」

瀟湘子氣得跺脚，反而提高了聲音，叫道：「我不是小兄弟，你已明知我不是。」

蕭郎急道：「我是說：小心些。」

瀟湘子怒道：「你怕她，我可不怕那魔女，別以爲昨晚我們着了她的道兒，若不是我們……我們……」

當眞，若不是爲情迷，爲情醉，這瀟湘子的武功他雖然所知不多，但懷中的瀟湘子被偸換了，他豈有不知道，而他竟然不知。

「當眞，」蕭郎道：「我們昨晚怎生着了那魔女的道兒，你必曉得。」

也許惱怒更添了些兒羞，她的臉兒更紅了，道：「我怎麼不曉得，她趁我們……都是你不好，你不該脫下外衣，披在我身上。」

「夜寒微透薄羅裳，夜深江風更遒勁了，我怕……冷着了你。」

她眼中燃燒的怒火陡然熄滅了，又見情波蕩漾，道：「有生以來，還沒有人這麼關心過我，你那外衣一披在我身上，我就……」

「你就倒過來，靠在我懷裡了。」

「眞想不到，一件薄薄的外衣，竟會那麼溫暖，也許，我多喝了兩盅兒。」

蕭郎道：「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咱們一見如故，是知己呀，可不是不覺間，多喝了兩盅。」

他心下却道：「只不過喝的是愛的醇醪，那外衣雖薄，情愛却深厚，那是愛的溫暖呀。」

瀟湘子道：「我眼兒一閉，就不想睜開來了，那知就着了那魔女的道兒。」

蕭郎道：「這魔女可也眞邪門，即使我們遭了她的暗算，可也不可能懵然不知呀！却是你且想想，我又怎會不怕，我懷中的你，竟換了那魔女，我竟毫不覺察，更可怕的是，亦覺察不出曾受了她的暗算，這是甚麼功夫，甚麼手法，如何不令人心驚。」

「那是九嶷飛花，啊……」

她衝口而出，顯然已出口，才心生驚覺。但立即肅了容顏，道：「蕭郎大哥哥，我不該再瞞你了。」

「是呀！小兄弟，」蕭郎道：「相知若不坦誠，那算得甚麼知己。」

瀟湘子顯然不樂意他仍叫她小兄

弟，但只是噘了噘嘴兒，道：「九嶷飛花，乃是我門中的獨門功夫，數千年來，從不爲外人所知。」

「數千年來……」蕭郎一怔：「且慢，小兄弟，想必你也腹中飢餓了，喝一盅暖暖的熱酒，也許能驅除你體內的寒涼，我去吩咐店家送些飲食來。」

蕭郎慌忙退出房來，到了門外，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數千年來！江湖之上，竟有歷代相傳已數千年，竟不爲世人所知的武功，如何不驚且奇，更何况她所說的九嶷飛花，分明就是高處不勝寒的九嶷了，昨夜她曾矢口否認，而今竟又坦白相告。

數千年不爲外人知，豈無原因，必有緣故，那麼他應該知道？他敢知道嗎？

會不會……會不會惹來無窮的後患，無盡的痲煩？

* * *

「小兄弟，來呀！我去暖了酒，來，來喝一杯暖暖熱熱的酒，咦！小兄弟，你在那裡呀！」

蕭郎出去吩咐了店家，備辦酒菜，親自去熱了一壺酒來，他心兒也和那酒一般，暖了起來，其實更像那灶中的火焰，也在歡躍地燃燒起來。

怎生一會兒的分離，竟像千年萬年長，只有無情，不解情的人，才會說一日不見如三秋，他天劍風流的蕭郎情愛滿心中，一刻不見，也勝過九秋了。

急急忙忙捧着熱了的酒，你在那裡呀？

那房間能有多大，別是又躲在門後吧？但也沒有。

「小兄弟呀！你去了那裡？」

這必是他一出房，她也跟隨出去了，那料蕭郎才轉身，要奔出尋找，耳邊忽然傳來細細柔柔，却又清清脆脆的聲音。說道：「蕭郎大哥哥，你把眼兒閉一閉，我叫你睜，再睜開來時，我就在你面前了。」

蕭郎慌忙閉上了眼兒，道：「小兄弟，你可快些兒，多一刻我也是等不得的，你看，我的眼兒已閉上了啦。」

「好吧，」那柔柔而又脆脆的聲音，分明已在面前了。說道：「那就睜開來吧，可得慢慢兒睜，若不然，你就會嚇着了我。」

嚇着了的不是她，而是天劍風流蕭郎，他的眼兒是慢慢的睜開了來，但慢慢地，越睜越大，直到他窒息得旋暈，因爲他連大氣兒也不敢出。

是吧！這會是她嗎？但分明又是她，即使化了灰，他也是認得出來的，怎會不是她呀！

他重重地，重重地打了自己一個嘴巴子，要知道是不是在夢裡，因爲……因爲，當眞是……若非瓊玉山頭見，也必是瑤台月下逢！但這明明是在旅店中，非瑤台月下，亦非瓊玉山頭，那麼，難道是在夢裡？

啊喲，好痛！那麼，這不是夢裡了，道：「小兄弟，難道眞是你，啊唷唷，你爲甚麼打我。」

瀟湘子在他另一邊臉上，也重重地打了他一個嘴巴子，道：「打醒你呀！」她說：「教你瞧清楚些兒，我是小兄弟，還是小妹子，看你還敢不敢再口口聲聲小兄弟。」

蕭郎在心裡嘆了口氣，他確確實實，不但口口聲聲小兄弟，而且叫得更響了，她那知他用心良苦，不僅要她忘記她曾裸體入他懷抱，消除她的羞赧，而且，也消除他的尷尬，忘記她滑膩如蠟的女兒身，時刻提醒他自己，她是小兄弟。

而且，而且，他不敢想像，那糾纏不休的夷妹，若知她不是小兄弟，昨晚只怕已性命不保了，幸是在月下，未看出她是女兒身，連她姊姊天魔女也妒嫉的魔女，豈會放過和他親熱纏綿的瀟湘子，這魔女神出鬼沒，令人防不勝防，如何不擔心。

他摸着她打了一嘴巴子的臉兒，既然情人的打罵也是愛，如何不甜在心裡，那是她打過的臉兒呀，又怎捨得放開手來，何况，他一睜開眼來，目光就再也收不回來，夢醒了，原來眞不是夢裡，因而也更似痴，如醉了。

因爲……若是他能描繪得出來，若是文字能描寫得出來，若是話語能形容得出來，那美也就有其極限，說甚麼春風十里揚州路。便是春風萬里人間路，捲上珠簾也遠不如，即使歷代的美人，從歷史中復活出來，又豈可比擬，別說妖媚的夷妹了，即使是淳眞的天魔女，也是不能比擬的。

更清麗的絕俗出塵，甚至不覺其美，因爲美的超脫與昇華，滅念滅慾，滌人凡俗，令人如沐熙和的春風、朝陽。極美者，美也無極，又何能覺其美。

原來，趁蕭郎出房，她已換過了衣衫，原來蕭郎取回來的包袱中，有她的衣衫。

那又是甚麼衣衫？非世俗，非時裳，亦非宮妝，只有古文字中才有描叙，衣褶絕雅高古，披肩的秀髮淳樸天然。當眞是：恐嫌脂粉汚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若然有絲毫粧飾修飾，都會玷汚她的絕美清麗了。

既然滅念滅慾，他也敢直視她而不瞬了，蕭郎只覺飄飄然，簡直是絕塵飄逸，這顯然就是她的本來面目，而她回復本來面目，朝的不是至尊，而是他蕭郎呀，如何不自豪。

「哎呀！你敢是傻了，若不，就是靈魂兒出了竅，怎麼不轉眼兒盯着我瞧，敢是不認識我啦。」

一抹紅暈出現在她臉上，却添了顏色。

「是，靈魂飛上了半天。」蕭郎道：「我想，我在想啊，這個絕古的古典美人兒，不知從那個歷史的墳墓中，

復活了，走了出來。」

「而且走到你面前來。」她笑了，那麼清麗而又嬌俏，說：「蕭郎大哥哥，眞被你猜着了。」

「我！猜着了甚麼？」

「從墳墓中走出來呀！眞被你猜着了，啊呀，你怎會猜着的？」

她驚訝！眼兒也睜大了，顯然不是玩笑，是眞的驚訝。

蕭郎也怔住了，只不過因爲她裝束絕古，不過聯想歷史墳墓而已，何會猜了。

難道……她眞是從墳墓中走出來的？她的眼兒也睜大了。

「你怕啦？」

他爲何會怕，經過了泛舟江上的夜話與纏綿，滑膩如脂的嬌軀更曾抱滿懷，既使她是妖精，他也只有更愛，那有怕的，何況鬼怪妖邪由心生，他蕭郎豈會心生妖邪。

他睜大了的眼睛亮了起來，本是無心之言，顯然這是眞的了，眞從墳墓中走來的，且慢……

門外傳來了腳步聲，原來是店家送了酒菜來，蕭郎心下一急，若被店家見到房中多了個古裝美人，也會驚駭，那知他這麼回頭的瞬間，蕭湘子已踪跡不見。

他沒有驚駭，也來不及驚駭，店家放下酒餚，才退出房去，早見被褥一掀，蕭湘子已走下床來。

好精靈，又好快的身法，竟在他眼前身邊，也沒覺察，豈僅是詭異，簡直是神化了。

蕭郎慌忙去關了房門，這蕭湘子豈僅功夫詭奇，身世來歷，亦無不詭奇，墳墓中來，墳墓中去……

「哎呀！你今兒怎麼了？又眼兒定定的，不是替我溫了酒來，敢是又不想給我喝啦。」

當眞，可不是忘了，忙替她滿斟了一杯，蕭湘子竟緊挨着他坐了下來。

眞不明白，她回復了女兒身，蕭郎反倒更洒脫了，既然心中念滅滅慾，正是情到濃深似無情，反而沒有了避諱。

她竟不接過酒盅，就他手裡喝了一口，才道：「蕭郎大哥哥，先前我說到九嶷飛花，我知你爲何忽然跑了出去。」

蕭郎正容道：「那麼，你可冷靜地想過了，若是不能說的，還是不說也罷。」

了不得，她不僅絕美，而且絕頂聰明，不僅他的一舉一動，甚至心念一動，都瞞不過她。

「我……」陡然間，臉兒緋紅，無限嬌羞地把頭兒靠在他肩上，道：「我已是你的人了，還有甚麼不可說、不該說、不能說的。」

蕭郎幾乎要跳了起來，道：「你你……你說甚麼！」

似幽怨，似嗔怒，更傷心，臉上褪了羞紅，道：「你！你不要我！我……可是清清白白女兒身，難道……昨晚……月下，江上，你你……只是甜言蜜語，你瞞不了我，你早知我不是小兄弟。」

瑩瑩的淚珠兒在她眼眶裡轉了，落下來了，從她眼兒滾下到腮邊。

蕭郎慌了，愛她也來不及，求之也不得，簡直是不敢，喜從天降，敢情也會嚇呆人的。一呆之下，忙一把將她摟入懷中。

他那還說得出話來，又何必言語，那無限的驚喜，那强有力的摟抱，不已勝過了萬語千言。

眞箇無聲更勝有聲，心兒，跳吧，他感到她的，她也感到他的。

歡樂的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愛戀的激情中，心兒就會舞蹈，而且歌唱出最美最美的愛的頌歌。

淚珠兒仍在她腮邊瑩晶，雖然也仍在眼眶裡轉，却阻礙不了湧出來的燃燒的柔情，她在他懷裡仰起了臉兒，臉兒上又泛起了羞紅，道：「我知道，知道你是眞情意，天劍風流眞風流。」

「你千里追踪，却已柔情萬里，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天劍蕭郎，是有情有義多情郎。我知道……我知道呀！故爾……任由你……任由你脫去我的衣裳，任由你……任由你抱着我，抱緊我。」

「哎呀！原來你有知覺的，不是不省人事，可嚇壞了我，原來你這麼壞。」

「你才壞死了，摟得我那麼緊，差點兒氣也喘不過來。」

他明白了，順着她那桃花泛臉的腮邊，一顆顆吞下那晶瑩的珠淚，却留下那顆唇邊的，因爲她唇邊的笑意，也曾出在她蒼白的臉上，哎呀！他早該明白的，那時，她不僅有知覺，而且明明白白，不過是閉上了眼兒，任由他擺佈。

若這是壞，但願她多壞幾次，更壞些兒又何妨。

他又把她摟緊了。道：「我們不是初相識，我知道，知道你一見我，便似已相識了千年萬年長，但你還不知道的是，你也不是我初相識，不是出現在我面前，而是從我心兒走出來的，你可知道，你不是生長在三湘，而是在我心裡長大起來。在那酒家樓頭初相識……」

「我見到了，你分明一驚。」

「我一驚，」蕭郎說：「怎生似曾相識？後來在江上月下，我終於明白了，可不是早已相識，而且是在我心中成長起來，也從我心中走出來的。」

「蕭郎！蕭郎呀，我明白，那個少年不多情，何況是風流蕭郎，我就是你暮想朝思的窈窕淑女，一朝出現在你眼前，自然就似曾相識。」

「不不，」蕭郎說：「不是出現在眼前了，而是……」

他用更緊的摟抱來替代了語言。

「哎唷，蕭郎呀，我我……」

「你也是的，那個少女又不懷春，沒有她心中的少年郎，那麼，我也是從你懷春的情懷中成長，走出來的了。」

她也用摟抱來作了回答，只不過把頭埋在他懷裡，抬不起頭來，因爲不勝情，也不勝羞。

既然摟抱的語言更豐富，更纏綿，又何必再言語，舞蹈吧！跳吧！心兒，用感覺，去感覺彼此的心的旋律，不就是歌唱，歌唱愛的讚歌。

珍惜那一刻，因爲那瞬間的一刻，便是永恒。

啊呀！兩人都同時嚇了一跳，霍地分開了來。

他們相視笑了，原來不過陽光從窗櫺上投射進來，屋子陡然間光亮起來。

怎麼竟……不早了！原來倚偎摟抱中的情愛，時光的羽翼會輕快飛翔，似是頃刻，竟已經從朝到午了。

蕭郎心中暗驚，昨晚也正如此刻，着了夷姝的道兒，這糾纏不休的魔女既在近處，也就會時刻都神出鬼沒的現出身來，而今蕭湘子已不再是小兄弟，且是絕代美人兒，令他如何不心驚。

蕭湘子一甩頭，把垂到面頰上的秀髮，甩到腦後，哼了一聲，道：「蕭郎大哥哥，我知道你驚怕甚麼。」

他不再驚訝了，既然已形於顏色，他爲何驚駭，豈能瞞得過她，道：「當眞匪夷所思，九嶷飛花，端的是甚麼功夫，竟如是神奇厲害。」

他如何不急於要明白，昨晚他和蕭湘子似醉如夢時，着了夷姝的道兒，那還有可說，竟把他懷中的蕭湘子也偷換去了而不覺察，那才眞是匪夷所思。

既然蕭湘子必要相告，他也就急於想知了。

「那是我門中獨門功夫，既然飛花，當然也不霸道，但却能令人一時失去知覺，非但不會傷人，因知覺隨即回復了，令中的人簡直不能覺察。」

蕭郎道：「難怪她把你從我懷中換去，我竟也不知道了。」

「哼！」蕭湘子道：「這魔女不過趁我們不備，也才着了她的道兒，蕭郎大哥哥，你當然知道嶷字何解？」

蕭郎道：「形容山高，則高峻深邃。喻之德，其德嶷嶷，意極崇高，香妹妹……」

蕭湘子無限柔情，嗯了一聲，道：「蕭郎大哥哥，你叫我甚麼呀！」

敢情酒不醉人，愛的醇醪如是令人易醉，她不過把頭兒靠在他肩頭，他便已陶陶然了。道：「湘省之南，有蕭湘二水，各有所源，源有所自，渺渺滔滔，却合流爲一……」

「是爲湘江，蕭郎大哥哥，嘯水流，湘水流，流入大江東去，奔騰澎湃入海流，蕭郎大哥哥呀，便流入了這東海。」

無限柔情無限意，蕭郎道：「蕭水湘水，合流爲一，流入東海，我蕭郎，你湘子，不也在這東海之濱，合……合而爲一。」

合體爲一，如何不是合體爲一，他又輕輕柔柔地，把她摟在懷中了。

當眞是三生緣結，蕭郎湘妹，數千里地隔東西，若不是三生石山早已緣結，又怎會在東海之濱，合體爲一。

蕭湘子如夢似醉，在他懷裡伲聲道：「我喜歡，蕭郎大哥，我喜歡你叫我湘妹。」

却不知蕭郎想到的乃是她滑膩如脂的裸體上發出來的異香，現在，那異香又入了鼻觀，因爲她在他懷中，其實此香並非彼湘，但此香既是彼湘身上發出來的，香湘音回，又爲何不可混而爲一，合而爲一。

蕭水湘水，蕭郎湘子，水合流，人合體，若不是緣定三生，那有這麼巧，如此奇巧的。

「蕭郎大哥哥。」

「香……香的妹妹。」

蕭湘子脫出了他的懷抱，道：「原來你叫的……不是湘水的湘呀。」

「但湘子身上也發異香呀，難道湘妹不也是香香的妹妹。」

「你是個壞死了的蕭郎。」

「也是個風流的蕭郎。」蕭郎道：「警惕時刻在心中，可不容許香香的妹妹再遭暗算了。」

又道：「剛才我們在說甚麼？九嶷飛花？」

「都怪你不好，不許你再打岔了。」蕭湘子道：「既然你明白其德嶷嶷，也就不難明白，九嶷飛花絕不傷人霸道，只能令時光凝結……」

這詞兒可新鮮得很。

蕭郎道：「時光如何凝結呀！」

「瞧你，又打岔了。時光凝結，就是時光停留，靜止了，看了九嶷飛花的人，直到回復知覺，其間發生的事，他毫無所知，那段時光，對他來說，成了一片空白。」

蕭郎迷惑更驚駭，但他才張口，一見香香的妹妹一瞪眼，忙又閉了嘴兒。

蕭湘子繼續說道：「但也對人毫無損傷，只不過失去一段時光，功力深的，可控制時間的久長，我說得明白些，也近似武林的隔空點穴，不過小同而有大異，其實花非花，壓根兒就無花，只不過發的人手如簪花。」

「因是九嶷的獨門功夫，故爾稱爲九嶷飛花，我明白了。」蕭郎道。

蕭湘子道：「你智慧過人，當然易明。」

「不明白的是九嶷。」蕭郎道：「還有，我說墳墓中來，說的是歷史的墳墓，而你却說……」

速效 戒煙靈

戒煙者福音：

只需一星期

百年煙癮即戒掉

經中國遼寧省戒煙協會鑒定，

有效率達 98% 以上。



DRAGON BRAND

提防假冒，購買時請認明

龍牌商標，方爲正貨。

本品採用三十多種珍貴中藥提煉，性味溫和，只需吸聞，使用方便，對人體無毒、無害，安全可靠。經遼寧省衛生廳批准，已正式生產出口發售。

功能：戒煙速效，預防感冒，對舒緩喉部不適等有顯效。

經銷商：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眞從墳墓中來，」瀟湘子道：「蕭郎大哥哥，我沒騙你哄你，眞而又眞，我是從墳墓中走出來的，蕭郎大哥哥呀！我沒嚇壞你吧？若是帶你進墳墓，從此永不見天日，你是願不願意，怕是不怕？」

蕭郎只道她說笑，便也一笑，道：「有道：溫柔鄉是英雄塚，香妹妹，只要有你香香的妹妹在身邊，你所在之處，處處皆溫柔之鄉，豈有不願，若是怕了，也就不配稱天劍風流了。」

「當眞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這麼說，蕭郎大哥哥，你做鬼也是不怕的了？」

「便下地獄，只要有你在身邊，那地獄也成了溫柔之鄉，香妹妹，今兒我才明白，爲何說溫柔鄉是英雄塚了，英雄塚中埋風流，那英雄塚不也成了風流塚了。」

眼中柔情在，那情波却不蕩漾了，她！竟然寶相莊嚴起來，那莊嚴的寶相豈僅別有一番令人凜然的美態，簡直……雖然只是一瞬間，但那一瞬間，令蕭郎的心兒，也停止了跳動。

瀟湘子道：「蕭郎大哥哥，那麼，你是願意，親口應承的了，但你放心，不是要你做風流鬼，更不是下地獄，其實你幾生修到，若然人間有天堂，天堂便在那墳墓中了。」

她說得那麼認眞，那麼嚴肅，分明不是調情玩笑，蕭郎不由一怔，心下也不禁凜然！

瀟湘子又道：「蕭郎大哥，現在，我再不用保留，再不用隱瞞顧忌了，你既解得那疑字，高峻深茂也，數之以九，則層巒叠嶂，峻嶺綿延，人跡罕至，中有古墓，其實乃地下宮殿，地下的天堂，或者說地下的桃園，別有洞天更恰當些。」

「且慢……」蕭郎也肅容道：「香妹妹，記得你曾說過，數千年代代相傳，從不爲外人所知，那九嶷山中，三千多年前，娥皇女英點點珠淚，洒竹成斑，是故竹亦以湘妃名，山中有舜帝陵，莫非你所提地下桃園，別有洞天的墳墓，便是這舜帝陵墓？」

瀟湘子肅然點頭，道：「正是，那上古之世，有兩位明君……」

蕭郎也肅然起敬，道：「豈僅上古，從古到今，聖君尊堯舜，香妹妹，你所說的，必指唐堯與虞舜。」

「唐之堯帝以舜賢，有功於民，爲人民所愛戴，將帝位禪讓於舜，是爲虞舜，虞之舜帝以禹治水有功，造福人民，爲人民所愛戴，亦禪讓帝位於禹，是爲夏禹。」

蕭郎道：「雖說禪位讓賢，却以民意爲依歸，誠如孟子曰：民爲貴，君爲輕，社稷次之。國以民爲本，國家乃是人民的國家，自應由人民作主當家，那堯舜之世，眞可稱得民主了。」

瀟湘子道：「蕭郎大哥哥，你錯了，國家雖是人民的國家，但人民若然無權，何能作主當家，權在統治者的帝王，聖君賢明如堯舜，也才以民意爲依歸，選賢與能，那不過是代民作主而已。」

蕭郎道：「之所以萬古千秋，尊堯舜，千秋萬古，也唯有堯與舜而已，堯舜而後，那統治者的帝王，心中只有他的王權，何曾有人民，只知殘民以逞，視人民爲芻狗，那越是口口聲聲爲人民，一切爲人民，把爲人民服務叫得震天價响的，不過是掛着羊頭，賣她的骯髒臭狗肉，越是殘暴卑鄙，端的令人髮爲之指。」

「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國以民爲本，國家永遠是人民的國家，那殘民以逞，視人民爲芻狗的統治者，又豈有好下場，夏桀殘暴，而有商湯起而革其命，商紂不仁，而有周武王伐其無道，那秦始皇廣收天下兵器，沒有兵器，陳勝吳廣亦揭竿而起，終於推翻了强權暴政，那殘暴的統治者，莫不是死無葬身之地。」

蕭郎道：「國既以民爲本，之所以得民者必昌，失民者必亡了，那商湯周武，史稱『湯弋武革命』，三四千年前，民智未開，尙且起而革暴政者之命，何况今日，今日竟仍有視人民爲愚民者，不過是自愚而已。」

瀟湘子忽然一聲長嘆，道：「蕭郎大哥哥，萬古千秋尊堯舜，爲何聖君僅堯舜？」

蕭郎道：「自聖君虞舜禪位於禹，是爲夏禹，禹在位八年，不選賢與能，竟傳位他的兒子啓，啓死又傳位其子太康，香香的妹妹，你猜，忽然之間，我想到了誰？」

瀟湘子瞪了他一眼，道：「天劍風流的蕭郎，風流成性，何用猜，必是想到了奔月宮而爲嫦娥的后羿妻。」

「你你！你怎會猜到的！」蕭郎大吃一驚。

瀟湘子眉梢兒一揚，笑道：「你說到太康，我這個香妹妹，忽然間，又成了香香的妹妹，如何不知你忽然之間，聯想到后羿妻奔月宮而爲嫦娥的，發生在太康時的神仙故事，吠，不准你……咱們在說正經呀！」

蕭郎一笑，縮回手來，道：「這怎能怪我呢，怪只怪你這香香的妹妹愛煞人，不過那嫦娥不是奔去月殿，而是來到我眼前了。當眞豈有此理……」

瀟湘子也道：「當眞豈有此理，說着正經，你却想到嫦娥。」

蕭郎得意地一笑，道：「這番你可猜不到了，我說豈有此理的是：後人竟把太康時的后羿，與舜時羿射九日落之羿，混爲一談，豈不是把聖朝虞舜，與罪代夏禹也混爲一談了，如何不是豈有此理。」

「唐堯虞舜，乃是禪讓聖代，舜讓位於禹後，禹死竟傳位於子啓，啓又傳於子太康，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的家天下，從此，再不能選賢與能，不再是有德者居之，昏庸者亂朝綱，暴君殘民以逞……」

（未完・五）

上文提要：小莊等四小在賭場詐賭贏了大錢，賭坊不讓走，所贏的籌碼，只可用作欣賞節目，不兌現銀，這賭坊是徐起等人開設的，看了幾個節目，他們轉賭能帶走現銀的，結果又被誣說詐賭，因當場未有發現破綻，拿不出証據，而裴蒂又是同伙人，只好讓他們離開。高鴻等人擺佈將徐起、裴元度、司馬長鞭詐死的假局，宣稱是被他殺害，使四小發生錯覺，目的是將令狐慈誘出來……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匿居遭逢狙殺　驅犬力敵奸徒

徐起道：「說不定是留了一手。」

裴元度道：「二師兄和三師兄收手，讓我們二人試試看。」

高鴻道：「只怕不成……」

高、徐二人還是退下去了。

令狐慈以爲，這是他唯一的生機。

若能以雷霆萬鈞之勢傷了這二人，再全力對付高、徐二人，也許能拖到莊嚴回來的時候。

令狐慈先以不太精粹的招術應付。

這可以使二人產生輕敵之心。

然後他在約二十招左右時陡然變招。

詭異的步法加上凌厲的出招，一刀掃中了司馬長鞭的左腰，雖不太重，也要馬上包紮。

這是一招中的兩式。

還有兩式接連施出，高、徐二人看出不妙，立刻出手相助，只不過這一式也太快了，加之二人相距在五步以上。

裴元度是四兄弟中最差的一個，他全力應付，大腿上還是被劃了一刀，只是比司馬長鞭輕一點而已。

這工夫，高、徐二人才撲上。

令狐慈以一對二，這兩個就不同了。

只不過，這兩個也總比四個好些。

同門的武功，卻各有專精。

並非說都學「狐步」就會有一樣的威力。

令狐慈是老大，他學得自然多些，但由於過去教他們幾乎一招不留，所以差距不大。

以後令狐慈又創研了些新招。

當然，高、徐二人也會自行創研。

也只有裴元度沒有自己創研新招，他差的也就在這裡。

現在三人都卯上了全力，三十招內未分高下。

但四十招後，裴元度包紮了一下，又撲了上來。

這麼一來，令狐慈立刻就不穩了。

他們的差距絕對沒有這麼大。

大約在六十多招上，徐起先在他的左臂上掃了一刀。

接着高鴻又踩了他一腳。

一邊包紮的司馬長鞭抓起身邊的長劍出手射出，相距約五六步光景，堪堪被令狐慈格飛。

只不過這時徐起又是一刀掃來，幾乎和令狐慈格飛那柄出手劍是同時的，令狐慈已不及閃避。

這一刀很重，在他的大腿上切了一道血槽。

他往前一仆，高鴻一刀砍下。

正中背部，令狐慈再也沒有爬起來。

令狐慈痛苦地道：「我……我死不

足惜……我只想知道……是甚麼人支使你們……」

「嘿……」四人只有冷笑。

「你們不……不敢回答……一個將死的人的問題？」

徐起道：「告訴你又如何？反正……」

高鴻手一揮，阻止他說下去。

畢竟話一出口是收不回來的。

令狐慈想大喊，希望莊嚴在回來途中能聽到而有所戒備，但是，他已經喊不出來了，不久嚥了氣。

高鴻道：「先把他移開，也許莊嚴快回來了。」

莊嚴一字字地道：「我已經回來了。」

莊嚴已站在左邊花木之後。

他來遲了一步，令狐慈已仆地不起。

莊嚴道：「有甚麼理由殺死教你們武功的大師兄？」

高鴻道：「理由很多，他藏技自珍即爲一樁。」

莊嚴道：「他自創的武功，就算留下幾手也是人之常情，以你們的心性，能說他留錯了嗎？」

徐起道：「莊嚴，你自問比他高明多少？」

莊嚴道：「也許並不高明！」

徐起道：「那你認命了吧！」

「我當然認命，要不，我剛才是有機會退走的。」

高鴻道：「你沒有逃走，眞是你的一大錯誤。」

莊嚴走到令狐慈身邊嘆口氣。

然後，他撤出了長劍。

高、徐等人當然不以爲他眞的不比令狐慈高明。

四個人全上了。

莊嚴當然要先除去幾個累贅，先撿受傷的下手，劍芒暴漲。七八招時一個怪招，又在裴元度的左肩上刺了一劍。

裴元度身子一偏，滾了出去。

莊嚴得手就收，回劍應付高、徐二人。

司馬長鞭已受傷，壓力不大。

以高、徐二人的合擊之力來說，莊嚴不怕他們。

所以二人在八十招內沒有沾一點便宜。

裴元度傷得很重，司馬長鞭必須爲他止血療傷。

高、徐二人合擊，在百招之後，又來了一人。

正是「九翅梟」夏侯仲。

這個狠角色不比司馬長鞭差些。

他一出現，高、徐二人就露出了篤定之色，就不免手底下一鬆，莊嚴奇妙的一劍掃到。

徐起動作稍緩，左胸上衣破血出。

當然，這一劍不重，仍算是皮肉之傷。

莊嚴知道今夜有多凶險，所以絕不放過任何一絲一毫的機會，劍式不變又掃向高鴻。

高鴻一格，突然發現這一招沒見過。

他現在才知道，莊嚴的「狐步」比令狐慈高明。

這一劍也沒有閃過，小腿上中了一劍。

這一劍也不重，如今高、徐加上夏侯仲都上了。

這三個人還是不足以使莊嚴失招，直到又來了一個，立刻加入時，莊嚴才有點支持不住了。

來人是「鬼見愁」柯森。

由此可見，他們對莊嚴及令狐慈是如何重視了。

不久，莊嚴被高鴻掃了一刀。

他知道，自己死不足惜，這些人要是成了氣候，武林會是甚麼樣子，他以爲自己不能死在這兒。

他施出威力至大的一招，震退了四人。

掠到令狐慈身邊挾起屍體向山下掠去。

這些人怎麼會讓他跑了呢？立刻疾追。

莊嚴的輕功頂尖，但挾了個人就差多了。

不出里許，就被追上了。

「九翅梟」這綽號顧名思義，就知道輕功不弱。

他凌空越過莊嚴，足未沾地就要攻上。

莊嚴也不會放過這機會，他以爲夏侯仲太輕敵，犯了武林大忌，在空中攻擊別人，如果對方的功力高要特別小心。

果然，莊嚴一劍遞出，在夏侯仲的大腿上戳了個透明窟窿。莊嚴繼續往前衝，前面有條小河擋住。

在他躍入小河中時，腿上中了一刀一劍。

河面上血水泛紅。

這六人之中有四人追來，只有徐起擅水中功夫，他立刻入水追捕，但就在這會工夫，他看不到水底景物。

原來莊嚴用劍挑起了河底的汚泥。

水中一片混濁迷濛，視野不及三步。

當然，徐起沒有找到人。

他們以爲人受了傷，而且不止一處，入水後繼續活動，會迅速失血，若不及時出水，可能失血過多而死。

他們往上下游分頭去找，結果仍然撲了個空。

事實上，莊嚴的確失血過多，昏迷過去，漂向河岔中，到此地步，他還緊緊地挾住了令狐慈的屍體。

河岔處很荒涼。

可能是因爲此處荒塚累累之故，他們竟然漂流入一個幽秘的洞中。

洞很矮，可以說很接近水面，洞

口之上垂下一些蔓生植物到水面上，因而很難發現這兒居然有個秘洞。

只不過一進秘洞，可就廣闊了。

洞徑既寬又高，而且地勢由低而高。

大約在三四十步的高坡之後，又是大坡，因而河水到不了洞的內部。

這兒，竟有一口豎立的巨大的石棺。

不，應該說是一口石櫃。

莊嚴挾着令狐慈的遺體漂入了石洞中。

這是不是個絕望的局面？

當然是，如果無人施予急救，莊嚴必然不治。

絕對想不到的是，令狐慈却又死而復活。

這怎麼可能？他已經重傷而亡了。

令狐慈的確重傷，亦無生理，只不過他在臨死時運起妙絕的內功護住了心脈，保全了一線生機。

現在他睜眼打量四周。

他無法想像這是何處。

身上濕濕地，被莊嚴緊緊地挾在左臂之下。

這可以猜出，他是被莊嚴救出來的。

雖然莊嚴當時只是帶走他的屍體，但若不把他的屍體弄出來，他將無法復活，所以他是由衷感激的。

他掙出莊嚴的手臂，一試莊嚴的心脈，還沒有死。

雖未死，心脈却是若斷若續。

令狐慈想站起來，居然辦不到，他畢竟傷得太重了。

這還是因爲他的內功深厚，要不，那有活命之理。

他必須救莊嚴，也需要自救。

要自救，應該立刻打坐運功自療，然後再救莊嚴。

只怕莊嚴等不了那麼久。

令狐慈以爲，救不了老友，自己活着就會痛苦。

他站不起來却能爬，向那大石櫃爬去。

他也不知道爲甚麼要爬向石櫃，只知道想救莊嚴，也想知道石櫃中是甚麼？這兒爲甚麼會有個大石櫃？

爬了好久方才爬到石櫃前，但要開石櫃還是要站起來。

人在死難中的韌力是很强的。

他扶着石櫃站了起來，光是拉這石櫃的門就拉了近半個時辰，最後拉開了，他也倒地昏了過去。

醒來時他忽然吃了一驚，幾乎大叫。

那石櫃中竟然坐了一個人，一個女人。

再仔細打量，他忽然叫了一聲「莊大嫂」。

那不是莊夫人嗎？

現在令狐慈才發現，莊大嫂已經死了。

這只不過是一具木乃伊而已。

令狐慈喃喃地道：「莊大嫂，這太巧合了……如妳陰靈有知，無論如何要救救妳的丈夫莊兄。」

他叩拜着，就在這時，「啪噠」一聲，有物落地聲。

他抬頭望去，櫃前地上有一塊石板。

他驚愕地看看石板，再看看莊嫂的遺體。

他發現這塊石板本是在莊嫂雙手之中抱着的，居然掉落，而且是在他禱告之後，這是巧合嗎？

或者人死了眞的有陰靈？如今尚未散？

「莊嫂保佑，讓莊兄甦醒過來。」

木乃伊栩栩如生，連肌膚都還和生人差不多。

令狐慈爬上三步，拿起石板，翻過來一看，上面居然有字，看來是以金鋼指力寫上去的。

「至陽不朽」四字較大，下面說明練此內功的心法和口訣，言簡意賅，十分精闢，而且易懂。

看完，令狐慈差點跳起來。

無論如何，在絕望中總算有了一線希望。

有深厚的內功底子，來學這「至陽功」，應該是事半功倍，時間寶貴，立刻走到莊嚴身邊。

人在這情況之下，要他坐起是很難的。

令狐慈還是把他弄坐起，雙掌交疊貼在莊嚴背心上，剛學這心法不熟練，感覺十分不順暢。

盞茶工夫之後才有氣，也就是把氣輸入莊嚴的體內。

這是個好的開端。

莊嚴果然有了起色，約一個時辰，氣色好轉，呼吸也均勻了，就在這時，令狐慈却突然大口噴血，雙手顫抖，終於不支倒地。

莊嚴茫然地緩緩轉身，看到令狐慈倒地的慘狀，不由一呆，一試心脈，不由發出一聲悲嘯。

令狐慈已經斷氣了，他的重傷之身怎能爲人療傷？

用盡了一切辦法急救都無效，不由老淚縱橫。

令狐慈爲了救他才死的，這時他才注意到石櫃中的女人，那是他失踪的妻子安芝，她是旗人貴族。

自嫁他後，就沒有過一天好日子，眞是愧對愛妻。

如今相見，却是人天永隔。

他尊尊敬敬地向令狐慈的遺體叩了三個響頭，也向安芝拜了三拜。

然後他走向石櫃，站在石櫃前，伸手摸摸妻子的手，當然是僵硬了，但却無太多的皺皮。

「安芝……妳怎麼會在此坐化了？」

忽然，安芝的遺體向前仆下，莊嚴抱住了她。

如此擁抱，是甚麼心情？

莊嚴忽然發現石櫃後壁上以金鋼指寫着「至陽夫人坐化於此」字樣。剛才安芝坐在櫃內遮住了這些字，八成「至陽夫人」已被安芝安葬了。

放下亡妻遺體，這才發現亡妻袖內有一字箋，都已經變黃了，上面有數百字，字也褪了色。

估計寫此字時大約在五年以前。

也可以說她坐化於此也在五年以前。

箋上寫着五年前逃避高鴻等人追殺，已經脫險，但忽然出現了一個奇特人物。此人可能是易了容，也不出聲，武功奇高，但不似中原武功。在七招上砸了她一掌，落入河中，後被「至陽夫人」所救。連「至陽夫人」都非敵手，在七十招上也中了一掌，因她也受了傷。

「至陽夫人」坐化不久，安芝也坐化了。

她爲甚麼要坐化而不去找莊嚴？

事後莊嚴發現她的一雙腿俱自小腿斷去。

這就是她無法苟活的原因了，尤其是一個女人。

莊嚴以爲，在此練功太好了，絕對不受干擾。

當然，也無須別人護法，他要爲愛妻及好友復仇。甚至他已猜出那個異邦高手是甚麼人了。

* * *

小莊等人到達那山中小屋附近時，正是高鴻等人追殺逃離的莊嚴之時。他們看到屋前地上的血。

他們知道兩位前輩凶多吉少了。

關於兩位前輩在殉情崖上對決，那時小莊及小高都在崖下照料接人，他們落在膨脹的死豬身上。

這辦法不是很好，但能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三小等了四五個時辰，才發現高鴻等人遠遠地回來了，還有人重傷，似乎人人都有輕傷。

三小估計，以莊嚴及令狐慈二人的實力而聯手，應付這些人應無問題，至少可以安全脫身。

當然，對於地上的血漬，三小又十分擔心。

他們藏身小屋後面岩石之後，聽到他們入屋，忙着療傷，而且在談論莊嚴及令狐慈的事。

三小大驚。

依高鴻等人推測，兩位前輩一人已死，另一人重傷落入河中失踪，似乎生存機會也十分渺茫了。

六個人只回來四個，那就是高、徐、裴及司馬長鞭，「九翅梟」夏侯仲及「鬼見愁」柯森在山下療養。

這四人中，司馬長鞭及裴元度的傷也不輕。

事實上即使是高、徐二人也都受了傷。

此刻高、徐二人在爲裴元度及司馬二人治傷，且一邊談論，這時裴元度道：「兩位師兄，這一次他們二人還會是詐死嗎？」

高鴻道：「沒有可能了。」

徐起道：「所以現在要玩眞的。」

裴元度道：「三師兄的意思是……」

徐起道：「這不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着嗎？」

「你……說……」

「我們的秘密需要保持，除了我們師兄弟三人，外人一概除名。夏侯仲及柯森在山下已經……」

司馬長鞭心頭一驚。

本是個戲碼，演給別人看的，如今眞的上演了。他道：「徐大俠在開玩笑吧。」

徐起道：「當然不是，古人成大事者，在開始時不能不利用四周的一切。如今大局已定，一些絆脚石當然要除去了。」

司馬長鞭道：「徐兄，高兄，我雖非三位同門，論交情却像同門一樣，請三位三思。」

高鴻淡然道：「司馬兄，我兄弟三人非常同情。」

「高兄是說不殺我了？」

「眞希望不殺你，可是又怎能不殺……」

司馬長鞭受傷不輕，此刻仍要咬牙逃命。

他早該警覺，他們三人能迭次狙殺自己的大師兄，他司馬長鞭又算甚麼！能拖到現在殺他已經不錯了。

司馬長鞭竄出窗外。

徐起追了出來，道：「司馬兄，我是你就不跑。」

「爲甚麼？」

「因爲這是浪費時間。」

司馬長鞭向山下拚命竄掠，徐起一個雲裡翻就在他的前面擋住，司馬長鞭只好往左邊跑。

反正他已受了傷，跑也不行。

即使不受傷，身手也不如徐起高明。

司馬長鞭再往右，也是無法擺脫他。

徐起刀芒疾閃，狠辣的一刀斜掃而下。

就在這時，徐起的後側突然傳來了「嗚嗚」聲。

徐起陡然收刀。

他聽出是獸類攻敵之前的發怒聲。

也可能是狂犬攻擊的前奏。

過去「狐堡」中常有這種猛犬，他也常常聽到這「嗚嗚」聲，只不過那時聽來不在乎，現在有點毛骨悚然。

徐起一迴身，兩頭巨大的藏獒已左右撲上。

徐起心頭一寒，掄刀先掃左邊的。

那知左邊的被攻，右邊的悍不畏死攻他的下盤。徐起回刀自救，右邊的又攻上來，二犬相互支援，似懂簡

易的陣法。

這工夫司馬長鞭已奔了老遠。

他沒有看清「嗚嗚」聲是甚麼，却能猜到是猛犬。

猛犬救了他一命，這使他十分慶幸也十分意外。

現在他還在狂奔，必須盡量遠離此山。

在此同時，徐起應付二犬還是略勝一着。

原因是剛開始有點緊張而處於被動。

漸漸穩定下來，他掌握了主動。

就在這時，兩獒突然停止攻擊，而且向山下退去。

徐起十分惱火，似乎這二犬是來救司馬長鞭的。

唆獒救人的人却未露面。

徐起不敢再追下去，立刻回山。

此刻有三個人迎面攔住了司馬長鞭。

司馬長鞭心頭駭然，因爲他知道不是小莊的敵手。

小莊道：「你還想跑？」

司馬長鞭道：「惜命是人類的本能。」

小高道：「你跑得了嗎？」

司馬長鞭道：「三位的大敵是他們三人而不是我。」

小高道：「司馬長鞭，你的名字很不錯，尤其是女人聽到這名字，馬上就會想到你的『鞭子』很長了！」

小莊和巫素素笑了起來。

司馬長鞭不出聲。

小高道：「只不過你目前是徒有虛名，因爲你那『本錢』被林哥的『後門』夾斷了，不能用了……」

小莊道：「可是這樣的？」

司馬長鞭仍不出聲。

小莊道：「司馬長鞭，你可知是誰救了你？」

司馬長鞭道：「不知道。」

小高道：「是小莊救了你的。」

「這我就不懂了……我只是聽到『嗚嗚』聲，好像徐起就沒有追來，莫非莊少俠……」

小莊作了個招引的手勢，不一會，兩道黃箭向他撲到，居然是兩頭牛犢大小的兇猛藏獒。

司馬長鞭大驚。

連徐起都非敵手，他怎麼成？

撤劍準備自衛，小莊手一揮，靈得很，兩獒突然打住，地上劃出八道狗爪深痕，然後「嗚嗚」不已。

司馬長鞭服了。

這才相信是小莊驅犬援手，要不，他逃不出徐起的毒手。

他立即兜頭一揖道：「小俠救命之恩，不敢言報，少俠有任何差遣，在下都義不容辭任君驅策！」

小莊道：「不敢，只要從此以後不再助紂爲虐就夠了，你請吧！」

司馬長鞭深施一禮轉身馳去。

徐起回到山上小屋中，高鴻道：「沒有追上還是你心軟放了他？」

「二師兄，是兩頭猛犬救了那賊子。」

「猛犬救了他？」高、裴二人都不由一愕。

徐起說了一切。

「又是這小子！」高鴻狠聲道：「咱們居然收拾不了幾個小崽子，眞是讓人家笑話！」

「誰能把狗馴得那麼聽話？甚至還會簡單的陣法？」

「是……是的，二師兄，是小莊。」

高鴻負手踱着，道：「我們必須盡快除去他們，要不，船先生會笑我們無能的。」

徐起道：「這小子馴狗堪稱天才。」

高鴻道：「我們也能找到這種長才。」

裴元度道：「二師兄指的是……」

徐起道：「是不是『狗居士』余克用？」

高鴻道：「二位以爲他能不能拾奪那小子？」

徐起道：「余克用馴狗已有二十餘年的經驗，那小子出生才幾年？當然不成問題的了。」

裴元度道：「『狗居士』在何處？」

「山東嶗山。」

裴元度道：「二師兄，小弟傷癒之後馬上去請他下山。」

高鴻道：「還是讓老三去一趟吧！」

徐起道：「小弟願意接下這件任務。」

高鴻道：「傷好了再去，多帶些禮物，此人雖住在山東嶗山，却是福建人，生性很貪……」

徐起道：「只要貪就好辦了。」

「更重要的還不是貪，此人極爲好色。」

「二師兄是說帶幾個俏妞去？」

高鴻道：「找到林哥，把他帶去。」

「他？」

「對，余克用甚麼女人未見過？只有這等特殊貨色他才有興趣。只不過找林哥也不大容易。」

* * *

小高的情緒不好，自然是因亡父之故。

巫素素道：「小高，其實小莊的心情更壞，他的父親也生死不明，甚至可以說生望也不大。」

小高道：「我沒有甚麼。」

小莊道：「沒有就好，看來你是有點心事。」

巫素素道：「你們好久沒有過賭場了吧。」

這是巫素素第一次主動叫他們進賭場的。

這當然是爲了不使他們心情惡劣下去，況且她也知道，他們贏了錢也不會中飽私囊，多數會捐出去的。

巫素素道：「前面有個大鎭……」

就在這時，左邊林中傳來了呵斥聲及兵刃撞擊聲。

三小掩近一看，竟是林哥和徐起在纏鬥。

林哥也用刀，在「狐步」門的刀下有點施展不開。

徐起道：「林哥，我眞的不願傷你。」

林哥道：「那你爲何追踪我？」

「有件事要和你合作，請你去一趟。」

「不會有好事的，免談。」

「眞的有要事與你合作，如要殺你，現在就可辦到。」

林哥道：「何不現在就殺了我。」

「你以爲我辦不到。」

林哥不再答話，二人打了二十來招，徐起要制服他還早得很，他們要利用林哥去釣「狗居士」余克用，就不能使林哥受傷。

要生擒一個囫圇的林哥石就難了。

只不過徐起非辦妥這件事不可。此番任務本來裴元度自願負責，高鴻却指派徐起出馬。

徐起不能不爭氣，於是手底下加緊。

六十招後，林哥很不穩了。

七十五招上，林哥的右腰上中了一脚，往前一栽，徐起又是凌空一脚踩來，如要用刀，可能更方便些。

這一脚踩中，林哥必然失去抗拒力。

就在這時，一聲暴喝「住手……」隨聲而至是一股强勁的掌風，徐起聽出，正是小莊的口音。

他知道小莊到了，小高也必然來了。

這幾個小子不可輕估，尤其是小莊。

咬咬牙，只好暫時放棄，奔掠出林而去。

林哥驚魂甫定，乍見是小莊等人，兜頭一揖，道：「又是少俠們援手，眞不知如何報答三位？」

巫素素道：「簡單得很。」

林哥道：「姑娘請指教。」

巫素素道：「小高近來情緒不佳，你大概可以使他的心情好起來的。」

林哥沒有說甚麼。

他本打算今後不再作那事了，但這可以破例一次。

三小對他確有過救命之恩。

入鎭後，林哥向小高暗示，可以陪他一次。

小高本不想要，但林哥此意甚堅。

這一次小高才算是眞正嚐到了相公的滋味。

林哥使出了渾身解數，以高超的「技術」使這次交接達到完美的境界。

林哥的「後門」內部動作，幾乎能隨心所欲。

事後林哥辭去。

只不過他一出鎭，就遇上了徐起。

這是因爲徐起一直在他左右不遠處監視。

徐起非把他帶回去不可，在剛剛作那事之後，而林哥又認眞賣力，體力自然大爲損耗，六十五招內，就連連失招，被點了穴道帶走了。

可惜三小不知道。

* * *

現在，三小在賭場之中。

他們總是撿賭注最大的下手。

這賭場中只有這桌牌九的賭注最大。

有位老兄竟押了十三萬兩。

只不過莊上來了一次通吃，就收手不幹了。

這一次由小高主賭，搶了莊上位子。

「天門」是個四十左右的人，一看便知是武林高手。此人道：「老弟搶着作莊，有多少賭資呀？」

小高道：「三十萬夠不夠？」

把三十萬的銀票放在桌中央，「天門」和「末門」看過，的確都是些大票號及錢莊的票子。

「出門」是小莊。

他們當然都易了容。

小高洗了牌，砌好後各家都下了注。

小高看看「出門」小莊，冷笑道：「老兄，押三十兩銀子佔一門，眞正是佔着茅坑不拉屎呀！」

小莊道：「多少才算多？」

「至少也要三百萬兩吧？」

「怎麼還有强迫押注的。」

「你該去找個小枱面的賭局細水長流才對。」

小莊嘟嚷着：「沒聽說過！娘的……」還是押了一萬五。

「天門」押了五萬。

「末門」四萬兩。

小高打出了骰子。

「五在手」正要收骰子，「天門」取去看了一下。

他並未找出甚麼毛病來。

這一把小高前三後七。

小莊前四後七。

「天門」前六後八。

「末門」是前七後九，莊上通賠。

第二把小莊押了七萬，道：「阿拉相信這一把就能掘你的根，讓我來作作莊過過癮。」

小莊說完，小高一手在桌下搔了大腿一下，好像大腿上很癢似的，其實是一隻土狗，口中啣了一枚骰子，把頭仰在小高的大腿處。

小高自狗嘴中取到那枚骰子捏在右手中。

然後再抓起其他三枚骰子擲出。

當然，他手中還扣了一枚，那是換下來的。

「七對門」、「天門」拏第一把牌。只不過「天門」沒有去抓分給他的牌，却去撿骰子。

他似乎又要看看骰子。

可見此人是個老油子，監視得很緊。

小高道：「老兄幹甚麼？」

這工夫「天門」已搶起了第一枚骰子道：「檢查一下。」

「好好！應該，應該。」

小高把滾在他面前那一枚撿起，放在「天門」手中，這一撿當然又把假的換出，眞的換了回去。

「天門」看過，連連搖頭。

揭牌之下，小莊五、七點。「天門」是六、九點。

「末門」五、八點。

小高是前九點後面么蛾一對，通吃。

這一下進帳不少。

那土狗當然是小莊帶來的，受過嚴格訓練，其貌不揚，誰也不會注意牠。

小莊口中含着狗笛子，也就是可以含在口中的哨子。

這種哨子扁扁地，像一塊糖。

小高又通吃了一把。「天門」建議搜身。

小高道：「可以搜，但搜不出甚麼又如何？」

「天門」猶豫了一下，道：「搜不出我自斷一指。」

小高道：「各位都聽到了吧？」

於是小高站起要他搜。

「天門」搜得十分仔細，結果甚麼也未搜出。

看看桌下，有隻土狗伏在地上伸舌頭。

小高道：「老兄，搜出來了沒有。」

「天門」道：「我相信你弄鬼。」

「你相信却未搜出，自斷一指吧！」

「當然！」此人拔出匕首，却向小高戳去。

小莊道：「怎麼？動上刀子哩！」

伸腿一勾，「天門」差點被絆倒，道：「你是他的同伙？」

「不，不！我只是怕出了人命，你要打人命官司。」

「打人命官司是我的事，小子，你可別插手。」

小莊道：「算了，我絕不插手。」

「天門」這時又攻向小高，沒想到左小腿上被那土狗咬了一口，他一抖之下把土狗摔出老遠。

正要再攻向小高，另一隻土狗又在他的脚背上咬了一下。

雖然都只是破了點皮，却怕是瘋狗，此人大怒，而「末門」也出了手，原來他們兩人是同伙的。

這工夫小高和巫素素已經走了。

「天門」和「末門」合擊小莊。

小莊不能使出絕學來，加上這兩人不是賭場打手，尤其那個「末門」中年人，比「天門」這人更厲害。

不久，參加圍攻小莊的人越來越多。

盞茶工夫，賭客紛紛已出屋，已有十七八個合擊小莊了。這屋子很大，他還可以支持，他只是不想被看出是「狐步門」中之人。

當然，最後還是被看出來了。

「末門」之人道：「原來是『狐步門』的人了。」

另一人道：「『狐步門』越來越下三濫了。」

「末門」道：「大家加點勁，一定要把他拿下。」

小莊一看不妙，再來幾個硬手，就算他施展「狐步」絕招只怕也脫不了身哩，於是又吹了狗笛子，下達了另一種命令。

不久，來了二十來隻土狗。

這些傢伙一進門並未攻擊對方，但對方忽然停手。

現在他們才隱隱看出，那些土狗似乎受人控制。

就在這一會工夫，這些狗東西互相嗅了一陣之後，各自找到了對象，就在大廳廣衆之內幹了起來。

二十對左右的土狗交媾，蔚爲奇觀。

有人大笑，有人叫奇，也有人大爲驚異。

誰能使所有的狗一齊交尾？

於是他們想到了小莊，再找小莊，已不見影子了。

在他們大叫「上當」時，這些狗又聽到了命令，還沒有過癮，紛紛衝了出去。那些人追出，狗已不見了。

在鎭外，三小邊奔邊談笑。

狗輩已快追上來了。

平常不用牠們，牠們不會老在小莊身邊，但也不會在狗笛子聲能聽到的距離之外。吹起狗笛子一召即至。

巫素素喘着道：「狗也能配合詐賭？」

小莊道：「這要好的馴狗師才行。」

小高道：「這一手我以前還沒有聽說過。」

巫素素道：「一共贏了多少？」

小高道：「五十多萬兩。」

小莊道：「留下一萬兩，四十九萬兩全部捐出。」

「當然囉。」小高道：「我們全聽你的。」

就在這時，前側林中閃出三人。正是高鴻、徐起和裴元度等。

小莊低聲道：「這可要小心了！」

高鴻道：「小子，你今天還跑得了嗎？」

小莊道：「我們爲甚麼要跑？」

徐起道：「有種。」

小高道：「你們不也常常夾着尾巴逃走。」

三人一出手，小莊就接下了高

鴻。

小高接下徐起，巫素素接下裴元度。

他們兩人接下這兩人是絕對不成的，甚至連二十招也拖不過，小莊當然也知道，全力施爲，可以暫保不敗，他立刻就吹起了狗笛子。

當巫素素和小高各挨了一掌時，四面八方都傳來了「嗚嗚」聲，這三人都是驚弓之鳥，不由駭然。

大概估計一下，四周至少也有十頭之多。

這其中有土狗及扶桑名犬，還有西洋名犬。

不管是甚麼犬，牠們絕不排外，合作無間。

這些狗一天的食物費用也很可觀。

命令下達，這些狗輩縮小包圍圈，又幹起了那事，有十隻狗動作一致，也十分可觀。小莊趁機離開高鴻，砸了裴元度一掌。

那是因爲裴元度的精神分散。

再次下達另一命令，眨眼間狗輩停止交媾，有如閃電般地撲了上來，專門撲噬高鴻等人。

狗輩們在他們三人撤出兵刄全力對抗之下，傷亡自是不免，但三人也都受了點傷，不久就狼狽地逃走了。

雙方的仇自然是越積越深了。

三小也相信兩位前輩八成是凶多吉少了。

＊　＊　＊

「要命羅漢」鐵雄飛和柳倩在一起，兩人正是如膠似漆。

他們要過清靜的生活，離開武林。

「要命羅漢」雖是「中原三怪」之一，却比前兩者如范禹及余大有二人好得多，至少他不是貪婪的人。

那知他們想遠離武林，却有人不許他們清閑。

高鴻和裴元度聯袂而至。

鐵雄飛一看就知道不妙。

柳倩道：「你們是來殺人的吧？」

裴元度道：「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鐵雄飛道：「咱們雖然交不了朋友，却也不是敵人，因爲我們要退出武林，永遠不再進入這個是非圈了。」

裴元度道：「那還不夠。」

鐵雄飛道：「怎麼樣才夠？」

裴元度道：「死亡！也就是停止呼吸。」

鐵雄飛暴喝聲中向高鴻撲去。

他知道，對付高鴻他差了些。柳倩對付裴元度也差了些。加之鐵雄飛記掛柳倩，精神不能集中。

五六十招之後，兩人都支持不住了。

尤其是柳倩，背上被掃了一掌。

鐵雄飛道：「你們以爲我不會反抗你們，我寧願自絕於此，但你們必須把柳倩放了才行。」

高、裴二人冷笑不答。

他們恨透了柳倩，她出過他們的洋相。

她的部下使他們當衆丟人，早就有意殺了她。

柳倩已捱了三掌，鐵雄飛也差不多。

「不，雄飛，是我連累了你，告訴你，他們都被我的部下捉過龍，她們當衆糗他們，描述他們那東西的型態，他們的假威嚴盡失。」

兩人知道，十招內都要躺下。

這兒就是他們的埋骨之所，風水倒是不錯。

此處名爲「臥龍溝」背山面水，他們本打算在此終了一生的。

就在這生死關頭，山坡上走上兩人。

鐵雄飛當然認識「女扁鵲」花旗了。

甚至他也認識「擒龍手」伍一龍。

鐵雄飛大叫着：「花女士……伍大俠……」

伍一龍側耳一聽道：「妹子，這口音有點熟。」

花旗道：「一龍哥，是鐵雄飛。」

「怎麼回事？」

「鐵雄飛和柳倩正在對付高鴻及裴元度兩人。」

伍一龍道：「妹子，咱們不能袖手。」

「一龍哥，這兩人得罪不起。」

「妹子，如今只怕想袖手也辦不到了！妹子，上吧！」

「一龍哥，你不方便，我上就成了。」

花旗上了，伍一龍也上了。

伍對高、花對裴，鐵雄飛和柳倩退下休息。

這兩人對付高、裴兩人還是不成。

在目前武林中，很少能找到這兩人的敵手了。

兩人不支，鐵、柳兩人又上了，加上這兩人，高、裴兩人就沾不到太多的便宜了，但他們還不死心。

他們兩人以爲，伍一龍雙目失明，往往是另外三人的累贅，要破他們的聯手攻擊不難，時間稍久，還能辦到。

此刻又來了三個人，乃是「青城五老」之三的趙海、錢海和孫海，三人略一觀望，就一齊撲了上去。

他們弟兄恨透了林哥。

林哥使他們老四和老五「脫陽」而死，而林哥又爲高鴻、徐起及裴元度所控制。三人含忿出手，非同小可。

高、裴兩人不久離去。

鐵雄飛抱拳道：「趙兄，多謝援手。」

趙海道：「不必客氣，咱們理應一條心，同仇敵愾。」

伍一龍道：「是『青城五老』趙兄嗎？」

「正是，伍兄久違了。」

「若非趙兄等人及時趕到，只怕我們要糟。」

趙海道：「伍兄客氣甚麼？如今武林人人自危，吾輩中人，本就該同心合力對付這幾個野心勃勃的敗類。」

「是啊！不知道他們到底想幹甚麼？」

鐵雄飛道：「很明顯，他們想統御武林。」

伍一龍道：「僅憑他們三個，只怕還不成氣候吧！」

鐵雄飛道：「據說他們背後有個大靠山。」

花旗道：「我也聽到這個傳說。」

趙海道：「只可惜無人知道他們的靠山是誰？」

當然沒有人知道，至少目前還沒有人知道。

＊　＊　＊

徐起和林哥來到山東嶗山。

「狗居士」余克用四十來歲，還眞不像個粗人。

事實上他的確不算是個粗人。

他讀書不成就投師馴狗，想不到在這方面有了成就。

當然，他也會武，但不很高明。

徐起私下表明來意，且說明以十萬兩紋銀及林哥的一度銷魂的條件。

余克用並不是個色中餓鬼，但好此道。

他久聞林哥之名，乍見之下，比傳聞中更迷人。

不論是男人或女人，見了林哥都會動心。

余克用看在林哥及十萬兩銀子份上點了頭。

只不過他只能南下兩個月，時間一到就要返回嶗山。

余克用當然也聽到「狐步門」的事，對他們的兄弟們也不能不賣帳。晚上盛宴款待徐起和林哥兩人。

三人都有七八成酒意之後散席，品茗之後，把徐起送到客房中。當然林哥來到余克用的院中。

林哥和余克用分別去沐浴。

這工夫林哥的浴室門輕輕開了一縫，「卜」地一聲，蠟燭被吹熄。林哥隱約看到一個人閃了進來。

「甚麼人？」

這人眞絕，直接入池就抱住林哥。

林哥立刻感覺出，這是個女人。非但是女人，還是個很年輕的女人，身上溜光水滑，肉香四溢。

「妳……甚麼人？」

「小聲點。」

「妳不說出身份我可要喊了。」

「你喊吧！」

「妳以為我不敢？妳八成是余大俠的女侍甚麼的？」

「你喊喊就麻煩了。」

「怎麼說？」

「我是他的老五。」

「老五是甚麼意思？」

「第五個女人……」這女人還眞內行，也夠大膽。

她一把抄住林哥的東西，道：「我以前還以為你前面不管用呢！原來後門管用，這個也挺不錯。」

「女士，千萬別胡來。」

「我非嚐嚐你的滋味不可，快點。」

「不行，余居士知道了那還得了。」

「他不會知道，他也在洗澡。」

「洗個澡很快就好了。」

「不，他洗澡最快也要一個時辰。」

「不行。」

「你要是弄出聲，倒楣的是你。」

林哥當然不敢叫，只不過他也另有一種想法。

他以為被高鴻及徐、裴等人出賣了，當作禮物送人玩弄，他怎麼甘心，他要撈回點甚麼才夠本。

這女人是余的女人，又是她自動送上門的。

這女人絕對不會自動說出去的。

於是就在浴池旁的床上幹上了。

林哥當然也是個眞正的男人，只是他不很好色。也許一個人常玩同性戀，而且總是扮演雌性的，男人的本能就退縮了吧？

但林哥並非如此。

他的並不十分碩大，卻也不很寒傖。

這女人白天在風屏後偷偷看到了林哥。

女人見了他很少不動心的。就像男人見了美女人之動心一樣。

林哥把這女人侍候得頗為滿意，居然是她先豎了旗。

這女人光着來也光着去，下床溜出門外。

林哥下池洗身，這工夫又來了一個。

「誰？」

「接收二手貨的。」又是一個年輕女人。

「甚麼意思？」

「你剛才不是和老五玩過？」

「這……」

「我不是要接收你這二手貨了？」

「夫人，妳不怕居士知道？」

「不會的！再說，他要玩相公，我們也可以玩。」

「夫人，他可以玩，卻不會准許妳們玩。」

「對，但他不會知道，快點吧。」

林哥剛才未「走馬」，男人只要未洩身，對付十個女人也成。於是兩人又上了床，這女人也絕，道：「林哥，你以為和女人刺激還是和男人刺激？」

林哥道：「當然是和女人刺激。」

「那你為甚麼走上這條路？」

「一個人一旦走上歧途，要回頭是

很難的。」

「我願意跟你走，你願不願意帶我走？」

「夫人，不要貪得無厭，這是不可能的。」

這女人也很快就走了，不久又來了一個。

當然，這個是老三，他們白天都偷看過林哥。

自老五得手被她們看到之後，都用同一方式。

她們光着進來再光着出去，省了脫衣的時間。

一個多時辰中，他玩了四個。

該輪到老大了吧？反正他也不差這一個了。

萬一不能雨露均霑，而爭風吃醋，反而會壞事的。

果然，又來了一個。

只不過林哥一上一抱，就不由一愕。

雖然浴室內無燈，看不清楚對方，只憑觸覺，即可知道這女人不年輕，甚至她可能已在五、六十歲以上了吧？

「請問妳是……」

這女人不出聲，也許怕出聲而洩了底。

老女人的嗓音也能聽得出來的。

林哥很納悶，「狗居士」余克用也不過四十左右，他的大老婆會有這麼大？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只不過這女人雖老，卻很有一套。

她活潑而有技巧，比那些年輕女人有趣多多。

「請問這位是……」

她還是不出聲。

林哥很好奇，賣力之下，這老女人始終不豎白旗，最後林哥反而先投降了。這女人立刻下床，林哥順手摸了她的手背一下。

老人手背上的皮是很鬆的，脖子上也如此。

這女人的手背皮很鬆，捏一下就摺起來，半天才會恢復。

一般來說，這種女人大約在六十以上了。

洗好了澡，余克用也洗好，侍候了他一夜。

余克用大樂，他當然也弄過相公，卻沒見過這樣奇特的。第二天一早就交代家人，即日南下。

家小列隊送行。

在四個年輕女人當中，有一個一頭灰髮的老女人。

原來余克用共有五個女人，老大死了剩下四個。

那個老女人是他的母親。

「娘，孩兒走了！最遲兩個月回來！」

老女人年輕時一定也很動人，向林哥淡然一笑，盡在不言中，道：「克用，早點回來，也希望林大俠再來作客。」

林哥心頭大噱。

他昨晚居然和余克用的老母有一段激情。

這使他十分驚異，一個老女人居然有那種活潑的精力。

她的眼神中的火燄似乎比那些年輕女人更熾烈。

林哥以為，他自己固然受辱吃了虧，但四個年輕女人加上余克用的老娘，他並沒有吃太大的虧。

＊　＊　＊

小莊等三小在一家賭坊中玩「梭哈」。

枱面都不大，不過五六千兩。

事實上那年頭的五六千兩是個大數字。

很多商店行號的資本都不到五千兩。

這一次是小莊主賭，小高暗暗協助之。

其中有兩個老傢伙，十分厲害。

小莊和小高連輸七八把，只剩下十萬兩左右了。

小莊洗好了牌，發了前兩張牌，一共是四家賭，由小七開始，小高是「出門」，另外二人是「天門」及「末門」。

小莊一看底牌，不由心頭一涼。

明明應該是一張K的怎麼變成小八了呢？

他知道有點邪門，而且對方非常高明。

他和小高暗暗招呼。也和巫素素打出暗號。

巫素素說：這二人以前是「塞外二魔」的朋友，在東北也是賭國高手，千萬要小心。最好三人密切合作。

這一把小莊和小高又輸了三四萬兩。

再輸下去連賭本也沒了。

兩個老傢伙很高明，不露聲色，小莊等人也打定了主意，不能再輸，老人已發牌，小莊明牌是7。

小高是一張Q。

老人甲是一張A。

老人乙是一張9。

自然是老人甲說話，他出了一萬兩。

老人乙考慮一下跟了。

小莊也跟了。

小高考慮了很久也跟了。

老人甲發了第三張牌。

老人乙是9一對。

小莊是7，已是7一對了。

小高是10。

老人甲是一張K。由9一對的老人乙說話。

他出了三萬兩。

小莊若非三條是要輸給9一對的，但他考慮一下卻跟了。

小高也跟了。老人甲當然也跟。

他的牌面一張A一張K，都是大牌，很唬人。

（未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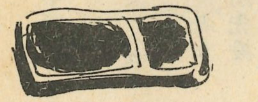
上文提要：女羅刹被黃媚制服，坦言說出連她也不知道四君子是何許人，只知道還有兩批人也參予刺殺行動，說罷，黃媚欲封了其穴道，女羅刹反抗，被王俊金劍發出的毒針所傷；王俊扮作京官，與扮作小童的蕭飛燕往大殿晉香後，向負責接待的明月道士要求拜訪住持，明月稟過觀主後，帶領兩人來到靜室，清風觀主親自相迎，王俊開門見山，問他可知四君子將於今日蒞臨此間……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可飛·圖

四君子



但求知眞相　服毒表忠誠

清風觀主道：「哦？」

王俊道：「觀主對此事，似是有訝異之感，莫非個中還有甚麼隱情麼？」

清風觀主說道：「貧道奇怪的是，此言由何而來。四君子是何許人物，怎會要到敝觀晉香……」語聲一頓，接道：「就算確有四個君子到本觀晉香，也不過是千萬香客中的四個，怎會有人談起來呢？」

王俊點點頭，道：「說的也是，四君子就算來晉香，也不算是甚麼大事，不過學生聽聞的，還有下情。」

清風觀主並未再感到驚異，淡淡一笑，道：「大人還聽到了些甚麼？」

王俊道：「那人說，四君子到了貴觀之後，可能會引起一場風波。」

清風觀主道：「風波？甚麼風波？」

王俊道：「這就不是學生所能瞭解的，還要請教觀主。」

清風觀主又是一震。

搖搖頭，清風觀主緩緩說道：「這個麼？貧道就想不出會引起甚麼風波。」

王俊道：「道長住持此觀，不知有多少時間了？」

清風觀主道：「四十年，貧道三十二歲那年住持觀務，今年整整七十二歲了。」

王俊道：「看不出啊！看不出！道長養生有術，想不到已如許年紀了。」

清風觀主道：「老了，世無長生術，貧道雖然跳出紅塵，但無法擺脫俗務，連修心二字都談不到。」

王俊道：「四十年來，這清風道觀中，可曾發生過甚麼大事？」

清風觀主道：「每至香火會期，因人數太多，難免會有些爭執、打架之事，托神靈護佑，一直沒有發生過人命大事，貧道也未受過訟累。」

王俊笑一笑，道：「濟南府也是太過了一些，這樣大的廟會，怎麼不派一哨官兵來此鎮壓一下。」

這幾句話，話中有意，無異是强調了他京官的身份。

王俊讀書不少，自然具有了官人的氣質，再加上這幾句適當的話，任你清風觀主奸猾似鬼，也無法不信。

點點頭，清風觀主笑道：「說的是啊！這還要大人美言一二了。」

王俊道：「此事容易，過幾天，我一定要見見濟南府，給他說一聲就是。」

看清風觀主不見有甚麼反應，立刻一皺眉頭，接道：「觀主這方面，如是有需要，不用等幾天了，在下立刻修書一封，派人到濟南府去，要他們立刻派一些人馬過來。」

他想更進一步，以試探清風觀主的反應。

在他的推想中，清風觀主決不敢答應。

但事情却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

清風觀主不但答應了，而且立刻招來一個清秀的道童，道：「去拿文房四寶來。」

那道童應了一聲，轉身而去。片刻之後，帶着文房四寶走了進來。

清風觀主親自替王俊磨墨，一面笑道：「那就有勞大人了，這次廟會剛剛開始了三天，會期却有一個月之久，聽說，再過幾天，可能會有四台大戲，在這裏對台演唱，這必然會招來更多的人，人多了，難免雜亂，很可能會招來很多無謂的麻煩，如若有一哨軍兵駐在這裏，可免去不少的爭執。」

王俊道：「最好他們能加派一個文案師爺來，一些小事情，就可在場中辦了。」

清風觀主點頭道：「對！還是大人想得週到。」

墨已經磨好，王俊只好站起身子，走了過去。

清風觀主煞有介事，王俊也裝作得很像，他坐在案後，提起了羊毛楷筆。

蕭飛燕早已走了過來，替王俊展開了一紙白箋。

王俊提起筆，略一沉吟，隨手寫道：

逸卿年兄如晤：

寫完一句話，抬起頭，笑道：「昔年他在京裏時，我們有過幾次會晤，後來，他外放濟南，我們一直沒有見過面，逸卿是他的號。」

事實上，他根本不知道濟南知府的名字和號，但逸卿兩個字既是號，那就是一般人來說，都不會知道，除非和他相同身份的人，否則，根本不敢叫他的號來。

清風觀主果然是知道濟南吳知府的大名，但他不知道知府的號。

這一關過得很險，但却是履險如夷。

清風觀主很厲害，但在鬥心機上，他仍輸了給王俊。

他臉上仍然帶着笑容，但已笑得很勉强。

王俊已從清風觀主的神色中，看出了他這一手沒有用錯，立刻動筆寫了下去。

以後的措詞就容易了，那是王俊的拿手好戲。

筆走龍蛇，一揮而就，而且有意的讓清風觀主看到全文。

措詞中很得體，也隱隱顯出了他的身份，儘管說得客氣，但却帶有一點命令的口氣。

看完了這封信，清風觀主心中原來有一點懷疑的念頭，完全打消了。

目前，他已確信，這個人是由京城來的大人物。

王俊寫好後，取過了信封。

幸好，他還知道濟南的知府姓吳，於是提筆寫道：袖呈濟南知府吳年兄親啓。

這表示，這封信很機密，除了知府大人外，別人不能拆閱。

清風觀主笑笑，道：「大人，這封信交給貧道吧！我派一個弟子送到濟南府去。」

王俊搖搖頭，道：「觀主，這個不用勞動貴觀弟子，而且一個出家人，送信到官府中去，也不太方便。」

清風觀主道：「這個，難道還要勞動大人的常隨麼？」

口中說話，目光却轉到了蕭飛燕的身上。

王俊道：「我還帶了兩個護衛，叫他們送去方便些。」

清風觀主道：「兩個護衛也是由京中帶來的麼？」

王俊道：「不錯，他們也是吃公糧的，專門保護行方吏史的常班。」

這又是官場中的一些隱密，只聽得清風觀主臉色微變。

王俊看見裝作沒有看見，回頭對蕭飛燕說道：「去，召一個護衛過來，把這封信送到濟南府去！」

召一個人進來並非難事，外面有于重、方昭、言小秋。

蕭飛燕應了一聲，轉身向外走去。

清風觀主竟然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停一停。」

蕭飛燕人已走出了三步，竟然停了下來。

清風觀主目光轉到了王俊的身上，低聲道：「大人，貧道想起了一件事，想和大人商量一下。」

王俊點點頭道：「觀主吩咐。」

清風觀主道：「貧道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濟南府接到了大人這一道諭書，自然會立刻派人趕來鎮守，爲了討好大人，派來的兵只怕不少……」

王俊道：「哦？」

清風觀主道：「這一來，貧道怕會影响這每年一度廟會的熱鬧。」

王俊心中一動，暗道：「這個老道士確有毛病。」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不會吧？如是有一哨兵馬駐此，廟會中宵小斂跡，只怕貴觀這每年一度的廟會會更熱鬧一些。」

清風觀主搖搖頭，道：「不然，這中間有兩樁困難，只怕不是容易解決的事。」

王俊道：「甚麼困難？」

清風觀主道：「第一，如是濟南府派來的，只是三二十人，貧道還可以應酬得了，如是濟南府派來的人數太多，吃住兩項，恐都要敝觀負擔，說不得，還要送些銀子花用，敝觀這樣一座大廟，有七八十號人，廟產不多，每年的開銷，大部份靠這一個月的廟會期間，把它賺回來。」

王俊接道：「貴觀平常時日中，就沒有晉香客了？」

清風觀主道：「這樣大規模的廟會，連續了一個月之久，要晉香的人，

大都晉過了，平常香客，實在有限得很。」

王俊道：「觀主的意思是……」

清風觀主道：「一旦影响了香客，本觀這一座龐大規模的廟院，就很難再維持下去，所以，貧道剛剛想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貧道住持觀務四十年，都沒有出過事情，想來，大概還可以平靜的維持下去。」

王俊道：「原來如此！」

清風觀主道：「但貧道覺得有些對不起王大人，勞動大筆，修了這封諭書，却又未送到濟南府去。」

王俊心中暗道：「官府中的捕頭雖然無能，但眞正做賊的人，還是很怕他們的，再厲害的老鼠，也有些怕懶貓。」

儘管王俊也沒有把這封信送到濟南府的意思，但却故作思考狀，沉吟不語。

清風觀主輕輕吁一口氣，又道：「大人，這還有爲難之處麼？」

王俊笑一笑，道：「學生在想，觀主的話也有些道理。」

清風觀主道：「大人明白。」

王俊道：「學生此番奉命離京，暗查民情，確也發覺了很多可悲可歎的事，儘管是兩榜出身的生員，深沐皇恩，但太平官做得太久了，一樣會變得有些貪瀆，再加上官府相傳沿習，皇恩也變成了苛政，這就有些擾民了。」

清風觀主道：「大人所見極是，也許貧道想得多了一些，大人這封信到了濟南府之後，濟南府不敢有背意旨，定會派遣不少人來，此後必成習慣，有大人在此，貧道想他們並不敢有甚麼需索，但明年、後年，那就很難說了，他們一旦成了習慣，那豈不是一大負擔。」

王俊道：「說的也是啊！」

清風觀主道：「所以，貧道覺得這封信不用送了。」

王俊故作沉吟，才道：「觀主，學生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觀主是世外高人，學生不願隱瞞甚麼了。」

清風觀主道：「大人請說。」

王俊道：「還是關於四君子的事，學生覺得這可能是一件血拚尋仇的事，奇怪的是，他們爲甚麼要選這樣一處地方下手？」

清風觀主的臉色也變了，變得很冷肅，道：「大人好像對此事十分認眞。」

王俊道：「不錯，學生做了這些年的京官，而且，也是刑部中司過事，對江湖上的事情，也略知一二。」

清風觀主說道：「大人的意思，應該如何呢？」

王俊道：「防患未然。」

清風觀主道：「萬人羣集的廟會，自然可能有宵小混入，不過，清風道觀的菩薩很靈，大多數香客都不敢褻瀆，他們怕報應，就算眞有這件事，也不會在清風觀道中發生。」

王俊道：「學生聽到的，他們的確是在此地下手。」

清風觀主道：「這麼吧！貧道小心一些，我多派出觀中一些弟子想法子阻止此事。」

王俊笑一笑，道：「江湖人刀頭舔血，殺人如草芥，觀中弟子都是出家人，如何能插手此事？」

清風觀主微微一笑，道：「大人知道少林寺吧？」

王俊道：「知道，聽說少林寺中的僧侶，個個都有一身絕技。」

清風觀主道：「個個有一身絕技，那是傳言誇大之詞，事實上，出家人大都住居在荒野之區，別說有人打劫，單是防備猛獸襲擊，也都得練一些防身的本領，不過，少林寺中的僧侶們，把習武練功列爲重要一課罷了。」

王俊道：「這麼說來，貴觀弟子也會武功了？」

清風觀主道：「不瞞王大人，他們也都練過一些防身之術。」

王俊笑一笑，道：「道長呢？是否也有一身武功？」

清風觀主突然重重的咳了兩聲。同時，室外也傳入了兩聲咳嗽聲。

這表示，一切都佈置好了。

清風觀主自然明白是怎麼回事，這本是他們約定的暗號。

但王俊也有了警覺。

清風觀主忽然間轉了話題，笑一笑，道：「大人，你眞是由京裏來的麼？」

話風一變，雅室中似是增加了不少緊張氣氛。

王俊已學會沉着，四顧了一眼，道：「觀主可是有些不相信了？」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是！我是有些不相信，這樣荒凉的道觀小廟，竟會勞動到京裏大使來此？」

氣氛越來越不對勁，王俊霍然站起了身，道：「觀主既然不信，學生告辭了。」

「走？」清風觀主哈哈大笑一陣，接道：「問題是你根本就不該來。」

王俊大聲喝道：「觀主，這是甚麼意思？趕廟會的人何止千萬，我爲甚麼不能來？」

清風觀主臉色一變，冷冷說道：「晉香也不用跑到後觀的住持室中……」

揮揮手，室門口走進來四個中年道人，而且都執着長劍。

清風觀主一拂長髯，接道：「這裏是後觀，你聲音再大一些，也不會有人聽到。」

歷經風險，使王俊學會了沉着，何況，他還有蕭飛燕隨侍身側。

他緩緩坐了下去，笑一笑，道：「觀主，這是怎麼回事？」

清風觀主道：「怎麼回事？這要問你了，你找上此地來，用心何在？」

王俊道：「我已經說過了，在下來見觀主，只是想防備一場兇案。」

清風觀主道：「你想救四君子？」

王俊道：「不錯。」

清風觀主道：「你認識四君子麼？」

王俊搖搖頭，道：「不認識，根本未見過面。」

清風觀主道：「你既不認識四君子，爲甚麼要救他們？這本是和你完全無關的事，你竟然硬要跳入這個漩渦中來。」

王俊道：「我既然聽到了這些事，怎麼能坐視不管？」

清風觀主淡淡一笑，道：「大人，如若你那兩個從衛在附近，他們也該找上來了，只可惜，他們不在。」

王俊道：「早晚他會找來的！他們知道我來見你的事。」

清風觀主道：「那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這可能會多加上兩條人命。」

王俊道：「怎麼？你們還敢殺官？」

清風觀主冷冷一笑，道：「本來我們不想招惹官府中人，但你太多事了，說不得，只好殺了你！」語聲突轉冷厲，接道：「姓王的，不論你是甚麼人，貧道已無暇和你多費唇舌，你如不想立刻死，只有一個辦法。」

王俊道：「甚麼辦法？」

清風觀主道：「束手就縛。」回顧了身後的四個道人一眼，接道：「他們都有一身好武功，劍出如風，一般江湖武師也未必能接下他們一劍，何況，你只是一個讀書人。」

王俊不見蕭飛燕有甚麼學動和暗示，只好自己應付。

他認爲最好的辦法，就是想法子拖延時間。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看樣子，似乎是一定要留下學生了。」

清風觀主道：「貧道很抱歉，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不過，大人還有一綫生機！」

王俊道：「那就好，說說看，學生如何才能活下去？」

清風觀主笑了一笑，說道：「說起來很容易，只要你肯和貧道合作，你就可以活下去了。」

王俊道：「一個人只能死一次，學生爲了保命，看來只好答應了，但不知道要我如何一個合作法？」

清風觀主道：「事情說來話長，可惜，現在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和你商量，先要屈大駕在地囚室中蹲一下，過了這兩天，咱們再仔細商量。」

王俊訝然道：「囚室？難道這廟中，還有專門囚人的地方？」

清風觀主道：「有！而且很堅牢，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了，而且，你至少可以在裏面休息幾天……」目光一掠蕭飛燕，接道：「大人，你這位書僮跟了你很久吧？」

王俊道：「三年多了！」

清風觀主道：「那很好，爲了表示大人的誠意，你要先作一件事情。」

王俊道：「甚麼事？」

清風觀主道：「殺了你這個書僮。」

王俊呆了呆，道：「這個……」

清風觀主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大人必須表示出你合作的誠意，我們才能相信，」哈哈一笑，接道：「其實，一命保一命，如若你這位書僮對你是眞心相從，他就會答應這件事。」

王俊道：「表現出誠意，就要我殺人？」

清風觀主道：「是！但你可以不答應，要答應，就必須表示出你的誠意。」

王俊回頭望了望蕭飛燕，道：「觀主，四君子又是怎麼回事？」

清風觀主道：「你還念念不忘四君子？」

王俊道：「在下是爲此事求見觀主，想不到可能因此送了性命，我雖然很怕死，但我不會因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殺了追隨我多年的書僮。」

清風觀主點點頭，道：「現在，我倒眞有些相信，你是由京城來的人了。」

王俊說道：「在下不會武功，你們一揮劍，就可殺了我，我不想死不瞑目，我爲了想救四君子而死，但我死了，還不知道四君子是何許人物。」

清風觀主望望觀外的天色，道：「看來還有一點時間，但我不想太浪費！」

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了兩顆藥丸，道：「貧道成全你，讓你死得舒適一些，也告訴你四君子是何許人，不過，你們要先把這兩顆藥服下。」

王俊道：「這兩顆藥物是……」

清風觀主不待王俊說完，便接道：「一個很毒絕、但却發作得較慢的毒藥，吃下去，半個時辰後才開始發作，兩個時辰內死亡，發作時沒有甚麼痛苦。」

王俊道：「要兩顆才足致命？」

清風觀主道：「一顆足矣！不過是你們有兩個人，你和從人各服一顆，主僕偕亡，死了之後，也有個人可以伺候。」

王俊道：「觀主替在下想得很週到，但我兩個從衛會來找我的。」

清風觀主道：「這點不用你費心，貧道自會應付他們。」笑一笑，接道：「吃下去吧！吃下去，貧道會告訴你四君子的事，你也有足够的時間聽完眞相。」

王俊望着藥丸，呆在了當場，不知如何是好。

清風觀主兩道炯炯的眼神，逼視在王俊的臉上。

王俊感覺到他目中滿蘊殺機。

蕭飛燕突然向前走了兩步，取過桌上的藥丸，道：「觀主，僕爲主人死

，大人不忍心殺我，但我可以服下毒藥，不過，我要求觀主一件事。」

清風觀主兩道炯炯的眼神逼注在蕭飛燕的臉上，似是想從她臉上找出些甚麼來。

蕭飛燕心頭震動了一下，暗道：難道這老道士瞧出了甚麼毛病不成？心中儘管着急，但是她表面上還保持着鎮靜。

清風觀主凝注蕭飛燕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甚麼事？」

蕭飛燕道：「饒了我老爺。」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難得你一片忠心，不過，貧道不願欺騙你，你可以先死，但你們大人如不肯和貧道合作，他還是無法活下去。」

蕭飛燕道：「觀主答應了？」

清風觀主道：「這不是貧道答應的事，而是要看你們大人，貧道只能够說再給他一個機會。」

蕭飛燕點點頭，突然對王俊拜了下去，道：「老爺保重，小的先走一步了。」

王俊雙手亂搖，道：「不成，你不能死，不能吃下這……」

蕭飛燕人已拜了下去，道：「老爺，你再多想想，小的不便說甚麼。」

借叩拜的機會，暗中碰了王俊一下。

兩個人很會裝作，王俊長歎一聲，不再阻止。

蕭飛燕大拜了三拜之後，服下一顆藥丸。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恭喜大人有這麼一位忠僕，小小年紀，有此豪氣，實在難得。」

蕭飛燕服下了藥物之後，就在王俊的身旁地上坐下。

王俊道：「唉！觀主可以說了，也許我在聽完之後，也會服下藥物。」

清風觀主並未放鬆戒備，四個仗劍道人仍然在室中待命，點點頭，道：「大人，你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誠心誠意的和我合作，一條是服下毒藥等死。」

王俊道：「這點，觀主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下官自會決定生死，觀主，我想知道關於四君子的事。」

清風觀主道：「好！貧道告訴你……」他似是在籌思措詞，沉吟了一陣，接道：「四君子只不過是四個人，不過，他們不是平凡的人，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

王俊道：「他們也是江湖中人？」

清風觀主道：「不錯，大人在朝爲官，竟然也知道江湖人。」

王俊道：「這不足爲奇，我已行踪數省，聽到的事情很多，但我有一點想不明白。」

清風觀主道：「你可以問。」

王俊道：「他們既是江湖人，怎會稱爲君子？」

清風觀主道：「因爲他們很正直，每個人都像你大人一般，滿懷忠精之氣，所以，被人稱爲武林中的君子。」

王俊心中暗道：如是他們號稱君子，二弟豈有不知之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江湖中也有君子？」

清風觀主笑道：「大人，禮失求諸野，江湖上，不乏仁人、豪俠，他們的忠義之氣，只怕比你們爲官的人還要壯烈一些。」

王俊說道：「這麼說來，四君子都是好人了？」

清風觀主道：「既稱君子，自然是好人了。」

王俊道：「既然是好人，你爲甚麼要殺他們？」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問得好，他們太好了，因此覺得貧道不好，所以，貧道只好殺了他們。」

王俊心頭一震，暗道：原來出重酬聘殺手，都是這老道士作的好事。

清風觀主吁一口氣，接道：「貧道也不想殺他們，不過，他們要來殺貧道，我爲了保命，只好對付他們了，這道理是不是很通呢？」

王俊道：「府有府官，州有州官，他們既然來殺你，你爲甚麼不報官？」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報官？就憑府縣衙門中那些捕快，能够保護貧道麼？再說，貧道也不能報官。」

王俊道：「你作的壞事太多了，所以，他們要殺你？」

清風觀主道：「這麼說也不算錯，總之，他們要來對付貧道，貧道就只好先對付他們了。」

王俊道：「觀主，看上去，你仙風道骨，不像壞人啊！」

清風觀主笑笑，道：「大人以貌取人，那就難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清風觀主無人知曉，但貧道有個綽號，江湖上就人人皆知。」

王俊心中明白，這清風觀主一旦說出了自己的綽號，那就等於把事情挑明了，那即將是一個不見眞章難罷休的結果。

王俊沒有立刻追問，他必須要先想出一個應付的辦法來。

回顧了蕭飛燕一眼，道：「去！交代兩個侍衛一聲，不要他們等急了，亂闖亂撞，惹出事情來。」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大人這想法，不覺得太孩子氣麼？」

蕭飛燕似是早已知道了這件事非被拒絕不可，所以她一直坐着未動。

王俊不能不裝出一副訝然神色，道：「觀主這話是甚麼意思？」

清風觀主道：「本來，你和這件事完全無關，但你却硬要擠進來，現在，你已經知道得太多，那就很難處置了。」

王俊高聲說道：「觀主這番話，可是威脅我麼？」

他故意把聲音提得很高，希望金燈門人能够聽到。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大人，沒有用的，這地方距離大殿太遠，就算你聲音再高一些，也是無人聽到。」

王俊道：「我進入後殿來，他們並非不知，早晚他們都會找上來。」

清風觀主道：「這一路我已經有了佈置，他們一進入，我就會得到通知，至少，他們現在還未找上來，至於大人想派書僮去通知他們一聲，那簡直是掩耳盜鈴，說得可笑啊！」

王俊道：「觀主的意思是……」

清風觀主接道：「殺了你，只有殺了你，貧道才會安全。」

王俊道：「殺了我，你想到後果麼？」

清風觀主道：「不論後果如何，殺了你，總比放了你好。」

王俊點點頭，道：「說得倒也有理，如若我說，觀主放我出去，我會不聞不問，只怕觀主不會相信了。」

清風觀主道：「確然不信。」

王俊道：「老實說，觀主，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這句話，所以，我就不肯說出來。」

清風觀主冷冷一笑，說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貧道不願和官府中人衝突，尤其是像你這樣的大官，但想不到，你太多事……」

王俊接道：「說得也有理，不過，既來之，則安之，你說出你的外號吧！」

清風觀主道：「陰手神魔，你聽人說過沒有？」

王俊道：「沒有聽過陰手神魔這個人。」但蕭飛燕却聽過這個名字，她不禁心頭一震，暗道：原來這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魔頭，就是這個老道士。長長吁一口氣，王俊搖搖頭。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現在你知道，在江南道上，我作了不少的大案子，但却沒有人知道我的身份。」

王俊道：「不幸的是，現在你竟然告訴了我。」

清風觀主道：「你追得太緊了，貧道不好意思不說了，來人哪！送兩杯毒藥上來。」

一個年輕的道童緩步而入，手中托着一個木盤，恭恭敬敬的走到了王俊的身前，一欠身，道：「大人，請用毒藥。」

王俊伸手端起來，望了一眼，只見白玉杯中，一杯碧綠的水汁，香氣撲鼻，完全沒有藥味的苦澀。

王俊點點頭，笑道：「這毒藥聞起來，味道不錯，但不知喝入口中如何？」

清風觀主道：「其味絕佳，入口斷腸，花了貧道不少苦心才配製而成。」

王俊道：「只怕已經毒死過不少人了？」

清風觀主道：「大人說得不錯，是毒死過不少的武林人，但像大人這樣身份的人，還是第一個。」

王俊順手把藥酒放在木案上，笑道：「觀主，現在就要喝麼？」

清風觀主道：「如果大人不願自己喝，貧道只好叫他們動手灌下去了。」

王俊道：「不忙，不忙！在下還要知道更多的事，稍候片刻才喝如何？」

那送藥童子一直站在王俊的身側未動，似乎是在等那清風觀主的令諭。

清風觀主點點頭，說道：「好！說的也是。」

有了清風觀主這麼一句話，那奉葯道童才轉向蕭飛燕道：「小施主，這杯葯酒是你的。」

蕭飛燕也伸手取過藥酒，道：「小師父，我可不可以等大人喝時一起喝？」

那道童長得很清秀，笑一笑，說道：「可以，我師父答應了你們大人，我就可以答應你。」

蕭飛燕笑一笑，把藥酒放在木案上。

但她心中却有了極大的震動，暗暗忖道：這小道士替人送上致命的藥酒時，竟然如此沉着，看他年紀不大，却已然中了陰手神魔的陰毒了。

送藥道童轉身而去，退出室外。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大人，你請求延慢片刻，想必還想多問貧道幾句話？」

王俊道：「是！我的時間不多，不想轉彎抹角了。」

清風觀主道：「事已至此，大人有甚麼話，似乎也用不着轉彎抹角了。」

王俊道：「四君子究竟是怎麼回事？」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看來，你非要知道得很清楚，才能死得安心了。」

王俊道：「是！不明內情，死難瞑目。」

清風觀主說道：「貧道是誰，你已經知道了？」

王俊道：「是！」

清風觀主道：「我積案如山，兩手血腥，自然也結了不少的仇人了。」

王俊點點頭，道：「他們尋仇而來？」

清風觀主道：「我和他們私人說不上有甚麼仇恨，我不願去招惹他們。」

王俊道：「你既沒招惹他們，他們爲甚麼來找你麻煩？」

清風觀主說：「這就是他們自以爲俠了，俠之一字，害人不淺。」

王俊道：「換一句話說，他們自覺爲正，認爲你不是？」

清風觀主道：「這樣說，亦無不可，不過，他們這作法，却有些飛蛾撲火。」

王俊道：「所以，你花費了大批銀錢，請來了武林上最好的殺手對付他們？」

清風觀主道：「更妙的是，那些被請來的殺手，還不知道是貧道所請。」

王俊道：「清風觀主很有錢？」

（未完・十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東風傳奇

變貌各有千秋　易容另唱反調

上文提要：谷飛雲將東無忌打至重傷，第二天突然又有人以總提調東無忌的名義請陳康和談話，詢問四公子和辛七姑的關係，幸谷飛雲對答未露出破綻，以爲把東無忌騙過了。谷飛雲在護送宇、許二女到金鸞聖母的回程時，却被那東無忌截擊，他的功力比昨晚不同，谷飛雲小覷了他，被他一記「翻天印」打落屋下，跟着一條人影將東無忌誘走，谷飛雲得祝纖纖救治……

祝纖纖輕聲道：「你眞當他是大師哥嗎？」

「啊！他……」谷飛雲驚啊一聲。

「噓！」祝纖纖臉現驚懼之色，口中輕輕「噓」了一聲，續道：「幸虧你命大，就在你跌墮下來之際，忽然從牆頭冒起一條人影，往外飛射出去，大師哥以爲是你負傷逃走，立即縱身追了出去，我看你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上，那能見死不救，就冒着危險把你抱了進來。」

谷飛雲道：「有人在我跌墮下來之時，騰空朝外飛射出去？」他登時想到丁易跟着自己身後來的。

祝纖纖道：「那人輕功極高，騰空飛起，一閃而逝，快速無比。」

谷飛雲心想：「丁易輕功不錯，但決沒有她說的這麼快法，哦，有人以『傳音入密』叫自己接不得的並不是丁易，那麼這人會是誰呢？」

祝纖纖看他沒有作聲，紅暈雙頰，接着說：「我……我三年前，奉派隨二師哥(張少軒)到西山別業去，扮作二少夫人，兩年多時光，二師哥連手也沒敢碰我一下，今晚……今晚……我看你傷勢沉重，縱有救傷靈藥，但你根本吞不下去，才……才……」

用口哺他，這話她自然說不出來了。

谷飛雲右手輕輕覆上她手背，把她一隻玉手，合在手掌之中，柔聲道：「祝姑娘，我知道，前晚蒙妳兩次暗中示警，已經深感盛情，今晚又蒙妳不顧一切冒險相救，我眞不知該如何報答妳才好？」

祝纖纖輕輕從他掌心抽回手去，掠了一下鬢髮，斜睨了他一眼，低聲道：「我是要你報答才救你的嗎？」

谷飛雲又伸手過去，把她纖手拉了過來，口中低低的道：「當然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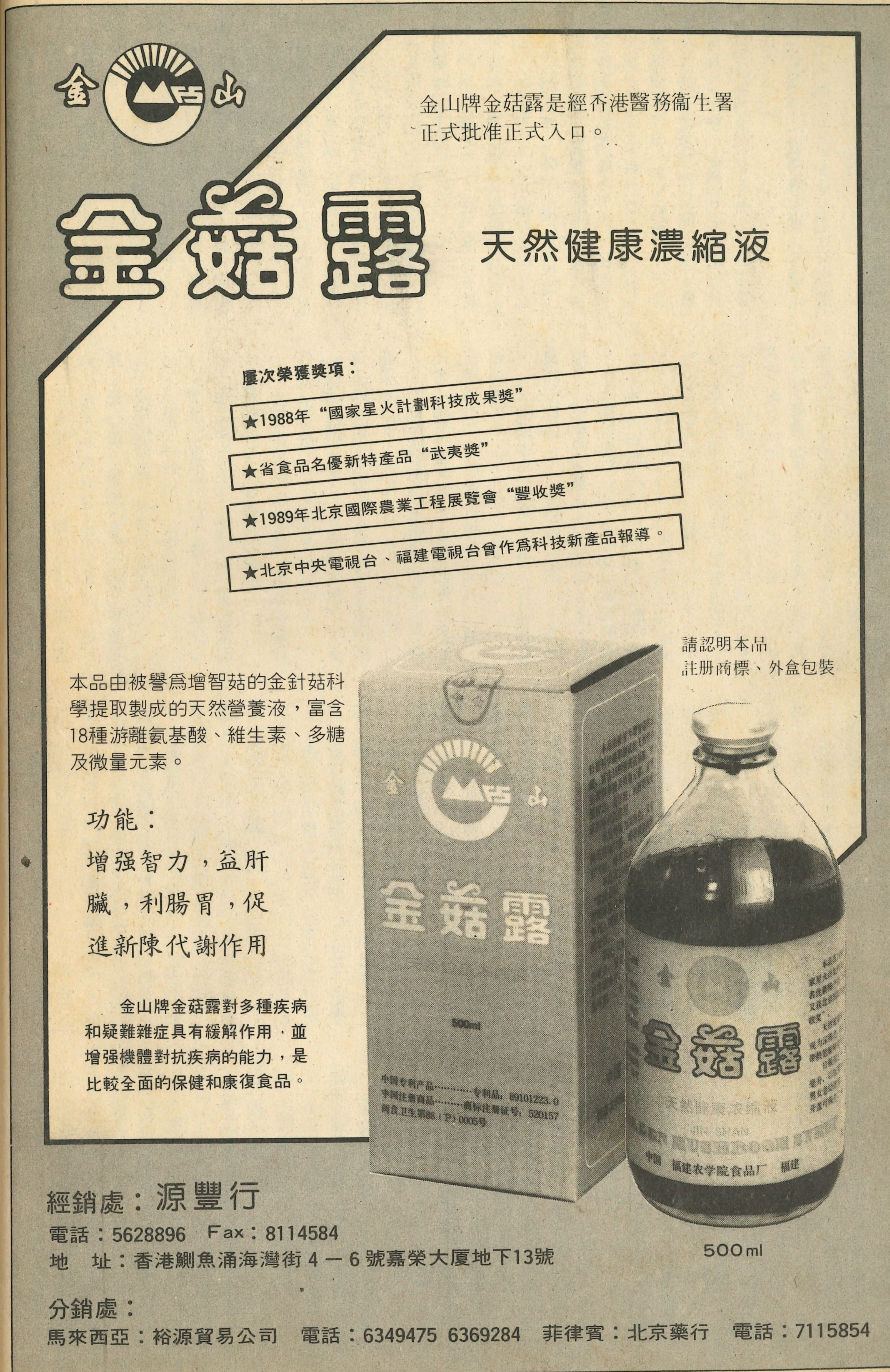
兩人爲了低聲交談，本來就坐得很近，他這輕輕一拉，她一個軟綿綿的嬌軀，隨着緩緩偎入他懷中，一面在他耳邊幽幽的道：「二師哥一向對我很好，但我總覺得和他合不來，自從我第一次在西山別業看到你，我……就像春蠶自縛，一直有着你的影子，所以前一天大師哥接到密報，說四師哥是你假扮的，準備晚餐後把你擒下，我心裡一直很着急……」

谷飛雲耳邊聽她娓娓細語，鼻中隱隱聞到一縷沁人心脾的幽香，情不自禁的雙手環着她嬌軀，低下頭去，輕輕吻着她的秀髮，低聲道：「纖纖，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他正待再低下些頭，去吻她的粉頸！

驀地，房門上响起了兩下剝啄之聲，谷飛雲一下從溫柔鄉中驚醒過來。

祝纖纖一個人幾乎驚得跳了起來，急忙直起身子，焦急的道：「快躺下去。」



適時但聽一個少女聲音叫道：「五姑娘，妳睡熟了嗎？快起來。」

祝纖纖推着谷飛雲睡到木床裏首，一手拉過一條薄被，蓋在他身上，自已也緊捱着在外首坐下，一面嬌慵的道：「是誰？」

門外那少女聲音道：「小婢奉大公子之命，來請五姑娘的，是教主召見。」

「啊！」祝纖纖驚啊一聲道：「我馬上就來。」接着朝谷飛雲細聲道：「我師傅召見，馬上要去，你再休息一會……」

谷飛雲道：「我也要走了，今晚蒙妳相救，我會永遠記得妳的。」

祝纖纖跨下木床，雙手攏攏秀髮，說道：「你這時不能出去……」

谷飛雲道：「不要緊，你們師傅召見，都去了，沒人會注意的，我等妳走後，再出去。」

祝纖纖一雙盈盈秋波看着他，不勝依依的道：「我走了，你……小心……」

谷飛雲忍不住一把抱住她嬌軀，迅速低下頭去，一下吻住她兩片櫻唇。

祝纖纖不防他會如此情不自禁，她也感到自已和他只有這一刻相聚，是最寶貴的，因此任由他抱得緊緊的，沒有一點掙動，也任由他吮吸和游移，分不清是窒息還是興奮，是甜蜜還是憂傷，反正把心交給他了。

只此一刻，值得她永遠的懷念和永恒的回憶。

時間匆促而短暫，她輕輕推開他的身子，她臉上還紅得像抹了一層胭脂，幽幽的道：「你珍重，我眞的要走了。」

谷飛雲低低的道：「我會來找妳的。」

祝纖纖沒有說話，用手掌撫撫臉頰，急匆匆的跨出門去，又迅快的關上了房門。

谷飛雲心中暗道：「聽她口氣，今晚和自己動手的束無忌，很可能就是通天教主了，難怪自己在第二招上，就被他一掌震飛下來。」

不錯，他以爲自己負傷逃走，才追了下去，大概沒有追上，這時候才折回來。

明天是大會正日，通天教主這時候趕來，召集門下弟子，必然和明天大會有關，自己如能設法混進去，就可聽到他明天大會上有些甚麼陰謀了。

他藝高膽大，一念及此，就輕輕推開房門，閃身而出，然後又輕輕關上房門。原來房門外是一條走道，一排有四五個房間，敢情是她們師姐妹的住處，無怪祝纖纖不敢大聲說話，怕被她們聽到了。

他迅快穿出走道，點足躍上屋簷，本來可以悄悄回轉西院，自然不讓人家發現才好；但現在他另有主意，倒希望能遇上張少軒或秦劍秋，只要出手制住了他們中任何一個，就可以假扮他混進去了。

那知翻越過一重屋脊，依然沒遇上一個人，看看天色，還不過二更光景，自已扮的是束無忌，所有崗哨自然不會有人攔阻，索性繼續往裡掠去，瞥見一道人影從東首圍牆上掠起，一連兩個起落，朝自已飛躍而來。

轉眼工夫，就已到得面前，竟然是小孟嘗張少軒，只見他抱抱拳道：「大師兄，小弟到處找你，找得好不辛苦，嘻嘻，小弟有一個好消息要向你報告……」

谷飛雲看他話說到中途，忽然嘻嘻一笑，忍不住笑道：「你是丁兄。」

「當然，當然。」丁易笑道：「這時候他們師兄弟都給教主召去了，那會在屋面上碰到頭的？」

谷飛雲道：「丁兄不是說有好消息嗎？究竟是甚麼事？」

丁易一把拉着谷飛雲衣袖，說道：「你隨我來。」

谷飛雲跟着他一連飛越過五六處殿宇，如以淮瀆廟的地勢來說，這裡該是東院了，但見院落深廣，一片都是黑沉沉的不見一點燈火，只有在門內站着兩個青衣勁裝的漢子。

丁易好像回到家裡一樣，穿廊繞階，走得十分熟悉，現在已經走入一間佈置雅潔的客堂，他依然脚下沒停，跨進左首一間寬敞的卧室。

卧室中當然有床，床在靠北首的壁下。

南首有窗，兩邊各有四張椅几，中間還有一張小圓桌，圍着四個石鼓形的橇上坐下，隨手取過茶壺，斟了兩盅茶，說道：「大師兄坐下來喝盅茶。」

谷飛雲也在石鼓橇上坐下，問道：「丁兄，這是甚麼地方？」

丁易喝了口茶，說道：「這裡就是你的卧室了。」

谷飛雲奇道：「是我的卧室？」

丁易道：「本來是束無忌的卧室，你扮了他，不就是你的卧室了嗎？」

谷飛雲道：「束無忌是他師父召去的，可能馬上就會回來。」

丁易輕描寫的道：「谷兄既然扮他，就要堂堂皇皇的取而代之，而且眼前爲情勢所逼，你也非取代他不可。」

谷飛雲道：「丁兄，你說得清楚點好不？」

丁易又喝了口茶，才湊過頭來，壓低聲音說道：「這是通天教中最機密的事兒，老魔頭除了門下八大弟子，還親自訓練了一百多名殺手，這些殺手，是在大別山西峯坳的西峯山莊接受秘密訓練，由白面霸王項繼楚主其事……」

谷飛雲道：「你這消息那裏來的？」

「自然是聽來的了。」

丁易得意的笑了笑，繼道：「項繼楚，就是項中英的父親，今晚就是由項繼楚親自把一百二十名殺手帶來，交給束無忌住進這座院子。」

谷飛雲問道：「這些殺手很厲害嗎？」

「自然很厲害。」丁易道：「據說每個人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功，而且好像還另外配備了極霸道的武器，殺傷力極强，究是甚麼，小弟就不知道了，但聽他們口氣，明天大會上，只要有那一門派反對的話，就要殺手把他們誅殺，就可以想到他們的厲害了。」

谷飛雲問道：「這些人是由束無忌指揮嗎？」

丁易道：「殺手一共有兩個隊，項繼楚走了，束無忌就要他兩個兒子分領一、二兩隊……」

谷飛雲道：「項中豪、項中英？」

「沒錯！」丁易聳聳肩笑道：「而且買一送二、高升、孫發也跟着來了。」

谷飛雲點點頭，說道：「你的意思，要我在他回來之時，一舉就制住他了。」

「對極了！」丁易笑道：「否則我們用得着守株待兔嗎？」

谷飛雲道：「這事家父、家母都還不知道……」

「大師兄不用急。」

丁易搖着手道：「此事十分重要，這些人可能被迷失了心智，咱們如果不掌握住他們，明天大會上就防不勝防，等事情辦妥了，兄弟自會去稟報伯父母的。」

谷飛雲道：「好，咱們那就通力合作，一舉把他拏下。」

丁易道：「不，不，把他拿下是大師兄的事，小弟只負責守住房門，不讓他逃出去。」

谷飛雲笑道：「這還要和兄弟分嗎？」

丁易道：「你一個人足夠把他拏下了，兄弟如果再插上一手，豈不是和大師兄爭功了？」

谷飛雲道：「那要看他是不是眞的束無忌呢，如果不是眞的，只怕合咱們二人之力，也未必是他對手呢。」

「不是眞的他？」丁易驚異的道：「那是什麼人？」

「很可能是老魔頭。」谷飛雲低聲道：「兄弟方才差點還送了性命。」

「啊！」丁易睜大雙目，說道：「你不是好好的？」

谷飛雲道：「那是有人把他引開了，否則那時兄弟正好被他一掌震得閉過氣去，他只要補上一掌，兄弟就沒命了。」

當下把方才和束無忌動手的情形，大概說了一遍，只是把祝纖纖相救的一段，說成自己及時醒來，略一運氣，差幸沒有大礙，雖然在時間上差了一段，但故事卻接得天衣無縫。

丁易道：「原來還發生了這段事故，無怪兄弟到處都找不到你了！」

谷飛雲被他說得臉上方自一熱，陡然站起身來，低聲道：「可能是他回來了，哦，丁兄記着，萬一他是老魔頭改扮的，你聽到兄弟咳嗽，立即先行退出去。」

丁易問道：「那你怎麼辦？」

谷飛雲道：「兄弟方才只是沒有防備，有了準備，要退走還是可以辦得到的，快躲起來。」

丁易爲人機警，谷飛雲話聲堪堪出口，人已一下閃到入門處貼壁站停，連呼吸都摒住了，不讓對方聽到絲毫聲息。

就在此時，只聽到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已到門口，一個頎長人影，舉步跨入。

他、自然是小諸葛束無忌了，谷飛雲手中早已準備了一把碎石子，等他走入房中，又走了兩步，才突然抖手打了出去。

束無忌雖然回到自己房中，毫無戒備，但一個練武的人，尤其像他這樣的高手，耳目何等敏銳，驟然聽到一陣尖細的破空之聲，脚下立即一停，右手衣袖跟着捲飛而出。

這要是一般暗器，經他這記流雲衣袖，自可全數震飛；但谷雲飛這一手「碎石打穴」，不僅是少林寺七十二藝中的「米粒打穴」，而且經頑石大師加以改進，有半數從他身邊擦過之後，再以回勁取穴，何況谷雲飛練成「紫炁神功」，碎石出手，每粒石子都含蘊了「紫炁神功」，又豈是一記流雲飛袖所能捲飛得的？束無忌衣袖堪堪拂出，身前身後已有二十幾處穴道被石子擊中，一下定住了身形。

谷飛雲笑道：「看來這位總提調倒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就是說不是通天教主假扮的了。

丁易一下閃出，挑着大拇指，笑道：「大功告成，大師兄果然高明！」

谷飛雲道：「丁兄，這人咱們如何處置？」

丁易笑了笑道：「咱們給他服下迷失散，不就是咱們的人了？只要給他臉上稍加易容就可以了。」

谷飛雲笑道：「丁兄足智多謀，連小諸葛都會折在你手裡，也足以自豪了！」

丁易得意一笑，拱拱手道：「谷兄誇獎，哦，還有一件事，咱們也要一起辦妥了。」

谷飛雲道：「還有什麼事？」

丁易道：「項氏兄弟和高升、孫發二人。」

谷飛雲點點頭道：「不錯，明天大會上就用得着這支人手，兩個領隊確實要讓他們服下歸心丹才行。」

丁易道：「谷兄這時就給他臉上加上些易容藥，兄弟叫人去把兩個領隊叫進來。」

說完，轉身往外就走。

谷飛雲也不待慢，立即取出易容藥物給束無忌臉上添補了些地方，登

時變成了另一個人。取出一粒迷失散，捏開他牙關，餵入口中，挾起他身子，放到後面一間放雜物的小房間中，回身退出。

丁易也走了進來，就在小圓桌旁坐下，隨手倒了兩盅茶，一面說道：「大師哥，喝茶。」

谷飛雲剛在他對面坐下，只聽門口響起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及門而止，接着項中豪的聲音說道：「在下項中豪兄弟奉召來見總提調的。」

谷飛雲隨口道：「進來。」

只見項中豪和項中英二人舉步走入，項中豪看到室中還有張少軒在座，急忙抱抱拳道：「在下見過總提調、副總提調。」

項中英依然右手下垂，躬着身道：「小弟見過大師哥、二師哥。」

丁易朝兩人含笑點頭。谷飛雲抬抬手道：「請坐，我因明天就是大會首日，我們任務特殊，責任重大，有許多事情，要和你們仔細談談。」

項中豪、項中英依言分在橫頭坐下。項中豪道：「在下兄弟一切都聽總提調的。」

丁易拿起茶壺，給兩人倒了兩盅茶。

項中豪欠着要待站起，一面說道：「副總提調，這個在下如何敢當？」

谷飛雲雙手向左右一分，按着兩人肩頭，說道：「你們坐着不用客氣。」

這雙手一分之際，已經屈指連彈，一一連點了兩人數處穴道。別說項中豪兄弟絲毫沒有防備，就算有備，他們武功不如東無忌遠甚，自然一下就被制住了。

丁易大笑道：「大師兄，可以了吧？」

迅速從懷中取出兩顆歸心丹，分別給兩人服下，就回身往外走去，口中說道：「我去把高升、孫發喚進來。」

谷飛雲隨即雙手連揚，解開兩人被制住的穴道。項中豪、項中英服下歸心丹，似已忘記剛才穴道被制之事，坐在圓櫈上，神色顯得十分恭敬。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丁易已經領着高升、孫發兩人走入。

高升、孫發一眼看到谷飛雲（東無忌），立即趨上幾步，躬下身去，同聲說道：「屬下高升、孫發拜見總提調。」

谷飛雲一擺手道：「二位免禮。」

丁易取出兩顆歸心丹，說道：「明天大會上，可能有人在四週佈毒，你們兩人負責指揮本教刀、劍武士，絲毫疏忽不得，這是兩顆專解各種奇毒的藥丸，服下一丸，三日之內，百毒不侵，你們拿去吞下了。」

說完，把藥丸分給了二人。

高升、孫發接過藥丸，不敢不吞，但心中難免疑懼，互看一眼，就把藥丸壓在舌下，並未吞服。

丁易看在眼裡，沉哼一聲道：「高升、孫發，你們好大的膽子，本座已經告訴你們，這是解毒藥丸，你們居然不信任本教，把藥丸含在口中，難道懷疑本座給你們的是毒藥不成，本教眞要殺你們，也易如反掌，何用給你們毒藥？」

高升、孫發聽得心頭一顫，急忙把藥丸嚥了下去，連連躬身道：「屬下不敢，屬下早已吞下去了。」

谷飛雲頷首道：「你們二人，乃是本教心腹，豈會對你們下毒？」

二人唯唯應「是」。

谷飛雲朝項中豪、項中英二人說道：「項兄、九師弟，時間不早，你們回去休息吧！」

項中豪、項中英答應一聲，站起身，率同高升、孫發，退了出去。

丁易笑道：「大功告成。」

谷飛雲道：「高升、孫發二人，武功雖然平平，但他們在江湖上混久了，懂的也不少，方才他們把藥丸含在口中，可見已經起了戒心。」

丁易笑道：「大師兄放一百二十個心，方才他們已經吞服下去，就算心有疑懼，現在也不會有了，不然，還能叫歸心丹嗎？」

接着朝裡首呶呶咀，壓低聲音說道：「現在該去解開他穴道了，不過大師兄最好先給他取個名字，就留在身邊，當你傳令好了。」

谷飛雲點點頭，兩人一同走入裡首一問，谷飛雲先從他身上取出一柄鐵骨摺扇，再搜他懷中，並無他物，就隨手替他解開穴道。

東無忌服下的是迷失散，神智被藥物迷失，眨着眼睛，似有茫然之色！

谷飛雲心中暗暗歎息，迷失散果然厲害！

丁易已經在旁說道：「你叫什麼名字，見了總提調，還不行禮？」

東無忌茫然道：「我叫什麼名字？」

丁易回頭朝谷飛雲笑了笑，才道：「你叫東傳令，是總提調的傳令。」

東無忌又道：「我是東傳令，是總提調的傳令。」

丁易一指谷飛雲道：「他就是總提調，你只聽他一人的命令。」

東無忌道：「我只聽他的命令。」

丁易朝谷飛雲道：「好了，兄弟該走了，咱們明天再見，那時兄弟就是陳康和了。」

說完，往外就走。

＊　＊　＊

四月初一，今天是標準的清和天氣，不冷也不熱。

今天是「天下武林聯誼大會」的首日。

大會預定為五天，從四月初一到初五止。

既是「天下武林聯誼大會」，天下的武林中人自然會聞風趕來。

通天教把天下武林分成東南西北四路，一路也就是一個區域，每個區域，包括了少則幾個，多則十數至幾十個門派，可說天下英雄盡入我轂中！（只有少數幾個門派，沒有參加）

聞風趕來的武林中人，只是些不成氣候的人物而已；但不成氣候的人物畢竟比成名人物要多得多，這時候還只是清晨的辰初，晨曦剛剛露臉，淮瀆廟前面一片廣場的四周以及較遠的山坡上，已經人頭鑽動，擠得人山人海，水洩不通！

但他們只限於四周而已，因為廣場四周，包括淮瀆廟正門這一圈，都用木樁和紅色蔴繩圈了起來，不是四路總令和通天教的人，誰都不准擅入。

武林中人有一個好處，大家都很守法，雖然在這圈木樁裡面，隔上一二十步，就有一個青衣勁裝漢子站在那裡，但沒有一個敢擅入一步的。

武林中人都這樣守法嗎？那是因為主辦這場「天下武林聯誼大會」的是通天教。

他說不准外人擅入一步，你敢擅入一步嗎？天底下好奇愛瞧熱鬧的人多的是，但會丟命的事兒，可沒人敢試。

廣場上，搭蓋了一座兩丈多高，廣大寬敞的蘆棚，足可容得下一兩千個坐位。正面高懸一方橫幅紅布，綴着：「天下武林聯誼大會」幾個擘窠大金字。

上首放一張橫案，案後左右兩邊，各放了兩張錦披椅子。

橫案前面，左右兩邊也各有兩排椅子，分為紫紅、大紅、黃布三種席位，每排前面，只放一把太師椅是總令主的坐位，後面是紫紅席，有一二十把椅子，是這一路的各派掌門人的坐位。大紅席有三四十把椅子，是隨同各派掌門而來的長老名宿的坐位。再後是黃布席，每排都有一百來把椅子，則是各派門人弟子的席位。

在這兩排椅子的下首，各有一排大紅席，每排放着五把椅子，往後共為十排，一邊有五十席，左右共有一百席，是給四路總令以外的來賓坐的。

現在已是辰牌時光，最先進場的副總提調張少軒、秦劍秋、和總接待祝纖纖，另外則是三十名身穿青色長衫，胸別書有「迎賓」二字紅綢條的青年漢子，和三十名身穿青色衣裙，胸別「接待」二字紅綢條的少女。

三十名青衣漢子由秦劍秋指揮，他們職司是給來賓領路的，因此分別站到了會場四周，其實也隱含監視每個來賓動態之意。

三十名青衣少女則站到了幾排椅子的後面，她們是專司來賓茶水的。

這些人進場之後，就各自散開，自然是早經排練過的，絲毫不見忙亂。

接着就看到有二名職司「迎賓」的青衣漢子領着一羣人進入會場。這一羣人，少說也有四五十個，有道有俗，有男有女，有老的，也有年輕的，經迎賓把他們分別領到左右兩邊的大紅席落坐。

江湖上人能夠在今天的「天下武林聯誼」大會上，有資格坐到「來賓席」的，自然是大有來歷的人，其中像天演子、羊角道人，和毒手郎中秦大山等人，都坐在前面一排的椅子上，可見這些來賓的身份和他們都差不多的了。

總接待祝纖纖今天依然穿着一身男裝，天青長衫，薄底粉靴，手中執一柄朱漆洒金扇骨的摺扇，當眞玉面朱唇，風度翩翩！她走向大紅席上，跟天機子、羊角道人等人打了個招呼。

接着四路總令的人馬，也相繼入場了！

走在最先的一路，是東路總令主東海龍王敖九洲，蒼髯紅臉，身軀偉岸，手持一支漆成古銅色的龍頭杖，虎步龍行，顧盼之間，果然有一股懾人的威儀！

陪同東路總令緊隨東海龍王身邊的則是通天教座下六弟子白素素，她也是東海龍王的乾女兒。

稍後是一個中年道人，面貌白晰，黑鬚飄胸，肩負長劍，手持玉拂，飄然有出塵之概，他是東海落花島主祁中奇。然後是泰山派掌門人石大山，五十出頭的老者。

最後則是東海龍王二十六名隨從，一色青布勁裝的健兒，和泰山派八名弟子，他們的位子是在左上首。

祝纖纖慌忙迎了上去，把他們接到左上首。東海龍王目光四顧，一手捋着蒼鬚，洪笑一聲道：「今日這場盛會，令師一定也會來的了？」

祝纖纖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謙恭的笑了笑道：「總令主是四路總令的龍頭，家師自然要奉陪的了。」

這時南路總令的人馬也相繼進場了，祝纖纖躬躬身道：「敖老請坐，晚輩暫時要失陪了。」

東海龍王大馬金刀在太師椅上落坐，一面頷首道：「姑娘只管請便。」

南路總令主是衡山派掌門人南雲子，年約七旬，花白頭髮綰着道髻，手持一柄馬尾拂，看去頗有道氣。

陪同南路總令來的是通天教主門下十弟子姬紅棉，也是一身男裝。

接着是身穿火紅道袍的離火門掌門人羅尚祖，和身穿藍布大褂，手持一根旱烟管的排教教主冉勿贊，年約六十出頭，看去像個土老兒。

最後是南雲子兩個師弟景雲、浮雲道人，和十六名弟子。排教八名弟子，他們的坐位是在左首，東路總令主的下首。祝纖纖早已迎着，把一行人讓到座位上落坐。

接着進場的是北路總令的人馬。

因為東、南、北三路總令都住在桐柏

宮，一起來的，所以緊隨東、南兩路總令之後，就是北路總令了。

北路總令主是長白派掌門人傅一飛，是個五十出頭的矮胖老人，禿頂紅臉，看去極爲隨和。

陪同進來的是通天教主門下的六弟子白素素，她當然也穿了一身男裝。

稍後是山西快刀門主古福星、析城山主神拳裴通。後面是長白派八名弟子、快刀門二十四名弟子，和神拳裴通的兩個門人。祝纖纖把他們迎到右首下的座位落坐。

西路總令就住在淮瀆廟，所以讓路程較遠的東、南、北三路先入場，現在西路總令的人馬也進場了！

西路總令主的氣勢果然與衆不同，走在最前面的是由四名青衣小鬟前導，然後是總令主金母，由辛七姑陪同，稍後則是她門下四大弟子陸碧梧(席素儀)、席素儀(陸碧梧，已被金母點閉「腦戶穴」)丁令儀、聞玉音。

然後是終南派掌門人平半山、華山派掌門人元眞子、紫柏宮齊漱雲、岐山姬存仁、白石山劉寄禪、鹿長庚、藍公忌、守山四老虬髯客尉遲律、竹枝翁竺天佑、霜劍祁浩、開山刀陸南屏、許鐵棠、季子艮、馮熙、清眞子、長眞子、荆溪生、姬存義。

最後由冉嬷嬷率青雯、青霜、青風、青雨、和扮成侍女的荆月姑、馮小珍、全依雲、沈嫣紅。祝中堅、祝秀珊、和各派門人弟子七十二人。總管陳康和(丁易)、副總管徐永錫(谷清輝)、管事曹復初，一行人魚貫入場，陣容極爲壯盛。

總接待祝纖纖早就迎了上去，把金母等人領到右首上首的席位落坐。

她從早晨到現在，心裏一直惦記着一個人，這時更是眨動一雙黑白分明的美目，朝西路總令這支人馬的每一個人仔細打量着，但她很是失望，這些人中，竟然沒找到她要找的人！

心中不禁更加焦灼起來，他絕不會不來的，那麼他到那裡去了呢？

今天這個大會，非同小可，自己和他見了面，才能暗中告訴他，這眞是急死人！

大家剛坐定下來，就有青衣少女紛紛端上茶水。

適時也响起了一陣悠揚細樂，樂聲中，通天教門下男弟子小孟嘗張少軒、秦劍秋、女弟子祝纖纖、白素素、辛七姑、雲芸娘、姬紅棉等人立即一起迎了出去。

西路總令總管陳康和(丁易)和副總管徐永錫(谷清輝)站在後排，谷清輝低聲道：「好像通天教主到了！」

丁易悄聲道：「老伯知不知道通天教主究竟是什麼人嗎？」

「不知道。」谷清輝道：「武林中只怕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來歷，唉，他把天下武林各大門派驅之若羊，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姓名來歷，即此一點，就可看出他的厲害了！」

兩人說話之際，只見從南首出現了一簇人，緩步進入會場。最前面的是大會總提調小諸葛東無忌，他玉面朱唇，藍衫銀劍，看去當眞瀟洒已極！

丁易口中輕咦一聲，悄聲道：「他不是東無忌！」

谷清輝道：「他也不是小兒。」

「當然不是谷兄，谷兄統率了他們一批殺手，還沒出場呢！」

丁易壓低聲音，續道：「這人可能就是通天教主扮的了。」

小諸葛東無忌雖然走在最前面，但他神色恭敬，行走之際，還半側着身子而行，顯然是陪同極有聲望的大會「貴賓」來的了。

在他身後，緩步走來的是一個白髮披肩、白髯垂胸的老者。這人身旁一件長僅及膝的黃衫、赤足蔴鞋，生得臉長如驢、白眉下垂、面色紅潤，雙目開闔之間金光灼灼。最令人矚目的是他右手拄一枝如意的羊脂白玉杖，杖長六尺，粗如兒臂，通體晶瑩，隱泛寶光！此老不用說是大會總護法玉杖彭祖惲南天了。

稍後，則是四名手捧金劍的黃衣小鬟前導，然後是身穿黃色錦繡道袍，手持白玉拂塵的西崆峒金鸞聖母，大會的副總護法。

她身後以乘鳳爲首的十名女弟子，(包括宇文蘭、許蘭芬在內)一律身穿胸綉金鸞的黃色衣裙，腰佩長劍，顯得十分剛健婀娜。

這一行人，總護法玉杖彭祖只有一個人，副總護法金鸞聖母却擺足了派頭，也顯示了她的實力。

一簇人堪堪進場，張少軒、秦劍秋等人早已恭立一旁，一齊躬下身去，由張少軒恭聲說道：「通天教門下弟子張少軒等恭迓總護法、副總護法蒞臨大會。」

玉杖彭祖微笑頷首，東無忌已領着玉杖彭祖、金鸞聖母走上長案，請二人在左首兩張錦披椅上落坐。

金鸞聖母四名侍女則站到她椅子後面，乘鳳等十名弟子則一字排開，站到上首左側。

東無忌居然也在四把錦披椅子的右首一把坐了下來。張少軒、秦劍秋、祝纖纖等人也在上首右側一字排開，站停下來。

谷清輝悄聲道：「看這情形，通天教主自己不準備在大會出面了。」

丁易道：「他扮成了東無忌，自然不會在大會露面了。」

谷清輝道：「這可能又是什麼陰謀也說不定。」

丁易道：「他自己扮作東無忌，那麼東無忌(已由谷飛雲取代)也不會在大會出現了。」

谷清輝頷首道：「東無忌率領的是他最精銳的殺手，不到某一時間，大概不會出場的了。」

大會司儀就在此時高聲說道：「天下武林同道聯誼大會大會開始，鳴炮！奏樂！」

喊聲堪堪出口，南首入口處已經燃起一串炮仗，响起一陣劈劈拍拍的鞭炮聲音。同時也奏起了絃管悠揚的樂聲。

大會就在炮聲和樂聲中揭開序幕。

等樂聲停止，司儀又高聲說道：「請總提調報告大會籌備經過。」

東無忌站起身，朝四周抱拳作揖，朗聲道：「諸位蒞會貴賓、武林道長、在下向大家報告籌備經過之前，先給大家引見。」

接着左手一抬，說道：「第一位是大會總護法，昔年人稱玉杖彭祖的惲仙翁。」

玉杖彭祖依言起立，大家立即報以熱烈掌聲，玉杖彭祖含笑朝大家點頭致意，然後坐下。

東無忌又道：「第二位是大會副總護法，西崆峒金鸞聖母。」

金鸞聖母也在大家的掌聲中起立，頷首致意。

接着東無忌又依次引見了東路總令主東海龍王敖九洲、南路總令主衡山派掌門人南雲子、西路總令主崆峒金母、北路總令主長白派掌門人傅一飛。

四位總令主也一一站起，四周同樣報以熱烈的掌聲。

東無忌等掌聲一停，才輕咳一聲，提高聲音說道：「各位道長，天下武林聯誼大會，有這許多武林門派，這許多道長前來參加，這是數十年來從未有過的盛會，武林大會要加上聯誼這兩個字，就是旨在使天下武林各門各派藉這一機會聯絡友誼，本來東西南北各處一方的人，能够共聚一堂，握手言歡……」

他說到這裡，口氣微頓，大家都紛紛鼓起掌來。

東無忌續道：「本來，這只是一個理想，家師古通玄，昔年手創通天教，至今已有四十年之久，早已勘破名利，不問塵事，惟因天下武林，有如江海波濤，此沒彼興，爭端迭起，血腥仇殺，無日無之，覷其原因，出在各門各派，各存門戶之見，只知一派的榮辱，罔顧公理，這也是平日沒有門派與門派之間的聯繫和友誼所致……」

大家又爲他鼓起掌來。

東無忌連連點頭，朝四周鼓掌的人致謝，然後續道：「家師有鑒於此，才發起這次的天下武林聯誼大會，承蒙四方同道，各大門派一致認可，不遠千里，蒞臨參加，才能使得今天這一大會，成爲天下武林的大團結，實在非常難能可貴……」

大家又爲他鼓起掌來。

東無忌微微一笑，又道：「本來這次大會是由家師所發起，家師理應出席才是，但他老人家年事已高，久已不問世事，如果出席大會，也許有人會懷疑家師別有企圖，才命在下代表他老人家向與會的各位道長謹致謝忱，並祝大會成功……」

大家沒等他說完，又响起一片掌聲。

「謝謝，謝謝！」東無忌拱着手連聲道謝，接着又提高聲音說道：「今天這一大會，也是各門各派的聯誼大會，而且蒞臨大會的各派掌門人不下數十位之多，應該共同推舉一位道長來擔任主持大會，以利大會進行，現在就請各門各派的道長推舉一位主持大會的人，請到上面來主持大會。」

丁易悄聲道：「他明明就是通天教主，却故意隱身幕後，說他師父沒有來呢。」

谷清輝道：「這就是陰謀了，此人這一手使得十分高明，大概會場上除了咱們，誰都不知道哩。」

丁易道：「他連大會主持人都要大家推舉，到底葫蘆裡賣什麼藥呢？」

谷清輝微笑道：「這是欲擒故縱，雖然目前還不知他的用意何在，但也快揭曉了。」

正說之間，有人高聲叫道：「咱們推舉東海龍王敖九洲敖大俠。」

立即有人附和着道：「好，就是敖大俠。」

東無忌站在上首，聽到有人推舉東海龍王敖九洲，沒有推舉第二個人，這就朗聲道：「剛才有人推舉敖九洲敖道長爲大會主持人，不知大家意見如何？」

場中立即有人鼓起掌來。

谷清輝悄聲道：「這是他們早就安排好的了。」

東無忌臉含微笑，朝東海龍王拱手道：「敖道長，這是大家的意思，道長請上來吧。」

他左肩本來就空着一把椅子，大家一直在猜測着，中間右首這把椅子究竟是什麼人的？如今已經得到答案了。

東海龍王敖九洲站起身來，呵呵一笑道：「既是大家這般抬舉，兄弟也不好推辭了。」

手拄龍頭杖，虎步龍行走上橫案，朝玉杖彭祖、金鸞聖母二人拱拱手道：「總護法、副總護法請了。」

東海龍王又朝東無忌拱手道：「總提調要老夫如何做法？」

東無忌看他舉止好像並未被迷失散迷失神志，但聽到他這句話，才稍稍放心，敖九洲數十年來，一向自大慣了，但他心志畢竟還是被迷失了，不然就不會問出這句話來。一面連忙抱了抱拳道：「道長主持大會，就是會場上大家有什麼意見，由道長徵詢多數人的意見，然後加以裁決，在下就在道長身邊，自會隨時協助道長的。」

說完就回身坐下。

（未完・四十一）

上文提要： 徐不凡在滿春園內又碰到古月蟬，勸她不要拉火眼眞人參加叛黨，又見巴爾勒的弟子和二太子都在，又聽說威武侯包下此園請客，此時司徒俊德帶門人來協助徐不凡，綫人神偷報告韃靼太子帶來一隊敢死隊雷霆軍，北京城外弛內張。徐不凡夜探皇宮，見老賊褚亘餵皇上吃藥，跟着離宮，徐亦跟踪，可惜追不上，先到杜伯元府中審問他的罪狀，可惜他被人擊殺滅口……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劍屠龍

黃泉府暴君稱霸 血魔王挨揍受傷

徐不凡吃着咕嚕肉，讚不絕口，黃綿綿高興的跳起來，勾住徐不凡的脖子不放。

黃明德看在眼中，嘴都笑歪了，佯怒道：「綿綿，妳已經是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不再是黃毛丫頭，這樣成何體統，妳要知道，不凡是從小就訂過親的人，人家小琬姑娘可不答應。」

黃綿綿頭一甩，嘴一噘，稚氣未脫的道：「我不管，在陽世，哥是常小琬的，在冥府就是我的，誰要是搶他我就跟誰拚命！」

引得尤猛等人一陣哄堂一笑，黃綿綿發覺失言，也羞紅了臉，急忙鬆開手，退立一旁。

黃宏德說道：「不凡，追到杜太傅沒有？」

徐不凡道：「老太傅還沒有到，我已交代陰官及枉死城主，杜柏元一到，他們會馬上派人通知我的。」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殺害師父的三才會長柳清風已死，害死三師叔的上官堡主上官嵩也自殺了，只是殺二師叔的兇手王坤元尚逍遙法外……」

話猶未完，黃綿綿插嘴說道：「上官姑娘好可憐啊。」

徐不凡心中一陣絞痛，道：「綿綿，當時的情形妳全看到了？」

「看到了，當時的情形眞嚇死人，我眞躭心上官巧雲會殺死你，哥，你說良心話，愛不愛巧雲姑娘？」

「我心裡邊只有小琬一個人，不可能再容納別的女孩。」

「如果沒有常小琬，你會接納她嗎？」

「有可能，巧雲是個很值得人愛的少女。」

「常小琬下落不明，我覺得你不應該拒上官巧雲於千里之外，這樣未免太殘酷。」

「綿綿，妳不懂，我的心早已給了小琬，不可能再分給別人，何況小琬已經有了下落。」

「哥，照目前的情形看，常小琬不是斷腸人，就是鍾雪娥，二女之中，必有一人。」

「哦，對了，在望鄉台上，妳可曾見到鍾雪娥的眞面目？」

「別提了，每次見到她，都是背對着人家，眞倒霉！不過，不管她是美是醜，我都不喜歡她。」

「爲甚麼？」

「因爲她的心機太深。」

「斷腸人呢？」

「一樣，神秘兮兮的，哼！」

「也許他們有不得已的苦衷。」

「甚麼苦衷？」

「比如有特殊任務，或者說有某種顧忌，等等。」

「哥，不管這些，我問你一句話，如果你的常小琬眞的是個醜八怪，怎麼辦？」

「不怎麼辦。」徐不凡認眞的說：「我還是會娶她爲妻。」

「哎呀，」黃綿綿像扭糖股兒似的扭了一下，道：「像你這麼英俊的人，怎麼可以娶個醜八怪。」

「妳應該記住，我也是個殘廢，況且她是爲我而毀容。」

「赫！你們都了不起！」

「好女不嫁二男，好馬不配雙鞍，同樣的，好男也應該從一而終，不娶二女，這樣才公平。」

「嚇，好偉大的愛情！」

「綿綿，別瞎起鬨，我認爲這是做人的起碼原則。」

黃綿綿又偎上來了，含情脈脈的望着他，聲音甜得像蜜糖：「哥，我還想問你一件事，你要老實的回答我，假如我沒有死，也同時愛上你，你娶誰？」

這可是個難題，王石娘、高天木爲主人担了一把冷汗，生怕他一個不小心答錯了話，傷了黃綿綿。因爲他們素知主人是一個不擅撒謊的人。

說了謊，徐不凡會心跳，會臉紅，會露出馬脚。

這一次，却以高度的技巧，巧妙的逃過一劫。

「我能不能不答覆？」

「不行，你一定要答！」

「我兩個都娶，享享齊人之福。」

「不可以，好男不娶二女，你只能娶一個。」

「那我就兩個都不娶，去當和尚，你們去當尼姑，我們永永遠遠在一起。」

「哎呀，你偷懶，亂蓋亂搪塞。」

小拳頭像雨點子似的，打在徐不凡的胸膛上。

徐不凡握住她柔荑似的小手，道：「綿綿，別再胡七八扯，快說殺死妳的人到底是東方霸？還是馬白水？」

提起殺身的仇人，黃綿綿又堆下一臉的恨意，道：「他們兩個都有份，東方堡主東方霸給了我致命的一掌，被白水莊主馬白水一刀砍死。」

說了這半天話，徐不凡發現好像少了一位朋友，道：「尤叔，血魔王沒有住進小洞天來？」

尤猛道：「來住過幾天，又走了。」

「這是爲何？」

「血魔王說他自己孤獨慣了，過不慣熱鬧的生活，住沒幾天，便又搬回酆都城郊外的那個山洞去了。」

「近況可好？」

「綿綿常去看他，還是由綿綿說吧。」

黃綿綿張口欲言，徐不凡道：「反正我一定得去拜訪一下血魔王，綿綿，咱們在路上邊走邊說吧。」

將特別準備的冥幣，留一部份在小洞天，立即離開筆管山，向酆都城奔去。

奔不出十丈遠，徐不凡就開口了：「綿綿，快說血魔王的近況如何？」

黃綿綿單刀直入的道：「不好！」

「不好？怎麼了？」

「血魔王出事了。」

「出了甚麼事？」

「血魔王的確喜歡孤獨，常常單獨一個人呆思冥想，回味品嚐他與眇目神尼的那一段不平凡的愛情，有時候一坐就是一日一夜，不動不食。我們因爲關心他，結果却反而妨礙到他，不論是請他吃喝，或者找他聊天，都對他造成騷擾，這就是他離開小洞天的主要原因。」

「人，各有所好，絲毫勉强不得，只要他過得快活就行了。」

「我們也是這樣想，並未强留，同時我還建議血魔王，黃泉府是個好地方，何不搬到那裡去住。」

石娘娘擊掌叫好：「對，這是個好主意。」

黃綿綿苦笑道：「問題就出在我這個餿主意上。」

高天木一楞，道：「發生甚麼事了？難不成黃泉府又有了新主人？」

黃綿綿沉重的點點頭，道：「正是這樣，黃泉府又有了新主人，而且還是一個厲害角色，連血魔王那樣出神入化的身手，居然連金鑾殿還沒有進去，就被人打成重傷，知難而退。」

徐不凡吃了一驚，道：「是誰有這麼大的本事？」

黃綿綿道：「最令血魔王氣憤的是，挨了一頓狠揍，還不知道對方是何許人。」

「這件事，師叔他們知道嗎？」

「血魔王叫我不要告訴他們，血魔王認爲，連他自己都挨了揍，何必再叫尤叔他們去觸霉頭。」

「對，血魔王打不過的人，別人去也是白搭。」

一面談，一面緊趕，繞過酆都城，一逕來到血魔王居住的小山洞。

血魔王的傷勢果然不輕，臉色白蒼蒼的，沒有半點血色，不時手撫胸口，發出連串乾咳，顯然是傷到了內臟。

徐不凡忙將靈丹妙藥取出，給血魔王連服三粒。

呂洞賓的仙丹非比尋常，血魔王運氣三十六周天後，已大有起色，迫不及待的說：「不凡，你找到眇目神尼沒有？」

徐不凡見他不顧重創之身，第一句話就問起神尼，心下甚是感動，將與眇目神尼見面的經過，原原本本的全部告訴他。

血魔王細心傾聽着，咀嚼着徐不凡的每一句話，神情亢奮中顯得有點激動，徐不凡話一說完，血魔王馬上又追問道：「不凡，你剛才說，她聽到老夫叫你轉告的話以後，全身劇烈的顫抖着，臉部的線條扭曲，不時發出夢囈似的語聲，久久不能自己，對不對？」

徐不凡道：「在下的口才不好，不會形容，事實上可能猶有過之。」

「她曾經問過老夫的去處？」

「是的，我告訴她目前可能暫住小洞天。」

「如此，我得馬上去小洞天，再見。」

血魔王一下子變得像個小孩子似的，匆匆忙忙就往洞外走，徐不凡追上來道：「前輩現在到小洞天去做甚麼？」

「去等神尼呀，她一旦來到九幽，如果找不到我，一定會很着急的。」

「前輩，神尼已修成正果，神通廣大，不會找不到的，倒是黃泉府裡的事，尚祈前輩細說從頭，那個打傷你的魔頭是誰？」

「他自稱幽冥教主。」

「沒有名姓或綽號？」

「老魔不肯說。」

「是個甚麼長相？」

「白髮長可及腰，全部覆蓋面前，根本看不見。」

「功力如何？」

「高不可測，老夫在十招之內便敗下陣來。」

「前輩，我知道，你因爲無心與人一爭短長，疏於修練，所以功力大打折扣，不凡想知道，假如前輩在顛峯狀態下，能否取勝他？」

「可能仍然略遜一籌。」

徐不凡一聽血魔王在顛峯狀態下，仍然不是幽冥教主的敵手，不由大驚失色，不得不對這位神秘魔頭另眼相看，道：「這個老魔頭佔據黃泉府有多久了？」

「可能在我們上次離開之後，便乘虛而入。」

「既然稱作爲教，應該不會單單他一個人？」

「半月前，老夫闖黃泉府時，徒衆還不多，目前聽說正在大肆招兵買馬。」

「如何擴張勢力？」

「在酆都城內擺下一座擂台，據說凡是身手不俗的，都被他吸收去了。」

「擂台由幽冥教主親自主持？」

「他退居幕後，由他的爪牙出面。」

「不凡自不量力，想與石娘、天木、綿綿一闖幽冥教，前輩意下如何？」

「硬闖恐非上策，老夫建議去打擂台。」

「打擂台？」

「嗯，」血魔王有板有眼的說道：「憑四位的功夫，只要在擂台上隨便露兩手，一定會被他們吸收，名正言順的進入黃泉府。」

黃綿綿黛眉一揚，道：「這辦法好極了，省時又省事，咱們就這麼辦！」

血魔王認爲，眇目神尼極有可能深入九幽來看他，是以，話一說完，向大家擺擺手，就急匆匆的走了，步履輕捷，嘴裡還哼着旁人聽不懂的山歌。

愛情，好大的魔力！

連血魔王的內傷都可以治癒！

四人八目相對，神秘的笑笑，聳聳肩，黃綿綿還扮了一個鬼臉，也隨後離開山洞，奔向酆都城。

＊　＊　＊

酆都城，是冥域內最大的一個城市。

城中心，有一個廣場，佔地約十畝。

廣場中央，搭着一座頗爲奇怪的擂台。

說它奇怪，主要是台面太小，長寬只有一丈二尺，施展極爲不便，離地却高達二丈五尺，沒有相當的輕功修爲，根本連擂台都上不去。

更奇怪的是，打擂台的規矩與衆不同：

一登上擂台，就有一兩冥銀的賞賜。

戳擂台主一指，賞冥銀二兩。

打擂台主一拳或一掌，賞冥銀十兩。

給擂台主一刀或一劍，賞冥銀二十兩。

打死擂台主不償命，賞冥金百兩。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麼優厚的賞格，自然引鬼覬覦，擂台下摩肩接踵，鬼影幢幢，果然麕集了不少孤魂野鬼。

有那陽世武行出身的練家子，更是趨之若鶩。

只是，有的鬼輕功太差，根本上不了擂台。

有的鬼雖然勉强上去了，不旋踵間，又被擂台主打得鼻青臉腫滾下來。

只有少數的鬼，贏得一拳半脚，得到花紅，被幽冥教收容。

鼓掌聲，吼叫聲，充斥全場……

向勝利者鼓掌、喝采！

對失敗者吼叫、訕笑！

鬼性似乎亦與人性相同，喜歡趨炎附勢，喜歡落井下石。

這時，擂台主站到台口來了，身材高大，面若塗朱，雙拳一抱，朗聲說道：「老夫神刀鐵漢，半月來一直設擂酆都城，志在以武會友，廣結同好，敗者請切勿氣餒，改天再來，勝者將結爲金蘭，引爲知己。各位有本事的朋友們請別客氣，鐵漢在此候教，務請一顯身手，請！請！請！」

颼！第三個請字尚未出口，有一條黑影直飛台上，由於速度太快，身法又極美妙，台下立即爆出一陣熱烈的掌聲。

上來的是個三十來歲的魁梧漢子。

立有一名擂台主的助手，端着一個紅盤子，送上一兩冥銀。

擂台主鐵漢站起身來，正欲趨前迎迓，颼！颼！颼！三聲響，擂台下又冒上三條黑影來。

這三條黑影，比剛才的那一位更

快、更美妙，在擂台上空，像鯉躍龍門一樣，翻了一個觔斗，輕飄飄的落在台上，併肩而立。

是一女二男。

女的十八九歲，面色青綠，看上去很是嚇人。

一個男的瘦高挑的身材，黑臉，比鍋底還黑。

另一個男的，臉上五顏六色，滿面汚垢，看不清五官，也看不出年齡來，脅下佩着一口奇形怪狀的古劍。

台下的觀衆可大開眼界了，鼓掌聲、喝采聲，此起彼落，有的喉嚨已沙啞，有的手掌發紅。

擂台主的助手，忙不迭的端來三個紅盤，送上三兩冥銀。

神刀鐵漢正巧立在滿面汚垢之人的旁邊，拱拱手，神態頗爲倨傲不屑的道：「這位朋友怎麼稱呼？」

汚垢之人咧嘴傻笑一下，道：「邋遢公子！」

台下立即爆出一片哄笑，因爲邋遢是眞的，公子恐怕未必。

神刀鐵漢的嘴角冷笑一下，跟邋遢公子隨便拉拉手，道了一聲：「歡迎！」又轉對另一個黑臉男子道：「閣下尊姓大名？」

黑臉男子道：「姓黑名漢，與擂台主僅一字之差。」

「歡迎！歡迎！」

連說兩句歡迎，顯然比對邋遢公子的印象要好得多，握手的動作也較爲認眞、熱烈。

神刀鐵漢才來到綠臉女子的面前，綠臉女子便搶先自我介紹道：「我是綠姑，家住筆管山下，今天是衝着你的花紅來的。」

擂台主鐵漢指着滿桌的冥銀，哈哈笑道：「好極了，只要姑娘有眞才實學，任憑妳拳打脚踢，花紅等着妳去拿。」

綠姑甩甩長髮，毫不客氣的道：「當然要拿，既可揍人，又可拿銀子，何樂而不爲。」

神刀鐵漢冷冷一哼，未再接腔，轉對第一個上台的魁梧漢子道：「這位朋友好生面善，我們在那裡見過？」

魁梧漢子一怔道：「沒有，酆都城我還是第一次來。」

「高名上姓？」

「褚鵬傑！」

褚鵬傑三字一出口，邋遢公子，黑漢、綠姑似都吃了一驚，由於是併排站在一條綫上，沒注意褚鵬傑的面貌，此刻皆探出頭來，看個仔細。

神刀鐵漢更加驚異，道：「褚鵬舉、褚鵬飛是你甚麼人？」

「是我大哥、二哥！」

「哦，原來如此，難怪老夫覺得你好生面善。」

「鐵大俠認識家兄？」褚鵬傑滿面狐疑。

「豈止是認識！」神刀鐵漢與冲冲的道：「我們早已是金蘭好友，算起來你也不是外人，褚老三，擂台你也不必打了，等一下老夫就帶你去見你的兩位老哥去。」

「家兄現在何處？」

「在黃泉府。」褚鵬傑拉着鐵漢往旁邊走了幾步，瞧瞧綠姑他們，再向台下望望，聲音壓得很低，鬼頭鬼腦的道：「我知道兩位家兄已逃離地獄，當我也逃出來的時候，却到處找不到他們，十殿的捕快又追得很緊，不得已才想到藉打擂台來找一個托庇之所，結果竟誤打誤撞的查出了家兄的下落，這眞是天大的好消息，但不知黃泉府安不安全？家兄又作何打算？」

神刀鐵漢挺着胸脯說：「黃泉府安全得很，在幽冥教主的領導下，你的兩位兄長，準備消滅十殿，打開地獄，在陰曹地府創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出來。」

褚鵬傑聞言大喜，在助手的招呼下，坐到擂台一邊去。

神刀鐵漢又轉回到綠姑他們面前，道：「擂台上的規矩，你們都懂了吧？」

綠姑道：「懂了，很簡單嘛，打人給銀子就是了。」

神刀鐵漢道：「你們那一個先上？」

綠姑挺身而出，道：「我！」

呼！這丫頭好快的動作，我字甫出口，便劈出一掌，一副急不及待想要銀子的模樣。

神刀鐵漢閃身飄開三尺，道：「姑娘好身手，按照本擂台的規矩，妳必須先打贏本擂台主的助手，才能取得與老夫一較高下的資格。」

綠姑鳳目一瞪，道：「給不給錢？」

「當然給。」

「同樣揍一拳十兩冥銀？捅一刀二十兩？」

「不！助手減半，一拳五兩，一刀十兩。」

「哼！吝嗇鬼！」

「丫頭，嫌少可以多揍啊！」

「說的也是！」

綠姑好爽朗的性子，指着台上的三名助手，模仿神刀鐵漢的口吻說道：「你們那一個先上？」

「好狂的丫頭片子，接掌！」

一個瘦削的漢子話到！人到！招到！

綠姑不退返進，硬往上撞，打亂他的掌影，劈散他的掌風，乘勝搶攻，一路猛打，拳飛掌舞中，連攻七拳八掌，通！還外加一脚。

功夫精湛純熟，速度迅捷無匹，驃悍猛銳，不讓鬚眉。

七拳八掌，全部中的，最後那一脚最妙，是在瘦削漢子退至擂台邊上時踢中的，一個倒栽葱，滾下擂台去。

神刀鐵漢不怒反喜，拍手叫好不迭，親手獻上八十兩花紅。

綠姑好不高興，將冥銀往擂台邊上一放，抬抬雙手，對另外兩名助手道：「你們兩個一塊兒上吧，這樣打起來過癮，賺起來也痛快！」

兩名助手對望一眼，雙雙虎撲而出，一左一右，兩面夾攻，拳掌像雨點子似的朝綠姑身上洒下來。

好棒的綠姑，臨危不亂，頗有大將之風，眼看二人就要攻上身來時，猛地把身滑退半步，通！兩名助手衝勢過猛，刹不住馬步，當場撞個滿懷。

禍不單行，一個挨了對方一拳，一個挨了對方一掌。

劈哩拍啦，綠姑抓住機會，一陣瘋狂猛打，根本不給對手半點還手喘息的空隙，最後雙掌一挫，「移山倒海」，口裡叱了一聲：「滾！」二名助手措手不及，被推下擂台去。

「一、二、三、四……」

「三十四、三十五……」

圍觀的羣情亢奮，齊聲替綠姑算打點。

計算的結果，大有斬獲，一陣快攻猛打下來，一共打中三十八下。

神刀鐵漢又恭恭敬的送上來一百九十兩冥銀。

綠姑叫他將銀子放到邊上去，道：「這下該輪到你神刀鐵漢挨揍了吧？」

神刀鐵漢道：「歡迎姑娘賜教。」

「賞格不打折扣？」

「當然，一拳十兩，十拳百兩。」

「好，你準備好，我要……」

「綠姑姑娘且慢出手，老夫有幾句話想先交代一下，本擂設擂的目的，是以武會友，廣結幽冥同好，所以並不一定非要分出一個勝負高低來不可，少待妳只要能接下老夫的三掌來，就是我幽冥教的好姐妹。」

綠姑大失所望的道：「甚麼？只較量三招？全贏了也沒有幾個錢，哼！」

神刀鐵漢道：「綠姑，能夠加入幽冥教，是天大的榮幸，保証有享不盡的榮華，受不完的富貴，區區幾百兩銀子算得了甚麼。」

綠姑一聽後面還有大甜頭，立又轉怒爲喜的道：「好啊，只要有好戲，甚麼事都好商量，你請賜招吧。」

神刀鐵漢頷首一笑，向前走了三步，乍然右掌一揚，「推門望月」，輕描淡寫的推出一掌。

暗勁却洶湧激盪，剛猛絕倫，綠姑知道遇上了燙手貨，那敢輕敵大意，急切間嬌軀一晃，反攻二掌，鐵漢變招快，用力猛，第二掌又已劈到，綠姑矮身避過，掃出一腿，神刀猛一跳，雙掌齊出，兜頭蓋面打下來。

這第三掌好厲害，鐵漢高高在上，綠姑半蹲在台上，如想躲避，只有滾下擂台去，否則，不死也得重傷。

邋遢公子顯得十分焦急：「師妹，別逞强，快……」

快怎麼樣還沒有說出來，台上已發生變化，綠姑斜直拔起，順勢拔劍而出，一招「龍飛鳳舞」，破掉了神刀的雙掌，還斬下他一片衣袖。

綠姑將那半截袖子挑在劍尖上，道：「鐵大俠，這個帳該怎麼算？」

鐵漢滿臉堆笑的道：「算老夫挨妳一劍，賞銀二十兩，從此刻起，妳已是本教的好姐妹。」

親自將銀子送到綠姑的手上。

那三名助手已返回台上，搬了一張椅子請綠姑坐下。

與綠姑坐在一起的，除褚鵬傑外，另外還有兩個精壯大漢，想來必係接下神刀三掌，而爲幽冥教所收容者。

丟了一片袖子，神刀鐵漢却顯得甚是欣慰自得，對黑漢、邋遢公子道：「兩位好像與綠姑是一道的？」

綠姑搶先說道：「黑漢是我二師兄，邋遢公子是我大師兄。」

神刀鐵漢道：「既然是綠姑姑娘的師兄，資格賽就免了。」

黑漢可不答應，道：「這怎麼可以，鐵大俠請勿斷人財路。」

神刀鐵漢笑呵呵的道：「不會的，不會的，老夫照數送二位冥銀二百七十兩。」

前前後後搬走八百三十兩，桌子上的冥銀已差不多快要搬光了。

黑漢果然不是弱者，輕輕鬆鬆的接下神刀的三掌不算，還反手打了鐵漢一拳一掌。

現在，就剩下邋遢公子一個了，神刀鐵漢還不曾開腔，邋遢公子便說了話：「鐵大俠，你自稱神刀，對不對？」

神刀鐵漢道：「不敢，是冥府的江湖朋友送的。」

「不管怎麼說，閣下的刀法一定不賴，才能封『神』！」

「那裡，」師弟、師妹的功夫，鐵漢已領教過了，這位大師兄，自然不是省油的燈，是以言語之間，特別客氣，「莊稼把式，不値方家一笑。」

「在下是否有幸在刀法上領教三招？」

「這……刀劍無眼，還是以拳掌爲宜。」

「彼此點到爲止，如何？」

「好吧，貴公子既然長於劍道，鐵某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從柱子上拔出一把寶刀，立時精光四射，耀眼生輝。

邋遢公子的劍却甚是邋遢，劍身斑斑點點，生滿鐵銹，看樣子，連隻老鼠也未必能殺得了。

猛可間，二人作了一個起手式，刀劈中宮，劍走偏鋒，甫一接觸，兩條人影便裹在刀光劍氣之中，快得令人眼花撩亂，分不清誰是誰。

噹！刀劍相撞，火星四濺，人影倏合乍分。

神刀鐵漢的刀尖已經沒了，飛嵌在木柱上。

邋遢公子的手中，還多了一片衣襟，一束頭髮。

神刀鐵漢摸一摸腦袋，以顫抖的聲音說道：「公子好劍法，好劍法！」

邋遢公子哂然一笑，道：「那裡，承讓！承讓！」

就這麼電光石火似的三劍，邋遢公子贏得六十兩冥銀，也贏得神刀鐵漢的友誼與尊敬，一本正經的說道：「公子技深若海，老夫望塵莫及，但有一事，頗令鐵某不解。」

邋遢公子道：「是甚麼事令鐵大俠不解？」

「像公子這等身手，無疑是頂尖人物，怎麼在九幽地府，就從來不曾聽說過有一個邋遢公子？」

「不瞞你鐵大俠，在下是剛到的新鬼。」

「是生病？還是意外？」

「我是被人砍掉吃飯的傢伙。」

「憑公子你的身手，誰有這個本事？」

「是血轎主人，一個叫徐不凡的小子。」

聽到徐不凡三個字，褚鵬傑馬上跳了起來，緊拉住邋遢公子的手，親切無比的道：「公子，你眞的是被徐不凡殺死的？」

邋遢公子鄭重其事的道：「是呀，這種丟人現眼的事還會說假話。」

「但在陽世時，好像沒聽說有位邋遢公子。」

「在下出身海南派，一向很少涉足中原。」

「公子是爲何被姓徐的殺掉的？」

「在下想一睹血劍、血書，小子不肯，雙方一言不合就幹上了，徐不凡、王石娘、高天木，他們主僕三人以多爲勝，我當然只有丟腦袋的份兒。」

「我想知道。」褚鵬傑道：「你死在那兒？」

「北京。」

「褚某是死在濟南。同樣是被徐不凡取走腦袋瓜。」

「說了半天，」邋遢公子瞪大了眼：「閣下也是死在徐不凡的手下？」

「不錯，咱們可謂志同道合。」

「怎麼同？又怎麼合？」

「咱們的目標相同，合力來除掉他。」

「陰陽有別，這根本是不可能的。」

「聽說徐不凡是閻王特使，常來陰曹地府。」

「就算碰上了，合我們二人之力，也不是他們主僕的對手。」

「不要緊，在黃泉府裡，我還有兩位哥哥。」

神刀鐵漢插嘴道：「還有我神刀鐵漢，以及幽冥教的全體好兄弟，好姐妹。」

目光從綠姑、黑漢，以及另外兩位朋友的臉上緩緩掃過，神刀鐵漢與緻勃勃的道：「看來，老夫似乎不必再徵求各位的意見，是不是願意加入幽冥教？」

兩位朋友中的一個跛腿老頭道：「不必多此一舉，只要能殺掉徐不凡，我趙跛子甚麼都幹。」

另一位朋友馬上隨聲附和：「我柳清風也一樣，走進居停門，就是想討一個公道回來。」

神刀鐵漢聽在耳中，嘴都樂歪了，連說：「好極了，好極了，老夫這就帶大家去見咱們教主。」

將擂台上的東西略作收拾，給了邋遢公子、黑漢、綠姑一塊大紅布，包起銀子，立即跳下擂台，朝酆都城外走去。

十殿的紅衣捕頭何三虎就夾雜在鬼羣之中，忽然對手下的捕快說道：「上，將這一羣逃犯全部緝捕歸案。」

石娘娘乍然從一側閃了過來，劈面就說：「何總且慢，現在還不是動手的時候。」

何三虎見是王石娘，親熱的打個招呼，朝她身後望望，道：「咦，怎麼沒見特使及天木兄？」

王石娘呶呶嘴，使個眼色，道：「來了，我家主人他們就混在何總所說的逃犯中。」

「是那一位？」

「邋遢公子就是我家主人。」

「天木兄呢？」

「是黑漢。」

「綠姑又是誰？」

「是黃綿綿。」

「赫，他們裝得眞像，如非妳一語道破，老夫還眞看不出來。」

「血魔王無端被人毆成重傷，黃泉府又出現了新主人，冥府可能又有一股新的風暴在醞釀之中，我家主人決定打入幽冥教，一探究竟。」

「石娘，妳怎麼沒有跟他們一起行動？」

「我是奉主人之命，留在外面接應，並負責與何總連絡工作，現在何總已到，也就不必再去十殿了，但不知總捕是何事來到酆都城？」

「最近地獄裡越獄逃犯甚多，老夫是來追緝褚鵬舉、褚鵬飛他們的，不意歪打正着，發現幽冥教在此招兵買馬，看來，黃泉府又已成爲一個罪惡的淵藪。」

「沒有關係，既已被我家主人得知，就合該幽冥教運數終結。」

「特使有何破敵妙計？」

「先摸清楚黃泉府的底，然後我家主人就會下達逮捕令。」

「那我們現在是否要繼續追下去？」

「先由我單獨追下去，請何總盡量多調集一些牛頭、馬面，在懷義寺附近待命即可。」

說完，王石娘一揖而別，咬着神刀鐵漢的尾巴釘下去。

此刻，徐不凡等人已超前百丈以上。

彼此臭味相投，惺惺相惜，聊得正起勁哩。

邋遢公子徐不凡適才一時大意，原想給神刀鐵漢一個下馬威，殺殺他的氣焰，忘記了血劍一出，無血不歸，這時侯只能插回一半，必須用力扶着，情況甚是尷尬。

儘管綠姑黃綿綿機伶，側身替他遮掩着，仍然被褚鵬傑發現了，道：「公子的劍怎麼不插好？莫不是已經搶得徐不凡的血劍，無血不歸？」

徐不凡愕然一驚，打着哈哈說：「褚兄太高抬我了，要是能搶得下血劍，何至於命歸九幽，是生銹了！」

摸下一把鐵銹，故意伸開手掌給他看。

褚鵬傑不疑有他，未再深究，徐不凡乘機和他大攀交情，編排了自己的許多不是，一再表明，要與褚家昆仲連成一氣，決心置徐不凡於死地而後已。

雙方一拍即合，褚鵬傑立將徐不凡引為心腹知己。

徐不凡旁敲側擊的道：「鵬傑兄，令叔在京師大權在握，徐全壽不過是一個區區鎮守邊陲的守將，怎麼會結下這麼深的樑子？」

褚鵬傑正經八百的說道：「公子有所不知，徐全壽乃我朝第一猛將，鎮守的又是通番要塞，扼死了家叔與巴爾勒的一切連絡孔道，如芒刺在背，如骨梗在喉。」

「這好辦，給他點好處，收買過來不就得了？」

「家叔最初也是這樣想，怎奈姓徐的一片愚忠，軟硬不吃。」

「於是，」徐不凡翻了一個白眼，「便巧設連環計，聯合巴爾勒，把他除掉了？」

「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成大事者當如是也。」

「你說成大事？」

「嗯，推翻老皇，再立新君。」

「立誰？」

這是徐不凡最關心的問題，屏氣凝神，靜待回音。

一顆心緊張得快要跳出來，幸好臉上塗滿污垢，別人看不出他的表情來。

褚鵬傑張口欲言，神刀鐵漢却在這個時候打了岔：「陽世之事已與咱們無關，誰當皇帝都一樣，當務之急是如何壯大幽冥教，逐鹿幽冥王。」

為防啓人疑竇，徐不凡只好改變話題，道：「噢，對了，在下忘記請教，咱們教主是那一位前輩先進？」

「魔尊者，又稱一代魔尊。」

「哦，是他，還有一個綽號，是不是叫武林暴君？」

「是呀，魔尊者曾以鐵腕統治武林數十年，殺人無數，所以武林中人也稱教主為武林暴君。然而，據老夫所知，凡是敢於稱尊者為暴君的，全部殺無赦，公子怎麼會知道這段江湖秘辛？」

「我是在十殿時聽別的寃鬼說的，告咱們教主鬼狀的寃鬼還眞不少。」徐不凡字斟句酌的，很婉轉的說：「咱們教主的本事眞大，長久以來，也不知是怎麼躲藏的。」

「教主當然神通廣大，」神刀鐵漢眉飛色舞的道：「一直隱姓埋名，在酆都城裡做大買賣，直至賺足了金銀，發現黃泉府，才靜極思動，打算在幽冥重起爐灶，闖一個局面出來。」

黃泉府。」

＊　＊　＊

就在黃泉的源頭附近，邋遢公子徐不凡，正與綠姑黃綿綿在竊竊私語。

「哥，這個老魔頭眞狐狸，到現在還沒有見到他的面。」

「會的，聽老鐵說，魔尊者要為我們這幾個新進的教徒，舉行盛大的接風宴。」

「整個幽冥教的實力，哥認為如何？」

「很强，雖然數目尚不足百名，但以打擂台的方式吸收來的徒衆，却個個俱屬一流好手，不可輕估，像神刀鐵漢，在教內只能算是二流貨色，魔尊者能够重創血魔王，功力之高，不言可知。」

「再加上褚家兄弟、柳清風，趙跛子，更是如虎添翼。」

「是的，這在陰曹地府來說，是一股最大的力量。」

「情勢如此嚴重，哥作何打算？」

「既已查明魔尊者的身份，當然要摘下他吃飯的傢伙，褚氏昆仲，柳清風、趙跛子還押十殿，請閻君去處理。」

「可是，敵衆我寡，實力懸殊，這……」

「所以我才叫天木去通知何總，以及兩位師叔、尤叔他們共襄盛舉。」

「天木去這許久了，還不回來，要是被老鐵發現，一定會起疑的。」

耳畔風聲一緊，花木顫動，高天木已飄然而返。

徐不凡道：「天木，怎麼樣，事情辦妥了吧？」

高天木道：「一切俱已照主人的吩咐安排妥當，何總及黃大俠他們，正在向懷義寺集結。」

神刀鐵漢從花間小徑走過來，老遠就搭訕道：「公子、黑兄、綠姑姑娘，這黃泉府的景緻如何，還習慣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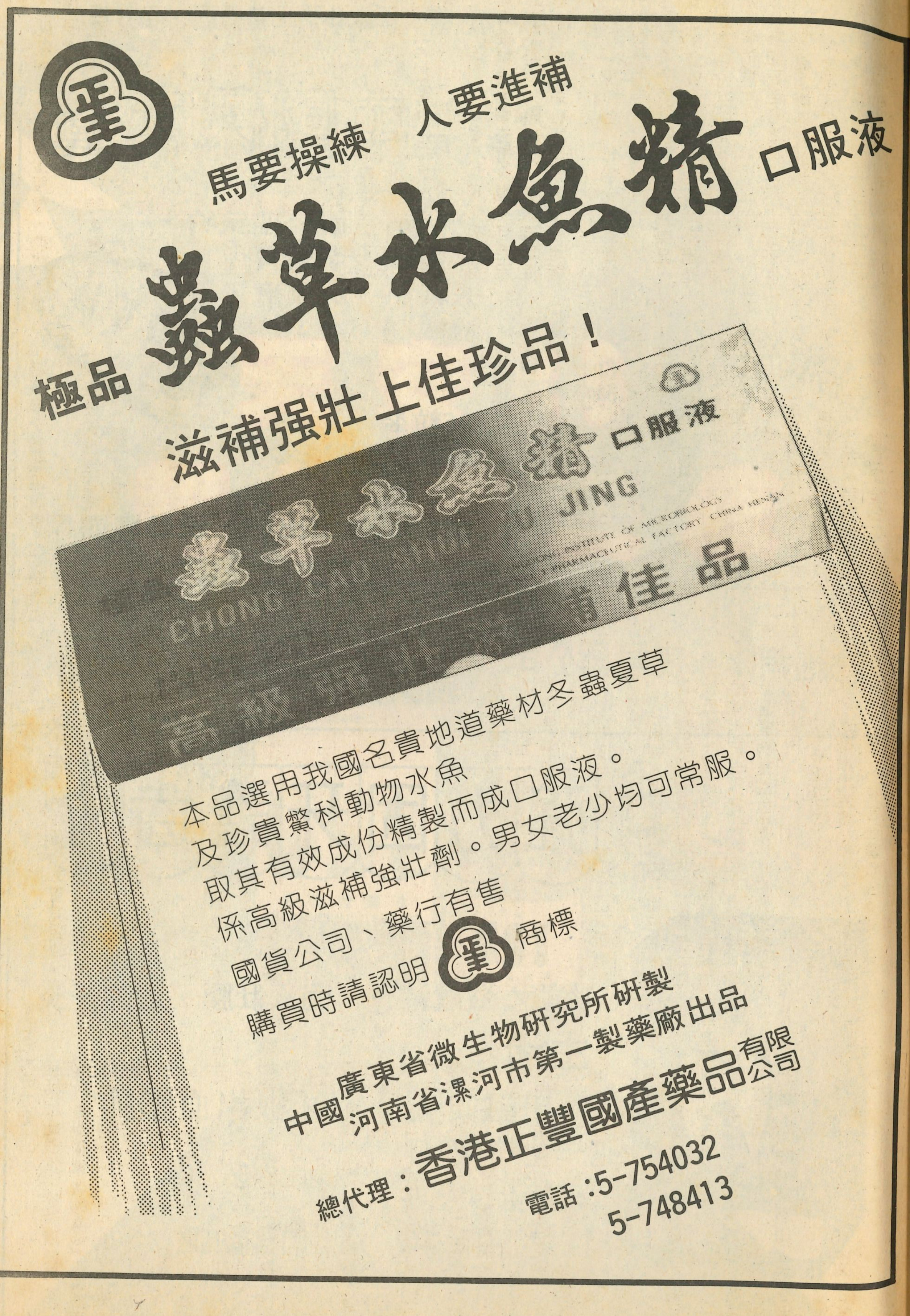
徐不凡從容不迫的笑道：「景色如畫，美極了。」

神刀鐵漢道：「金鑾殿內酒宴已端整齊備，請三位入席。」

綠姑黃綿綿道：「枉駕鐵大俠招呼，眞不好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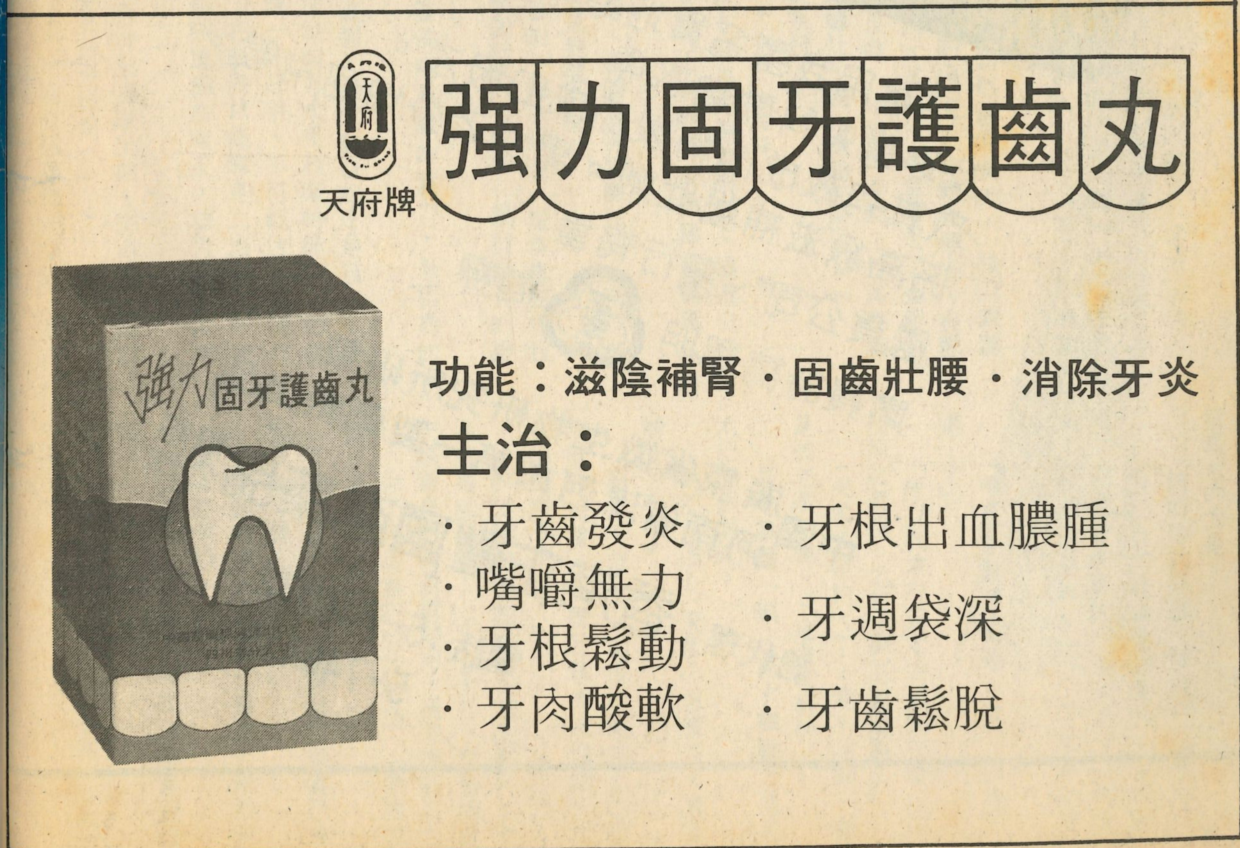
說着，跟在神刀身後，走進金鑾殿。

（未完・廿五）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德利貿易公司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藥王之王
Chinese Baofushi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強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牙齒發炎
・嘴嚼無力
・牙根鬆動
・牙肉酸軟
・牙根出血膿腫
・牙週袋深
・牙齒鬆脫



梅艷芳的‘夢伴’，你一定留下深刻印象。

究竟怎樣才是最好的夢伴，你可曾仔細想過？

試想每次你睡覺之時，有人不停輕輕為你按摩，令你舒服得整夜憇睡，非到黎明不願起床？

試想你睡覺時有人在你不知不覺中全力承托，令你的脊骨徹夜平直，保持最正確舒適的睡眠姿勢，令你睡得更健康。歐化寶超硬健康床褥，是你的最佳「夢伴」。

Ulfenbo
歐化寶



歐化寶特硬
健康床褥

歐化寶
超硬健康床褥